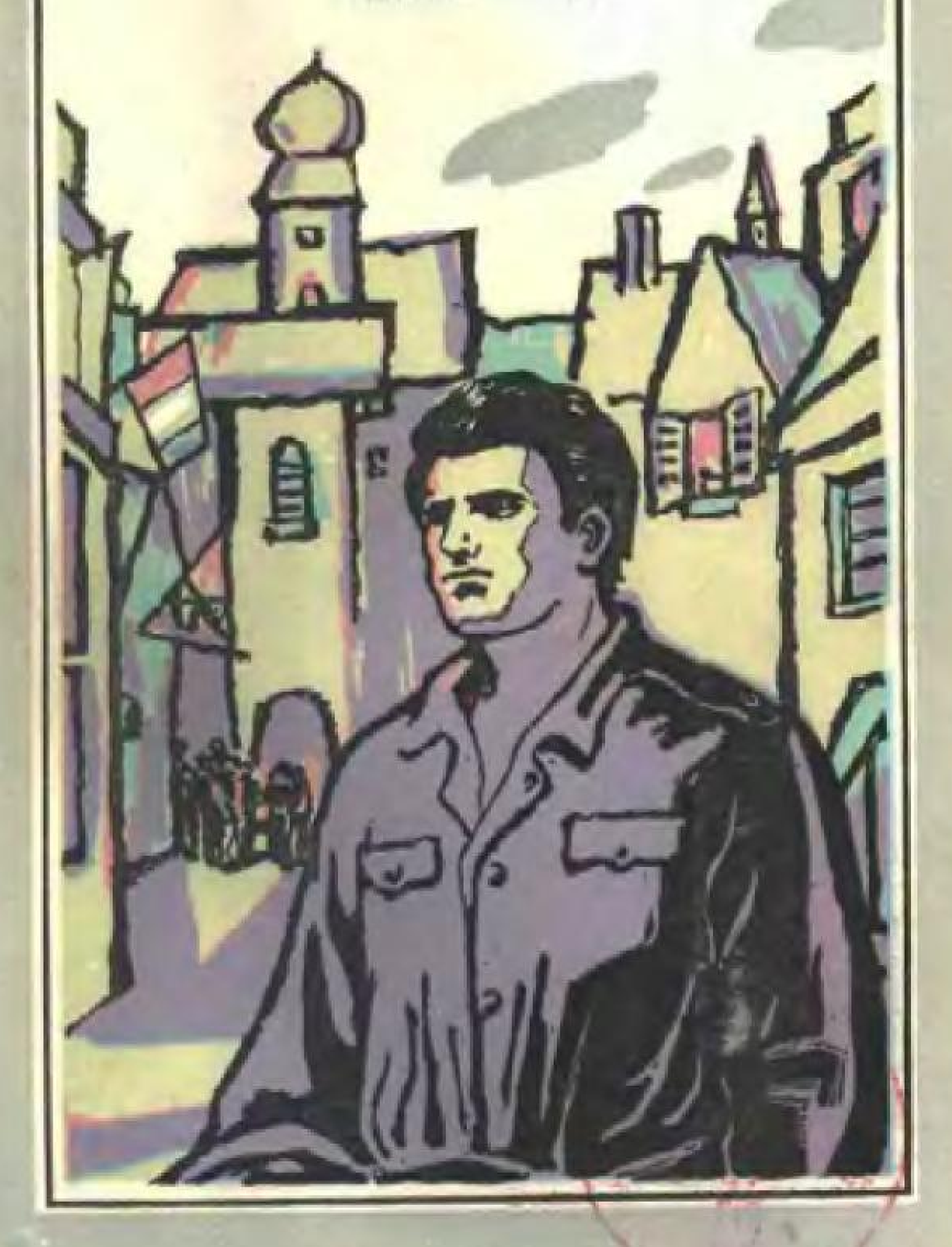
告 别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书 号：10188·393
定 价： 1.45 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告　　别

汪久祥　章鹏高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ANNES R. BECHER

ABSCHIED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2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共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告　　别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汪久祥　章鹏高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5　插页 5　字数 303,000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3,500 册

书号：10188·393　定价：(五)1.45元

告别的乐声响起。告别的节庆已经开始。我们全都被邀参加。

是告别的时候了，同人们和过去的时代分手，同许多对我们曾是亲切和珍贵的种种诀别，而分别是痛苦的。

可是我们却高高兴兴地告别，不说："再见，"不说："别了！"

经过漫长的痛苦的告别时刻，我们同我们自身告别，同既往分手，也不得不同旧我分手。

有些东西将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我们以为已经与它们永别了，因此我们不急于说："永别了！"

*

告别。那意味着：要改变！

准备起程吧！

"别忘了保持住你那些好的方面！"有声音提醒你，同时它又警告你："留神哪！看一看你又带了什么去！"

伟大的告别时刻已经到来了。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莱尼和他们
〔西德〕海因里希·伯尔著

雪　国
〔日〕川端康成著

农　民（1—4卷）
〔波〕莱蒙特著

旋　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无产者安娜
〔捷克〕奥勃拉赫特著

刀　锋
〔英〕毛姆著

缩　影
〔日〕德田秋声著

侏　儒
〔瑞典〕巴·拉格维斯著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著

伪币制造者
〔法〕纪德著

在轮下
〔德〕赫尔曼·黑塞著

封面设计 陶雪华

1

一个钟点以前我就在催了:“我们准要耽误!”——可是父亲还是把阳台门锁着,他在屋里点着圣诞树上的蜡烛,母亲终于给我催得恼火起来:“你把人吵得心都烦了!在这个旧世纪里,别那么不耐烦啦!”

我坐立不安,老望着那儿落地大时钟的指针,指针象是不愿意向前移动。我只好坐在外婆旁边,外婆在谈杜拉赫王宫、娄芬药房和杜姆堡,她在回忆美好的往昔,不时抬头望望挂在五斗橱上外公的照片。外公蓄着椭圆形的胡子,翻领高高耸起,一看就知道是代表旧时代的人物,那个旧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圣诞树上的烛光照过来,映得他的脸闪闪发光,生气盎然。说不定他这张照片今天是最后一次挂在这里。新时代一到来,墙上那些古旧的照片就会取下。难怪外公的眼色那么严峻,我奇怪我为什么还坐在那儿,不跟他说一声“再见”。

终于我挨到了可以叫克莉丝狄纳进来的时候。

十二点还差几分。

我们都披上外衣,跨上了张灯结彩的阳台。

夜象雪一样的白。雪辉映着。天空繁星闪烁。

我一本正经地站在父亲旁边。就在几天前,按照外婆的愿

望，我们合家在“旧年再照一次相”。就跟那回一样，现在母亲也从后面把我翻高的大衣领子翻下来，她说这太不象样，那时我们很费了点工夫，各人才找到适当的位置。克莉丝狄纳给大家推来搡去，挤到后面，给别人遮住，只有那扎起她头发的绒带和她一丝苦涩的微笑从照片上露了出来……

屋子里，圣诞树上灯光通明。要是人站在外面，从窗口望进来，树就象是活的。胡桃、苹果、榅桲香肠都裹在熠熠发亮的雪花里，从一个枝头跃向另一个枝头。安琪儿在上边树顶上摆动。

父亲在我杯子里斟了一点甜酒。我同大家一样举着杯，满怀期待地站在那儿，向旧世纪告别。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说不定地震一来，轰隆一响，阳台就带着我们一起陷进园子里——这下子那个住在马棚旁边波耐特少校的马弁，可真乐了！——要不就是天空裂开了，里面通红地在燃烧，月亮跟星星乱飞一阵。

我耳朵紧张起来，它们似乎感到远处酝酿着的灾祸临头时的振荡。

世界可能毁灭！想到世界毁灭，我就吓得在心里发誓要痛改前非，做个好人。世界毁灭后，据说接着是末日审判，到那时，所有我说的谎话和见不得人的事都要公诸于世。上帝的目光，能洞察一个人内心最奥秘的地方。

钟敲十二点。

我想要跟着数，可是我才数了一下，空气里忽然一阵喧响，我赶紧缩起身子，吓得忘了数下去。钟声开始宣告新世纪的降

临，圣母教堂的钟声在所有响成一片的新年钟声里回荡，深沉而有力。

家家户户阳台上都站满了呼喊着的人群。充满着喊声的阳台，在光明如昼的无尽的夜色里飘浮。

一个火箭射上了天，“啪”地爆开来，一阵金雨撒落到地面。这时，仿佛是从地里响起了一阵从喉咙里发出的沙哑声：

“恭贺新禧！”

外婆给了我一个吻，我才又突然清醒过来。她面颊潮润。还穿着厨房里的围裙的克莉丝狄纳站在后面远远的地方，她也在哭。可能她们是在为美丽的奥国女皇伊莉莎白难过，她给人谋刺了，也可能是为死去的俾斯麦。但是也说不定是为外公，他活着的那个时代一过去，他也就永远在人们中间消逝。

别了，你这个美好的旧世纪！别了！

“将来会是怎么一个新时代，它将带来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真想安慰一下外婆，对她说，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光辉的时代。我紧紧闭拢眼睛，也许我费点力气就能看到未来。可是不论闭眼或眨眼，我都不能发现什么未来。

我们一动不动老这么站着，就跟照片一样，我们活象是一直在让人照相。

没有一个人感到寒意。大家都感到彼此融成一体，这使人温暖。

在嘈杂中沉寂了一个片刻。母亲看到了厨房里用的围裙，给克莉丝狄纳做了个手势。克莉丝狄纳赶紧除下围裙。

街上的人们站在雪地里跳舞。有人在高呼着：“万岁！”“乌

拉!”各处的钟声都轰响起来。响声渐渐远去以后，我才听到父亲在喊：“万岁!”他从阳台上弯下身子在喊。园子里什么人粗声大气地应着“万岁!”波耐特少校先生的马弁也在庆祝新年。这时在一阵哄笑中，从下面传来噼啪声。接连响了好几下枪声。我们吓了一跳。大家都觉得自己象中了子弹一般。“这不过是新年里开个玩笑!”父亲叫我们不要怕，他东张西望，好象还老是在找那个他要祝它万岁的东西。配合着钟声，我觉得街上那些人为了好玩，你放枪打死我，我放枪打死你，他们笑着，高呼万岁。

“亲王执政万岁！我们的皇上万岁！德国万岁!我们伟大的慕尼黑万岁！父亲万岁！母亲万岁！万岁!”

我应当祝谁万岁呢？“外婆万岁！万岁!”喊声响成一片。“我们慕尼黑儿童万岁!”这是指我。我感到骄傲，因为别人也向我叫万岁，于是我又喊道：“克莉丝狄纳万岁，万岁!”——“呃，克莉丝狄纳!”父亲握了握克莉丝狄纳的手说，我们也跟克莉丝狄纳碰杯。

外婆的臂膀围着我，她说：

“你在新世纪有什么要求吗？”

我动脑筋想了。刚才钟敲十二下的时候，我没提出自己的希望。圣诞节人家送了我安刻牌积木和蒸汽火车，我也有锡做的兵，可以组成一支军队，新的碉堡我也不缺，《德国青年》每礼拜六编辑叔叔从柏林寄来给我。

我什么也不要。此刻我一无所求。

外婆低语道：“什么都会变样的……”

在这样一个周围气氛异常和庄严的时刻，我再一次决心要转变成一个好人。我再也不撒谎，我要是上学，我发誓一定要拿最好的成绩回家。我也不再用母亲的小剪刀把储蓄罐里的五分

币和十分币夹出来了；我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我下定了这些好决心，高兴得蹦跳起来。

父亲敲了敲他的杯子说："注意啦！"

这时大家齐声喊道："二十世纪万岁！万岁！"

父亲又望了望四周，象是还缺少着些什么。他是不是要在过去的一年里，找寻他能带进新的一年里去的东西呢？我想帮他忙，提醒他一下旧时代里的一些好东西。也许可以提一提蒲尔战争①——在希莱斯街还有一家叫做"勇将军蒲尔"的饭店——皇帝巴勒斯坦之行也可以一提。这时我想起了我刚才忘记了要的东西。那许多战役我竟忘得干干净净，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②，杜柏尔碉堡③的攻克，维翁利莱之战④，色当战役⑤，没能亲自在那些地方，太遗憾了，我一直就想快点长大成人，可以参加一场大战争。所以我想立刻问父亲，问他相信不相信在新世纪里也有战争，问他什么时候爆发。可是我没有这样问他，却提了另外一个问题："爸爸，你是在寻找《世界之谜》吗？"最近我在偷偷翻父亲的公文包，发现里面有这样一本书名的书。我话才溜出口，就知道失了言，惊慌起来。父亲没有答理。他在动别的脑筋。

父母亲手搀着手站在阳台上，他们在观赏神幻莫测的夜色。外婆招呼我到她那儿去，要我让父母俩独自留在那儿。他们互相

---

① 蒲尔战争(1899—1902)：英帝国主义为镇压南非蒲尔人发起的殖民战争。

② 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1813 年 10 月)：俄、普、奥联军在莱比锡附近与拿破仑军会战，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遭到彻底失败，联军越过莱茵河，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进入巴黎。

③ 杜柏尔碉堡：丹麦人为抵御普鲁士军所筑的碉堡。一八六四年终于为普军攻下。

④ 普法战争期间的一次战役。

⑤ 色当战役(1870 年 9 月)：普法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拿破仑第三被俘。

称呼："亨利希"和"蓓蒂"，就象他们在彼此祝贺和互诉衷情。在英国公园喷水池边我就常常看到一对对情侣这么站着的。善良的人们想来就应当这个样。我忘了那些战役，我第三次向自己起誓：我要做个好人。这时我挨近母亲身边，想把她拉开。

屋里枞树上的蜡烛已渐渐烧尽。闪动着的跳舞的人影也散了。我们裹在大衣里。外婆叫克莉丝狄纳再跟她拿了一条围巾。再没有什么使人感到暖意。大家这才觉得一阵夜寒袭来。

二十世纪来到了。

就这么老是呆站在阳台上，我感到沉闷。还会发生些什么呢？我们到底还在等待什么？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它现在还在睡眠中，明天才会真正到来。

我们唱："平安夜，圣洁夜！"以后又唱："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我望着父亲的嘴，我想跟他一样大声和低沉地唱。

从圣母教堂送来了深沉有力的钟声。钟声久久在空中回荡，终于渐渐消失。

2

每年除夕时我都期望二十世纪的到来。也许它来迟了，也许它是在等我上学。我上了学它还不来，那就另有原因了；一切都还没有新世纪降临的迹象……

新年之夜，我们又站在张灯结彩的阳台上：我在道"恭贺新禧"的时候，祝贺二十世纪万岁，我还喊了："克莉丝狄纳万岁！"——"嗯，克莉丝狄纳！"父亲一边说一边握住克莉丝狄纳的手，在笑声中，从园子里又响起了爆竹声，外婆低语道："什么都会变样的！"我起了三遍誓。

又一个二十世纪来到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奇？”克莉丝狄纳说着就把我从厨房里赶了出来，因为我把锅子一个个掀开了看，想知道新年里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

我要到处看看新世纪是个什么样儿，我几乎等不及明天早上，同时我想着我所起的那三遍誓：想要学好和改变。

克莉丝狄纳向站在过道里的我直嚷：“小孩闹不息”的时候，我惊异于这句克莉丝狄纳常说的老话，那是过去我把她烦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她总要说的。

外公的照片挂在起坐室里的五斗橱上。外公的脸上不象昨天那样闪着温煦的光，他的目光望着前面，漠视一切，好象新时代不能奈他怎样似的。围着照片的金框架傲然地闪烁发光。这中间屋子拾掇过了，通了风，阳台门开着一条缝。把我们带入神幻之夜的阳台上，放着铲子和笤帚，一条正要掸去灰尘的地毯挂在扶梯上。外面飘舞着雪花。

“吃早饭啦！”母亲按铃。

我立刻预感到今天要是在吃饭时问什么，也会同过去一样危险。我挂上餐巾，喝可可。母亲眨着眼睛望父亲，他敲开一只蛋，这次又没有煮得“象蜡一样软”。母亲走了出去，她把另一只蛋再放在滚水里煮一会。我们每天就是这么用早餐的。只是这次母亲回转来时说：“小心点！我们刚换一条新台布，别在新年里就跟我弄上污渍！”

这时雪已止了，直到午饭前我可以在街上东跳西跑。

少校波耐特的马弁颇受我们孩子喜爱，因为他会骂粗话。

他不断发明新的粗话，就是亲切的字眼，他那么气咻咻地说出来，听起来也象是咒骂。他让我们挥舞他的长刀，有时还允许我们在马厩近旁骑马。父母亲不愿意看到我待在他屋子里，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的女仆也常去那里。这个简简单单叫做克沙佛的马弁的房间里散发出一股气味，不可抗拒地从老远就吸引人。马、草料、皮革和墙上的湿气混在一起，当兵士步伐整齐地走过海斯街时，或者在奥勃维森凡尔德的军营里，也有这股气味，加上火药味，战争的气味大约也就差不离了。

我所认识的克沙佛有三种形象。第一种形象是他脱了衣服，穿着背心短裤，在院子里井旁洗身。这时克沙佛身上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他根本不高大，还不如说他又矮又瘦。接着他走进屋子里，隔了一会儿又出来了，判若两人，长高了许多；他穿着他的制服，戴上军帽，刺刀丁当作响。克沙佛挺直身子，威风凛凛地迈步。他从马厩里牵出马来，一纵就上了马鞍，踢马刺闪着光——而克沙佛，他的第三个形象，在我看来简直成了一个英雄，就象是那些供观光的纪念碑上的英雄，要是他在节日里帽盔上还饰着红翎毛，这时我就得想起他的咒骂和他穿短衬裤时的那副神情，使我自己不至于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

如果我遵守我的誓言，要在新世纪里变成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那我走过克沙佛房间时就得掉转眼睛。我也试着这么做，掉过头去，游移不定地跨了几步，可是克沙佛房间里的一切都引诱着我。听来象是从小屋所有的隙缝里传出来的鼾声，使我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幸，必须赶来救助克沙佛。我可不能在患难中把克沙佛撇下呀。过去我得了坏分数回家，难过得要死，他总是拿他的粗话和有趣的呜呜声来安慰我。说到底，克沙佛难道不是个兵士和皇家巴伐利亚炮兵团的第二号炮手吗？也许他在新年

之夜中了炮弹，血淋淋地卧倒着，正在作垂死的挣扎？

想到克莉丝狄纳还是照旧说那句老话，而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什么变化，我就让我的良心安静下来。父母亲也不再以“亨利希”和“蓓蒂”互相称呼，而叫做“孩子他爸”和“孩子他妈”。我听到楼上父亲在弹钢琴，母亲在唱，因此我拿得稳，他们不会往下望。我朝那间小房跨了几步，从窗上窥望。

在房间正中，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啤酒瓶，可是只有一只杯子。坐椅翻倒在地，两只巨大的马靴在床上高高伸出，床的另一头给桌子挡着，看不清楚。

窗子很容易从外面推开。我撑起身子，心惊胆战地要看看“新世纪”给克沙佛房间造成的变化。

克沙佛穿着一身制服卧在床上，头从床沿上垂下，那是一个呼气急促的发红的肥脑袋。原来那股好闻的味道，就象是给烟雾、啤酒味和从地上呕吐的东西引起的酸味冲走了。

我害怕起来，克沙佛在新年之夜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就象是件罪行。

连那个小铁火炉也没有生火呢！

“呸！克沙佛，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进入一个新世纪，真不害臊！一切都会变样，一场大战不久就要爆发！要是你还不马上起身，洗脸，打扫房间，那么少校先生回来过年时，我一定告诉他！”

“什么战争！”克沙佛嘟囔着，他眼睛肿胀，睡意蒙眬地仰起头来。

“战争会……”

说着他的头转向墙，手指指着他的屁股。

随后鼾声大作，我慌忙转过身，急急走到街上。

穿着制服就这样倒在床上，真不象话！

"大有希望！"我学母亲那么说。

3

也许在节日里时间静止了，没有一处地方显出丝毫特别的迹象。商店都关了门，人们上教堂做礼拜，或者冒着冰冻的严寒出来散一会步。在照旧是平平淡淡过去的午餐以后，我们整装去小海赛罗湖游玩，今天那儿举行一个溜冰会。

我要擤鼻涕，可是忘了带手帕，母亲说道："可又开了个好头。"父亲赞同母亲地说："他根本不想变好，新年了也不会改变。还是那副老样！"我要回答他们说，那要怪克沙佛，可是也不能单怪他一个，还有克莉丝狄纳，她在新年一早就说了那句老话，还有外公，不管什么新时代不新时代，他的照片还是挂在起坐室的五斗橱上，还有阳台上放着铲子、地毯和笤帚——这也要怪爸爸妈妈，他们不再象新年那晚那样亲切地拥抱，互相称呼"亨利希"和"蓓蒂"了。这要怪整个世界，要是一切都保持原样不变，我又怎么能转变和变好呢，我根本没有机会呀。可是我还想等待节日。

看到克沙佛那样子，我心里生了疑虑，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新时代呢。要是少校先生知道那回事，他准会严厉处罚克沙佛。克沙佛亲口讲过，有一次因为他出口侮辱了一

个上级，整整一天给禁闭在暗室里。穿着制服倒在床上，就是穿着普通的上衣也不能这样躺下啊，这在我看来等于是全德国的一个奇耻大辱。如果突然爆发了战争，会发生多大的不幸——就是打鼓吹号闹得喧天响，也妨碍不了克沙佛的打鼾！战争说不定——由于克沙佛的罪过——会打输了。我再也看不到克沙佛象过去那样神气十足地骑在马背上驰骋，也看不到闪闪发光的踢马刺和火红的羽翎：高头大马和骑士沉落了，倒向一边，沉落到深沉的、深不可测的鼾声里。不错，克沙佛连人带马可耻地跌落下来……

这当儿，我们到达了小海森罗湖，无数溜冰的人随着乐队的音乐在打转，而我照旧想看看什么新奇的东西。

我们碰上了熟人。

父亲向从远处走来的一位先生打招呼，那位先生戴一顶礼帽，走来时神态显得高贵而僵硬，他的太太又矮又圆，他就象用一根绳在牵着她走。招呼是那么真诚，这两对几乎都就地打转地鞠着躬。两方面谈的话都是关于新年的，新年去，新年来，我们站在路中间，成为其他过路人的障碍，他们老是撞着我们。后来我不得不伸出手来跟那两位拜年。"唉，"母亲叹着气说："他又这么握手了。他永远学不会怎么正确地握手。"这时她想起我今天还要上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那儿去拜年。我注意听着，要知道这位先生究竟是谁，他总是"嗨嗨"地笑着，揩着上髭，好象他每笑过一次就得用餐巾抹一回嘴似的。两对人站在路上舍不得分开。父亲和那位我不认识的先生谈着一桩官司，我听到克耐塞尔的名字，这个人他们一致认为是个"十足的坏蛋"。母

亲和那个又矮又圆的太太谈着水晶宫的艺术展览会，两个人都认为希图克的一幅画富于大胆的想象力，而且色调也有独特之处。他们有好几次已经说了再见，握过手，可是又想到有什么新闻要报道，于是又站拢来。因此给我们造成了拥挤，行人愈来愈多，要费好大力气才能挤过我们身边。有好几个人回过头来望着我们，议论着，使我感到难为情。于是我稍往前站，抚弄着我的钮扣。这两对终于分手了。母亲拉着我的手臂，说："你在新年里也象是不懂得规矩！什么时候你才能学会一点礼貌呢？注意些！"我挽着父亲手臂，问道："那个先生到底是谁啊？你们刚才在谈什么官司呀？"可是母亲插进来说："从来没有看到象你这么好奇的人过——就在新年里又不断地问这问那！"从父母亲的谈话里我听出来，那位陌生的先生是父亲的老同学，是县法官，名叫茂尔迈尔，他新年才从巴姆堡调到慕尼黑来就任。

在我看来，我要改变和变好最最困难的，莫过于要扔掉我的好奇心。我可以改掉说谎的习惯，也可以在学校里成绩好一些。可是要我不去地窖和仓库里到处乱钻，不翻阅检查父亲的公文包和克莉丝狄纳的帐簿，这就难上加难了。其实这同改变和变好又有什么关系。比方说，今天一大早，趁父母亲还没起床，我已经看过了所有的贺年片，把字纸篓里的纸条捡出来，拼拢，虽然我不明白写的是什么。没有一口橱，一个箱子，它们的四壁和角落不经过我的彻底翻查能叫我安下心来。信箱里有信，从下面的洞里可以看到闪光的白信封，这引起我极大的不安，使我不得不去拿母亲的剪刀，把那封信夹出来，就象是从储钱罐里取出五芬尼和十芬尼一样。这些就是我的秘密，我害怕到末

日审判时，这些都会公诸于世。到那时要是让人知道，我也知道父亲藏书桌钥匙的地方，那就糟了！有一次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打开所有的抽屉，每一片纸都经过了我的手。不，要是不让我好奇，不让我干那些秘密事，新世纪将对我毫无乐趣可言，就算这些秘密变得危险，它们在我看来象是我所统辖的领地，在这片领地上我可以为所欲为……

我装作累得再不能走路的样子，要父母亲登上回家的路。我想追究一下克沙佛那件事，因为他的鼾声就象是在嘲弄我，从远处直钻进我的耳朵里。

母亲叹了口气，父亲于是骂起来：

"你在新年里还来那一套，你同父母亲出去散步，总是很累，可是在街上到处乱跳瞎跑，或者干坏事，你是从来不疲倦的，真怪，不是吗？"

父亲倒说出了真情。每次我们在星期天下午出去散步以前，我就没精打采，总有一阵难忍的呵欠向我袭来，同父母亲一起走，跨着正步，我几乎寸步难行……

我们经过了中国城楼，它在"新世纪"也还留在原处，不曾移动。我们站在上面的庙宇旁边，望着往下滑过斜坡的雪橇，三个人都因为不曾到艾本豪森去滑雪橇而感到惋惜。

在园子里，我走在父母亲后面，我想看看克沙佛这时是不是起身了。

克沙佛的小屋不再有打鼾声了。

屋里已经暗下来。

至少现在他已经脱下了制服，把它挂在椅上，马靴放在旁边，这使我心里感到轻松。在从外面投射进来的街灯的照耀下，钮扣熠熠发光。

4

我梦见了克沙佛的制服。制服上沾满了污渍。我要把它刷干净。可是我越刷污渍越大，黑的领子和袖边上的油腻越来越重，这样刷来刷去，连衣料也开始损坏了。那些钮扣我虽然用手帕擦，也不见光亮。“你把我整套制服都搞坏了！”克沙佛哭起来。那匹马悲哀地点着头，从马厩里探头望进来，柜上的羽翎在扭动，墙上的长刀也在沉思地摇摆。这时在我面前出现了外婆老式的小柜。柜子打开了，瞧，里面尽是闪闪发亮的十马克币。我买了最讲究的蓝墨水，深色的厚墨汁是给衣领和袖边用的，我涂刷克沙佛的制服，我用有名的“锡多”光洁粉来擦钮扣，使它们比昨晚在灯光下还要亮。马厩里的马欢快得嘶鸣起来，柜上的羽翎在飘舞，墙上的刀高兴地丁丁当当响了起来。克沙佛满脸堆着笑容，随即穿上那件奇妙的制服，还答应我不再把它弄脏，从今以后要爱惜它。

啊，外婆的那只老式的小柜！

节日过去了。又是上学的时候了。父亲扎好一包文件，准备去参加九点钟在法律宫刑事陪审法庭举行的审讯。克沙佛骑马而来，跟着少校波耐特到奥勃维森凡尔德的练兵场去。

哈亭格尔在路易街和台莱赛街的拐角处等着；在路易浴场附近我就望见他手里摇着书包，在花店和路易邮局之间来回踱着。

我向他敬礼，手举到帽边，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你好！”

"你那儿新年怎样啊?"

话一出口,我马上想到哈亭格尔家没有阳台,怎么悬挂飘来荡去的灯笼,把阳台照得那么辉煌呢?他们不象我们可以眺望变化莫测的新年夜景,在他们家里,新年必然是另一个样。

"嗯,没什么——,"哈亭格尔回答。

我已经从上下左右各方打量了哈亭格尔,他身上并没有什么引我注意的"异样的"东西。

"你在新年里也没有希望要什么吗?"

"希望的。"

从哈亭格尔口里探听不出什么来,他也没有问起我过新年的情况,这叫我生气。

在沙埃德尔面包店里还是出售小烧饼,价钱照旧。甜糕,甘草精,土耳其蜂蜜,糖果:去年的甜食跟新年的一样甜;∞字形饼和咸的小面包也是同样情况:旧年里咸的东西,在新年照旧是咸的……

"你究竟希望要什么呀?"

"还不就是一般人所希望的。"

同旧世纪里一样,伦巴赫别墅和夏克美术陈列馆仍然矗立在老地方,牌楼也没有改变它的外观。

"哪有这样希望的?"

"去,你这么好奇,我问过你吗?你一定也希望要什么吧。"

"我不知道,我没希望什么。"

我忘了那时我希望发生一次战争。

哈亭格尔站在我面前,惊异地望着我。

"你说没希望什么!你说没希望什么!"他一连重复了好几遍。

长长的会议厅从卡尔街那边延伸过来。如果一切都还是老样，那些喧闹和万岁的呼声又有什么意思？

铃声震耳地响了起来。我们赶紧坐进座位里。戈尔老师还是同上"世纪"一样穿着那件袖边沾满墨水渍的上衣。在上算术课时，我在椅子上涂了许多个 1900——尽管这个年份已经不对头了。我给叫到黑板边，要不是哈亭格尔帮我忙告诉了我，我一定同去年一样，加不起来。我得了个"劣——照旧"，在上第一节课时，戈尔老师就要关有些同学夜学、打手心和记过，他说："为了你们不致疏忽练习。"

在下课休息时，弗埃克伸出一条腿，把哈亭格尔绊了一跤，我立即同弗埃克打起架来，在新年来到前，也是这个样的，动不动就打起来，要是这样，大家又何必点灯笼呢。

放学以后，我们簇拥到石雕陈列室，和过去一样玩"捉人"游戏。我们还把那些推着儿童车的女孩的围裙解下来。

这也是不规矩和不乖的。

我又同哈亭格尔一齐回家，在路上我推了推他说："别这么闷声不响，告诉我，你希望要些什么呀？我向你保证，绝不跟别人说。"

哈亭格尔看来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在新年里就帮了他打弗埃克，他把我拉到一家大门口，凑近我站着。

"什么都会变样的。"

我吓了一跳，新年之夜，外婆在张灯结彩的阳台上低语的话，我现在竟然在这儿大门口从他口里听到了。

"可是你用不着变好啊，你的分数好，又不撒谎。"

我把我的誓言告诉给了他以后，可又觉得很丢脸。

"一切都要改变。"

"你是说，全世界都要改变？"

"一切都是这样。"

"不过那边的面包店用不着改变。"

"面包店也得改变。"

"为什么那片面包店也要改变呢？"

"就得改变。"

说了这话以后，哈亭格尔一言不发。到了路易街和台莱赛街的拐角，我们分手了。

"一切都要……全世界都要……"

我也这么希望过，可是为什么哈亭格尔说的时候听来那么奇特，几乎叫人害怕。

克沙佛把马牵进马厩。

难道我不能原谅克沙佛吗?!我破坏了我起的三次誓言不是也原谅了自己吗？

在新年之夜，可能克沙佛也想转变和变好，可能情况正同我一样？我也愿意同他谈灯光照耀下发亮的钮扣和我做的梦，这准会使他高兴。可是我没有跟他谈这些，我倒是审问起他来了：

"你在元旦干了什么，克沙佛？"

"喝了酒以后大睡特睡，"他在狞笑，好象还不胜留恋的样子。

"你喝了那么多酒吗？"

"喝得正好叫人跌跌撞撞！"

"你在新年之夜还打了枪。我父亲会仑报告少校先生的!"

"你神气什么。那大概是你们这些人喝香槟时瓶塞飞走的响声!"克沙佛一脚把铁桶踢开，拿起一把笤帚，把马粪扫成一堆。

"要是这时候战争……"

"哎呀！别跟我谈什么战争。让我安静。我是克沙佛，不是什么大人物。"

说着他把铲子塞到我手里："拿着，住口!"——于是又扫起马粪来。

"你的动作就象个女人。拿不起一把铲子。你到世上来干吗的！连篇废话就象个懒婆娘……就这么……现在把它们弄到粪坑里去！这对你没有什么害处，只会使你健康，你这个笨蛋!"

我把马粪倒进粪坑以后跑开了，克沙佛在我后面喊道：

"恭喜你，将军先生!"

他清了清喉咙，象是要在我后面吐口沫。我飞奔上楼。

父亲问我算术成绩的时候，我只好向他扯谎。我把马粪铲到粪坑里去，连这样的事我都做，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悄悄地跑上阳台，想看看那变幻莫测的夜景是否还留下了什么。现在连灯笼也摘下了。风猛烈地吹打着阳台门，一块玻璃差点给打碎。我匆匆溜回房间。阳台不理我。新年之夜与我隔得远远的，就象不是此生的事……

看来二十世纪根本不愿意来到，压根儿不愿意。也许那时候已经来到了，只是别人没注意到它多方面奇妙的变化而已……

它已经来到了吗？它以后才来吗？究竟来不来呢？为什么

它又偏偏要在我们要它来到的时候来到呢。说不定这样一种世纪根本不理我们的推算，时间是完全不受我们制约的……

不管怎样，我让这个二十世纪，一次而永远地，在明天，或者在年中来到……或者，为了使我们安下心来，我们就假定它已经来到了……那么我们反正已经生活在这当中，它在我们身边喧腾而过，我们再也没有办法……

那个幸福之夜永远隐没了。愿望再不能那么容易得到满足。起过誓又有何用？我耽误了我的转变……

当然我还是想改变和变好的！

我，汉斯·彼得·卡斯特尔还是想成为一个好人的！

5

她没有母亲那种柔软的、调门很高的声音，而且她还老是唱错。她没有母亲那样细长而白皙的手，克莉丝狄纳的手又阔又粗，这是真正的在厨房里操作的手。可是对我来说，每当克莉丝狄纳在我入睡以前，坐在我床边，抚摸着我，一面唱着歌，没有再比这更美的了。

她抚摸着，好象她熟悉一切内部深处使我痛苦的地方。她知道那么多好听的歌，我就希望她永远不停地唱歌。

她正唱着的时候，父亲或母亲走进来，说：

“好了，现在熄灯睡觉！”

这时我就恨他们，在黑暗里，我从床上坐起，呜咽着，向克莉丝狄纳的小房间那边送了许许多多飞吻：

“晚安，克莉丝狄纳！睡好，克莉丝狄纳！……亲爱的，亲爱的克莉丝狄纳……”

她握着我的手，我觉得，似乎她唱的歌通过她的手温暖地透入我心里。

“我必须，我必须到那座小城去！”她唱道：“可是你，我的宝贝，得留在这里。”

“我不愿留在这里，克莉丝狄纳，我要同你一起走——”

“唉，你——”

“唉，你，”她说得那么温柔，我真愿意做她的孩子。

接着她一边唱下去，一边把我的手摇来摇去，好象我们俩一起穿过街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到布克斯台胡德去。

“布克斯台胡德在哪儿呀，克莉丝狄纳？”

“很远，很远！”

她叹了口气，好象去布克斯台胡德的路远迢迢没个完。

“布克斯台胡德那边美吗，克莉丝狄纳？”

“美，美。”她说得那么虔敬，好象布克斯台胡德是在彼岸，慈爱的上帝就住在那边。

她唱完了那只歌，我请她再讲一次“勃莱吞”，那是巴登的一个村庄，她就诞生在那儿。

克莉丝狄纳讲她怎样在很小的时候就牧羊，我能够百听不厌。“不，狼没有来，可是那些坏孩子呀，就跟你们这么大，他们躲在丛林里发出呜呜的叫声。”她有兄弟和姊妹，“小孩总是闹不息。”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帮做庄稼活儿，有几个死去了，父亲很穷，他不能给其他孩子吃饱，于是他把克莉丝狄纳送到杜拉

赫，送到城里，叫她在外婆家做活。母亲出世时，她就在外婆家了。她推着"太太"——她现在就是这么叫母亲的——在儿童车里，到图堡去散步。外公死后不久，"太太"同我的父亲"老爷"订婚时，她也在场。

"可是你忘了那个上士，克莉丝狄纳。"

普法战争时，那个上士在马尔斯·拉·托尔附近的一场战役里阵亡了。

克莉丝狄纳一想起这，眼睛总是湿濡濡的，就是现在她也在用手抹掉一颗泪珠。"忘记，你以为……？来，还是我再给你唱那支歌吧！"

这回我也轻声地唱着。

一齐唱一只歌有多好。比一个人唱好得多。不是单独一个人，而且听到和另一个人那么协调，这种感觉非常惬意。不过，只有克莉丝狄纳同我一齐唱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有时我不得不跟父亲或母亲同唱，或者在集会里，别人请我唱，父亲给我钢琴伴奏，那种感觉为什么是那样不同呢？

"明年这时光，明年这时光，我们采葡萄，采葡萄，
那我，那我还是你的小宝贝，
就举行婚礼……"

唱完了这支歌，克莉丝狄纳沉默了一会。她眼里又噙着泪水。

"这就是那个上士的故事。就是那样。"

然后我们这么说着玩："要是……，会怎样呢？"

"克莉丝狄纳，要是发生了战争，会怎样呢？……要是现在我

一下子当上了将军，克莉丝狄纳，你会怎么说呢……克莉丝狄纳，要是你当了皇帝，你要做什么呢……"

克莉丝狄纳耐着性子回答了几个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一直固执地问下去，她想站起身来："别缠着我，你这样永远地问'要是……，会怎样呢……'，把人家头脑都搅昏了。"

我说了句粗话，我只是想看看克莉丝狄纳生气时那副可爱的样子："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这个小畜生，你！"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说，要是她不"再讲一次"我出生时的情形，我就不放她的手，"绝对"不放她走。

当那些骑马的人在阿尔封斯亲王的率领下，奏着军乐，驰过大街——海斯街——的时候，我呱呱坠地，那正是一个晴朗的暖和的五月天，早上八点正，学校刚开始上课。克莉丝狄纳推着儿童车里的我出去散步，而在奥勃拉肖，那时我们在那边消夏，有一回一阵暴雨袭击了我们。克莉丝狄纳用手比划着闪电，乌云密集在山巅周围，一道道闪电从云堆里打出，她同时喃喃地学着雷声。一阵霹雳打进我们当头的枞树林里。

我让克莉丝狄纳学着在远处响起的钟声。那是暴雨来临的警报。克莉丝狄纳就同那时一样地祷告着。我就是那慈爱的上帝，垂听了她的祷告，把那些不祥的云层吹散，不久，晴朗的蓝天里太阳又射出光辉。

我是"太太"，克莉丝狄纳带着我，浑身湿透地回家来时，痛骂了她一顿，并且恐吓说，下次她再这样就要辞掉她；克莉丝狄纳只好哭起来，保证让我淋着这样夹雹的暴雨的事情不再发生——我是"老爷"，他走过去，使那个发脾气的"太太"安静下

来，他用下面的话打发她走开："嗯，克莉丝狄纳，好吧，　　意一些，干你的活儿去吧！"

克莉丝狄纳终究是克莉丝狄纳，她虽然能够表演闪电，让冰雹倾倒下来，她还能打雷，祈祷和打钟，而我却同时是"慈爱的上帝"、"太太"和吞食小克莉丝狄纳的恶狼，因为我欢喜吃她……克莉丝狄纳会不会也叫我"老爷"呢？

我要克莉丝狄纳嘶鸣，学马叫，因为她是马车出租站的一匹马，我是乘车的，我坐上了马背，"得利得利"地喊着——"小马！小马！"现在我可以拥抱克莉丝狄纳，在她旁边乱蹬脚。

"你在新年夜里希望要些什么呀，克莉丝狄纳？"我问她。

"希望？象我们这种人有什么可以希望的！"

"我们这种人——你说，这什么意思，你这匹可爱的劣等马？"

我惊异地望着克莉丝狄纳，正象哈亭格尔过去那样地望着我。我不敢再谈什么战争，我心里的一切是那么宁静。

"不希望什么。一个人应当满足。"

"可是希望些什么也没关系，我们也祈祷的呀。"

"那是为了履行上帝的旨意！"

"可是，老天爷，得改变呀！难道你不看到，妈妈省下每一分钱，不乘电车，总是步行吗？有些人比我们有钱得多呢？"

"可是穷人也够多的，他们也得生活。"

"我也要改变和变好，可是不行。只有在我们一齐唱歌的时候，我才觉得还是变得了的。"

"慢慢来吧。信赖上帝的人不会在沙地上建造房屋。"

“你认为，克莉丝狄纳，因为我在学校里成绩不好，我会变成一个坏人吗？爸爸是那么说的。”

“要是老爷这么说——可是一切还会变好，耐心些！”

“你说，克莉丝狄纳，把马粪铲到粪坑里是件丢人的事吗，是还是不是？”

“不，你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是件丢人的事呢？”

“这真的不是件丢人的事吗？”

“不是，不是！”

“可是，要是一切都变了样，克莉丝狄纳，那你也可以结婚，养孩子了……”

“那我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伴着你了。”

“唉，你——你会收留我作你的孩子的。”

她把手指按在嘴上：“别吱声！别吱声！”

克莉丝狄纳给了我一个吻，祝我晚安，她给每一个汉斯一个吻：望着空中的汉斯，到处乱跑的汉斯，傻汉斯，幸福的汉斯，有那么多汉斯，每一回我总发明一个新的。

她临走之前，把我放在床被上的手拿起来，唱着：

“所有的森林都安息，
人，畜，城市和田野。
整个世界都入睡。
白天已过，
蓝色的天幕上
金色的星光璀璨。”

我已经合上了眼睛：

“唉，你……”

晚安，克莉丝狄纳，睡好，克莉丝狄纳！亲爱的，亲爱的克莉丝狄纳……

6

这年春天来得十分突然。伊萨河一夜之间猛涨起来。人们站在岸边的发电厂旁和波根豪塞尔桥上，望着下面激涨的、黄色的、带着漩涡的洪水。席卷而下的屋梁和淹死的牲畜，表明伊萨河上游泛滥所造成的严重灾害。

屋顶折裂了。许多帽子在街上打着转，又飘逝而去。人们用背逆着风行走。雨伞翻转过来，上衣飞走。刮来一阵暴风，有时还夹着一阵劈面刺来的骤雨，可是雨下不长久，只要待在屋门下，或在电车站的小房里等一会就行。不久乌云散开，太阳又在碧蓝的天穹下照耀。

积雪亮闪闪地给冲走了。为了保护水井过冬所搭的木架子，现在已经取下。街心公园里的凳子新漆过一层绿色。音乐亭和庭院里又出现了乐谱台。连中国城楼里的桌椅，也都挪到外面来了。

在那一度张灯结彩的阳台上，克莉丝狄纳正在打去床垫上的灰尘，揭去了被单的红色的床铺晒在窗上。克莉丝狄纳不得不好几次丢下了工作“徒劳地”走去开门，原来是乞丐在按铃。

院子里的种种声音一一无阻碍地传到屋里。

如今，又有白头翁和君影草了，该是停止星期日在小海赛罗

湖周围散步，往埔拉赫或沃尔夫拉特斯豪森去的时候了。穿过林子，站在迈特尔希廷格附近的大海赛罗桥上，观赏着近在眼前的山峦，大自然变了景色，春天已经降临大地。

克莉丝狄纳肯定地告诉我那不是件丢人的事以后，我继续帮克沙佛把马粪铲到粪坑里去。我还拿一只大杯替他取啤酒。顺带我在蔬菜店里买一只白萝卜。我问克沙佛能不能用我作他的侍从。

为了不让爸妈发现我们在交朋友，这一切都必须事先经过周密考虑，暗中进行。父亲在楼上从窗口往外望的时候，我已经学会屈着身子，沿着房屋，紧贴着墙壁走过去，我能在园子里，匍匐在地，爬过树丛，急速地溜过坏了的木板栅栏。

作为工作的酬报，克沙佛允许我在他的房间里挥刀练习。克沙佛发命令。我试着拔刀出鞘，可是那把大刀拉来拉去拉不完，它似乎变得无限长，后来克沙佛过来帮了我一手，才算把刀拔出来了。我使劲挥击了一下，把那个"法国佬"劈成两截，一截朝右，一截朝左，从马鞍上翻落下来。"您发命令，克沙佛，您发命令！"克沙佛把战争继续下去，虽然我从来不乐意听父母亲的吩咐，可是这会儿接受克沙佛的指挥，却使我得意洋洋。

墙上挂着一张克沙佛所属的炮兵队的团体像。两旁配置着大炮。克沙佛答应带我到奥勃维森凡尔德去练习开炮。为什么他就是偏偏不能忍受战争呢？我真想同他谈谈克莉丝狄纳的那个上士，他是在马尔斯·拉·托尔牺牲的，我们一定得向法国人报仇。不过说不定这是克莉丝狄纳的一桩秘密，她只愿讲给我一个人听的。

那是春天的夜晚，我总是找借口离开家，溜到克沙佛房间里。我坐在他面前的一张矮凳上，凳子很低，我等于是坐在地上，

惊异地抬头望着。克沙佛切着面包和乳酪，有时递给我一块，其实我刚吃过晚饭，可是我却馋得象个饿死鬼。他甚至还让我啜饮那个大杯里的酒，酒味很苦。可是为了讨好克沙佛，我说："味儿真好！克沙佛先生，干杯！"吃喝的情况就跟唱歌和散步一个样。在家里最好吃的东西也有怪味，那儿环境里的一切仿佛都同食物掺搅在一起，败我的胃口。我担心会问起成绩，这种恐惧就下在芦笋汤里，而烧兔是同偷偷摸摸的眼神一起熏制的，用调羹吃苹果酱的时候，我生怕一扯谎脸就绯红。要是父亲问起哈亭格尔来，我的声音立即变哑，母亲发觉了，便说："你怎么哑着嗓子说话，"要不然我就不停地嚼面包，很困难地把卡住喉咙的面包慢慢吞下去，来延缓回答。在吃一顿饭的时间里，有一大堆的禁令威吓着我："注意！别大声咀嚼和吞咽！注意！别把台布弄脏！注意！用食巾抹嘴！注意！嘴里塞满东西时不可以说话！"

克沙佛点燃烟斗。我留神地望着他把划亮的火柴凑到烟斗上，好象这么留神地望着他能帮他忙似的。一根火柴熄了，我就责备道："你这个笨火柴，你真不懂事！你应该燃着，给克沙佛点烟斗！好，下回再来！"要是他抽了第一口，把烟吐到空中，那真叫人高兴。我也同他一起吸了一口气，那是克沙佛烟斗里的烟。我咳呛起来。"过来，小鬼，"克沙佛打趣地说，他拿起一块花格子手帕，要把所有的烟都扇走。

他只穿着衬衣坐在那儿，背后的背带搭拉着。就这么着，克沙佛，你尽管舒舒服服好了。他朝我眨眨眼，说："喂，把那个拿来！"他早知道我在等什么了。于是我到橱里去拿手风琴，它放在左下方，那旁边放着一大堆脏衣服。从那口橱走到克沙佛那边时，我正好迸发出一个难听的声音——克沙佛说了一声："哎呀！"发出的声音听来那么不入调和刺耳。唉，我大概永远不会

象克沙佛那么奏手风琴的了，永远不会。

克沙佛一把手风琴搁到膝上，手风琴就发出优美的音响。他一拉一按，引出那么绝妙的声音，我只好不出一声地坐着，怀着又惊叹又虔敬的心情。他的身子忽而俯前，忽而仰后，左右摆动摇晃，他望着手风琴，继而又凝神地往前望，象要看透这整个世界。他又严肃地瞅着我，幸福地微笑着，向我点头，然后望着窗外蓝蓝的春日的夜空，从外面传进来一大片彩色缤纷的音响。他抚摸着的是一个生物，有着许多声音，这些声音交融在一起，发出合唱般的音响……

克沙佛先生坐在我面前，他出身于温特帕埃森堡，他父亲开一所客店，名叫“利塞尔射手。”过了夏天，克沙佛服役期满，答应邀我到那儿去。

“你究竟还有什么名字啊，克沙佛先生，克沙佛……？”

“还有一个名字叫赛德麦耶尔，可是我不愿意人家那么叫我，把这个名字送给你吧……好象一个名字还不够似的……衔头和名字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克沙佛，这尽够了……”

克沙佛先生看起人来有时就是这副怪样儿，克莉丝狄纳在讲起勃莱吞的时候，也是这副神气。也许他思乡心切。我问道：“在你们温特帕埃森堡那儿很美丽吗？”克沙佛先生不加答理地又按起手风琴来，一面哼着歌，他在歌唱他的家乡。音调是那么哀怨，呜呜咽咽的，使我心里充满了恐惧。

拉吧，克沙佛，拉吧。屋里暗下来的昏黑带来了恐惧。昏暗就是母亲用来吓我的那个黑人，它象我父亲，整个白天蹲在房间

里，它在桌子下面啃食，它藏在橱里，天一断黑就出来。四下里一片黑糊糊的，它讪笑那盏微弱的小灯，它要把灯光赶跑。灯全熄了，幽暗愈来愈深。它呼吸着呢，因为幽暗是个生物，它活着，它呼出的气也是黯黑的，能穿透一切。有时它也具有形体，留着向上翘的唇髭，戴着夹鼻眼镜，别错以为父亲在邻室打鼾，我觉得这时分明是父亲黑沉沉地站在我面前，象一座黑山，屹立在夜晚的寂静里。……

"好吧，现在就结束我们的音乐会吧，不然你父亲又要生气了！"

我把手风琴放回橱里，抚着它，我和他们俩，克沙佛和琴，都很要好，我不再怕他们。此刻我觉得勇气百倍，甚至敢于反对父母亲，反对老师，反对全世界，我要说："不错，我是克沙佛的朋友，我给他把马粪铲到粪坑里！随你们怎么说吧！"

"哼，哼，照他们说来，象我们这样的人就动弹不得，只能闷声不响，可是上面高兴起来，要弹钢琴就弹钢琴，弹个不息，弹得又糟……老百姓就不许玩琴，连唱歌也不许……"

……克沙佛也说过："象我们这样的人。"

"一定要改变，克沙佛先生。别把这个老放在心上想不开！"我安慰他说。

"改变，完全改变，"说着他也没点上灯，就让我从后面的窗子下去了。我站在下面的时候，他把手伸下来给我，说道："以后尽管叫我'你'好了。去他妈的！"

要是春天来到了，手风琴就应当奏起来。克沙佛的手风琴。

父亲，亨利希·卡斯特尔，是检察官。

最近有一天，他很早就起身了。闹钟响起来。克莉丝狄纳一叩门，父亲马上连连应声道："知道了，知道了。"

这时从约瑟夫教堂传来的钟声刚在空中消逝。

整幢房子似乎慢慢苏醒过来。上面一层楼是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家，有人打开一扇窗，下面是波耐特少校家，一只锅子放上了灶头，克沙佛房间那边的水桶已经作好打扫的准备了。

栗树枝子啪的响了一声，隔冬的积雪压得树枝有些不胜负担的样子。

我从锁孔里可以望见过道。那儿亮着灯。我睁大眼睛盯着父亲。他站在过道里的镜子面前，戴着礼帽，卷着上髭。过道里的镜子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父亲，不，是两个父亲，一个在镜子前，一个在镜子里。一个父亲有两个头，侧面的镜子里出现了第三个父亲，到处都是父亲。他们全都象刷了黑漆，翕着同样的向上翘起的上髭。

从锁孔里好象刮来一股风。象是有三头六臂的父亲突然从过道里折回来，要把我的眼睛从锁孔里挖出来。他在找他的手套。门轻轻地把父亲推出了屋子。

我的眼睛仿佛在锁孔里生了根。我检查一下衣架上是不是还挂着什么东西，说不定还有一个父亲就躲在过道里。

过道里又是一片漆黑。隔壁卧室里的母亲在床上翻来转去，在睡梦中蜷缩着身子。我透过墙壁望着她……

我想起父亲昨天从老师那儿知道我的坏成绩以后所说的话。"象你这么个人，成绩不好，又无耻地说谎！把马粪铲到粪坑里，呸，同任何人都干得出下流事！你终究不是出生在马棚里

的，你的双亲到底是哪一等人啊，你……”我不敢再重复这些话，我把这些话咽到肚里。“……国家就是为此才存在的……而我，你的父亲，他是国家检察官。”我感到我的头给紧紧地夹在父亲的大腿中间，那条我不得不亲自到喜莱赛街一家商店去买的棍子就在我的屁股上挥响起来。父亲的短袜滑落下来，有股干草的味儿，为了不发出大声的叫喊，我吐出舌头，我觉得，似乎我身体的一部分穿过父亲的腿底下，一直飘荡到屋外……

……“把大衣马上拿出来，克莉丝狄纳，还有那双好皮鞋！我丈夫明天一早要起身！”母亲昨天晚饭后跑到厨房里跟克莉丝狄纳这么说。为了惩罚我，我给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吃饭……

我屏住呼吸，为了更好地倾听父亲的动静。后来我又溜上了床，把被子蒙住头。父亲瞟了我一眼，他去拿大衣时对母亲说："我明天要早起。"可是就我所知，审讯从来没有这么早就开始的。参加葬礼或节庆虽然也用得上礼帽和大衣，可是都不是在一清早举行的……父亲准是有什么非同小可的事要做……准是对付我的……母亲在咳嗽。我也咳嗽。对着她咳。

窗帘在飘动，好象它们朝着出外去的父亲飘去。

7

那是步兵近卫团，他们从土耳其军营那边出来，拐过巴勒街，朝海斯街走去，直到奥勃维森凡尔德。一大堆人簇拥在路旁，他们在人行道上也跨着整齐的步伐，亦步亦趋地走着。军乐在喧响，这种一致的步伐跨得我心惊胆战。街上闪过一道白光，枪筒，钢盔，这一切交相辉映。队伍前面打着一面旗，蓝白色，

顶上是一只金狮，就象仪仗队那样，神圣不可侵犯。我向那面旗敬礼道："转变，必须转变……战争。应当发生战争……不过千万要等我成年以后再发生。"我讪笑我的胆怯。我要威吓父亲说："就要给你点厉害看看！等着瞧吧！"我爬上椅子，大声嚷道："乌拉！我是克沙佛的朋友！象我们这样的人！随你们怎么办吧！"

我同哈亭格尔，那个小法朗兹，约定了逃学。

我裤兜里放着十个马克。我的手一直不能离开这块金币。夜里我把它包在手帕里，放在枕头下。父亲，那个检察官，因为我的头这么紧紧地压在枕头上说不定会发现那块金币。隔着枕头，我也可以感到那块金币，我是从外婆那儿偷来的，上个礼拜天，从她那个老式的小柜里，在她进厨房去煮咖啡时我动手拿的。

在夜晚的梦里，我枕着的那块金币象朵花那样盛开了，灿烂有如太阳，可是有时候它又缩得小小的，象一枚刺人的针……

逃学八点正开始，以打钟为准。

各处的钟楼都打了八下，好象是一种敲钟的游戏。在钟每打一下之间，顿时笼罩着一片寂静。我们提心吊胆，害怕钟声会把我们带回学校里去。我们心里似乎感到，此时此刻一定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周围的空气变得稀薄，充满期待。架在车前的马咳嗽了一下。理发店前面圆形的铜招牌在旋转，虽然没有一丝风影。在会议厅前，哈亭格尔悄悄地往路易街学校的方向跨了一步。我扯住他的衣袖，于是他不吱一声地收回脚步。临了，钟声有如滴水那样地垂下来，又缓慢又迟疑。城市又开始喧闹地、跳跃地旋转。钟楼上大钟的指针垂落下来。

我们把书包藏在家中的地窖里。可是我们放不下心，不是他走在我后面，就是我走在他后面，为的想察看一下书包是不是

还挂在我们背上。我们一直在担心，我们跨出的每一步都可能会送我们的命。也许书包根本不应当留在家里，放在地窖里可能叫人发现，而且就这样不背书包在街上乱跑，也一定惹人注目。

我们经过维特尔斯巴赫喷水池旁。白色的水柱在飞溅。我们觉得路上的行人都象是化了装的老师，他们胳膊在摆动，象要来抓我们似的。对面的法律宫在威吓我们，父亲就是在那里管辖一切的。这所石头建筑远远地向前探出，所有的窗户都在窥伺我们。我们一直走到诺埃豪斯街才敢抬起头来。有好几回我们停下来，看看有没有人在追踪我们。要是我们看橱窗，我们会突然看到自己在玻璃窗里，小小的个子，整条街都在朝我们望，朝我们蜂拥过来。看到哈亭格尔在挖鼻孔，我放下心来，我搔了搔膝头，恨不得朝橱窗吐一口唾沫。

通过点算数目决定了我去兑换金币。

进场看西洋镜要十分尼钱。我把金币递上去的时候，那个人阴沉地点点头。他的腮帮上满是疤痕，鼻子尖溜溜的，我们的戈尔老师恰恰相反，他面孔红肿，满是雀斑。

那个男人坐在柜台前，活象坐在讲台上。我密切地观察他，生怕他在按钮上揿一下，通报警察来抓我们。

他扣上他上衣的钮子，凶恶地威吓着一支滚到地下的铅笔。他换钱换了老半天，尽是五芬尼十芬尼的。我踮着脚尖站在柜台前。那么一大堆钱我只好用双手捧着，抖到裤兜里，我没有钱袋，硬币沉重地悬在口袋一边。

哈亭格尔说道："那个克莱塞尔今天要被砍头。"

我的手指探进钱币堆里，赶忙掏了一些出来给哈亭格尔。我记得，在课间休息时，我们大家津津有味地吃我们的奶油面包，还夹着香肠或者火腿，可是哈亭格尔光啃干面包。

哈亭格尔不愿把钱币揣进袋里；他把硬币在裤子上擦擦亮，后来我只好用力推他一下，问他难道不知道这样会更招人怀疑呢。

我们在各自的窥孔前，高高地伸直身子坐着。

在橱窗跟前和水族馆里的情形就是这样：隔着一块玻璃板看，人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神妙的世界。美味珍馐，玩具，各式各样的鱼，海马，水母，海里的珍奇。这些画片一张张换的时候，发出叮玲叮玲的响声，它们活象是一个整体，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连贯在一起。在一层薄如嘘气而又遥远的背景上，物品和生物都神秘莫测地静止着，或者活动着。

叮玲！一个男人站在那儿，穿着外套，神气庄重而又尊贵，衣领高高翻起，一只手靠在椅子把手上。他长着胡子的脸扮成一副虔诚的样子，活象在讲道。这个男人给圈上了一道宽阔的黑框边，这点想来他自己并不知道，上面的一行字把他介绍了：

"德国公使封·凯泰勒尔①，为义和团员谋害。"

叮玲！出现了一张新画片：我们的皇帝穿着海军上将制服，他在威廉港向即将开赴中国去的军队讲话。

---

① 封·凯泰勒尔：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他乘车穿过一个义和团起义政府禁止外国人入内的北京市区，在途中一个清兵开枪打死了他。封·凯泰勒尔的死是咎由自取，因为是他第一个要德军向中国人民开枪的。

叮玲！这一响是进袭北京的信号。联军向城墙进发，刺刀朝下，德国人领前。

叮玲！上面钟楼上的许多小钟可爱地响着，接着又是一声叮玲，短促而尖厉：刽子手在刑场上用一把弯曲的大剑把一个义和团员的头劈了下来。

哈亭格尔在座椅上激动地滑动着：“这是克莱塞尔！”他移动着，离开了我身边。

“干吗这么大惊小怪？”我粗暴地说，显得毫不在乎，我在画片上找父亲，那个早起者。

在窥孔里我也看到自己是个大人了，我在刑场上，站在其他军官中间，抽着雪茄，戴着热带帽，我也抓着辫子，把一个斩下来的血淋淋的头颅提起来。同时我还把雪茄烟吹到他的眼睛里。可是那个人眼睛仍然张开着，透过烟雾瞪着我。

时间到了，我们只好慢吞吞地从高椅子上滑落下来。

叮玲。这声音还长久地在我心里回响。

圣母教堂里也在叮玲玲响。侧面的祭坛上有人在念弥撒。克沙佛划着十字，曲下一个膝头，我跟着他做。

火车站上也在叮玲玲响，一列火车刚响铃，就要开出。坐在候车室里的人们如同从生活里退出了似的，一下子就象从弹簧上跃起身来，匆匆赶到车前去，箱子里装着的显然是些稀世珍宝。他们溜进车厢，象是钻进盒子里。

这时候举行葬礼时间还嫌早，因此我们也就以陈尸室为满足了。每一具尸首的小指头上都扎着一根铁丝，要是尸体突然醒过来，铃就响了。

叮玲。然而没有一具尸体站起来——那时正是中午十二点钟。

我们跨着大步，赶回家吃饭。我悄悄地进了放着书包的地窖。为了给自己壮胆，我踏着大步走上楼梯。我背着书包，按了铃。我只轻轻地触了一下铃，可是铃就喧闹起来，尖厉地……

8

屋子里静悄悄的。门口的铜牌上写着："亨利希·卡斯特尔博士"，我把手按在上面，仿佛这样就能堵住父亲的嘴。接着我急忙朝铜牌哈气，把它擦得亮晃晃，就象是我梦见的克沙佛的制服扣子一样，我想这一来它就不会告发我了。终于克莉丝狄纳曳着步子走过来。我巴不得她撞到橱上去。她轻轻地开了门。

她的眼睛是悲哀的，就跟我看到的马车站上的马一样，一条绒带扎在发网上。她那样瞧着我，我不得不立刻跟她逗趣一下，撩起她的裙子以分散她的注意力。

"嘘！别吵！"她说了，"老爷，"——这是指父亲，一面用手朝餐厅指了指他那边。

我扔下上衣，把书包往墙角一丢，在厨房里洗手。我把水龙头故意开得很大，让水至少发出点响声来，可是克莉丝狄纳站在我面前，恳求地摆了摆头。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餐厅门口。

门的把手似乎在活动。会不会是父亲的手正握在把手上？然而一切絮语声明明是从远处传来的。他坐在他的写字台前。(他没有专门的工作室。)门的把手很可能会让父亲知道，我在门外偷听，因为把手连通门的两头。

父亲还可能从后面进来。他今天一早就站在镜子跟前了，这个早起的人……

“也不过是十马克……何况他自己也没花多少……他的朋友马上就把他揭发出来了……不，我反对。”

杯盘轻轻在响。

表示“反对”的母亲把盘子放好，准备午餐。

父亲清了清喉咙说：

“宪兵要逮住他的时候，他开了枪。他打死一个宪兵，接连又打死第二个。”

“他自己肚子上也挨了一枪。你们又把这伤口给补上了……”

“好啊……今天他的头给斩下来啦……”

“我反对……”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叮玲。

我的脑袋往前探。

吃饭的铃声响了……

我啜饮着可口的菜花汤，可是今天我咂着嘴喝汤并不能使父母亲发话。而且盘子好象不愿意空的样子。我越是拚命用调羹舀，讨厌的汤就越来越多，而且老是高高地升到盘边，同时父母亲喝汤也好象喝不完似的，仿佛我们大家一起在舀一盘大汤。后来我们大家把汤放下，克莉丝狄纳端来了烧猪肉。“今天好菜，”我试着没话找话说，父母亲彼此意味深长地对望着，我说的话就同回声一样，在屋里回响：“今天今天今天……”

我坐在父亲对面。他把袖口往袖子里推了推。他穿着家用的短上衣。袖口干净得令我惊奇。父亲就同礼拜天一个模样，他

用系着的大餐巾揩去胡髭上的油渍。

今天他用餐时神情庄重。消失在父亲嘴里的每一小片食物，都经过那个"反对"的母亲的抚爱。可是她自己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她的盘子里横着一根菜。吃饭时她坐在那儿，仅仅为了给父亲喂食。在礼拜天也是这样，如果有面汤，父亲就把漂在上面的油全部捞去，他的盘子堆得高高，有如一座面山，油点浮泛在上面。

我留心地注视父亲的两只手。他的手上长着一些毛，一个指头上套着一只结婚戒指。今天就是他想把这个戒指捋下，也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的指头已变得太粗。我害怕，将来也会长这么一双手。

叮玲！——我裤袋里的那堆硬币这当儿叮玲作响。

父亲的叉子尖声地落到盘子上。我张开口，喉咙里还梗着一块马铃薯，我开始谈学校里的情况。我说，上课时老师要我在地图上指出维尔吞堡高峰在什么地方，我指出来了，可是哈亭格尔却得到了处罚。我知道，父亲听到哈亭格尔在学校里表现不好，就挺高兴。

裤袋里的一堆硬币又安静下来，不再作声……

有些问题能够使被问的人心里乐呵呵的，使他感到舒服：这是些带来幸运的问题。

在护板墙的一个角落里，架子上高高地竖放着一只大杯。现在我就是问关于这只大杯的事。父亲抬头望了望，露出笑容，他脑子里大概正在想象自己举起那只冒出泡沫的大杯，一饮而尽吧！

我问起派克尼兹。父亲好象透过窥孔，望见了他的童年。那时他坐在堆着干草的车上，颠簸着往村口去。他是个村童。一个

牧师帮他得了一笔助学金。经过奋斗，父亲进了中学。他不得不通过教课来获得学费。助学金仅够维持伙食和住宿。到大学里他没有了助学金，全靠课后帮人复习功课，才克服了种种困难。所以他很欢喜回忆他的少年时代，因为他全靠"奋斗"才达到今天的地位。

父亲为他的伤疤、特别是为他补过的鼻子而感到自豪。"好一个出色的击剑家，父亲，瞧那张挂在墙上的照片！"于是父亲又回想起他站在海德堡击剑练习场，一边哼着："老海德堡，你可爱的……"时的情景。

母亲也不妨问一下的。

我一问起杜拉赫的娄芬药房，她就马上把那条菜吃了，微笑起来，那是一种逐渐漾开的微笑，使我软绵绵地和她融合了。她的头发在后面打成一个髻，发出淡黄的光。围绕她的是一片美景，远处是教堂和桥墩，或者是小山上的泉水……

这些带来幸运的问题发生了它们的作用。父亲和母亲耽于回忆之中，完全把我忘了。

我裤袋里的那堆硬币得救了。

我要父亲给我表演一下一种击剑的姿势。

父亲朝空中挥劈，他的臂膀突然往下猛地一斩，活象是斧头的一劈。有一会儿工夫，他沉思地把手搁在桌上。他五指着地向我爬过来，抚摩着我。这只手好象是个自主的生物，独立于其他肢体之外。

父亲的手搁在那儿，看来我该帮个忙。这只手乏力了，可是我的手太小，盖不住他的。

我望了望母亲，她曾经是"反对"的，现在她还始终是反对的，因为她在摇头，梦幻似地，轻飘飘地……

父亲，这个早起者……

我匆匆把布丁吞下。

9

下午哈亭格尔神态鬼祟地接待了我，他从下而上地打量我。他的目光盯在我由于放着硬币而鼓起的裤袋上。

我们去看了一场“色当战役”。

我在想，怎样才能把这么多钱尽快摆脱掉。袋子隆起的地方总不见瘪下去。我在沙埃德面包店买了一块大“华沙饼”。世上所有的东西好象便宜得都只要十芬尼。可惜不是十月节，不然一会儿工夫就能把这堆累赘的硬币全部花完。我的胃部深处还感到秋千的摆荡。“山谷”滑板在锯齿形的轮子上，忽高忽低地向前飞去。我真想叫人切下一大块铁叉上的烤牛肉给哈亭格尔。我懊悔没有等到十月才逃学，那时候应有尽有。我只愿意偷这么一次，以后不再干了。只有等十月来了，我再偷一次，多一次反正是无所谓的。

看一回“色当战役”要二十芬尼，小孩和上士以下的军人可享半费优待。

直到现在，当我面对着巨大的全景图画时，我才了解去年五月里远足到吕姆芬堡时要我背诵的那首诗的意义。一个头戴钢盔的巴伐利亚人站在我面前，用他的刺刀把一个躲在葡萄园里、服役于法军中的阿尔及利亚兵的肚皮戳穿了，挑起来。一个轻骑兵高高骑在一匹骏马上，手里握着一支矛和一面蓝白色小旗，正

把一队在北非的法国俘虏押走。封·德·坦将军穿着一身检阅时的制服，头盔上插着羽毛，挂着绶带，裤子上一道宽宽的红边，旗帜和军队围绕着他欢腾，他活象一座彩色的纪念碑，矗立在指挥作战的小山上。

从油画里冒出火药烟，连燃烧的气味也描画了出来。没有制服而面对这样一场辉煌的战役，我感到自己十分寒伧。现在，就为了那一身制服，即使要我同伤兵交换地位，我也情愿。

我看不起哈亭格尔，他心不在焉地老望着别处，对他来说，色当战役是不存在的。

我们离开“战场”之后，我要哈亭格尔在我面前踏步走过。哈亭格尔笔挺地站着，然后他装子弹，扑倒在地，向敌人的阵地冲锋，他受了伤，哈亭格尔壮烈地牺牲了。跟着响起礼炮。

哈亭格尔说，以后他不再跟我这么玩了，他觉得索然无味。

我的裤兜叮玲响了一下，让他明白我是谁，他再那样，我什么钱也不跟他付了。

这会儿我真想跟他吵架。我给他一个钱币，又向他要还。他马上还给了我。可是我声称他并没有还我，我骂他是贼。我威吓他，要把他绑到一棵树上，用荨麻棍……——我们两个都光着脚。他的嘴唇打战，接着全身哆嗦起来，内心深处也震颤不已。看到他那副样子，我深为得意。我威胁他到那样的地步，后来他只好承认，他的确从我的口袋里偷去了那个钱币。我要他向我讨饶。以后我赏他一个五芬尼，我把小钱往空中一扔，要他用嘴巴去接。

父亲说，我不该同哈亭格尔这班人来往。

父亲认为，皇帝在这一年里两次遭到行刺，这个罪责就要由

象哈亭格尔那班人来负。意大利国王的不幸是他们的罪过，美国总统也被谋杀了。到处是凶杀和谋害。"这班社会民主党员不会给人安宁——，"父亲用一种几乎带着恳求的声调说道："跟他一刀两断吧，这个哈亭格尔，跟他来往不会有好结果。"

可是我就爱待在哈亭格尔家里。他们家的起坐室兼作成衣铺。老哈亭格尔坐在一张桌边，正缝着一件军装。旁边放着一顶军官帽，我抚弄着徽章。

他们父子俩这么相象，使我惊异。向上翘起的鼻孔下面是薄薄的嘴唇，胸前的毛很稀疏，耳朵下面的垂肉活象是不成形的小肉团。指甲磨得平平的，成了四方形。

屋里又有股煎马铃薯和旧衣服的气味，这些四处放着的衣服是拿来修补的。哈亭格尔母亲的脖子上永远扎着条围巾，她常常站住不动，咳得弯下了腰。窗子是不许打开的。

可是这里没有打人的棍子，屋里也没有什么打巴掌的迹象，没有什么令人手瘫脚软的恐惧。没有放着镜子的过道。墙上没有夜晚向你袭来的照片。那儿没有使父亲的脚步声听不到的地毯。逼人唱"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的伴奏的钢琴也不在。

"您到过柯赫尔湖吗？"我问屋里的老哈亭格尔。

因为我曾经到过柯赫尔湖，哈亭格尔家里的三个人都不胜惊异地望着我。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哈亭格尔的母亲说了，嘟哝着把我的问题岔开，"我们觉得英国公园也不错了，境况好的时候，或者上浦拉赫去……象我们这样的人……"

"柯赫尔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浦拉赫一样地美，要是说不上更美的话，"我试图安慰勾住父亲臂肘的小弗朗兹，补充一句：

"好吧，明年我们乘车去玩柯赫尔湖。"

哈亭格尔家这间屋子里整年都住着人，永远不会空出来。而在我们寓所里，房间里的家具每年至少可以充分休息一次，我们家里有很多很多椅子，每张椅子所受的负担是不会太重的。

每次度假回来，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就在学校的院子里谈起我们的活动。哈亭格尔注意地听着，好象我们在谈论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因此我们把我们的经历描写得更加有声有色，让他羡慕得心都要炸了——，这个书呆子龇牙咧嘴笑起来的时候，跟弗埃克一个样。在回家的路上，我取笑他说："你别上当了，小弗朗兹，我们说的那回事其实根本没有。那一阵老是下雨。真扫兴，扫兴，简直糟透了。"为了叫他高兴，我说他暑假里没有出外旅行还算是他的运气。"还是在家里最好……我真不了解那些人，好几个钟头坐火车……接着下雨了，下雨……英国公园不就在我们附近吗……嗳，你算运气，就是不知道……没有再比奥勃维森凡尔德更美丽的地方了。"

老哈亭格尔问我们今天上了什么课。我回答说："我们逃学。"

"那你们又在哪儿逛了啊？"

"我们看了'西洋镜'和'色当战役'，后来我们还练习打仗。"

"你们真不害臊——"

接着老哈亭格尔又问：

"哪儿来的钱？"

我满不在乎地说：

"上个礼拜天，我从外婆那儿偷了十马克！"

老哈亭格尔只说了这么两个字：

“孬种！”

我丁丁当当地摇了摇那堆钱币。

“你还一点不害臊？嗯，总有一天会变样的。想不到，象你这么个孩子，要成为一个正派人已经困难的了……”

听到说起“变样”，我吓了一跳，可是我仍然高傲地答道：

“我父亲终究是个高级国家官员，享有养老金的权利。我怕什么……象我们这样的人……”

“原来如此……唉，噢……”老哈亭格尔接着嘲讽地说，不信任地向我眨着眼。

我真想把那堆钱币留给老哈亭格尔，可是我居然说过：“象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挽回了。我只得马上离开他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考虑怎样到了晚上把那一大堆东西藏起来。我不放心克沙佛，因为我在梦里就为他的制服花了钱，现在钱要用在别处。我想不出隐藏的地方。夜里，这许多钱币说不定互相摩擦，丁丁当当闹起来，整幢屋子都被丁当声惊醒。

10

晚上举行三重奏。

星期五照例是三重奏。三重奏是由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波耐特少校和我父亲组成的。

我管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叫“美洲驼”。他说话时老吐口水。走近他跟前，他那股口臭象要把人吞了。因此在演出三重奏时，母亲总注意让客厅里的窗户稍稍打开。

母亲已经准备了小面包。可是要到休息时才拿得到。母亲

守住面包。她坐在桌边，织着毛线。

客厅就是为了三重奏用的。那里的画架上放着一张母亲的画像，围着一块绿色的帷帘。

只要三重奏一开始，那块帷帘就似乎缩了回去，于是画像里的母亲就醒过来了。画像上的她穿着袒胸的连衣裙，头发高高挽起，上面放一把琥珀梳子。

三重奏开始了。

母亲放在书桌上的毛线团掉到了地上，越滚越远，一直滚向客厅。母亲手里的织针迅速地跳动着。

在上床睡觉前，我可以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三重奏。

我觉得，这三个人借着不同的乐器，似乎在表演他们自己。他们奏出他们的忧伤和欢乐。我注意到，这些人在奏乐时神情起了变化，他们脱去了自己的躯壳，各人自成一张可供描摹的画，放在画架上。也许在这三个人里面都还呆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只是不常露面而已，因为他缺少出现的机会。而我呢，在哈亭格尔那儿是这样，在家里又是一个样——好象我不是一个人。在哈亭格尔那儿的那个人，一到家就从我身上给挤跑了，我不得不老缠着克莉丝狄纳捣蛋，她老是为我留下一份布丁，偷偷塞给我。她将近五十岁了。可是这跟克莉丝狄纳不相干，我倒不是要跟她调皮捣蛋。那又是跟谁过不去呢？这一切又是针对谁啊？这跟谁有关系啊？这又能怪谁啊！

三重奏在一个地方又奏了一次。

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宽大的身子靠在椅背上，拉着大提琴。扬起了一阵深沉的乐音。美洲驼准是在这样的乐声中出现在美丽的法尔赫小姐面前的。他们后来到底还是结了婚。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张开了口，大提琴是他的声音，而他也仅仅只有

这个声音。父亲的手在琴键上变幻莫测，忽而呜咽，忽而发出颤音，有时紧张，有时拱起，构成一个弓形的乐音，一个指头深深地朝下按，随着这指头发出一阵音响，直到波耐特少校在这中间也拉起了小提琴加入。

这三个人回到了起坐室来吃面包。

他们谈起一本叫做《犹伦·乌尔》①的书，大家都读过这本书，一致称赞。

另外一本书的名字我没听清楚，他们称它为危险的“小书”。我想多知道一些关于这本“小书”的事情，可是尽管我尖起耳朵，心里难过得什么似的，这本“小书”就没有再被提起……

“真叫人高兴！”父亲粗声大气地说：“所谓‘德国走在世界前头’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们统治世界的道路上，巴格达铁路只是跨出了一个步子而已。”

“别太着急！我们不可小看英国。我们首先还得好好地照顾自己。就拿目前时新的‘裸体文化’来说，你有什么意见啊？”

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这句话是当我的面溜出口的，为了迅速挽回起见，他岔开话题，谈起法国跟英国的联盟，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通行。

“法国人实行了两年兵役制，”少校波耐特想打断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的话头，他正谈到马丁尼克的地震和海莱罗暴动②。

---

① 《犹伦·乌尔》系德国作家弗兰生（1863—1945）于一九〇一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歌颂地主富农，内容反动，往往为没落阶级利用作为宣传工具。

② 海莱罗暴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西南非洲海莱罗人起来反抗德国殖民主义者，遭血腥镇压。

"大有希望!"这是母亲的一句口头禅。她常爱用一堆这样的词句:"这是由于这个缘故,""不听人言,自讨苦吃," "没有一件事能使人人都满意的。"每次我都暗暗在心里和自己打赌,猜她现在该轮到说哪句口头禅了。

我从我的角落里小声地问她,什么叫做裸体文化。

"别谈这个!"母亲粗暴地不作回答。

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给大家读一封他从德属西南非洲一个朋友那儿接到的信。

海莱罗人准是些可怕的人,压根儿是野人, 蔑视国际公法。他们坐在枝叶繁茂的高树上,嘲弄似地向无辜的、勤劳的人们放下毒箭,这些人除了和平地从事劳动以外,别无其他要求。"在温德胡克的德国农民,以他们的英勇和对祖国的忠诚为人景仰,可是他们却在深更半夜,几十个人几十个人地遭到袭击,房屋给烧了,牲口给掳走,妇女们……——。"读到这里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停顿了一下, 接着念下去:"受到非人的待遇……甚至那些可怜的无辜的儿童也没能幸免,他们给拉进山里,当作人质。这儿有一份一个来自斯伐科帕蒙德的商人的报告, 他给带进一个酋长的帐幕里受审。他在那儿给人剥下了头盖皮, 然后放在篝火山熏烤。"

这个在熏烤之前还给剥了头盖皮的人, 竟然写下了一份报告,听来叫人难以相信,可是正由于不十分确实, 我倒特别愿意相信真有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我在心里一再重复这个故事,就象要把它背熟似的,我渐渐使它对我成了一件无可辩驳的事实。

父亲拍打着桌子,少校波耐特挥起臂膀,就象要拔刀出鞘的

样子。

"在全德国，所有的小学里都在收集锡箔纸，为了让那些可怜的、光着身体的异教徒小孩有衣穿，同时教化他们，可是他们那边却拿杀害我们的传教师作为报答。这又是由于我们该死的德国人太善良，真该死——"

我猜对了，母亲从书桌那边对父亲的话表示同意，她果然说了："原因就在这里。谁不听人言，谁就自讨苦吃。"

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问我，是不是今天不上课收集锡箔纸。他说他在诺埃豪斯街看到两个收集锡箔纸的学生。

这一说我的两只手顿时不知所措。两只手放在哪里才好呢？我的手一下子伸进这个口袋，一下子伸进另一个口袋，可是没有一个口袋可以放得久的。就是两只手合拢象祷告那样也不成。于是我把衣服上的扣子数来数去：我会给人砍去一个头吗？——有时会，有时不会，看情况。跟着两只腿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后来连头也不知道放在哪儿才好——我烦躁不安，打不定主意该怎么办？

这时母亲的毛线团滚到沙发下，自动地爬了进去，我弯下身子，装作要捡起母亲地上的毛线团的样子。

上面一片寂静。我听见父亲在悄声低语：

"这正是受到坏影响的结果，他根本没有一点儿门第观念。法令可惜又令人不解地给废除了，社会民主党员现在又有他们的党了，这些人把我们的孩子都带坏了，他们就以这个来报答我们……"

我的头热烘烘地发烫。

"你在沙发下面找什么呀？"

"我找我的扣子。滚到沙发下面去了，"我喃喃地回答。

“他害臊。他做了坏事，良心上过不去——”在我头上呼出一股口臭，这时波耐特少校正谈起奥勃维森凡尔德的操练场上，他炮兵队里的一个兵在练习射击时给一枚空心手榴弹打伤了。刚才我还装死，这会儿又动弹了：少校开始了别的话题，这才搭救了我。

“你象什么样！”母亲提着我的手，把我从沙发下面拖出来。“嗯，嗯，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和波耐特少校差不多同时对父亲说：

“啊，不错，那是今天……”“今天！今天！”屋子里人声鼎沸。不错，正是“今天”，我惊骇起来，这个“今天”使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在父亲面前站起身来：“可是您神气还是很好啊！看来您还满意。恭喜您！”

波耐特少校突然掉开眼睛，望着一旁。

母亲从书桌那边证实道：

“是啊，早上五点钟他就得起身了。”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站在屋子中间，来回地擦着我的外套。我扭下一个扣子。

波耐特少校朝我转过身来。

“抬起头来，勇敢些！”

他象是在跟一个斩了头的人说话。

怎么才能变成“昨天”和“前天”呢？或者变成“明天”和“后天”？就是这个“今天”要不得！怎么能够摆脱这个“今天”呢？

“什么，这么迟了，还不上床？”母亲望了望钟说。我这才道了声“晚安！”

11

半夜里。

我觉得那堆钱币越来越多，变成一座山，戴着钢盔的巴伐利亚人在向它冲击……然后这些钱币又闪闪发光地围着我跳起舞来……一个挂在圣诞树上的十马克金币就象天使那样，在枝头熠熠闪耀……所有的钱币丁丁当当地互相碰击，起初象在打钟，后来就当啷当啷、哗啦哗啦地闹起来，造成了恐怖；这时窗户蓦地敞开，大家都朝我指手划脚——我置身于旋转的钱币堆中……三重奏又开始了。

父亲用力击打着琴键。我发出呼喊。我把父亲的击打传给了哈亭格尔。他全盘接受过来。他不能再传给别人……

母亲手里拿着织针站在那儿，埋怨道：

"他出生的时候，一队重骑兵正朝海斯街骑来。阿尔封斯亲王一马当先……他现在快八岁了……尽使人忧愁和烦恼……尽丢人……"

世界末日的审判来到了——因为我的一切阴私都摊开在我面前，每一句谎话都登上了册子，现在这本册子打开了，公诸于世……

所有的一切，象一支队伍那样在我面前经过，向我告别。全班同学都参加，戈尔老师走在前头。学生穿着坚信礼服，有些人手里拿着蜡烛。戈尔老师穿着大衣，戴着礼帽，手杖扛在肩上。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一副快活的神气，他们朝我吐唾沫，又向我吐舌头。哈亭格尔急急忙忙地溜过去，害怕得要命。"就是这么回事……"我望见他时，他张大着口，呼吸急促，就好象我受到了

末日审判，要用嘴巴把在天空里到处呼呼乱飞的钱币接住一样。后来克沙佛带着他的手风琴来了，他又是拉，又是按，可是怎么也发不出响声来。

我试图把克沙佛那把大刀从鞘里拔出来，拔呀拔的，可是瞧，在我手里的是几道曲折的电光，猛地一闪，就象通过避雷针一样，又回到鞘里，同时还发出一下轰隆的响声。

画架上的母亲从客厅里走到拿着织针的母亲身边，两个母亲都表示"反对"，她们一边说着话，一边向父亲走去。

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尽我的义务。"

两个母亲表示"反对"，她们哭了。

过去我刺死和烧死过的甲虫和蝴蝶，在玩战争游戏时我叫人杀死的锡兵，他们现在都站在父亲一边，向父亲点着头。父亲不理睬跪在我面前的两个母亲，他走开了，说道：

"我一定要公正！"

老哈亭格尔正要说什么话，可是他的嘴马上又闭拢了。父亲严厉的目光堵住了他的口。

外婆走进厨房去煮巧克力。巧克力有股诱人的香味。

"你没有一个最后的希望吗？"她问。"你还可以希望些什么……也许你要蛋卷汤和卷心菜……"

我又一次看到了克沙佛制服上的钮扣，它们从外婆的老式小柜里闪闪发光，说不定这些钮扣就是十马克金币哩？

克莉丝狄纳同她的上士挽着臂，站在张灯结彩的阳台上，置身于大幅的全景画中。"色当战役"之中，他们望着末日的审判。我要克莉丝狄纳坐在我身旁。可是她却不从阳台上下来。她没有办法。"象我们这样的人……"

波耐特少校驰马而来，发着命令。

炮兵队放出一声礼炮。接着我们全体在圣母教堂里开始合唱，钟声在响，大风琴有力地加入了合唱：

"神啊，让这一切变个样吧！"

我还得背诵那首诗：《太阳会使真相大白》。

"乌鸦哇哇地飞赴刑场，
赶去饱餐一顿，
这时他们把谁处以磔刑？
他干了什么？有谁能知晓，
太阳会使真相大白！"

他给缚在一块木板上。那是谋财害命的克莱塞尔。父亲四面八方围着我。我的头又低垂下来。

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那个美洲驼，挥起斧头劈下去。一股阴森的寒气吹进我的脖子里。戈尔老师命令全班同学有节奏地鼓掌。

每拍一下，就叮玲叮玲地响！不息的叮玲声在远处震颤，那是为死刑犯敲打的小钟。窥视孔上出现了眼睛，我长了一条辫子，有人朝我脸上喷着烟雾。不错，父亲带着一顶热带帽……

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这个刽子手，已经热得冒汗了。他脱下外套，就穿着衬衫在劈斩，那股臭味完全把我包围了。

死刑的执行，几个钟点、几个钟点地延续下去……

我的脖子酸痛起来。我发现自己搭拉着脑袋坐着，手里握着五芬尼和十芬尼，那是我在做恶梦时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的。

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

父亲，这个早起者，把克莱serial尔的头斩了下来。美洲驼在我们旷课逛街时抓住了我们。

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一切详情细节都知道。我是偷了外婆的钱。

这要怪我在学校里的成绩不好。

“一个成绩不好的人……”

父亲骇人地、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

我透过父亲往前望去。他的上髭在风中摇摆，那是宽广的原野上的一堆杂乱的丛林，后面，世界的边缘上，竖立着一堵堵墙，墙里嵌着一行行带栏格的窗户。

我在阴暗里祈求。

“让我们摆脱罪恶。

让这些都变个样吧！阿门。”

12

戈尔老师一把拉他过来。

那是第一排凳子，一个墨水瓶的盖子开着。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不得不从座位里走出来，戈尔老师叫他们按住哈亭格尔的腿。他一动不动。我则把他的头往下压。

他的裤子脱到了膝头。

全班都不吭一声地坐着。同学都笔直地望着前面。一双双手放在凳上，大拇指朝下，仿佛粘住了似的。

地图伸平了，紧紧贴在墙壁上。外边院子里，春光在闪耀。

窗子都关着。下半块是毛玻璃。这个房间的墙壁刷着灰溜溜的石灰，一无装饰，活象是一座地牢，使人呼吸急促，骇怕得停

止了心跳。

“咳，就来！”

戈尔老师大声地打开了柜子，在里面乱翻，找一根棍子。

我把按着的哈亭格尔的头稍稍放松一些。哈亭格尔直起头来。他眼睛模糊，向前突出，就跟我在食品市场上看到的死鱼眼睛一样。

他的肚子咕咕作响。

哈亭格尔的衬衫给翻到背脊上，那种布料又黄又粗，好象是泡软的包皮纸。给全班同学看到穿这样坏的粗衬衫，恐怕要比挨打更难受。

“你到底愿不愿意招？！”

戈尔老师站在我旁边，吩咐我把他的头朝桌角上再往下压。他用棍子示意要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把腿抓得更紧些。“就象老虎钳那样。”

棍子打得弯了，曲成圆形，两头碰到了，打成两段，飞了出去。空气里呼的一声。

我始终还没有清醒过来，我还在惊骇地继续着做昨夜的梦。在我处决以后，我给判决参加这一种处决，这一种处决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而昨天梦中的处决我倒看成是在我身上真正执行了的。

这时我才发觉我外衣上少了一颗扣子，我记得，那是我在处决的前夕扭下来的。这颗扣子现在还在我的裤兜里。我赶紧伸手去摸，它又滑又圆，好象一颗真的扣子一样，这唤起了我一部分感觉，使我意识到我还是活着没有死。

“你不承认，哈亭格尔，这次逃学是你带头的，是你，哈亭格尔，是你唆使卡斯特尔偷的钱？”

老师气愤地迸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唤起了我另一部分感觉，我这才感到我一直揿着哈亭格尔的头，这个头又冷又滑。

哈亭格尔的肚子咕咕作响，好象内心里在回答。

"一！二！"戈尔老师象是个指挥扬起了棍子，我们大家都张大着口数着，仿佛在上唱歌课。

戈尔老师站到一边。

"是我干的，戈尔老师，是我，是我，是我！"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勇敢些，我要做将军呢！"是我"这两字到后来说得口齿不清，变成了嗫嚅。

这使得老师的棍子停落了下来。

这当儿，全班同学比先前更安静地坐着。我觉得哈亭格尔的肚子咕咕地叫得怪高兴的。我把哈亭格尔的头放松了，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也松了手，他的两只腿往旁边蹴踢着，荡到了空中。

"安静！抓紧他的腿！把头按下来！"

不错，此刻教室里是这么安静，安静得叫人不安。戈尔老师命令大家"安静"，他说得对。这种安静实际上是一种可怕的喧闹。

我们听从老师的话，动起手来，就象一队炮手一样。我在奥勃维森凡尔德就看到这样的情况。

"为你的朋友承当罪过，这使你光荣，卡斯特尔，可是这帮不了他的忙，这个我们知道得更清楚。"

这个戈尔老师所说的知道得"更清楚"的"我们"算是什么"我们"呢？

我正这么思索时，几下棍子已经打下去。

"是我干的，是我一个人干的！"我看到棍子把哈亭格尔的屁股打出一条条伤痕，又一次喊道。

“安静！一起数！”

全班都数道：

“十五——十六——十七——”

戈尔老师让全班都参加这场鞭打，而对着全班，他克服了我的矛盾心情。

我身上一部分感到脑袋掉落了，另一部分却又感到脑袋箍得紧紧的。心里面象有个声音在说：“缺德！”另一个声音又说：“你不这样不行！这又有什么办法！”

鞭打声噼噼啪啪地响着。

这就跟昨天夜里斩决时一样，斧头每劈一下，这些同学就得有节奏地鼓掌。

“呼呼！”——现在哈亭格尔口里发出了这种低沉的喉音，他象是每时每刻都会吐血。

“墓碑！牌楼！”我弯了身子，凑着哈亭格尔的耳朵说，一面又把他的头按了下去，他的头摸上去就象一个给压紧的皮球。

我相信，前一个时期我就找到了一些话，只要重复念这些话，就能使一个人麻木不仁。这些话越是没有意义，越是同具体的事物没有关联，这些话也就越灵验，能使人迷迷糊糊，对发生的事毫无感觉。

“墓碑！牌楼！”

为了减轻他下身的疼痛，或者我应当捏他的耳朵，使这种疼痛能平均分布到全身吧？

墨水瓶里的墨水摇晃起来。

“二十五！”

班上一部分同学唱着，象在欢呼，他们幸灾乐祸地最好能拍手称快，另一部分同学在要打到“二十五”的时候，越来越迟疑地

数着，他们不跟着喊"二十五"，似乎想把鞭打无尽期地延长下去。

"二十五！小弗朗兹！二十五！"我高兴地凑着他耳朵说，他一定忘了跟我们一齐数，就好象在那时新年夜里，我给在空中升起的袭鸣惊得忘了数钟声一样。

我互相摩擦着两只手心，手心湿得发粘。

我真想检查一下那根棍子，看看打以前的那根是否就是打以后的那根，或者看看每打一次以前，那根棍子是否得休息一下。这根棍子，显得又可怜又乏力，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细。

哈亭格尔拉起了裤子。我帮他把衬衫塞到裤子里。

他的脸歪扭着，泪痕满面，伤痕从身上直达到脸部。我想用挂在黑板上的海绵去抹干净他的脸，可是老师不准，他说：你们只许看他！——

"我不怪你，"哈亭格尔在回家的路上对我说。"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这你自己明白。"

他别的话什么也没说。我看着他的衬衫是不是好好地塞在裤子里面。

"你真的生我的气了？！"

"没什么，别说了！"

他没有揩他的脸。那样子很难看——母亲一定会说"倒胃口"的——，要是他不拿手掩住脸就这么袒露着的话。

我们之间有了芥蒂。这个芥蒂横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彼此再也不看上一眼，我们也不再往来了。每次我朝他望，他就把头别转过去。我试着用胳膊肘撞他，可是他立刻避开了。说不定

因为我看到了他的光屁股，他才恼我的。

“你还疼吗？”

哈亭格尔掉过身子，拒不作答。

“我跟你说别扰我！”

“我不过想知道……小弗朗兹，唉，有一天夜里……我做了梦，想不到应在你身上……”

哈亭格尔停住了。我们隔得远远地站着，就象是各自站在远方的两座山巅上。哈亭格尔想说什么话，但是又咽了下去。他走上了街的另一边。我跑上去跟着他。

“你是不是狗？”

他这么说，我并不感到受了侮辱。

“你一个人不会走路？”

“你真的再不愿意同我好了，小弗朗兹？”

我真的需要他吗？不错，我需要他。难道我不能找别的朋友？不，没有更好的朋友了……我不比他强吗？我立刻把我父亲跟他父亲作一番比较，我真傻。他跟我在一起只有增加他的体面。我真傻，竟跟在他后面跑。

“我真傻，竟跟在这么一个人的后面跑……象我们这样的人！”我昂起身，挺出胸脯。

哈亭格尔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

可是为了要接近他，难道我就应当打他吗？他咽下肚的话，我一定要叫他讲出来。

“等着瞧吧！”我威吓他说。

于是他开了腔：“你——你……”

说着他把我带到了他屋子跟前。

“嗨，说了吧，要是你不是胆小鬼，嗨，说了吧！你，你这个

饿死鬼!”

哈亭格尔定睛望着我,仿佛他在打量着我。

我隔他有多远,我身高多少,除了这个以外, 大概他还要打量我旁的什么,因为他的目光冷酷而锐利。

我张大着口,期待着想听他那句话。

“你……你——”

我敞开心里的一切,为了听他说完那句话。

“用手遮住你的脸! 盖住你的脸!”我正想这么说的时候,他却冲着我吐出一句话:

“刽子手!”

我喘息起来。

小弗朗兹在屋子的进口处消失了。

13

父亲在家里,坐在书桌前。他给母亲做了个手势,要他从房间里走出来。她关上了通向客厅的门,站住了。

父亲在座位上向我弯下身子,就象是拄着拐杖。

“别见着我们老跑开!”母亲朝我向前迈开一步。

“呆在我们这儿!”——父亲说了这句话又沉默了。母亲也没有再说什么。他们俩的咽喉里象是受了伤似的。

我心里念念有词,“墓碑——牌楼!”或是“土豆——煤炭——凉拌黄瓜!”

我缩起身体,一点也感觉不到鞭打,我几乎对鞭打兴致勃

勃。

克莱塞尔那件事全班都知道了。人人都问起我，可是我太慌乱了，临时找不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处决场面来，虽然平时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在我是拿手好戏。是我把克莱塞尔的头斩下来的吗？我又不是父亲，父亲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大家都围着我站着，怀着尊敬和畏惧，倒象我就是那个早起者，就是父亲。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还嫉妒我呢。弗埃克吹牛说，他伯父有一回也杀死过一个人。可是这位老伯父却被宣判无罪，他还及时搞到了一张“打猎证”……他们给我起个绰号，这个我就不能那么快忘掉。这促使我要把一切经过都告诉父亲，躲避到他的怀抱里去。

“回到我们身边来吧！”母亲恳求地说。

可是我的嘴巴仿佛给缝住了，我一动不动地站着。

父亲把弹簧矮椅再往下按，好象他要跪在我前面似的。他显得老态龙钟。

这时我躬着身，想吻他一下，可是父亲从弹簧矮椅里直起身子，又在翻阅他的文件了。就在我的心肠软下来，开始对他怀着好感的时候，他说道：“跟他好声好气不会有结果的。”

母亲的手搭在我肩上。

“十马克，这个数目可不小，天晓得，父亲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到这笔钱，我从来连搭一次电车也舍不得。”

我望着客厅，母亲的画像就放在那儿的画架上。门关着。

天已经暗下来。没有人愿意点灯。

母亲在一个角落里隐没了，父亲坐在暗中，翻着他的案卷。

“事情总是这样开头的。先是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带着

坏成绩回家，跟着偷外婆的钱，逃学——最后上断头台……丢人……别以为我说着玩的。我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人被判处死刑时心里是多么后悔莫及……我十分认真地跟你说……在那些人处决前，有一天，我去牢房里看望他们。我们派了一名警察看住他们，免得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来到以前自杀。我可以跟你说，甚至他们中间最无法无天的，也在向母亲哀号，变得完全绝望了，他们害怕得要命，那是一种真正叫人发疯的恐惧，在执行的那一天，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举步自己走上断头台的……如果你再这样下去，那你就得亲身体验这一切……你听见了吧，这一点你可以相信，要是你现在不同哈亨格尔断绝往来，有一天你也会到那种地步……丢人！……现在还不算太晚，我再次婉言劝告你：你考虑考虑……"

父亲在说这些话时，我觉得好象他向上翘起的胡子在黑暗里令人发痒地触着我。我想起了胡子套，父亲每天早上要戴到早餐以后才脱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脸涂了好久，把刷子洗过，再抹一次肥皂，直到两边腮帮上都满是泡沫。然后他扭着嘴，斜过头，手里捏着剃刀，一本正经地望着镜子。父亲摘下夹鼻眼镜洗脸时，他的脸显得温和，几乎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先是惊异地望着他刮胡子，他用那把锋利的刀刮完了，一点没有割破自己，后来这对我简直成了最大的乐趣，因为母亲在他刮胡子的时候，那么象煞有介事地说："别闹，父亲在刮胡子……克莉丝狄纳，关上厨房门，我丈夫正刮胡子，谁在按铃啊……"

我一下子就把父亲身上显得十分可笑的事情都收在眼底了。

比方说，父亲早上起来，去"办公"的时候，穿着长睡衣，两边都开衩的，脚上套着拖鞋，手里抓着一份报。我在想象里把母亲

的睡帽也一并给他戴在头上了。还有父亲一面推着脚踏车，一面三脚两步要跨上车的那副样子，也逗得街上的人都乐了。大家都站住了望他。

父亲每逢星期日到路易浴场去游一次泳。他先用"温水"淋一下身子，然后慢慢地把龙头转到"冷"，他走进池里浅水的地方，用水泼着胸部和头，接着他把手指塞在耳朵里，沉到水下，他绕着游泳池游了四次，从水里站起来，喷着气，让水从身上淌下来，他上岸，再淋一次"冷"浴，然后他叫手里已经拿好了大浴巾的浴场工人，替他擦背……

现在天完全黑了下来，一切都保持原位不动。在昏暗里大家都彼此躲着。黑鬼，你要吓唬人也没用：我让步兵近卫团在外边齐步走过，军乐声嘹响，军旗在前面闪耀……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道："我可以开灯吗？"我心里吃吃在笑："丢人……"

在角落里，母亲的衣裙窸窣地响了一下。

"你先得请求原谅！"

"我请求原谅！"我这么说，就跟平时人家说"多吃点！"一样地随便，跟着我点了灯。

14

父母亲沉默不语。母亲象刚恸哭了一场似的。我想母亲哭的时候两手捂住了脸，这双手这么红，织针在她手里跃动着，就象是在伤口里。吃饭时大家都一声不出。刀叉在空中交叠。盘

子好象是空气做的。椅子也在空中摇荡。这种沉默进入了厨房，连克莉丝狄纳也默不作声。“你今天在我临睡前不愿意坐在我床边吗？”“嘘！”她把手指按在口上说。我朝她的房间里窥望，看看她是不是忘了带上假齿。她床前小桌上的玻璃杯是空的。我再怎样努力，所遇到的只是缄默而已。我撞到这个缄默，精神上象是受了伤，难以忍受。

我偷偷地走进客厅，去看那张放在画架上母亲的画像。我小心翼翼地把绿帷幕掀上去，它就象个花圈那样挂着。我默默地呆在那儿。母亲在杜拉赫的娄芬药房时的画像也沉默着，母亲有长长的睫毛，睫毛下面的目光疑问地落在远处。我用手指柔和地触着她的嘴唇，我象要把它们打开似的。

“你别沉默呀！”我恳求地说。“你终究是‘反对’的。”

帷幕又掉到画像上，把画像盖住了。这块淡绿色的云纱遮住了画像。

“你在那儿干吗？”母亲突然站在门洞口问，手里拿着织针。“你知道，客厅是禁止入内的。”

这些天来笼罩着沉默。我蹬着脚，推倒椅子，用力把门推上，想打破沉默，可是沉默却变本加厉了。所有的一切象都踮着脚尖在潜行。

有一天夜里，我听到母亲大声嚷道：

“可不是我教坏他的！”

一只手掩住了她的口，不让她继续讲下去。

第二天，在我上学以前，母亲把房门锁上了。

“现在可要收拾你了！”

她给了我一个巴掌。接着说："父亲气坏了。"

她慌张地环顾四周。虽然我心里在想：母亲我知道你是反对的——可是我默不作声。我不愿意向她泄漏我的秘密。可是后来我还是狂乱地哽咽着，说道："我也是反对的。"她听了我的话，嘴唇又有了生气，眼睛闪闪发亮，她在我颊上吻了一下，那个挨了一巴掌的地方，还在发烫。我把手放到颊上，好象这样就能把母亲的吻按住在颊上了。母亲匆匆地走出了房间。早餐时她坐在我旁边，在面包上涂着奶油。

有好几回，在我上楼梯以前，我蹑手蹑脚绕着画廊街那所旧屋子走来走去，外婆就住在那儿。我带着一束毋忘我花，买花的钱是母亲给我的。

我把这一小束毋忘我放在那个老式的小柜上的水杯里，柜子上有一张我给外婆画的像。那时我考虑了好久该送点什么叫外婆高兴的东西，后来我想到要画一幅画给她，因为她自己就是画画的，她在绘画陈列室临摹名家的作品，然后把画送到玻璃宫去展览。有时她就把那些画卖给有钱的美国人，他们是在旅途中游览慕尼黑的。

一张叫人高兴的画首先应当色彩鲜艳，画盒里的颜色缺一不可。阳光必须照耀着，可是还得有月亮，有星星从湛蓝的天庭向下窥望。草原和长满花草树木的山阜也要画上，还要添上一弯河，一座桥，以及一道彩虹。不用说，那些山林成了背景。"风景如画！"我暗暗称赞自己。后来我才想到，我忘了表现动物的世界：马，母牛，象，天鹅和盘曲着的蛇。旁边还要加上一座有阳台的房子。在那条穿过花园通过小桥的路上，我差点疏忽了画上一些行人，后来我让他们手里带着阳伞，手杖，头上戴着尖的和圆的帽子，三三两两或成群地在散步。这张要表现欢乐的画，

始终画不完。我还要把克沙佛的手风琴也画进去，可是由于颜料互相渗透，我只画成了一个不成形的斑点。要是兵士和大炮不在画面上占据位置，这幅画还是美中不足，我思前想后，要不要让这座有阳台的房子在烈火中燃烧，来表示一场战役。无论如何在桥中间要横卧一个死者。我画完了这幅画，心想，面对着这么多兴高采烈的东西，人人都会不知其所以然，于是我决定把那条沿着陡峭的山势铺下来的铁路揩掉。

我在画的下面题了几个字，“这是欢乐。”在一个角上我涂写道：“我不愿再偷窃了。原谅我！”……

老式的小柜半开着，朝我闪闪发光。我不得不强制把手缩回，不然我又要去拿金币了。

外婆端来了巧克力，她看到小柜上装饰着花束和图画感到高兴。

“瞧，欢乐，”外婆在图画前站住了，我连忙向她解释，这幅画怎样表现了一切欢乐的东西。“可是战争不属于这里面，”外婆说道，她读到角上涂的字，就说：“嗯，当然啦，嗯，当然啦……”

我遵照母亲的嘱咐，把偷来用剩的钱放在桌上。可是有几个五芬尼和十芬尼我还是留在裤袋里，我要储蓄。

在外婆走出去的当儿，我赶紧从那堆钱里又拿了一些，桌上只剩下了几个五芬尼和十芬尼，后来我又犹豫地从袋里掏出一个五芬尼和一个十芬尼，把它们放回桌面。这堆钱忽而在桌上瘪下去，忽而在裤袋里瘪下去。这样老是拿出拿进，使我痛苦不堪，好象这些钱在戏弄我。临了我数了一下，把一半放在桌上。这样，各取半数，这就做得对了。跟着又想，这怎么又能说做得对呢，半数不是全部，还不到四分之三，何况我已经花费了那么多钱。可是到底我还是只把半数放到了桌上。

我清楚地感觉到这些五芬尼十芬尼在我的裤子里，它们亲切地碰着我的腿，就跟波耐特少校袋里放着的手枪一样。我在想象，一个人带着手枪就可以趁着性子打开世界的缺口。而有了五芬尼十芬尼，要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这不关任何人的事——，可以不再依赖别人。

我坐在外婆柔软的沙发上，啜饮巧克力。外婆数也没数，就把钱塞进她钱袋里。

“你怎么把战争也画了进去，破坏了整个美丽的画面！战争是个十分可憎和可怕的东西……”

“可是我将来要当个将军，外婆，父亲也赞成的。”

我要仔细地听听外婆说什么反对的话没有。

“人们应当学会和平相处。”

“可是这太单调。最美的莫过于互相殴打！”

“你这是从你的朋友哈亭格尔那儿学来的吗?!”外婆怀疑地问。

我默不作声。

外婆用毛笔把画上的尸体点去，在兵士和大炮上涂上一层发亮的颜色。蔚蓝色的天空现在和地面连成一片，长着矢车菊的地里开着花。

“首先你非得放弃那种危险的远足不可。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以后不再作危险的远足了，外婆，”我向她许下诺言，虽然我不大了解外婆，可是看样子她同哈亭格尔一样，不能容忍战争。

我曲着身子，坐在这里铺着花边套的丝绒沙发上，座位是圆的，十分舒适。想到我曾经同哈亭格尔来往过，觉得自己真傻。哈亭格尔带坏了我，现在我对这点是深信不疑了。肯定说

他是要负责任的人，他是主谋。为什么老师那时要说“我们”，“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呢？因为他同父亲和警察有联系，打听到确实的情况，“丢人！……罪有应得——”我觉得好象我手上还粘着哈亭格尔的头发，于是我洗了洗手。就让他气都喘得透不过来吧，就这么喘一辈子……要罚罚他，他有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破书包……在课间休息时光啃干面包，只有一件破烂的外套，冬天就那么一件薄薄的小大衣。他肚子咕噜咕噜的叫，趴在我面前，翻起衬衫……就是这么回事……我生活得挺好。我还能对我的父母不满意吗？父亲终究是国家高级官员，享有养老金的权利。我什么也不用操心，无忧无虑……我抚摸着丝绒沙发，别害怕，不，那个人能拿你怎么样。我还小心地抚摸着花边套，把它摸平，好象一想起了“他”就会把花边都弄皱了似的。

这时那座老式的小柜从墙边挪移过来，站到我面前，站到房间的正中。这时我心里充满了隐蔽的渴望。

我合上眼睛。

小柜变得透明。

在一口玻璃橱里，金币闪闪发光。

15

“刽子手”成了我的外号。

大家都在窃窃私语，可是还没一个人敢公开说出来。我的座位上刻了“刽子手”三个字。我在过道上走的时候，角落里有人在喊“刽子手”。黑板上潦草地写着大字“刽子手”，我想揩去“刽子手”三个字的时候，在我背后传来了窃笑声，骂着“刽子手”，我一转过身，全班都好象畏惧地向后退去，尽管他们还端端正正地

坐着，象给扣紧在凳子上似的。我就这样让他们骂成是“刽子手”。

我同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很要好，他们同我一样，希望将来能当将军。

弗埃克长得短小，结实，是一个打架的能手，他凸出的眼睛和宽大的粘糊糊的嘴巴——我们说他的嘴巴粘糊糊的——给了他一副有点象青蛙的神气。他摸上去冰冷的，象个冷血动物，他不背书包，只夹公文包。他煞有介事地说，他已经要叫人刮胡子了，他还拿放在一个金黄色匣子里的香烟给我看。星期六下午他在英国公园里同姑娘约会，他透露了一些情况，自鸣得意。他戴了一只戒指。他星期天上教堂带着一根散步用的手杖，后来受到呵责才不带手杖去。他是上学年同他母亲一齐从科伦迁居到慕尼黑来的。他母亲同丈夫离了婚，有一回父亲在戈尔老师会客的时间里碰到了弗埃克太太，回来就说她一副不正派的样子。弗埃克本人也不见得好，他看到我的新水手服就皱鼻子，也瞧不起我的粗呢大衣，那是在玛弗埃街的“福莱呢绒服装店”里买的。

富莱希拉克，他是男爵，高出我一个头。全班里数他力气最大，体育也最好。他跟弗埃克一样，头上抹油，身上洒香水。他父亲是个骑师，在重骑兵里当骑兵中队长。

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两个人总是团结一致的，他们使班上一部分同学服从他们。弗埃克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如何如何卑劣和阴险。对于一个多半是为了作弄班上一部分表示反抗的同学的命令，谁要是不听从，谁就得“咎由自取”。弗埃克先向他的牺牲者来一套“说教”。而且他也考虑过，用什么法子才最折磨人，使痛苦尽可能地延长。他闭起眼睛，舔着嘴角，用最下流的词句

漫骂一顿，他在发明和凑合这些骂人的话方面没有人可赶得上他。

可是富莱希拉克恰恰相反，他动不动就揍人。他带着有点得意的神情说："我是不来那一套的，我办起事来很干脆。"

他们两个人都留神着彼此互不干扰。只要暗示一下说："别管我的事"，就能使另一人退让了。要是有人把这类事禀告了老师，他们俩就一致矢口否认。富莱希拉克气忿地闹一场，弗埃克装做莫名其妙的样子，睁大眼睛，不住地摇头。跟着他们就象通了气似的，把罪过推到另一个人身上，富莱希拉克编造了一个详尽的事情经过，不漏过一个细节，老师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对：这不可能是骗人的。事后他公开地夸耀自己巧妙的谎话，要是老师马上捉住他，他又立刻抵赖掉了。他还善于发誓赌咒，使人把秘密透露给他。可是他一听到那个秘密，就又讽刺道："还是我来说下去吧！"因为他极其会阿谀拍马，会说笑话，会变戏法，所以大家老上他的当。他的异想天开，他的扮鬼脸，他说话的怪声怪气，使他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父母亲一再要我同富莱希拉克交朋友。他们也还瞧得起弗埃克，尽管他母亲给人留下了"相当不正派"的印象，可是他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那是父亲后来才知道的。

哈亭格尔和我曾经是班上另一部分同学的头子。我跟哈亭格尔决裂，以及我同富莱希拉克和弗埃克的友谊，结束了这种局面。我们这三巨头不容许任何违抗行为，我们全权统治着这一班。后来增添了几个特别心悦诚服的同学，我们就组成一个"集团"，名字也叫做"三巨头"，虽然我们加起来有十二个人。哈亭格尔在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支持，学校里没有人敢跟他说话，也没有人敢同他一齐回家。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开头想要原谅他，听

任他自由，可是我激烈地煽动他们来反对他，我谆谆地劝告他们，要狠狠地辱骂和管教他。因为我比较熟悉哈亭格尔的情况，所以这项严加辱骂和管教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以三巨头的名义，首先规定哈亭格尔每天早上七点半钟必须到石雕陈列室后面去，帮我们做功课。上课提问时，要他用一种专门的暗号把答案告诉我们。我们成绩好坏要由他负责。为了使他保持生气勃勃，在上体操课练习单杠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瘦鬼”——我们就是那样叫他的——的垫子抽掉，使他结结实实地落到地上。有一次，是我们扔掼炮，老师坚持要犯过的人自动招认，我们就用我们的眼光逼着哈亭格尔走到台前去。

班上差不多每天都要发生一桩有关哈亭格尔的新事，一件丑事。有一回大家都说，他的父亲是个酒徒，喝醉了酒就打他母亲——“丢人”——另一回大家认定哈亭格尔放屁，坐在他旁边简直受不了——“丢人！”有两个同学，他们父母一样也是很穷的，可是在这种恶作剧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迫害哈亭格尔这个“饿鬼”比别人更为恶毒。

我带回家的好成绩使父母亲喜出望外，他们把这归功于我同哈亭格尔断绝了往来，这也就意味着同下流社会断绝了往来。母亲偷偷告诉我说，要是我通过中学的入学考试，父亲准备在暑假里使我喜出望外，克莉丝狄纳有一次还叫我“少爷”呢……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件“自杀新闻”，这不仅在我们学校里，也在广大的社会上引起轰动。一个低年级的同学从大海赛罗桥上跳水自杀了。在路上，行人拦住我们，他们问我们：“你们跟他是一个学校吧？你们也许认识那个从大海赛罗桥上跳下去的同学吧？”不，我们都不认识他，可是能够属于这样一个名闻全国的学校，我们还是感到相当自豪的。报上登载了这件

小学生自杀的新闻，还报道说，那个学生出身于贫寒家庭，因为受不了同班同学卑鄙的虐待才寻死的。现在正在调查中。虽然这不过关系到一件自杀案，可是全班都要参加葬礼。教会方面也要派牧师出席。

安葬是在古老的希伐赛公墓举行的。当丧钟响起的时候，全校同学，按着班级，步出陈尸室，走在由六个高年级同学抬着的棺材后面。弗埃克、富莱希拉克和我三人并排走着，哈亭格尔一个人跟在最后。在我们前面摇荡着一个花圈，随风飘舞的绸带上写着："给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同学多密尼库斯·兔耳朵。"

在我们合唱的时候，弗埃克在我腿上拧了一下，他唱的完全是另一种歌词，里面尽是骂人的粗话，他一边唱，一边说笑，拿"多密尼库斯·兔耳朵"这名字寻开心。

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墓穴里的死者扔一铲土。轮到哈亭格尔时，我们紧紧靠近他身后，弗埃克轻轻撞了他一下，他吓得松了手，铲子掉到地上。这时候弗埃克气忿地环顾四周，就象他也在恼别人从后面撞他似的。"丢人！"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没有笑出来。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袭击哈亭格尔。弗埃克打一个手势，我们三个都一齐大笑起来：哈哈哈！"真笑死人"，弗埃克旋转身子，在哈亭格尔前面来回跳舞，哈亭格尔塞住耳朵，想要从旁边溜走。富莱希拉克把他高高举起，就象抬着一口棺材。我们表演出殡。我是牧师，走在前头，一边口里念着祷词，弗埃克跟在棺材后面，代表送葬的教团。我们一直走到管莱塞街哈亭格尔的家门前，富莱希拉克才庄严地把棺材放下来。弗埃克拉腿就踢了一脚，这个棺材一骨碌站起来，逃奔上楼。

16

父母亲有一桩秘密。自从外婆那次在莱比锡拜访卡尔舅舅以来，没有一天不举行家庭会议。涅斯卡舅舅是阿尔封斯亲王的御医，他总是和外婆一起来吃午饭的。他们一来，我就在自己房间里吃饭。

我让克莉丝狄纳把饭菜端来，一点也不帮她忙。"理当如此，"我心里想，我把背靠在扶手椅里，就好象克莉丝狄纳同哈亭格尔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

可是为了打听到那桩秘密，我接着又帮她忙了，我奉承她，可是她把手指按在嘴上："别吵！别吵！"她叹着气说："唉，耶稣啊，卡尔先生，唉，耶……"

我很熟悉卡尔舅舅。卡尔舅舅是帝国法庭的律师。有一次因为跟人决斗，后来在帕骚要塞里坐了一年牢；决斗的起因是一场爱情纠纷，那位女士是个舞蹈家、叫做玛丽·伊尔拜儿的。在我还年幼的时候，我可以在卡尔舅舅家里屈着膝骑马，他也老是能说出一堆粗话来。他同我父亲属于同一个大学学生会。父亲帮他准备国家考试，会友们使他获得了在莱比锡的职位。他最近才结婚，我也参加婚礼，得到了一件新水手服。婚礼是在加贝尔斯堡教堂举行的。在去教堂的路上，父母亲谈到卡尔舅舅，说他真交运，配上了一门"好亲"。可是卡尔舅舅迟迟不来，我们在教堂的圣器室里等了他有一个钟头，父亲打电话要把他找来也没有结果，穿着法衣的牧师安慰新娘，盖尔特路德舅母向

我们大家都借手帕，她痛哭了一场。在决定把婚期延到第二天的当儿，卡尔舅舅出现了。他抱歉地说，他犯了偏头痛，昨天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这个可怕的夜晚使这间圣器室里充满了一股刺鼻的啤酒气味，于是父亲请求牧师赶紧行婚礼，因为妇女们"等待"得快支持不住了。在婚宴的"四时菜"中有一个球形的冰淇淋……

为了探听到那桩秘密，我需要生一场咽喉炎。我躺到床上装病，涅斯卡舅舅坐在我身旁。他配给我药膏和一份草莓冰淇淋。于是我提出一些能带来幸福的问题，涅斯卡舅舅给软化了，把秘密泄漏给了我。

外婆到达莱比锡第二天，卡尔舅舅连水龙头都没顾得上关，就从浴室里光着身子跑到街上，跨上一辆脚踏车，骑往帝国法庭。卡尔舅舅光着身子骑走的那辆车是一个面包店伙计的，后来在纷乱中丢了，因此要赔人一辆。卡尔舅舅竟然赤身露体地闯进审判厅，众人为之大惊失色，把他看成是一个企图逃脱的重刑事犯。后来大家把卡尔舅舅制服，送进了疯人院。引起这种疯狂行为的疾病来由已有好几年，可是那时没有及时加以根治。涅斯卡舅舅只含糊其词地谈了这些。前几天人家从莱比锡把卡尔舅舅转送到爱格尔芬，送进慕尼黑附近一所很大的国家疯人院里去。

在这同时，我也知道了我还有一个舅舅，他的名字是父母亲故意缄口不提的：雨果舅舅。难得有时候谈到这个"侨居国外的人"。他现在住在爪哇。涅斯卡舅舅说，他因为不能把一个由他负责的金库管理得当，在上司要核查的前一天潜逃了。家里帮他逃出了国界……

"下星期天我们到爱格尔芬去，要是你到那时候已经恢复健

康，你可以一起去。害那样病的人，只要看到那些孩子就能痊愈了。”涅斯卡舅舅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报道。

我的喉咙立即就停止疼痛，第二天我起了床。

父亲认为卡尔舅舅在工作中操劳过度，繁多的工作使他头晕。他深为病痛所苦。

克莉丝狄纳的手是干燥的。“这不能怪我！”她咕哝着说，刚才她一不当心打破了餐具。厨房里乱糟糟的。手巾零乱地放在椅子上，杯子在灶头打转，叉子刺着冲洗桌上的盘子。

父母亲滔滔不绝地在谈论费用。安顿卡尔舅舅可不能有失身份。涅斯卡舅舅带来一本克瑞不林教授所著的关于精神病的书。父亲翻到讲这种病的地方，读给母亲听。这类病除了并发肺炎以外，可能延续十年之久。父亲计算着。这种疯病有可能使人倾家荡产。

在学校里我得意地讲述我舅舅发了疯。我为全班的好奇心所包围。弗埃克居然大胆地扯谎，说他有个表兄也是那样——于是我指出我在下个星期天就去登门拜访，这个吹牛的家伙只好闷声不响了……

这次星期天的远足不同于过去星期天所有的远足，它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固定的目标，那就是疯人院。通常星期天远足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究竟要往哪儿去。在整装待发的时候才讲明：“我们到奥迈斯特去。”母亲总是没完没了，在临行的时候，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在父亲和我等着她的当儿，父亲说：“我们今天散步经过伊萨公园，你觉得怎样？”后来我们终于三个人一齐下楼时，母亲问道：“你的意见是我们先去接外婆，然后到宫

廷公园去喝咖啡?"到了下面门口的街上,父亲打定了主意:"我们到中国城楼去。"父母亲争执了一会,后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想到米尔贝尔兹霍芬去看脚踏车比赛,今天是一百公里的德国冠军赛……有塔戴乌斯·罗勃参加。"可是没有回答。我们在路上好几次改变方向,后来到达展览馆,父亲给我们三人要了一瓶汽水,我们吞食了带来的黄油面包。

这次我乐于忍受艰苦。母亲用刷子在我外衣上刷来刷去,她把去污粉笔放在别的地方,克莉丝狄纳托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罐,母亲用罐里的热水擦洗污渍。随后是"脖子试验"。母亲把一小块棉花蘸进科伦香水里,擦我的脖子。在离开以前,她戴着结婚戒指的手在我鼻子上揿来揿去,要弄去我的粉刺。

我们在外婆家集合。克莉丝狄纳也可以进屋,她的提包里放着一本祈祷书。父亲在研究游览图。在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我得意忘形地环顾四周,我希望,人人都可以从我的神情上看出这个意义重大的旅行将到达什么地方。

我们搭车到了哈尔。这座别墅众多的小城,遍地一片葱茏,在我们眼前展开,为一座砖墙所围抱。我们先要步行一段路程,患风湿病的外婆常常掉在后面,直喘气。一路上还有许多家庭带着小包和硬纸盒,推着儿童车。这倒象一次小小的朝山进香哩。

这座设有疯人院的小城的入口出售各种花卉,就象在万灵祭日的公墓前一样,还可以买到∞字形饼和熏腊香肠。外婆把一束黄花塞进我手心里,那是樱草。

一个穿着制服的职员接待了我们,他走进一间小屋去打电话。我们进了大门。"八号楼乙。一直往前走。"我搀着渥斯卡舅舅的手。我们遇到一个穿着蓝色罩衫的人,他手臂交叉着放

在胸前，神气十足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另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正在跟一个看不见的同伴热烈地谈话。涅斯卡舅舅说，这都是些善良的精神忧郁病患者。

我们来到了八号楼乙。涅斯卡舅舅解释说：这就是："坚堡"。还得再按一次铃。一个看守带着一串钥匙出现了。我们在前室里等候值班医生。涅斯卡舅舅简短地同他谈了几句话。医生说，昨天整夜都给卡尔舅舅连续不断地洗浴，另外还打针。目前情况并无危险。

我们踏进那间房间时，卡尔舅舅正在响亮地大笑不已。我们进屋后，他还是不住地笑着，我们的拜访并不曾影响他的情绪。那是一种格格的颤动的笑声，使人想起那种突然爆发的狂笑，那次从兔耳朵的葬礼回来，我们一路上就是那么嗤笑哈亭格尔的。卡尔舅舅背靠着有格子的窗站着，他举起臂膀，拍响着肚皮。父亲认为卡尔舅舅深受痛苦，这种说法看来毫无根据。

涅斯卡舅舅往前推了我一下，要我递上那束花。卡尔舅舅伸直身子，把手搁在我头上，就象在祝福着我说："把世界交给我，你们这些美好的声音！你们在夺取天下的地盘吧！"他用那束花向我们打手势，他解开那束花，把樱草朝我们身上直撒。"月亮光，破碎的黄盘，喁喁细语的星星！"外婆喊了他一声"卡尔！"——严厉的声音里带着恳求。克莉丝狄纳念着她那本祈祷书。我暗自寻思，卡尔舅舅说不定故意装成这副样子，逗我们开心。他的动作是生硬的，突如其来的，好象他的身体就是由各种棱角所组成。

卡尔舅舅的臂膀缩短了，就象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我们的皇帝一样。现在他站在那儿，这个发疯的舅舅，跟一座纪念碑似的僵直，一只脚迈开在前，头朝后仰。这个纪念碑上的头松弛了下

来，他撇着嘴问道：

“俾斯麦在哪儿?!”

我们往后退。卡尔舅舅象是具有一种超人的力气。他张开所有的手指，嘲笑着父亲。

“俾斯麦?”

这时医生走进来，说道：“大人有什么吩咐?”

“逮捕这个俾斯麦。我请瓦德西伯爵进来!”

医生把父亲拉到一边。

父亲带来了卡尔舅舅最中意的书。他手里捧着那本书，同医生一同再走近卡尔舅舅身边。这本书叫《二十世纪之基础》。卡尔舅舅接过那本书，温存地抚摩着它，就好象这是件容易损坏的东西。他试图辨识那个书名。这时他惊惧地望着我们，他的眼睛活象是去了层皮，一颗珠子似的口沫直冒到向上斜起的口角。先前的惊惧一下子变成了一丝会意的微笑，继之这种微笑又立即转变为阴沉庄严的神情，他带着那副神情开始同我们谈话。

他要让人知道，他就是威廉皇帝，刚死了不久，现在又以巴巴罗沙皇帝①的身份从居夫豪塞复活过来，他称呼我为“亲爱的乌鸦”，这只乌鸦刚才口里含着花，把德国统一的信息带给了他。他称自己是所有皇帝中最为伟大的皇帝，是超人的皇帝，他正准备通过一项诏令，把美洲并入德意志帝国；卡尔舅舅在他的讲话里使用了我们皇上的各种说话口气，这些话胡乱地拼凑在一起，听来就象是嘲讽和对皇帝的侮辱。这促使父亲催我们马上离开。“这有什么好笑的，”父亲推了我一下说。卡尔舅舅这样地乱说

① 巴巴罗沙皇帝，指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一世，这个绰号的意思是“红胡子”。

一通，我看着很高兴，我获得这样的印象，觉得他扮演皇帝很够气派。可是针对着父亲，他劝告他别打扰那个乌鸦，而且称他为“你这个捣蛋鬼！你这个傻瓜！”虽然我们不允许这个发疯的舅舅做这做那，可是谁又能阻止他自由地发表他的意见呢？

有时候，他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在这一刹那，他集中所有的精神，显得坚定而又可以信托。他眼眶里棕色的眼睛很柔和。脸上的两片象是割裂开来的面颊又均匀地对称了。额头和头发又属于脸上的这一部分，耳朵也是那样，它们在聆听周围的寂静。他向我们点头，就象是在向一种遥远的生活招呼，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可是距离又那么远，也许就象是那些在西洋镜里看到的玎珰作响的图片那么远。这种点头是悲哀的，他还睁大着惊惶的眼睛。他的手一动不动，可是他却象是要抓住我们大家的手，好使我们又把他拉到我们的身边。我真想问他一下，在他的生活里是否也有一个齐柏林①，也有一条悬空铁路，在巴尔门和爱尔勃尔夫埃德之间……以后一种无名的巨大的力量又袭击了他，那种来自内部的可怕的力量攫住了他。

仿佛展开了一场激战，敌人从四面八方向卡尔舅舅挺进。巴巴罗沙往四处派遣他的军队。他要我们站到边上去，他说我们是在火力范围内。他弯下身子，一颗榴弹象是掠过他的头顶飞去。他朝天花板点头招呼，等待着烈士祠里众神的来到。他点着头，一面又望着战场，他头点得更厉害了，他叫起来：“来参加吧！来啊！”——战事的胜败马上就得决定了。他的嘴巴歪扭着，口水淌下来。身体抽搐，象是触了电。耳朵倾听着，极其紧张，就象那时在新年夜里，我在阳台上倾听着正在到来的新世纪一样。他从烈士祠里的神祇那儿接受一项秘密任务：他面对着我

① 齐柏林(1838—1917)：德国人，飞船的发明者。

们，指手划脚的向这人向那人发布命令。空气里满是喧嚣声，这只有他听得到。我觉得，他的衣服也在起着变化。袖子变长，滑出了手背，一下子又缩回到肘弯处。领带卷了起来，从领子下面冒出来，领子敞开着。靴子打皱，就象是别人丢了的靴子，拖着鞋带，也没打个结……他把脚搁在一张椅子上，身子直向前伛，屁股往后面摇摆，他就象给一根细绳牵住似的，挂在深不可测的悬崖之上……

铃响了。访客时间到此结束。渥斯卡舅舅对父亲说："看样子恐怕这样还得拖几年。"

当看守打开门的时候，楼上嘭的响了一下。接着发出一阵号叫，一层层楼回响着。整座"堡垒"都在号叫。这位超人的皇帝象是得天之助，战胜了他的敌人，向他们吆喝，他的声音尖厉地传来，十分可怕："绝不饶恕！"

"你们孩子听到不好！走吧！"母亲拉着我走开。

"丢人……"

那次访问卡尔舅舅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象是多方面的。在他超人的皇帝气概里，我感到包含着那些父亲特别在三重奏的晚会上所表露的思想，尽管那种气概有点过火，除了波耐特少校沉默的反对之外，大家都一致赞同那些思想。卡尔舅舅表露思想的那种坦率无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老要说这句话："只允许一个疯子说真话。"卡尔舅舅在他的癫狂状态中是独立不羁的。他用不着拿手枪在世界上打洞，他用不着五芬尼和十芬尼，他欢快地闹来闹去，要打碎几块玻璃就打碎几块玻璃，他要怎样就怎样……屋子在呼号。打在地上的那一下响声，那一声叫喊，

跟着的那许多叫喊，窗子的关闭，跺脚，楼上楼下的殴打，直到又一次响起来的凄厉的叫声，从大家的混乱的呼号中终于迸出的这一声叫喊——这一切立刻使处身于安宁中的我吓了一跳，它让我知道，我早就应当料到那种和平的寂静无非是种善意的欺骗，就象在凶险的人生海洋中梦见的海岛……

邮差是个神经错乱的人，他一歪一斜地走上楼来，神经错乱的人骑在他们失常的脚踏车上，驰过街道，克莉丝狄纳准是神经错乱的，不然她就不会在我家呆上这么久，老师胡言乱语，从讲台上走下来，还有那个神经错乱的弗埃克……我们向哈亭格尔所做的一切只有用疯狂才能来解释！可是他自己也准是个疯子，才把我们看得那么认真。经过这一观察，我就找不到一个有理智的人。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发疯！除了发疯以外别无其他。这是怎样的一种癫狂呀！我这个疯子打开窗户，从我的疯人院里望着外面颠倒的世界。

我站在镜子面前，扮鬼脸，试着两个眼睛朝中间望去，使目光在鼻子前面交叉，我在房间里跳跳蹦蹦，大模大样地迈步，我不得不老捂着嘴，免得在不得当的时候学动物嗥叫或者乱喊一通。我也得把我的手绑起来，免得手在吃中饭的时候会惬意地拍起父亲的肩膀来，说道："呃，我们怎么啦，你这个捣蛋鬼，你这个傻瓜?!"然后我又静听空中传来什么神秘的声音没有。看看我的耳朵是否能够听到一种声音或者一大堆声音，接着到处所有的房子又动起来，房子一排排地呼号着，发出一种骇人的叫声。

整座城市都是如此。这座所有房子都在呼号的城市……

我在出售画片的书店里买了一本《腹话术》，我想从此就能

多一种说话的声音，那我无论到哪儿去，都能用这种声音说真话了。我对说真话的体会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多半说些禁止说的话。这第二种声音将使我独立自在，我象享有同等权利的成人一样，可以不受阻碍地参加父母亲在席间的谈话，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我可以用腹话术尽量提问。那本书里这样指示："舌往后伸，只动舌尖，一会儿变宽，一会儿伸尖，一会儿变成铲形"，指导里还用腹话术来阐明阿波罗的神谕，经过努力练习舌头以后，我在午饭的时候试用了一下这种说话技能，希望父亲会不安地往桌下望，问道："是谁在那儿说话呀？"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父亲立刻就辨明是我的声音，向我大声呵责道："不要脸的家伙，你发出这种声音来，是不是你变成狗啦？"我颓丧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心里想，我一事无成，一事无成……我把那本在图片书店里买来的黄色小册子藏到一个抽屉角落里，我不再试验这种腹话术了。

17

在上宗教课时，首席老师和一位被介绍为最高教育机关派来的督学突然来看我们。"请您照样上课！"首席老师对正在讲宗教课的克拉尼希老师说。

"当心啦！"弗埃克发出信号。"全体准备！"

戈尔老师跟着也进来。他坐到窗边那两位不速之客旁边，指着班上这个同学那个同学，看来是在把我们的情况介绍给这两位先生。

克拉尼希继续在讲耶稣登山宝训。他一边讲，一边不乐意和不放心地瞥视着那一组正在小声交谈的人。戈尔老师摇摇头，

显然有什么使他不解。"不可能!"这句话比较大声地溜出了他的口,那位从部里来的先生抬了抬手,要他静下来,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戈尔老师望望我们,又望望那三个人,又望望坐在后头的哈亭格尔。他的目光愉快地落在我们身上,象是在说:"你们不看到那三个人都规矩地坐在那儿,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家里和在学校里已经学会做出一副规规矩矩的面孔。我们能呆呆地站着,而且要是必要的话,还得一动不动地象死人般地站着。现在我们就摆出极其老实的神情,好象我们专心一致地在听着登山宝训里的金玉良言。我坐在我的凳子里,半张着嘴,嘴唇微微动着,眼睛沉思地低垂。弗埃克双手象祷告那样地合十,不时感情激动地张开眼睛,这位纯洁的天使此刻这么笃信地表示赞同地点着头,象是主耶稣本人就在讲台上布道似的。富莱希拉克全神贯注地在听,他头微微偏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的额头在跳,嘴在动,活象是一个内心激动得隐藏不住的人。

我们观察窗口那一组人"象透过野战望远镜似的",我们互相打着暗号。

"不可能,"戈尔老师又在摇头,他再次要这位部里来的代表注意我们是这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我们整个心灵都沉浸在孩子真诚的崇拜里。

这次出其不意的访问可能还与过去那个学生的自杀有些关系,但也可能是由那次抬棺材所引起。我们还有时间准备说些抵赖的话。我们决定主要由我出面讲话,因为哈亭格尔过去是我的朋友,而且要让老哈亭格尔这个社会民主党员引起别人怀疑,并且指出逃学和那十马克币的事来,也很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指望得到我们老师的支持。我们打着手势向全班发布了命令:"你们谁都不知道!闭口!"

那组人走到前面，占据了讲台。教育部来的代表递给首席老师一份公文，首席老师展开了，宣读道：

“三年级全体学生：我们的小学，市立路易国民小学，最近一个时期成为公众讨论和法院调查的对象。在市立路易国民小学里发生了一桩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二年级甲班学生多尼库斯·兔耳朵，自杀身亡。尽管马上就着手进行调查，但并无结果。自杀真正原因尚未查明。医学界人士声称，根据一切迹象看来，此乃由剧烈的精神错乱所引起。尽管如此，最近局里接到许多关于此事的申诉，说其他各班的某些学生也用最卑劣的办法欺侮和虐待他们的同学。学校当局已同其他方面取得联系，即将处理那些意见，竭力杜绝此种可耻情况。此种情况，与德国及德国青年殊不相称。”首席老师读到这里停了一下，以使那份官方通告产生效果。接着他又说下去：“在市立路易国民小学三年级甲班，就是我现在同它说话的这一班，根据裁缝哈亭格尔先生的呈文，有一群学生，他们的名字是：弗埃克——起立！——坐下！——富莱希拉克——坐下！——卡斯特尔——坐下！——这些学生压迫全班同学，用威胁手段强迫为他们做各种工作，同时也要帮他们做作业。在裁缝哈亭格尔先生的控诉信里写道，这种迫害特别是加在他儿子哈亭格尔身上——我叫到你名字，你为什么不起立？——站着！——那是从他觉得卡斯特尔行为不端正，跟他断绝了往来的时候开始的。‘我请求，’信里那样结束道，‘当局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以及时避免重复在市立路易国民小学里所发生的令人惋惜的类似情况。’”

“真是猪猡，”弗埃克低语着。

“去他妈的，”富莱希拉克向我弯下身子，再次发出号令：“当心！丢人！一律闭口！”

首席教师先生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屏住急促的呼吸，转向哈亭格尔说道：

"嗯，哈亭格尔，也许你能把事情真相同我们谈一谈吧。但是你要上讲台，使我们能看清楚你是不是说真话。"

在他走过去时，弗埃克向他低声说："可别忘了逃学！就从那儿讲起，讲真话！"

哈亭格尔于是从逃学讲起。

"了不起！"弗埃克从座位上跳起来，"可是要注意！"

哈亭格尔谈的是真实情况，他说到我这样搞来那十马克，又怎样说服他同我一起逃学。

"卡斯特尔亲口承认过，戈尔老师也听到的！"

戈尔老师插口说："各位先生，请允许我对他的话稍加纠正。"

首席教师漫不经心地说："请！"

"事实的真相是，卡斯特尔为了开脱他的朋友，把罪过推到自己身上。卡斯特尔，现在你自己说说看，要说真话！"

"我说真话，"我扯谎道："是哈亭格尔唆使我去偷金币和逃学的，我为了讲义气开脱朋友，把罪过推到自己身上。"

在我们座位后面举起了一只指头。这中间弗埃克找到了一个最保险的证人，那是个瘦削的小鬼，名叫凯斯波勒·马克斯①，他父亲是个管家，虽然这个人我们不能派大用场，我们还是让他加入我们的集团。

"坐在后面座位上的，你有什么要说啊，马克斯·凯斯波勒？"

这小鬼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跨着小步急急行到讲台跟前，踮着脚尖左右摇晃，他站到哈亭格尔面前，就象背熟了滥调似地

① 这里马克斯是名，在巴伐利亚方言中姓名位置常颠倒。这个姓名或可作"挖罐头者马克斯"解。

说道：

“首席老师，我听到哈亭格尔在厕所里教唆卡斯特尔，他说：‘去拿那个他妈的十马克呀！’我爸爸也老这么说：‘谁没有东西，就可以去偷嘛！’”

这个乖孩子得意地朝四下望望，又回到座位上。

哈亭格尔哆嗦着，眼睛望着地下。

“我认为，”戈尔老师转向那个调查委员会说：

“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

首席教师站起身来，这时候克制的愤怒爆发出来，他气咻咻地说道：

“虽然欺骗还是欺骗，可是卡斯特尔的动机是高贵的。他要开脱他的朋友。然而利用别人这么一个不得已的谎话却是背信弃义的——呸！——还利用来为自己辩护。这真要不得，”首席教师越说越气，“我们不能容忍这样卑鄙的叛徒。至于你那位——他重复了一次‘那位’——父亲的话，我们到别处再研究。”

“说谎！说谎！”

哈亭格尔两只手在身上到处乱摸，象有人从四面朝他打来似的，他要用手盖住那个使他疼痛的地方。

“他们把我拚到坟墓……他们拿我当作棺材……”

弗埃克打了个手势，引起哄堂大笑。

哈亭格尔挥起胳膊，在周围乱打一阵，想把笑声赶走。可是连讲台也在一起笑了，后来首席教师严肃地摆了摆手，笑声才平息下来，他说道：

“你不用再叫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在扯谎，而你，只有你一个人，是讲的真话……害怕……谁会动你一根毫毛？……说什么三个人叫全班……真可笑……回到你座位上去，替自己害臊

吧!”

哈亭格尔浑身发抖，后退着回到他的座位上。象青蛙般的粘糊糊的嘴巴在狞笑。这时讲台上大家互相握手，彼此鞠着躬。

戈尔老师陪送那两位先生到门口。

我们全体从座位上一下子直立起来。

首席教师微笑着说："谢谢!"

克拉尼希老师在结束那堂课以前，要我们唱那首歌："我们大家感谢主。"

"了不起，好极了，妙啊!"我们在唱歌时低声絮语着，我们在座位里向哈亭格尔转过身子，做着幸灾乐祸的鬼脸，大声唱道：

"我们大家感谢主
用心，口和双手，
主在各地向我们
行了神迹和奇事。

我们还在母亲怀里，
从幼年开始，
他就给予无数的帮助，
一直到如今。"

"一直到如今……"我们得意洋洋地粗声大气地唱道。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跟在哈亭格尔后面学他的话："他们把我抬到坟墓……他们把我当作棺材……"随后弗埃克站到他面

前，郑重其事地说："听着！我们现在向你宣战。明天就开始。""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作战计划！"说着我们走开了，让哈亭格尔呆站在那儿。"'三巨头'向哈亭格尔宣战了！"我向自己报告这个消息，"琴达啦，蓬蓬，"我跟在自己的乐声后面开步走，我发着口令："向右转，开步走！向左转，开步走！跳跃——前进！注意，放，"我手舞足蹈地打着鼓回到家，我在厨房里出现在克莉丝狄纳面前，跟她说："你知道那些新闻吗，克莉丝狄纳——终于来到了！战争，战争发生了！"

18

穿过我们花园里损坏了的木板篱笆，我可以溜出去。布赫纳园艺场是我们每天都欢喜逗留和游戏的场所，那儿有暖室、花房、花畦和丛林，好几处地方有丛生的羊齿草和杂草，就象是天堂里的荒野一样，有几口井挖得很深，路上到处零乱地放着橡皮管和水壶，那儿还放着一束束竹枝，我们拿来用作马刀和长枪。那儿也是蝙蝠、老鼠和蛇藏匿之所，我们每次"全副武装"壮着胆进入这个危险和恐怖的地带，总感到自己是占领者，威风凛凛。奇怪的是我们在这园子里几乎没碰到过什么人，园子象没有人管理和看守，间或看到一个人弯身在花畦上，有时候也看到一辆载着装花的箱子和花环的车子辚辚地驶向远处。

一天我在布赫纳园艺场发现了一个有地道的洞穴，大家都很兴奋。我们提着一盏马房里的灯，带着长矛、手枪、步枪和马刀，弯下身子，互相鼓足勇气往前进，一直走到在黑暗中一道盘旋而上的铁梯跟前，梯子通往一层楼板：上面遮着一大块粗麻布，就象帷幕。当我们透过帷幕的窟窿看到巨大的环形图画"色

当战役"时，有多惊奇啊！ 仿佛远景为我们打开了，可以一直望进天堂的最深处。我们在粗麻布上绣的那个窟窿，使另一边马的后部损坏了，一个轻骑兵押着俘虏骑在那匹马上，驰过了司令官的山岗……

弗埃克吹了声口哨，我们就高喊"报仇"，一齐从躲藏的门洞里跳出来。哈亭格尔给我们团团围住了。

"进攻！" 富莱希拉克发出口令，他同弗埃克在对面的街上窥伺。

弗埃克就跟引狗那样引着哈亭格尔："嗯，来啊，小弗朗兹！"

弗埃克弯曲的手指和他打响舌头的声音，有一刹那工夫令我反感。

我们集团里的两个人把哈亭格尔拉到中间，一个领前，一个殿后，我们就这样押着他过街。

"我们宣布你现在被俘了！ 走！" 弗埃克选了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向"洞穴"的方向进发。

"战争！ 这是战争！" 我跳到前面，指手划脚地乱发一阵口令。

"这是战争，这是战争！"富莱希拉克叫喊着，脚死劲地蹬着地，好象每蹬一下，他就能把一个敌人踩到地里去似的。

"这是战争！ 这是战争！" 弗埃克在吹军号，他两只手圈成漏斗形，放在嘴上，身子转来转去，往四面吹，我挥舞着克沙佛的那把大马刀，口里喊着"打仗啦！ 打仗啦！"我要把这个世界劈成碎片。

"你们真下流！" 哈亭格尔想挣脱开来。富莱希拉克用一个

柔道的动作把他的胳臂往后扭。

"现在要斩头了！等一等！在你临死前，你还可以说出你最后的一个愿望！"我试着学父亲的声调说，低沉地，一边还清清喉咙。

"放开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

"好吧，没有最后的愿望也行，随你便！把他的手绑到背上！"弗埃克准备好了绳子。一霎时，他就把哈亭格尔两只手扎在一起了。

这时我们到达了"洞穴"附近。我们叫哈亭格尔站在一棵树前，大家退到一边。

"坦白！"

"我没什么好坦白的！"

"什么，你还这样嚣张，给你点颜色看看……"

弗埃克拿一把荨麻朝他的面颊上拂来拂去，弄得他面颊上臌起了疱，变得通红。

"你现在招不招！"

哈亭格尔看都不看我们，就象我们根本不在那儿似的。

"你到底在呆看什么呀！别把眼睛都看得掉下来！嘴张得这么大，一副蠢相，干什么来的？瞧，现在来了什么！"弗埃克指着一堆蚂蚁说："要是你不马上招认，我们就拿它们来擦你的身体——要不然把你扔到那儿癞蛤蟆的池塘里……"

哈亭格尔步子踉跄，他两腿叉开，嘴唇发青，嘴角在抽搐。"哼，他脸色白得象乳酪一样，多丑，脸相多叫人讨厌，"我暗地里把他描摹了一番，接着向他啐了一口："我一定要你改变！"

说着弗埃克跨到蚂蚁堆那边。

"我数！一，二——"

"天哪，我有什么要招认的！"

"你父亲是个瘪三，你母亲是个烂货！"

哈亭格尔的嘴动了动，象是有什么哽塞着，又象在嚼什么东西，他用舌头润了润嘴唇，他需要他的嘴，他要准备好他的嘴。

他用捆起来的双手，把身子支撑在后面的树干上。

"你们这些流氓，下流坯！"

我们左右为难地面面相觑："丢人！"这句话我刚说出，就张口结舌了。富莱希拉克正要挥拳打下去。弗埃克阻止他道："别打扰我！三步距离！上了弹！"

"注意！"弗埃克举起胳臂，又落了下来。"放！"

我们同时向他吐口沫，一个跟着一个，人人都拼命吐。我们一面吐，一面往前走，越吐越近，跑来跑去，吐得满脸通红。弗埃克累得坐到地上。"我再不能吐了！"富莱希拉克看了看四周，说道："还有谁再能吐一口？"我吐得咳起嗽来。哈亭格尔站在树根前，象在休息，他被吐的脸上，浮着一丝微笑。

"你现在讨饶了吧？"

"向你们讨饶？！"他先低下了身子，然后象要往前跳那样地直立起来，他回吐了我一口，正好吐在我的额角中间，我就跟挨了一下似的，全身震颤。

"他打伤了我，"我怨恨地喊起来，可是我心里却想哭。正吐在额角中间，多大的耻辱！想到这个实在忍无可忍，可是在我那样叫喊以后，我立刻觉得害臊，我嘲笑我自己说：吐是吐不伤人的，我拿手帕在额上擦来擦去，直到我觉得擦的地方擦出一个污斑才停手，真倒霉，我这一生就休想把它擦掉了，我的额头写着

字，打了标记。

哈亭格尔更大模大样了：

“战争，你们把这叫做战争?！你们——你们这些英雄！”

“好吧，就此结束！”富莱希拉克怒气冲冲，“别打扰我！”说着他推了哈亭格尔一下，哈亭格尔的后脑壳撞到树上。他屈着跪了下来，我撅起下唇，走到他跟前。“就这么跪着！”我嘲笑他，“把偷的钱吐出来！”这时我看看他背后是不是挂着一条辫子，我做出要把烟喷到他张开的眼睛里去的样子。

“我非要叫你改变不可！我要叫你改变！”我嗫嚅着，“为了那一切你要向我道歉，”我心里想着那回梦里的事。我又往后退了几步，弯下身来，象要做一个跳跃的姿势。

“我是谁，你认为……谁，谁……猜猜看……是——”

“要想当师傅，从小勤练习，”弗埃克坐在地上粗声说。

哈亭格尔斜视着我，他的目光落在他唾沫吐到的额上，使我觉得疼痛。

“怎么啦，还不说——是你自己说的——我是……”

“刽子手！”大家齐声吼起来。

“带下！”我们把哈亭格尔推进洞穴，站在洞口守卫……

我们静听。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们呼喊。没有回答。

我们商量该怎么办。人人都害怕那个洞穴，里面又黑又静。富莱希拉克说：“刚才那么做太狠了！”弗埃克说：“我也不愿意那么做的；”我说：“还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呢。”大家你推我我推你地说：“你进去看看！”可是只要有人向洞那边跨一步，他在洞门口就吓得退回来。我担心出了事情以后，人家会在路上拦住我，问道：“你是那个……学校里的学生吧?”额角还老在痛。“小弗朗兹，出来吧！”我真想这么叫，可是一看到弗埃克我就想：“你这个凸

眼睛青蛙嘴！”

晚钟已经敲了，我们还站在洞前面兜转。

这时我们看到哈亭格尔在那边走，在远远的一条路上，他迈着步子似乎走进了傍晚的钟声里，胸前还捧着一朵长杆的黄花。我们悄悄耳语："看哪！看那边！"

19

完了。同克沙佛的交情算是完了。

其实他俩并不相识，我从来没有跟哈亭格尔谈起过克沙佛，虽然在哈亭格尔面前我很难隐瞒我是用“你”来称呼克沙佛先生的……

“你①，”这是个缩短的字眼，我觉得它的声调里包括着一个世界。“你”会唱，“你”会冷酷无情，或者甚至漫不经心。“你”会隐匿地窥伺着你，带着它拉长的“你你你”，就象是交战时的呼杀声直透入你的心。叫父亲和叫母亲的“你”不是一个“你”，就是叫父亲的“你”，也看情况而改变声音。在“你”字后面还藏着未说出的意思。叫弗埃克“你”的后面有这样的意思："你——凸眼睛，你——青蛙嘴，"叫哈亭格尔“你”的后面有这样的意思——是指过去："你——小弗朗兹你！"叫克莉丝狄纳的“你”是个拖得长长的你，意思就是："你，亲爱的，亲爱的，克莉丝狄纳，你……"不过所有这些“你”从开初起就有的，它们跟我同时诞生的。称呼克沙佛先生的“你”，前面还有一个您，这就赋予了一种非凡的隆重的意味。“您——你！”这个称呼很长。我仔细听着大人怎样以“你”互相称呼，声音里又带着怎样的意味。有多少个“你”已经

① 德语里的“你”是亲切的称呼。

用滥了，变得空泛，毫无根据，就象老师之间那样，或者象父亲的学友们在"嗨嗨嗨"笑着的时候所称呼的那样，其实他们满可以随意换成疏远的"您"。他们之间委婉地唱着"你"，这些隐蔽的仇恨者，他们虚伪地互相以"你"称呼，可是一个敌意的"您，我的先生"却在后面窃窃私语……

其实克沙佛也不可能知道哈蒂格尔什么事。逃学和随后而来的一切，我是瞒着克沙佛的。不，他制服上的钮扣在灯笼光下亮晶晶地照着我，外婆旧式小柜和里面熠熠闪光的十马克币在梦里出现，这一切都怪不得克沙佛。

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完了，同克沙佛的交情完了？

就因为这缘故同克沙佛完了，就因为这缘故，在这个缘故后面，又来了一个缘故，断绝往来的原因没完没了。在一个原因后面，又出现一个原因，原因，原因——一个深渊。

克莉丝狄纳有一句格言，就尽够她用了。任何事情都可以搭配上一句善意的格言，人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格言，他们就象服用镇静丸那样地来领受这些格言，这些咒语永远存在，可以应付万事。有人说"你"，是想要另一个人说出心灵深处的话，比如："说呀，你究竟打算怎样，你？你怎么啦？你不能把意思说得更清楚些吗……？"

显然，希太歇莱先生在接受我的双亲要他教我小提琴的任务时，压根儿没料到，他是担当了怎样一种危险的差事。

话说回来，这个戴宽边帽的孱弱的老头儿又怎能料到呢？

噢，他要教的是怎样一个折磨人的学生呀？

他能料到这要怪克沙佛的手风琴吗？这是一只手风琴的罪过？一只手风琴怎么能负责一件罪行呢？我们得问问清楚，或者象父亲所说的，详加调查。

父母亲强迫我上的小提琴课使我反感，这全得怪克沙佛的手风琴，因为我不愿意对克沙佛变心，我要对克沙佛的手风琴全心相与。

就为了这缘故……

就为了为这缘故，希太歇莱老师"活该受罪"。每次上他课以前，我都在积极准备给他受些罪。

不久我就看出，我的拙劣的小提琴学习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乐趣。在他拉琴时我捂住耳朵，使他肝肠寸断。

他在奏舒曼的《梦幻曲》时我一再打断他，我狠心地望着他向我射来的可怕的目光，我总是说："我觉得难听得要命。"实际上我感到他奏得非常动听，然而克沙佛的手风琴……

"到底是哪个家伙发明了这可恶的小提琴的？"我恶狠狠地问，使劲地把小提琴朝橱上打去，琴马倒歪了下来，我出口骂道，"讨厌的烂琴……"

希太歇莱交叠着双手，小心翼翼地把琴马弄弄正，他又对我拉起琴来，他恳切地拉着，要打动我的心，就象是要缓和我的粗野反抗似的。我模仿着弗埃克的扁嘴，弯身在琴谱架上，冷笑着。

他走了，我目送着他怎样摇摇晃晃地回家，他在街角收住了脚，躬着背，人们朝他涌去，把他挤到一座房子的入口。"他感到很难受。罪有应得。谁要他多管闲事！"

父母终于辞退了他，因为他们认为我没有进步。希太歇莱先生从来没在我父母面前埋怨过一句。他告辞了——"至少得爱护你的乐器"——他临了这么说，跟我无力地握了一下手。

我听到他怎样气喘吁吁地站在外面的楼梯口。好一会工夫，他才走到下面的街上。我自言自语："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可是谁叫他多管闲事！"

可是现在既然同克沙佛断了往来，我就拉小提琴了，每天一拉就好几小时。我在敞开的窗户前拉。就让克沙佛的手风琴听着吧。母亲终于说了："拉小提琴别拉得过分了，"我向她隐瞒着我的回答："这跟拉小提琴不相干。"后来的老师叫凯尔兴斯坦因纳，父亲在把教课的钱交给他时，这次钱是放在一个信封里的，向他道谢说："现在可以看出一个好教师的作用了。"我站在那儿，同时受到称赞，我也斜眼睛望着老师，心想："你别得意，你这个笨蛋……我们知道得更清楚。"

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但是这个引起这类事情①的"这"又是什么呢？这个"这"是不可解的，正是由于这个"这"，我当时才那样回答老哈亭格尔："我父亲是个国家高级官员，享有养老金的权利。"

克沙佛开玩笑道："那么，国家检察官先生这一向可好？"

"唔，还过得去，"我闪烁其词地回答。

"很多工作要做吧，是吗？斩下来的头又不断长出来。"

照理我也会说这样的话的，要是昨天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还会高兴呢，可是这一会儿突然之间我就不允许克沙佛说这类话。

"你怎么说这样的蠢话，克沙佛，"我装出教训人的神情说，"要杀一个人当然就得斩他的头——"

"我要在你的地位，早就不要你那杀人的父亲，另找一个了，"他高兴地轻声咳嗽着说。

见他的鬼，我心想，这家伙就跟哈亭格尔一鼻孔出气。

克沙佛向我伸过手来："我这么说没什么恶意。也怪不了你。

① 指同克沙佛的决裂。

我欢喜你——”

这时我退后了一步，冲口就说："我请您以后用'您'来称呼我，您——您赛德麦耶尔先生……您！"

"呵呵呵！"克沙佛吼叫起来，不，我没料想到这样的答复。"呵呵呵！"他的笑声掩盖了我，周围的院子发出回响。

"你想吓唬我啊，你以为你进了中学，你——对不起——不，您这个屙一裤子屎的小鬼，您！"

"呵呵呵！"轰隆轰隆喧响着。

"我不准——"

"呵呵呵！"

"我要去禀告少校先生！"

"呵呵呵！"

"我要告发您！"

"呵呵呵！完完全全是您父亲'检察官先生大人'的雏形！"

"一定得改变！"我跺着脚……"象我们这样的人……"

"呵呵呵"的笑声戛然而止。

克沙佛身子微微前倾，可是在这个姿势里包含着力量，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过，他一步步几乎是潜行着朝我走来，两手放在背上，就象在背后拉着什么似的。

"不用害怕，你这个饭桶，你这个脏货，我不碰你一根汗毛，不过你要记住一点——以后也要常常想到这个——"

他走近我，凑着我耳朵低语着，我感到他那股热呼呼的气息吞没了我。他说：

"不能这样下去，一定要改变！可是绝不象你们所想的那样改变，象你们那些阔佬，你们所想的那样改变，完全是两回事——你信我的话好啦！……我们会及时留心的……我们！我们这样的

人！”

说着他向他的房间走去，又一次回过头来。

“说的不是坏话。否则见他的鬼，还有……”

他推了推帽子，仿佛要把额角露出来才能思考似的，跟着他还向我喊道：

“象你这么个人已经不容易……”

我惊恐地朝四下望了望。不，这次不是老哈亭格尔，而是克沙佛说的。我害怕这样的话："象你这么个人。"我这么想着，克沙佛的招呼又向我传来：

“好吧，再见！”

完了，同克沙佛的交情就此完了。

“呵呵呵！”我耳朵里还在震响。

他的笑声在我周围爆开。他象是要把那时我们加给哈亭格尔的嗤笑全部向我掷回。

但愿一切照老样就好了！啊，亲爱的上帝，让现在的情况永不改变！

“赛德麦耶尔，您！”我一到我楼上的屋子就向他发出口令。“立正！双手贴在裤缝口！屈膝行礼五十次！暗室禁闭三天！”我发出一种哼哼唧唧的少尉军官的声音，“嗨嗨”地笑着。“象我们这样的人！”我伸直四肢，挺起胸脯。“象我这么个人！”

这个马弁拉起了手风琴。

我奔到父亲那儿说：

"爸爸，吱吱嘎嘎的声音叫人受不了…… 那个马弁…… 马弁……"

父亲称赞我道：

"到底改变了看法！到底改变了看法！现在你也认为……我马上叫克莉丝狄纳下楼到少校先生那儿去。"

20

虽然我们到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那个洞穴的侧面还有一个出口，哈亭格尔就是从那儿溜走的，可是看到他在那边远远的路上打我们前面走过，胸前捧着一朵长杆的黄花，这对我们说来仍然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我跟许多人一样，从这件事惊骇地想到基督的复活。我甚至觉得是我们在洞口滚动了那块岩石，这块岩石经过一位天使指尖的接触，就象雾气般冉冉上升。至于哈亭格尔在受拷打时的姿态，使有些人从此把他比作一个殉教者，把他比作圣赛巴斯狄，这位圣者绑在木桩上，遍体给箭刺得百孔千疮，向着彼岸的同伴微微笑着，这时有一只手托着一个盘子，给殉教者递上来自天庭的甘露。

富莱希拉克对那些相信这种事情的人怒不可遏。每天都有人在石雕陈列室后面遭到毒打。那些倔强的人给哈亭格尔各种小方便，有些人甚至敢于在下课时同他搭讪了，到后来有一天，一大簇人干脆伴他回家。在拷问哈亭格尔之后，我们被称为"血腥的三巨头"，从此失去了信徒。

弗埃克风趣的俏皮话只能再逗寥寥几个人发笑了。要是他，这个"矮脚鬼"，气势汹汹地摆架子，别人再也不畏缩了。每次我一出现，不知道为什么同学就窃窃私语，要动武吧，我又找不到

机会，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失魂落魄。现在在我的坐凳上除了“刽子手”以外，还刻上了“叛徒”两个字。

唯一自始至终还站在我们一边的是那个管家的儿子，那个“乖孩子”，现在其他人管他叫“下流坯”。这孩子寸步不离我们，他怕别人向他报复，我们天天都要送他回家。要是我们拒绝保护他，这小鬼恐吓我们，说要把全盘事情揭发出来。富莱希拉克建议，着着实实揍他一顿，使他害怕，把那种念头永远打消，可是弗埃克反倒买了一袋覆盆子糖，塞那个小鬼的嘴，他说，“别管我的事！”我们的这个小鬼一旦尝到了甜头，立刻又要求给他买价钱贵的甜食，他要一块条头糕，甘草棒和粘糖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我们的零用钱不够，不能使弗埃克收买的假证人心满意足，弗埃克同我商量：“你得救我们急……你有一个外婆！”于是富莱希拉克进来干预了。“别管我的事！”他嚷道，他把那个小鬼痛打了一顿，使他一连几天没来上学。后来我们看到那小鬼的父亲在戈尔老师房间前的过道里等着。

“尽管相信戈尔好了，”弗埃克安慰我们道。我们的老师终于说服了那个管家。他放弃提出诉讼，为了避免以后发生任何丑事，他决定让他的孩子进另一所学校。“你瞧，人家都买账——买我们的账！”弗埃克吹起牛来，他学我的样，说着“象我这么个人！”——不过在发“S”音的时候转动着舌头。

名义上我们还是“三巨头”，可是现在全班都憎恨我们，我们再也不能用棍子和甜言蜜语来支使任何人了。

我们三个是班上成绩最坏的，可是我们照样通过了进中学的入学考试。考试以前，家里的人请了个老师帮我们备考。富莱

希拉克和弗埃克的母亲来过我家里，同我父亲商量合请一个补习老师的事情。富莱希拉克的父亲，那个骑师，只派了他妻子来，自己没来，父亲开头似乎有点失望。我又通过锁孔看见在谈话以后，父亲送这两位母亲到门口。我觉得，父亲对待这两位妇女的态度里有点象对待那个管家的样子，老师同那个管家只在过道里说话，而不在房间里，我真想飞奔过去救助父亲，把这两个嘁嘁喳喳、穿着时髦的婆娘轰下楼去。当父亲一再强调她们的来访使他感到高兴，这对他又是多大的光荣，又说他要是有幸再得到她们拜访的话，他将万分愉快的时候，我因为不能冲到他们中间出口大骂粗话以拯救父亲的荣誉，而深感遗憾。也许这要怪他的职业，他口里虽那么说，实际上心里完全不那么想，他现在还会同我取笑这件事呢，说他用客套把这两个女人请走了。可是当时正如父亲所说的，这两位太太使他兴奋，就是弗埃克母亲的谈吐也很有分寸。商定了合请一位教师，一定使他深为满意，所以他一再说这样的话："现在你同他们两个一齐学习，至少应当专心一致了。"

哈亭格尔在班上是出类拔萃的，可是他只能停留在国民小学。"象他那样的人还升学，"弗埃克鄙夷地说，哈亭格尔因为进不了中学不能得到在军队里只需服役一年的许可①，我也认为完全合情合理。"象他那样的人啊，"我吹嘘说，"反正不会干出什么名堂来……象他那么个人……"富莱希拉克于是把胳膊围着我们俩，说道，"象我们这样的人可就不同，象我们这样的人可就不同！"

我们同戈尔老师告别的时候，他要我们在教室里留下。事先父亲嘱咐我："你也要同他郑重地说声'再见'，你们三个全亏他。"

---

① 当时德国青年服役期规定两年，但中学毕业的可减少一年。

弗埃克同意我，说道："我们必须真心诚意地向他说声'再见'，他做事很漂亮。" 戈尔老师把我们背后的门锁上了，开口道："你们在这儿等一会，我先看看他们是不是走散了。他们商量好了，临别要打你们一顿。" 他回来时，向我们报告道："那些人还站在校门口兜来兜去，"说着他领我们穿过侧门，到了外边，又说："老实说我这么做，全是看在你们父母面上。"

当我们走得远远，周围再也看不到一个仇人的时候，弗埃克说："我们活该。这全要怪我们的可诅咒的善良。岂有此理。他们现在造反啦！"富莱希拉克扭过身子，捏紧拳头，气咻咻地说：

"等着瞧吧，你们这些下流的国民小学生！"

在我通过了进中学的入学考试那天，克莉丝狄纳叫我"少爷"的时候，我踮着脚尖——我不愿再开口说话——悄悄地溜出厨房，一个人关在房间里。

锁门是禁止的。可是我现在非把身后的门紧紧关住不可，我多愿意独个儿留在屋里呀，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过，从来没有这样可怕地孤单过，没有任何慰藉。

"少爷……您——您——您，"这个"您"恰似斧头的一劈，毫不留情地切断了一个时期，我不愿意舍弃那个"你"，可是那个时代已经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倏忽成为既往，把"你"带走了。

父母亲祝贺我通过了考试。父亲说："嗯，感谢老天，现在你摆脱了他，摆脱了哈亭格尔，那个脏家伙。只有门第较好的子弟才进得了中学。" 母亲说："感谢老天！但愿从今以后同坏朋友断绝关系，象你这么个人这么做是必要的。"克莉丝狄纳烤了一块饼，外婆送我一个五马克币，让我放在储钱罐里。"以后还有使你意外高兴的事呢，"母亲凑着我耳朵，激动地低语着，"假期里作一次美好的、美好的旅行……"

七月的夜晚。鸟儿在栗树里鸣啭，白天在一片恬静的温暖的光辉里逝去。一切都象在欢跃，离别使人肠断，而又是那么充满欢喜：世界无始无终，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流泻，一切周而复始……

何处是我瞩目的地方？我在倾听什么？

难道我是在倾听风琴吗？过去了……我可是在回想过去，那时我们满街乱跑，把火柴插到门铃里，使家家户户张皇失措，那些管家追赶我们，一面咒骂我们?！过去了……克莉丝狄纳还会坐在"少爷"的床边吗？"明年这时光，明年这时光，我们采葡萄，采葡萄……"过去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小弗朗兹在街角上等我……过去了。过去了……

天黑下来，各处的钟声开始响了，现在我几乎不能忍受。钟声忧郁地鸣响着。这些钟在敲打着什么"改变"啊？我觉得为了安慰我自己，我要同那些钟说话："我父亲毕竟是个……"

"我现在可以开灯吗？"我向黑暗处问，"把门再打开?！"

"不用了，就那么吧！"黑暗那样回答，"我还有话跟你说。"

我在黑头里谛听。

我自己的声音从那里嗤笑我：

"象我这么个人！"

接着我听到叩门声，有人叫唤我的名字。

"就来。就来。"

母亲站在门口。

"我怕你不要出了什么事。"

我用我变得低沉的声音答道：

"为什么我要糟蹋自己呢，妈妈?！"

21

父亲在婚后不久编了一部家庭纪事。篇首有这样的题字：“白手起家！”下面还划了两道粗线。父亲让我看这部家庭纪事时，说了这样的话：

“人总要有个出身。一个人必须知道他的来历，我们并非从乌有里诞生。家庭纪事提供材料，我们借此得以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家庭纪事的用意就在于此。每一个德国人都应当编写这样一部家庭纪事和家谱……从我们的家谱里，无论从父系或母系方面，远溯到十六世纪，你都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真正德国的、严格的新教家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更不用说一个犹太人可以从我们的家族里找到，这就使我们直到如今还保持着家族的荣誉……你是嫡子。你继承着卡斯特尔家族，或者它随你而灭亡：……”

正如父亲所说，这部家庭纪事远溯到三十年战争，那时父系方面，家谱上记载着一个旅馆主人，生于弗朗肯州纽伦堡的派克尼兹，他开一片名叫“快乐酒友”的旅馆，由于反对教会和世俗统治，后来他受到轮碾刑，被烧掉了，这是父亲笔写下的。

父亲说话忽然用两种混杂的声音，一种是平日的声音，另一种更象是某某克沙佛的声音。几年之后，父亲看到第一页上的记载，似乎吃惊不小。他用某某克沙佛的声音，装作高兴的样子，就象同一个老相识打招呼似的说：“嗯，看哪！他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呀……！”可是接着他又用另一种声音问道：“这究竟是谁写的？他怎么混到里面去的，完全不可能！”好象他在怀疑自己笔迹的真实性，于是他赶紧翻过第一页，让我停留在他认为家庭

纪事里能以报道过去家庭历史上更为光彩的事迹的篇页上。

每一个卡斯特尔后面都竖立一个十字架。我象是同父亲穿过一座公墓。我们观看竖有许多十字架的许多卡斯特尔的坟墓。父亲和我的名字后面也已经竖了这样一个悲惨的十字架。父亲在家庭纪事里给他的世家开了一片新的出色的墓地。

父亲一面继续翻着家庭纪事，一面满意地肯定说："自此以后，世世代代都作过切实的努力。" 他拍拍胸脯："这一切全是白手起家的！"连父亲他自己，正如他骄傲地说，也靠自我奋斗才当上国家高级官员和享有养老金的权利。我肃然地坐在他面前，赞叹这种"自我奋斗"不已。

过了一些时候，我好不容易喘着气把那本庞大的家庭纪事从橱里拿下来，我想把关于那个受轮碾刑和被烧掉的祖先的地方再读一遍，可是第一页已经不留痕迹地从家谱里给撕掉了。

我觉得我象是发现了一件父亲打算隐瞒的重大罪恶一样。我对我自己说："一个污点。"一个污点！我在所有的抽屉和父亲写字台的秘密抽屉里翻找那丢失的一页，连火炉里的灰我也检查过，可是"快乐酒友"的主人遍寻不着。

每年复活节时总要找一个避暑胜地。逢到这时节，父亲书桌上尽堆着地图和游览图。父亲对选择好的地点秘而不宣，好使我感到意外的欣喜。母亲是参加父亲的计划的，我试着探听她的口气。可是母亲对任何问题一概这样回答：

"喏，猜猜看，可能是到布克斯台胡德去……"

我要克莉丝狄纳预示，过去我听过发现如意棒的故事；我把克莉丝狄纳的眼睛扎起来。她的手指在地图上乱划一阵，后来手指颤抖地落在我们要找的地方的附近。

我玩这样儿戏，为了要消除"少爷"这个累赘的称呼，让克莉丝狄纳把"您"这个字忘掉。可是克莉丝狄纳反倒郁郁不乐，摇着头说："算啦，算啦，别玩下去了……"看来我再也不能从她那儿唤回"你"这个亲切的称呼。

今年的避暑胜地对我又是保密的。

父亲刚把地图和游览图藏起，不然它们可能会把那个选择好的地方泄漏给我。我们就象在玩捉迷藏一样。显然，父亲猜想到我知道他书桌里的秘密抽屉，所以他藏东西老是变换地方。他看到我在寻猎秘密时误入歧途，上了他的当时，总是微微笑着，暗暗高兴。

直到我们坐上开往弗于森的火车，父亲才把那件喜事告诉我，原来我们今年去诺埃希万斯坦因宫堡，参谒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弗于森我有几分熟识，过去我常从大海赛罗桥和希达伦堡湖上远眺那些山岭，在柯赫尔湖边，穿过枞林，爬山越岭，也登上了相当的高度，因而在到达霍亨希万高的阿尔卑斯湖时，我的父母亲立刻觉察到我闷声不响，看到那平静的湖和湖面上映出的奇岩异石，我就象是失去了任何说话的兴致。这座湖被称作"神眼"，湖水是那么清澈和深邃，湖光直射进观赏者的心里。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要把我们拉进它无尽的深处。

"你没看到！瞧，多美啊！"母亲高声赞赏着推我面向一处自

然美景，这时父亲却叹息地说：

“真遗憾，人这么大了，——还算是中学生！——看样子对这种景象连一点感觉也没有！”——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老是听到“中学生”这个词，使我不由萌起这样的愿望：唉，倒不如留在国民小学里的好！

我们住在霍亨希万高附近一家叫做“老人岩”的旅馆里。

慕尼黑在远处。我向我们来的方向望去。万籁无声。空气在闪耀。窄窄的小路穿过谷田。万里无云的天空灿烂光明。我想起父亲从前是个农家孩子，下次有机会我还得问他。我一合上眼，就能使我自己跟周围的一切全变得轻飘飘的。在想象中，所有的人都亲切相处，笑容可掬，露出颇为懂事的目光。在这一刹那间，我同当时我们站在阳台上等待新世纪来到时一样，毫无其他希求。

这种宁静我觉得就同阅兵式或者十月节一样，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在圣母教堂里，当举起祭器①时，虔信的教徒一齐下跪，也显出了这种联结，甚至在玛克西米伦王府广场对面吹起的归营号声也使人有这种感觉；从沥青锅里冒起的火光，在众人的头上掠过，这些人快活得颠颠倒倒，紧紧地挨挤在一起，合而为一……

我同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曾经约定在假期里通信。我接到弗埃克从奥勃尔斯特村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可是弗埃克离得那么远，换上别一个地名也无所谓，换上任何一个为人所不知的地名也无所谓。

群山后面，站着哈亭格尔，微小，看不分明。

我转过身子：“这又有什么办法，这是这么回事，”可是周围

① 是教堂里一种放置圣体或圣饼的器皿。

的寂静使我漠然地向他打了个招呼。

“改变，”这个词在我心里仿佛回声一样响着。“改变”——远处什么地方的钟声在响。

22

我哼着小调，穿过庄严肃穆的寂静，这寂静使一切重归于好。

那时我不是被某种神秘的急流所驱，进入城市的吗？她就象某种惊险的事物吸引着人，只有象布赫纳那样的地方才能使我对城市喜爱，它们令我忆起那失去了的乡间。

上课的时候，或者在一条嘈杂的街上走着，我面前往往就展示出一幅图画：树林在我面前升起，树梢簌簌作响，被晚霞照得通红的山巅在招呼，上面还有个为风雨侵蚀的木十字架。

我坐在课凳上想着想着，进入了一片草原上的盆地，龙胆闪着蓝光，就是在鞋店橱窗前我也会想出了神，我看到一座纪念碑，碑上诗画并茂地叙述一个为暴风雨所袭、从托乔切希峰摔下来的登山者。

舞场上的颤音，酒店里唱着的阿尔卑斯山上流行的小调，夜晚从玛丽亚小礼拜堂传来的絮絮叨叨的祷告，在有力的隆隆的雷声下敲起的预报坏天气的钟声，在令人心惊胆战的峡谷里回荡：这一切就是使我魂牵梦萦的故乡的伴奏，扁琴和手风琴响起了最初的和音，围绕着这些和音奏着我的生命之歌。

大清早，我踏进从“老人岩”旅店后面升起的枞树林，树林生

长着，我跨着犹豫的步伐前行，就象是要突然消逝似的——难道我不是又回到了我曾经从那儿出来的地方——我知道我从何而来，我认识我的出身——我是从那儿来的，那是我的故乡。

中午我划着小船在天鹅湖上飘荡，岸边的芦苇拦住了小船，蜻蜓振翅，在水莲上点点触触地飞舞。在湖面明净如镜的水底，映示云层和层峦叠嶂——这时我找到了家，那是故乡。

夜色来临时，山岭巍然耸峙，——在向晚辉闪的夕照之后，余光敛尽时是怎样一番风味！——当山溪醒转来，在黑暗里潺潺流着——我知道，那儿就是故乡。

我从那儿来。我从那儿出来，当时我就走在这样一条路上，就象走在弗于森和霍亨希万高之间的路上，要不就是在越过边界到蒂罗尔的那条路上，往劳伊泰的帕兰湖去；那就是我常走的那条穿过岩石的路，忽而上升，忽而下降，陡然拐弯，路面为沉重的木车压得崎岖不平，上面尽铺着母牛群留下来的大堆粪便。

故乡也有开在林子里的小酒店，出出进进的是些伐木工人和赶车的。人们在尽情地抽烟，玩纸牌。故乡，它隐蔽在闪闪发光的谷田里。乡人在刈割，看得到一扎扎的禾把。它就写在村庄公墓的碑石和十字架上，我时常欢喜驻足观看那上面的姓名和虔诚的铭文。逢到市集的日子更有一种家乡味，那就是故乡，它在庄稼堆得高高的车上向我招手致意。

我就从那儿来的。

面对故乡，我觉得我该向它请求原宥。出于种种原因，我要向他请求原宥。我心里深感歉疚。我得向小弗朗兹请求原谅，我对他做了最最坏的事。可是他怀疑地推开了我，象是在说："以

后再说吧。”我要请求克沙佛原谅我。我同克沙佛闹翻了，这后面究竟是什么在作祟哩！我向希太欧莱老师请求原谅，还答应他，以后每天练习舒曼的《梦幻曲》一小时。我要恳求外婆多多原谅；但愿我很快就变成大人，每个月从我的薪金里省下一个十马克来，偷偷地放回那张旧式的柜里。我也做了许多使克莉丝狄纳难过的事，把她的裙子撩起来，使她气得什么似的，这不是十分可恶吗！现在轮到要向父母亲请求宽恕了。我辜负他们对我的抚养，可是一走到父亲跟前，我就呆不下去，请求原谅的情绪搅乱了。也许最好还是转身对着这儿那幅美丽和恬静的图画，对着故乡，那里连亲爱的上帝也无处不在，我向故乡请求原谅：“饶恕我……救我们脱离罪恶。阿门……”

我给外婆画的就是这幅美丽和恬静的图画，我在下面还写着：“欢乐。”

在这幅美丽和恬静的图画里，我似乎忘了沈阳那场战役，在那儿俄国人给日本人杀得一败涂地。希德塞尔将军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的皇帝也赏给他一枚奖章。可是旅顺港还是失守了。后来据说，希德塞尔将军受了日本人贿赂，不作任何认真的抵抗，就把城堡连同所有的部下一并交给了日本人，于是皇帝又收回了对他的表扬。

透过草原和树林，从家乡的丘陵和山岭背后，我看到俄国的巨大舰队开驶过来，对马海峡激烈的海战一开始时，恬静的气氛就打破了。在这场激战中，日本人在海军上将托谷的率领下把俄国军舰击沉。

我自己现在高高地坐在桅楼上，望着到处漂浮着尸体和破船碎片到处可见的海面。从冒烟的天边，巨大的炮口发出的火光闪烁着，水柱有如山峰一样腾起，从怒吼的装甲炮塔里喷出一

股股火焰。鱼雷蜿蜒地飞来，紧贴在水面下头，后尾曳着一道浪花的沟槽。这时候我只想到，浪头正打击着我渐渐下沉的船只，我唱道：

“我们向它矢志效忠，
至死不渝，
我们向它献出我们的生命，
向黑白红三色旗……乌拉！”

23

父亲无所不知。他甚至知道每个山巅的名字。他不再是城市里的父亲了。他又乐意别人提起他过去是个农家孩子了，他承认说，前个时期住在城里，他不大愿意想起农村了，可是现在他又对过去的历史感到高兴了。

大清早，他一起身，——“亨利希！”母亲叫他——，他心情愉快地在屋里吹口哨。用早饭时，他穿着衬衣坐在阳台上，朝母亲的面颊上拧了一把，叫她：“蓓蒂！”他放一只马蹄酥在我的盘里，母亲的调羹织着蜜线。早餐里混着枞树的香味和杜鹃的鸣啭，父亲现在时常摘下夹鼻眼镜，他的眼睛不再是在城里钻研公文时的那种险恶的有如螫人的蚊子的眼睛。他毛茸茸的手快活地拍着大腿。

父亲领我上宫殿。

过去我曾经剪过诺埃希万斯坦因宫粘贴起来。我在这座纸屋里面塞满棉花，我包围住这座宫殿，用火柴点燃，就象炮轰一样使它着火。这座宫殿燃烧起来时，我命令我的部队挺进，我的军

乐队演奏，“现在祷告吧……”那些防守宫殿的铅兵，熔成了一团团。我又跟死人玩了一会儿，在广场上的锡兵店里，还可以买到装伤兵和死兵的盒子。那家店铺就跟隐藏起来似的，座落在一个角落里，仿佛那儿暗地里在打仗。在橱窗前真可以待上几个钟头，里面可以看到军队的行进和花花绿绿的战场……

父亲那副神气，活象宫殿就是属于他的。他带着骄傲自信的神情同我穿过几个大厅。玫瑰上飞舞着佞丁神的女使者①，罗恩格林②在五彩花纹的地毯上唱歌。宫殿的管理人让我们观赏国王的金脸盆，水从一个贵重的金刚石眼睛的天鹅头上流下。在一座为圆柱环抱的庭院里建了一个人造湖。午夜时分，国王穿扮成一位天鹅骑士，登上一只银蓝色的小艇，这时从上面响起了掀在里面看不到的风琴的声音。

父亲这样热衷地叹赏不止，使我担心，他随时都能跟卡尔舅舅一样，胡言乱语，发起精神病来。我们似乎陷进了一座某个卡尔舅舅所建造的发疯的宫殿里，虽然建造者的名字叫做国王路德维希，而不是卡尔。我还害怕宫殿随时都可能发出一阵惨叫，由于我过去常常开炮使它火烧，我暗暗感到满意。

参观宫殿以后，父亲同我走过树林采集香菌，这么个父亲才是我所愿望的。在我心里，我给父亲组成另一幅新的肖像，没有旧父亲的污渍和他那不可告人的勾当。

父亲是圣诞老人，倒出满袋的苹果和胡桃。有些胡桃是镀

---

① 佞丁神的女使者：北欧神话中的女战士，往来于战场，帮助佞丁神选寻阵亡的战士入烈士祠。

② 罗恩格林：德国骑士文学传说中的英雄。

金的。父亲是圣诞天使，他弹钢琴，赠送安格牌积木盒和蒸汽火车头。圣诞树上挂着小榅桲香肠。父亲是我生日时得到的那辆脚踏车；父亲也是集邮簿，树林，阿尔卑湖，山岭，避暑胜地。

法律宫的仆役来找父亲好几回。国家寄给父亲漆封的信件。为了完成厚厚的那部叫做《市民法典》的大书，他被召回柏林，不错，父亲以最优异的成绩通过各项考试，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巴伐利亚民法大全》，蓝色封皮，十二大册，就是他的著作。摄政亲王最近接见了父亲，在霍亨希万高宫。一枚勋章当然不在话下。说不定摄政亲王还会提升他到世袭的贵族阶层。我已经在练习读姓前面有个“封”的名字了。要是他信天主教，在圣餐节的队列中，他就走在前几行里了，他真远远不止是个侍卫呢，他至少是个中校。

父亲认识各式各种香菌，可吃的和有毒的，他教导我说，人类里面有些人思想是有毒的，这些思想是传染的，会使世界各国毁灭。

“这么一个危险的有毒的人，那个老哈亨格尔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这是个一事无成的懒汉，看着别人的成就和财产就要眼红。要是一切照他办事，那就不能有什么皇上了，那些美丽的宫殿也将化为灰烬……”我惶惶不安地瞟了父亲一眼，他是不是又看透了我的心，看清了我那化为灰烬的宫殿？“由于过于迁就，现在俄国爆发了革命。那些暴动者跑到冬宫前，猖狂到向沙皇递请愿书。呸，见鬼，”——父亲啐了一口唾沫。——“他们甚至还带着圣像请愿。丢人……可是沙皇才不给这种玩艺儿吓倒呢。他下令干脆朝那堆人开枪。那些人总算受到一次严厉的教

训。全国到处乱糟糟的，到处是谋杀，人心惶惶。大侯爵一个个给枪毙了。正派人一个也不再敢在街上露面。有一只兵舰甚至还哗变了。”——“整只兵舰?”我插口问。“是啊，真糟，整只兵舰……”为什么听到整只兵舰我就高兴了?!“要是我们听信那些人的话，他们整天在说什么改变，那么德国有一天也会落到那个地步。”的确，我想，有时候那种“改变”听来不仅仅充满希望，而且还带着威胁。“问题是人应当履行他的职责。人的职责就在于违背他的爱好去行动。我也最好去做别的什么工作，比如做个庄稼汉，可是生命就是自我克服。我为国家服务，正因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是道德观念的化身……因此我们全体官员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特别是我们法官……我们为正义而斗争……你明白吗!……”

说话中间，我们站在一大堆蚂蚁前面。

“这儿的每个蚂蚁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切都有条不紊。”

在这麇集的一大堆蚂蚁面前，我茫然不知所措。

我们继续往前走去，树林渐渐稀疏，一个伐木工人坐在一个树桩上。

父亲同他攀谈起来。我发觉他说话变了声调。伐木工人也变了声调。他站起身来，帽子拿在手里。两个人都变了声调。就好象《小红帽》① 里的狼一样。他们的谈话不真挚。

“嗯，一向可好啊?”

“嗯，还过得去，老爷!”

“天气不坏，你认为是吗?”

① 见格林童话。

父亲用"你"称呼，这使伐木工人不胜欣喜，伐木工人叫他老爷和"您"，这又称父亲的心。

"好天气——能维持得久吗？"

"好天气"这几个字引起伐木工人心里一阵酸溜溜的感觉，对他来说，"好天气"并不好，他宁可天气变凉快些，也许最好还下场雨。可是他却这么说道：

"嗯，看风向，这样的天气！还会维持一个时期。"

父亲休息需要好天气，但另一方面，炎热妨碍伐木苦工的工作，这很难协调，虽然他们平时各自生活，互不干扰。真是件怪事！这两个人过去明明是在一起的，至少是相近的。他们来自同一个家乡。伐木工人肯定不是出身于"好人家"，而父亲过去也是个农家孩子。可是父亲招呼他的那副客气而又矜持的神气，根本不象是对待一个老相识的样子，而伐木工人也不象是在跟一个和他同身份的人说话。偏偏父亲在早餐时还津津有味地回忆着他的童年。伐木工人的家就在这儿，可是父亲离开了家乡，搬进城里，即使他改变声调，也无济于事，反正伐木工离得他远远的……

我突然觉得，连母亲也变了声调，我听到她用变了腔的声调同克莉丝狄纳说："你看，克莉丝狄纳，你这个礼拜天能留在家里帮我忙吗？"克莉丝狄纳变了声调，回答说："当然啦，太太。"她也只能变腔调说话，因为她在母亲小时候抱过母亲，把她带大。老哈亭格尔在顾客临门时也换了声调，特别是军官来的时候。人人都改变声调，互相欺骗。为了互相谄媚，有些人发出温柔的哼哼唧唧的小声——而有的时候，老师虽然实际上并不那么恼火，可是却气势汹汹地怒吼，这是为的什么？这么些变了的声调？是不是每个人都支配着许许多多种——而独独藏起了他自己原来的声音，或者是把它弄丢了。说不定，要是大家都不改变声调，不

虚伪一套，大家就要打起来，那就要闹革命，象俄国那样……

临了，父亲和伐木苦工互道了"再见！"——他们不自觉地又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声调。这一声"再见"听来阴森森的，几乎含着敌意。"一只兵舰！——整只兵舰！"萦绕在我脑际的只是这两句话。

我们吃奶油面包。我津津有味地吃着，象是吃了准能强健体格，好做一番大事业似的。"挺起胸来！"我给自己添加勇气，量着父亲的肩膀，看我还得长多高。父亲看到我挺直身子，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走出树林，面前耸立着一座坡度不大的山岗，我请求父亲同我玩"冲锋"。那边高地上是敌人，设了栅栏，还有许多大炮。我们折下树枝，削尖了。我们站在那儿，枪枝靠在脚边，摆开阵式。插上刺刀，敌人开始射击。炮弹贴近我们身边炸开。我吹起号角。敌人也吹号角。悬崖里回响着军号声。我们的炮队从我们背后冲出来。"跳起！冲啊，冲啊！"我们把树枝端在前面，边跑边放枪。在繁茂的草地上，我们匍匐在地，父亲戴着夹鼻眼镜躺在我旁边。"掩护！"我向他大声喊，一颗开花炮弹炸开了。父亲负了伤，在呻吟。"你的脸打破了，五脏……"——"够了！够了！"父亲表示拒绝，他不愿意受这么重的伤。"还算运气，爸爸，你的头差一点……"父亲认真起来说道："这太过分了……"——"嗯，情况还不那么糟，"我安慰父亲，因为我唯恐父亲不跟我再玩下去。给他扎上急救绷带以后，我们又向高地冲杀过去。敌人裤子上染红了血。这还不算数。我还没看准仇人。我从所有我认识的面孔里去找哈亭格尔……乌拉！我们把他击溃了。

从高地上可以看到一片盖雪的山岭。蟋蟀嚯嚯叫着。太阳在烧灼。我捎着树枝，跟在父亲后头，跨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布满尸体的战场。我们唱着："我有一个同伴……"

可是唱到下面的词句：

"死神把他夺去了，他躺在我的脚前，就象我身体的一部分"时，为了制止涌上我心头的呜咽，我不得不拉着嗓子大声唱。因为自从那回第一次把哈亭格尔毙了以后，他现在第二次象我的知友一样在我身边倒了下来。何况呈现在我周围满目凄凉的并非敌国，而是自己的故乡。父亲回过身来说："为什么你不唱了？来！一起唱！"我又唱了：

"再也不能同你握手，
你长眠不醒，
我的好同伴……"

我噙着眼泪，边唱边走过山头，我给哈亭格尔唱着，我的再也不能伸给他的手，毫无生气地僵硬地伸在前头，我心里喃喃低语："一只兵舰！整只兵舰！"

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只兵舰叫什么名字。那艘不知名的兵舰穿过夜色驶近过来，许多灯快活地闪烁着，我在梦里惊叫起来："一只兵舰，整只兵舰！"

水兵在拉手风琴，有一个人站在指挥台上，从他的面貌上，我相信我认出了是哈亭格尔和克沙佛，他向我招手，他跟我说了几句话，我不懂，舰上所有的人都在唱着"改变"之歌。

岸边的人看到这艘发光的陌生兵舰时，都喊起来："一只兵舰！整只兵舰！"

这时我也匆忙赶到下面的海岸，我心里十分高兴，我拣起平滑的石块，扔过水面，石块一连几次从水面跃起。

24

那个园丁的孩子叫希阿塞，他没有脚踏车，又不会游泳。

希阿塞讲述给我听，每个冬天晚上，正十二点，国王路德维希驾着一辆套着十二匹银白色马的雪橇，驰过积雪的原野，去拜访奥国美丽的女皇伊利莎白，我问希阿塞："你哪儿听来的？"

"你想骗我！这两个人早就死了！"

"早就死了?! 你怎么这么蠢……我可以起誓说，我还亲眼看到国王驾着他的那十二匹银白色的马，半夜里在那边宫殿的桥上飞驶而过，你不知道，他们每次害怕得什么似的，那些宪兵……！"

"宪兵，什么意思?!"

"那些宪兵原来都是普鲁士人派来的，他们还想捉住国王呢……"

"宪兵?!"

希阿塞神气活现地举起食指，唱道：

"古顿医生① 和俾斯麦，

后者又叫做大宰相，

---

① 古顿医生：巴伐利亚王路德维希二世的御医，传说俾斯麦串同古顿将路德维希二世推入湖中，其实他是梦游时失足溺死在希塔伦贝尔格湖中的。

他们从后面冲过来，
他们推他进湖里……
你这伪善的宰相，这种恶行，
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奖赏！
不是在战斗里把他伤害，
后面肋上的一击可以作证。"

我看着希阿塞，他一边唱，嘴一边忽张忽闭地动着，我取了一个姿势，就跟那时我叫哈亭格尔用嘴接住钱币一样，我感到我敌意的眼光在闪动，逼视希阿塞。可怜的家伙，我蔑视地想，"唱吧，所有饿肚子的人都反对国家。""道德观念！"父亲的话在我心头回响，克沙佛拉手风琴也是针对着国家的。我气势汹汹地问：

"你的国王，那个有十二匹银白色马的国王，他到底死了没有！"

"国……你自己就是个宪兵，不是吗？"

"你——你——你这个哈亭格尔！"

"哈亭格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宪兵，你，你这个宪兵……"

我擦了擦额角，仿佛刚才什么人在上面吐了一口唾沫似的，我气急起来，希阿塞早已跳开了，我还在那儿呆站了一会。

楼下住着法律顾问杜赫曼博士一家和他们的使女克莱欣。杜赫曼家的两个男孩，一个四岁，一个六岁，老缠在使女克莱欣的裙子上，我要同他们玩耍，他们就藏在她裙子的皱褶里。

父母亲下午两点到四点睡觉，午睡是绝对不允许打扰的。午睡直接关系到我们在阿尔卑斯湖的骑车和在“杜鹃花”旅馆的喝咖啡，这也关系到那天是否会过得没精打采。

我守卫着我父母亲的午睡。我脱下鞋子，为了使四面八方寂静无声，我关紧了一个漏水的龙头；一扇吱吱嘎嘎、毫无顾忌响个不停的窗户，使我恼火。

下午两点到四点的时候，使女克莱欣坐在秋千上读书。她的脚轻轻往地上一蹬，荡来荡去，眼睛没有从书本上抬起来。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我坐在园亭里，出神地看着她，就象我常常惊奇地望着放在禁止入内的客厅里画架上母亲的画像一样。只要这样观看，就足以让其他一切变个样，而在这个转变里，连我自己也成了另一个人。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看着使女克莱欣，那一整天就有了意义，除了使大家，使所有的人同我一样快乐之外，我一无所求。要掩饰我的幸福是困难的，我只有把我的隐秘泄漏给山林，我邀请他们同我一起往园里望，那儿秋千微荡。

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期，我性情变得温和，对任何人殷勤亲切，连父母亲也不得不诧异起来：“你象是完全变了！认不得了！”

我常常站在我自己面前，我象是在镜子里又看到我过去对待哈亭格尔的神态，我觉得那多可怕，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如今使女克莱欣的容貌映出了我的另一个形象。在新年夜里，张灯结彩的阳台上，我起过三次誓，那时也许我就想象那副和现在相近的模样。白昼不再是旧日的白昼，夜晚不再象旧日的夜晚。使女克莱欣是把我变了形的仙女。我把她同一切美好的事物连系在一起。我所有快乐的时光都得归功于她的影响。她不离开

我身边，她环绕着我飘浮。她把她的美丽和善良分给了我所喜欢的每一个人。

先前我漠然搁在一边的事物，现在我给于关注，无数新鲜可爱的事物，由于观望使女克莱欣，象是豁然显露，我天天在心里领受。我重又立誓，发出壮语：我要做一个好人。我在想，要是我能面对这么一个可爱的形象，度过我的光阴，但求把她的一举一动描绘在我心里，并且再现出来，那我就不致脱离正道，陷入过去那种不能自拔的境地！

下午两点到四点成了幸福的时刻。下午的两点钟过去了，稍纵即逝，而前几个钟头的等待却拉得那么长和慢，迟缓得象在瞌睡。等候幸福时刻的时间长得漫无尽期。而幸福时刻本身，则象秋千的摇荡，呵气的一瞬。

我带一本书到园亭去，要不然每天下午一连两个钟头光坐在那儿呆望，过于惹眼。何况使女克莱欣也是在读一本书，我要同她一齐读。她读的是一本诗。我对自己说，我在向使女克莱欣念一首诗，我密切注意和她同时翻过一页，我常常觉得这位仙女在我旁边，好象她就坐在我身边似的，秋千一直荡进了园亭。

在白天，不在那个幸福的时刻之内，要是我碰上使女克莱欣，我只跟她匆匆打个招呼。我甚至避免同她相遇，每次走出家里之前，我先侦査一下，看怎样才能绕过她身边，不给她看到。有一次我同父母亲在一起，不能回避她时，我掉过眼睛，没有回答她的问好，于是母亲斥责我道："这算什么规矩！这么不懂礼貌，见人都不打招呼！"你不明白，妈妈——我不作一声——她二十四岁，她父亲是莱希河畔兰兹胡特附近的一个森林管理员。晚上当她去睡觉时，我听到她的声息，她就住我楼下的房间里。

意外的事发生了；那是在一天下午，二点到四点之间。使女

克莱欣离开了在她身后剧烈摆动的秋千，笔直朝园亭走来。当克莱欣踏进园亭来时，我再也不能把那空白的一页翻过去，我只能低下头，昏昏沉沉地直瞪着那空白页。

“你在这儿念什么有趣的故事啊？”

在刚才那一刻里，那空白的一页上当然写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可是使女克莱欣一离开了那摇荡的秋千，我又马上感到失望了。我宁愿把她的倩影再移到远处，可是她现在离我这么近：她同我说话的柔和低沉的声音，有如从迢迢的远方传来……

这以后，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我们在园亭里坐在一起。使女克莱欣读书，我读书，我们发现什么优美的地方，就互相读出来。可是在一整天里，就在那幸福的时刻，我也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使她快活，我要成为怎样一个人，才能讨她欢喜。她有一种柔和低沉的声音，令人想起三重奏，也令人想起我们在唱歌课间一班女同学一齐练习的合唱。这里面还有克莉丝狄纳那种抚爱的声音，克沙佛的手风琴也有这样一种柔和低沉的声调，它把响亮的声调柔和地盖住。每当希太歇莱老师奏起舒曼的《梦幻曲》，他就能凭幻想创造出这种声音，听到这种响声，我宣称要当将军和大勇士的声音哽住了，这种声音象在低沉而又柔和地提醒我，要我另找一种职业。这声音同战争的喧嚣不相容，从这里面，家园发出悦耳的响声。使女克莱欣的声音带来和平。

幸福的时刻是默默无言的。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望着书，又互相望着。有时我觉得要说些什么，于是我找出最常说的那些话，为了不透露出我心里在说的话。可是能坐在一个人身旁，在这么一座与世隔绝的园亭里，隐蔽在一片树叶的绿光后面，那就

够好了。常常，我觉得就象在游水时那样潜到水里，屏住呼吸，灰蒙蒙，无底，脱出了凡尘……快到四点钟时，使女克莱欣同我告别，她再次把脸转向我，她的微笑象在鼓励我说：我们俩要不要用"你"来称呼。她一消失，我又找到我整天准备要向她说的话，我呼唤着"你——你——你"。

有一天午睡之后，我问起父亲答应给我买的皮裤，他粗暴地拒绝了我。他同杜赫曼法律顾问坐在园子里，他们互相会意地直点头。

父亲同杜赫曼法律顾问商量过后，把我叫到他跟前。"你们每天下午在那儿到底干什么？为什么你们到亭子里去，不让人看到你们？"母亲插口说："真了不得……丢人……别的没关系，就是这个……这样一个人哪里适合你……"父亲接下去说："象你这样的年纪，真不害臊?！丢人……"母亲说："……比哈亭格尔还坏……不要脸……"父亲说："这样一个下流坯，竟然跟你，跟你这么个小鬼头乱搞起来！不要脸……"母亲说："你难道一点门第观念都没有了？"父亲说："要惩办。一定要告发那个人。快到屋里！禁闭在家里！"两个人齐声说："丢人！"

"丢人的事在这儿呢！"我真要吃吃地暗笑，他们俩由于"丢人"，暴跳如雷，我觉得可笑，可是接着我又咬牙切齿狠狠地说："你这个吃芦笋的老饕！"

我一会儿为父亲害臊，一会儿为母亲害臊，现在我又想起了父亲吃芦笋时的那副样子。父亲在母亲面前恬不知耻地专拣最粗、汁水最多的芦笋吞食！我觉得母亲十分放肆地向父亲笑，父亲狼吞虎咽地在嘴里把一块粗壮的芦笋拖来拖去，单鼻眼镜后面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贪婪地朝母亲望。这不是新年夜里在阳台上站着拥抱的蓓蒂和亨利希，也许母亲那时要说："我反对，"就

让她说吧，我才不相信她呢……

夜里，我把几块手帕扎在一起荡下去，敲打下面的窗户。使女克莱欣的窗打开了，我这才知道，由于我父亲的主张，杜赫曼法律顾问永远把她辞退了，她明天就动身离开。

“再见！”窗子响着，关上了。

25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父亲叫醒了我。我想起很久以前父亲早上五点钟起床的那天，不过这次这个早起者背上背着包，穿着登山靴。

“快点收拾好！我们上少林克去！”

屋子还静静躺着，忽然它变成了另一座屋子，地板翘曲，令人难受地嘎嘎作响，壁布起了皱褶，蜷缩着，因为今天使女克莱欣要离开了。“老人岩”旅馆后面耸起的树林也变了样，这座林子在它阴森森蒙上雾霭的一片枞树的绿色里，唱着一支凄惨的歌，同使女克莱欣告别。

父亲手里拿登山杖，在等我。

“哪，快点儿！”

“宪兵！”我心里气呼呼地骂，我要谢谢希阿塞，他把这两个字教给了我。

他变成了另一个父亲，一个凶恶的巫师，他一举杖，秋千就停住，世界上再没有摆荡，就是太阳在照耀，也还是千里冰冻，一种麻痹的恐惧象鬼魅般在游行，从黑暗里刮起一阵阴风。

好时光结束了，幸福过去了。

我诅咒这父亲在里面感到悠闲自得的林子，我不得不听他

大声地谈笑，那对我就象是讥嘲，他吸着枞林的香味。我试图摆脱父亲，我拉后一段路，或者匆匆赶在前头，可是每次当我刚得以脱身时，他就吹起口哨来，又叫我到他跟前，他就象把我系在一根无形的铁链上似的。

那儿山谷下面是我们的“老人岩”旅馆，只有骰子般大，上面架设了一个三角形当屋顶。我相信我还认出了使女克莱欣的窗户，她正在后面收拾行装。

我们登上悬崖时，父亲头晕了。父亲匍匐地爬过一块平整的岩石，能够轻视他真是件痛快的事。

“还有更陡的呢！”我劝他不要再爬上去，“那儿是个山脊，象尖刀那样陡，两旁都是深渊。”

父亲拄在爬山杖上，朝山脊那边望去。我感到他正在鼓起勇气，最后他深深吸了口气，奋力朝山脊那边走去。

父亲——我嘲笑地想——认为登上少林克峰是义不容辞的。他这种心理本身就是欺骗。这是必须克服的。

“就到这里，别往前走了，”我在山脊上在父亲面前跳跳蹦蹦。“瞧，爸爸，我一下子就滑下去了。”我不得不把我的爬山杖递给父亲。“嗯，现在我觉得安稳多了，”他抓着了手杖，我小心地把他从山脊上搀过来。走到山脊中间，我放开了登山手杖，问道：

“要是你现在碰上老哈亭格尔，你怎么办？”

我只听到一声叹息：

“我请你别说这些蠢话了！抓紧登山杖！要不，又会发生事故的！”

父亲不得不用请求的口吻同我说话，这促使我再提一个问题：

“那真的是一只兵舰，整只兵舰吗？”

父亲没有答复，他汗流满面，拉着一根铁索引体上升。最后一段陡直地通往山顶的山脊算是越过了。这时我已站在山顶，呼喊着，鼓舞那勇敢的登山者，要他尽快爬上来。

当他在我下面越过岩缝上来时，他的秃头摇来晃去，我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已——我觉得是那种柔和低沉的声音止住了我。山顶上布满岩石，我真想踢下一块石头，让它滚到他的身上。这有什么大不了？别人不会察觉的。他就是那么掉了下去。没有人会相信我这么个“小鬼头”会干出这种事。可是我象是听到了那种柔和低沉的声音，于是踢岩石的念头从我思想里隐下了。我心里想：“说不定一切都还会好转，父亲不过是恫吓我，我和克莱欣还会再见的。”

父亲终于登上了山顶。

我一见他上了山顶，马上就说：“上面景致也并不见得怎样，一阵暴雨正在酝酿中，到那时下山就麻烦了……”我改变了语调，尖声尖气，彬彬有礼地请他宽衣。“同你爬山，可真是差劲，”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这是因为我没有皮裤子，”我装作委屈的神情，“嗯，嗯……就是这个缘故。”

“你这种行为同一条皮裤子有什么关系，不，不，这同一条皮裤子完全不相干。”父亲沉思地回答。

父亲有鼠曲草图案的草绿色长统球袜滑到了靴上，他用别针别在胸前短上衣上的小绒帽也压坏了。

“你把长统球袜拉上来，这儿上面风大，我要是你，就戴上帽子。”我喋喋不休地向父亲说，这时候他在静听一阵正从远处滚滚而来的雷声。

碎云在我们下边飘浮，“老人岩”旅馆间或显露出来——闪

烁的一小点。

因为我心里急于从后面推父亲一下，所以我总落后他一步。我要他有什么用，没有他我一个人也过得下去，他终究是个国家高级官员，享有养老金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国家要抚养我。

我同国家的一部分单独立在陡峭的岩顶，我可以提脚给这部分一脚。什么人证都不存在。要是有人提起诉讼，由于缺乏人证和其他物证，我准会被宣告无罪开释。在山谷下攀登开始的地方，写着："上少林克峰需六小时，"为了纪念父亲，人们会在那里立一座纪念碑：

"爬山登高，永葆青春，

一位检察官于此坠落。"

这时父亲问道：

"你们真的没一起搞过？"

使女克莱欣！使女克莱欣！我感到痛心，我问一句：

"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好搞的……？""嗯，"当他迟迟不回答时，我无所畏惧地追问。

"嗯，就象人家那么搞，我只是说——"他狼狈地、期期艾艾地说，低声下气，变了声调，我似乎感到他那副眼光，就象是在大峡芦笋时的那副贪婪的眼光……

"我只是说……只是说……，"我学着父亲那么说……唉，使女克莱欣——我不寒而栗，然后振作精神，迸出下面的话：

"我们在一起看书，互相看看……别的没有什么……"话说得又勇敢又莽撞。

使女克莱欣——在这儿山顶上，在父亲面前，我必须捍卫你。让全世界都知道……

"看书和互相看看？！这你可骗不了你爸爸……"

“信不信由你。我无所谓！”

这是我敢于面对父亲说出的第一句公开反抗的话。使女克莱欣！使女克莱欣！我心里一面在欢呼，一面又在向父亲怒吼，“斩首！”

父亲一下子呆住了，缩起下唇，象在嚼什么东西，接着他默默站起身来。他作好下山的准备。“你先走，”他请求说。“你先走，”不顾他反对，我就站在他后面。

“留神！石块滚下来了！”我大声喊道，其实我只是用手朝脚上打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岩石落到深渊里。父亲吓得把头都缩了起来。

“噢！”——我又回复了尖声尖气的声调说——“没什么，我只是说……”

父亲抬起一只手按在脑袋上，保护自己，在一堆矮松丛里滑了一交。“我不过是说，”——我递给他一只手，搀他一把，他那副孤立无助的神情活象是颓然倒在街上的希大歇莱……

使女克莱欣。我采了一束杜鹃花，望着积聚的乌云，几阵滚滚的响雷以后，乌云消散了。

难道暴雨不曾爆发，就不能使高山震荡，让石块从山头翻滚下来吗？世界上从此再没有摇荡，柔和低沉的声音也不再能听到。也许就在此刻，火车把使女克莱欣带走了。

想到这里，我跳过岩石，走在前头，手里摇着那束杜鹃花，向她道别。父亲远远落在后面，摸索着岩壁前进，从岩石铺成的石级上走下来。

一回到家里，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母亲敲门时，我嚷

道："别管我！"

母亲不再敲门了。

屋里黑沉沉，我在黑暗里向已经远去的使女克莱欣告别。一只手风琴在奏："明年这时光，明年这时光，我们采葡萄，"跟着是《好同伴》歌："再也不能同你握手，你长眠不醒，我的好同伴。"那准是克沙佛的手风琴，它奏着向使女克莱欣告别。

园里：秋千依然在，但不再摇荡……

窗子：静静的。

"你把父亲丢在哪儿了！父亲待在哪儿？"母亲在门外问。这当儿，穿着登山靴的父亲已经格登格登上楼来。我听到他把登山杖搁在角落里，放下背包："唉，总算回来了……这是第一回，也是末一回……他可真算得是个爬山的好向导……这就是对我们的报答……这样一个家伙……他这人躲到哪儿去了？真摸不透这个人心里打什么鬼主意？"

我手里握着那束杜鹃花，走到窗边，在夜色里向什么地方再次挥摇着，向使女克莱欣告别……

我并不认识他。街上的行人向我们问起他。在参加他的葬礼时，我们寻过愚蠢的开心。他早已为人遗忘。多蠢的一个名字：多密尼库斯·兔耳朵！而今他却引起我的思念，这个死者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我。我伫立在大海赛罗桥上，我跨过栏杆。我自言自语，我不知道我说的原来是诗句。总之，我嘴里说着什么，为的使我在坠落时可以紧紧抓住这些话，也许这些话就

跟我那时发明的、想使自己神志麻木的话一样，毫无意义。我胡诌这些话，给克沙佛的手风琴伴奏。在坠落时我没翻筋斗和两脚朝天地栽下来。我慢慢滑下来。我定了定神，当我感到脚下是坚实的土地时——我从上面跳下来的桥高高悬在头上，而在我周围的河水则向后退去——有一股新的、奇异的活力从那些诗句里产生，于是我充满自信地朝岸边迈步走去……

“开门！”父亲粗声地嚷道，朝门上打了一拳，把我从幻梦中惊醒。“你再不开，等着瞧吧。”

有什么等着瞧的？我怕什么？我聆听着那把我从悬空的坠落里呼唤回来的声音，对门外的粗声叫嚷不加理会。

可是，不久我又站在深渊上了。

“你——你，”有人叩门。

这种黑暗，谁也受不了，于是我在黑暗里打开了门。

走廊里亮着灯。母亲站在灯光里。

母亲带着担忧的微笑迎着我。

“来，我给你开灯。”我觉得，仿佛她给整间屋子带来了亮光。

“多美丽的一束花，”——她仍然在微笑，忧郁地问我道：“你对爸爸究竟干了什么事呀？”她小心翼翼地把杜鹃花放在水罐里。

这束杜鹃花就象是带给她似的……

26

进威廉中学的都是些王家贵族公子，它算是慕尼黑最高贵

的中学。父亲决定把我插进这所中学里去，不错，“插进去，”他那么说，他希望这样便能使我改掉那些不良的举止态度，学会及早在上流社会里出入。

我对科帕尼克的那个上尉①所开的玩笑感到欣喜，这种欣喜也属于不良的举止态度。一个叫做伏依格特的鞋匠，冒充上尉，占据了科帕尼克市议厅，愚弄了整个国家。“这没什么可笑的，应当感到沉痛，”父亲说，“这么一来国家威信会因而扫地！这类事情的危害性有时甚至比倍倍尔在议会里煽动性的演说还要大。”然而在练习三重奏时，波耐特少校却反对这种观点，他从来就觉得那种普鲁士式的斩钉截铁十分可笑，依他看来，巴伐利亚人从军比较好一些，他竟然还打趣地建议父亲，拍一封贺电给那个科帕尼克的上尉。这真令人啼笑皆非，正象父亲以后跟母亲所说的：“我真不明白这位少校先生，这样的话他竟然当着一个小家伙……身为体现国家威信的人尚且……无怪乎那些孩子们缺乏管教了……”

从此以后，三重奏就更不常举行了。在以后的几天里，父亲一再竭力向我述说这种亵渎行为对国家的危害性，并且再次可怕地给我描述，象哈亭格尔这班人要建立未来的国家的阴谋。“这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爸爸，”我换了声气说，“比方说，要是有一个罪犯化装成宪兵，逮捕了你，而另一个罪犯呢，穿起法官的大袍……”——“住口！住口！”父亲惊慌地堵住我的口说：“这样的事情连想都不能想，怎么还能说出口……你可一点不明白这有多危险……”

---

① 科帕尼克：柏林西南郊区名。一九〇六年十月十六日，一个名叫威廉·伏依格特的鞋匠穿起军服，冒充上尉，盗骗了整个科帕尼克金库。德国作家符·席弗尔曾据此写过小说。

只要我想象出各种无奇不有的化装，我就感到自己处境特别危险，我甚而怀疑穿着那些衣服的人不要都是化装的。我任意把衣服和人们杂乱交换，我觉得有许多人穿别的衣服合适，我让老哈亭格尔装扮成皇帝，遍游世界。我在吃饭时，想到老哈亭格尔正在检阅军队，他的元帅杖似乎在我鼻子跟前来回挥舞，我禁不住把嘴里的东西喷了出来。“他又在搞什么啦，傻瓜?!”父亲从煎碎肉上抬起目光。“管他呢，吃吧！傻事！尽是些傻事，”母亲叹了口气，扯了一下我的袖子说：“回到你房间里去，别败你父亲的胃口，你在那里可以一个人笑个痛快。”

向来我对穿制服的人怀有敬意，如今在这敬意上蒙了一层淡淡的讥诮。不错，有一个时期，由于科帕尼克闹的“恶作剧”，我对军事演习也厌恶了……

门铃响了，接着听到弗埃克的口哨，原来他站在下面街上前来接我，这使我感到意外。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也和我一样进了威廉中学。弗埃克的家在教堂后面，我们上新学校同路，我们穿过石雕陈列室，走上台莱赛街，横过路德维希街，沿封·德·坦街而下，再穿过画廊街，趋入威廉中学。

弗埃克不断地盘问我避暑的事。我同使女克莱欣的那段事情不能泄漏给他，我只好编造了同一个农村姑娘交往的、叫人难以相信的故事，谁知弗埃克却象实有其事地那样吹起牛来，他说他在奥勃斯特村疗养所的大厅里跳过舞，一个漂亮的美国女人还约他到她房间里去哩。我妒忌弗埃克的艳遇，可是我心里蔑视地想，你同你的仙女，去你的吧，要我在脑子里打使女克莱欣的主意，我认为自己年龄还太小。

我们事先作了布置，使我们三个人在排座位时坐在一起。在上第一节课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环顾四周，要找个象哈亭格尔这样的人。说也奇怪，我自然而然地又加入了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那个小集团。不到几天工夫，我们已经熟悉班上的情况，找出一些功课较好的同学，其中有一个我们觉得担当哈亭格尔的角色特别适合。

我们三人——“一个阵容整齐的三重奏小组，一个三人集团，可不是吗?!”——我们碰上了另外一个三人小组：耐夫，希特莱勃，勒文斯坦因。这三个人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他们也是在国民小学时就亲密相处，团结得和我们一样紧密，我们管他们叫“蛀书虫”，因为他们互相热烈地交换书籍，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向人要图书馆的书目看。我们叫勒文斯坦因“小犹太”。他在那三个人里体格最弱，戴副眼镜。此外还有一个三人小组，是由摩依伯爵、希帕莱蒂伯爵和封·范騁男爵组成的。他们同大家落落寡合，态度温文尔雅。弗埃克散布谣言，说什么富莱希拉克跟摩依和希帕莱蒂是死对头，这就及时阻止了富莱希拉克同那些“举止文雅”的人来往。

我分配到的任务是去笼络小犹太，探听他的口气，看他是否乐意帮我们做作业。我送小犹太回家，可是我看出，这一回可不象过去跟哈亭格尔打交道那么得心应手。

小犹太的父亲是个富裕的银行家，那家银行叫“勒文斯坦因父子银行”，座落在林荫道广场。勒文斯坦因家在竖琴的希塔伦堡湖边，有一座别墅。在回家的路上，小犹太跟我谈书里的故事，也谈到剧院里的演出。他问起的那些书我一本也没读过，甚至连书名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使他感到惊奇，我总共只上过两次戏院，一次去看《木偶仙女》，一次去看《自由射手》。小犹太信

任地告诉我说，他打算将来当个律师，帮助穷人，他的朋友耐夫觉得适于做诗人，而希特莱勃则早已决定当歌剧指挥。我还得知，他们三个人曾经一起远足漫游，还野餐过，睡在帐篷里，可是他们对军事演习毫无兴趣。所以看来要这个小犹太归顺我们希望不大。

可是弗埃克竟然争取到一些学生。他组织了一个战争委员会，向我们报告说，我们不久又可以组成一帮人，那时候我们就要给“那班人”看看，我们是“有一手”的。

关于教授方面的情况我们很快就知悉了。雪尔凡里渥教授为人严厉，就是出身于“好家庭”的子弟他也不留情面，这使我们十分激愤，把他这种一视同仁看成是最卑鄙的行径。温特教授优待那两个伯爵，可是他居然不把我们也算在优待的人们里面，这又使我们恼火。可是要同这两个教授闹翻，看来也非上策，因此我们就在瓦尔特福格尔教授身上泄愤。这是个可怜的老头儿，他是那么健忘，老是把夹着成绩单的书本丢在教室里，我们把我们的坏分数改了，事后他也没发觉。

就这样，我很快地又参与了一切最坏的活动，那幸福的时刻，霍亨希万高的景象，那秋千摇荡过的地方，对我又变得陌生和奇异起来，只有在回忆中，当我象是在翻阅一部纪念册时，我才能重新发现它。我与克莱欣使女同坐一起的那座幸福的园亭，僵硬地躺在那儿，活象希伐宾公墓里的一座纪念碑。

现在克沙佛也搬走了。新来一个年轻小伙子，搬进了克沙佛屋里。他叫赛帕。晚上他带着短铳枪在园子里兜来兜去，射击栗树上的鸟。可是赛帕是怎样一个没种的人啊，我父亲走过

他身边，他甚至站得笔挺。就是在我面前，他也采取唯命是从的姿态；这种永远的立正可引不起我的尊重。于是，没多久，我就老实不客气地禁止他射鸟。他立即将短铳枪放到一个角落里。“集合！”我一喊口令，赛帕马上就跑近来听候命令。可是我才不希罕他的立正哩，这个唯命是从者就是让我在他那里骑马我也不高兴。这个唯命是从者想上升到上士，临了还不是离开了军队，当个小职员，最好是当个收税员。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的女厨师丽塞尔告诉我，赛帕挣的钱比克沙佛多，因为赛帕安分守己，思想正派，只想生活过得舒适些。

……不，赛帕这么一个唯命是从者才不配代替克沙佛的职位呢！

这个唯命是从者使我荒废提琴的练习，我又想要克沙佛的手风琴了。我在父母面前捣那个提琴教师的鬼，使他们怀疑他常常酗酒，——“别再浪费那么多钱了，”——我的计谋获得了成功，再也不上提琴课了。

后来有一次，我心里想：“倒要看看提琴是不是还好好地在那儿。”于是我打开盒子，我的提琴断了弦，躺在里面，琴马两边的裂痕在我看来仿佛是悲哀的问号。我拉上新弦，把这无辜的提琴放回盒里。对于这架提琴提出的问题，我回答道：“我又不是存心跟你过不去。这跟你没关系。”

我站在窗口眺望远处，眺望不知名的所在，我的目光落在我们家对面的苏丝纳公寓上。我在想象中住过了所有其他的屋子之后，才发现对面这所公寓。每当父母去睡觉时，我就悄悄起身，站到敞开的窗口，于是苏丝纳公寓里的生活我也熟识了，那

儿好些房间里还亮着灯光。

窗帘后面，幢幢的黑影在浮动。一片影子坐在桌子跟前，站了起来，影子愈变愈大，从窗帘后面走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身子探出窗外，望着街上。现在我活生生地看到一场在窗帘后面演出的皮影戏，以后又变成一片阴影，直到霎地一下灯熄了为止。屋里的夜色比外面的夜色更深沉，它象是一个墓穴，将入睡的人困住。

在一周内，在苏丝纳公寓里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在我身边走过，我仿佛在读紧张的小说，虽然这些旅客默默无声，他们的命运只是在举止和表情上表现出来。我觉得为这些沉默的事件编造一些词句和思想，联贯起来，要比教科书里的课文有趣，课文里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一切都规定了明确的方向……

一辆马车驶到门前，车上装着许多贴满彩色纸条的箱子。从车上走下一位服饰华丽的太太，苏丝纳小姐亲自来到门口，迎接这位贵宾。这是个上了年纪的瘦削的女人，戴一副夹鼻眼镜。我的目光充满了热切的好奇，打量各扇窗子，想要知道哪间屋子供我们的来客使用。果然是那间带阳台的角落里的房间，我猜对了。我在各个不同的时间观察她，试图探究这个衣着考究的太太的来历，我围绕她编织了激动人心的事件。她站在她那间带阳台的房间里，象在等待什么人。她不时走到镜前，在她的衣服上摸来摸去，整理整理鬓发，后来又立在窗前朝我这边望。可是我一次也没能抓住她的目光。又驶来了一辆马车，车里跳下一位先生，络腮胡子向两旁蓬开，鼻下也蓄着胡子，活象是理发师维狄希，他搬进楼下左边一间普通的屋子里。这位先生叫打扫

房间的女仆买了一束花，没多久就在那位太太的房间里出现了，这位先生亲了太太的手，太太起初怯生生地点点头，跟着他们突然一下子搂抱起来，那位先生扯着太太的手腕，后来百叶窗落了下来，直到傍晚时才再拉上来。那时候女仆到转角处去唤马车过来，他们俩站在屋子中间，在明亮的枝形灯架下已经准备出发。第二天早晨，那位太太起程了，到中午来了一个警察，把那位先生带走了。当天《慕尼黑新闻》晚刊上登载着一则消息说，警察局追捕久已臭名昭著的国际大骗子，在知名的苏丝纳公寓落网。

苏丝纳公寓在叙述故事。我可以永远静听它讲故事。据说苏丝纳小姐本人很有钱，因为公寓可以使那些商人有利可图，所以苏丝纳公寓颇受他们欢迎。他们称赞这位小姐成人之美，而不谋求私利。而另一些人则在背后窃窃私语，说这个"瘦得听得到骨头响的女人"撮合未婚的男女幽会，索取相当的酬报。这样，苏丝纳公寓就经常被人谈论，为流言蜚语所包围，而公寓女主人似乎认为这样反而有利，对这些议论加以鼓励，她使那些到处散布流言的女仆加入她那些来客的风流韵事中……

死神也光临这所充满神秘气氛的屋子。

老小姐劳登萨克死了。她戴副黑眼镜，拄着拐杖。这个"巫婆"养一头小狗，还有一只呱呱叫着"米娜"的鹦鹉，我是在丽娜姑母那儿认识劳登萨克小姐的，丽娜姑母老向温斯卡舅舅要雪茄烟头，她要了烟头放在家里的炉铁板上，照她的话说，这有股好闻的"男人味儿"。

从劳登萨克小姐屋里不时传出轻微的咳嗽，后来越咳越厉害，有一晚竟变成了呻吟，于是不得不去请医生。过后不久，连

牧师也来了，手里拿着临终圣礼。鹦鹉和小狗搬进了苏丝纳小姐房间里。一个红十字会护士坐在床边的扶手椅中，茶儿上燃着一盏油灯。

我不忍细细察看这场垂死的景象……粗嗄的咳嗽声不断响着。这种均匀的粗嗄的咳嗽逐渐爆发为一阵阵来势凶猛的呛咳，就象施了什么魔法，把周围的环境全部咒住。这是一种吵闹得可怕的死亡，死神在这么一个衰弱老迈的身躯里竟发出这么可怕的声响，使我不寒而栗。垂死者在床上给人扶起来，靠在枕头上，护士给她药吃。我看到她在吞吃。跟在粗嗄的咳嗽后的是一阵拖长的喉头的哮喘，她的头在胸前垂下来。周围的一切都象卧在沉睡里，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这么痛苦地与死神挣扎，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丝毫干扰，这真使我难以理解。这个劳登萨克小姐是何许人？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胆量回答说："她与你何干，她，这么个老太婆?!"我们所有这些只顾自己，把别人撇在一旁的人又是什么人呢，我啐了一口唾沫。我一直守在死者身旁，直到黎明来到。

当一清早窗子打开时，我知道，这也意味着我的死。街上停着一辆尸车。男人们抬着棺材，踏着沉重的步子，从楼上下来，脚步声一直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仿佛又参加了一次处决，垂死者喉咙里呼呼的喘鸣声还在我心里回响……

还有一次，一大堆人簇拥在苏丝纳公寓前，救火车后面紧跟着救护车，摇着铃玎玎珰珰地疾驶而来。一对情人双双服毒自杀，他们住在院子后面的一间小房间里，所以我不曾留意，他们就这样悄悄地死去。我看到两副担架，上面掩着布，推进救护车里。

"无声无息地，"我低语道，"一个跟着一个就这么无声无息

地消失。”我为这种无声无息感到不安。每一个人对任何其他人无声无息的消失都无动于衷，而从不曾想到有一天他自己也必然会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我感到奇怪。所有死去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世界并不因此有所骚动，这令人不解，这些死者虽然有一个时期又回到别人的话题里，但只是顺便提到，以后就再没有迹象了。

可是在寻找失去的痕迹中，我立即发现，就是那些最不显眼的东西，不论是眼睛一眨或一个手势，都以一种奇异和料想不到的方式留在我们心里。一切都在我们内心留下印记，划下痕迹。我思忖，无事无物不留下痕迹，有因必有果。一切都在生长，为了相互交错影响。就是物体也在我们心里留下记号，而我们又把那些记号不断再现出来。尽管我们无声无息地消亡，我们也会历久不灭。

就拿劳登萨克小姐来说，我感到我会把她留存我的记忆里，连同她的小狗、鹦鹉，她临死那一刻痛苦的咳嗽，还有丽娜姑母的有股“男人味儿的雪茄”也将长存在我心里。那对情人盖着布的脸也同样会在我心里活着，就是那个大骗子和那个服饰华丽的太太我也无法摆脱，使他们不留痕迹地消逝。

可是这种“历久不灭”看来也并不曾使任何人不安过，大家就这么过日子，似乎他们的生活不会留下什么影响。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力求完善，那当然谈不上什么“改变”了。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活在另一个人身上，他被别人接受过来，又再现出来，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人的心里一起生活，每个人都将永久长存，发生影响，人们所认为的个人生活乃是不死不灭的……

在幽暗的过道里和楼梯上，就能碰上一堵堵墙上的各种奇异和变化不定的幻影，人们隔着墙同这些幻影神秘地交往，这里就象一个远离世界的角落，各种声音和喧响鼎沸着：我在想象中就这么在苏丝纳公寓住下了，里面的房客一个也没有发觉。我挥着手杖，吸着雪茄，俨然是个“了不起的绅士”，我从路易街折入海斯街，我按门铃，门铃下有一块大理石牌子，上面用金字写着：苏丝纳公寓。

27

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从三人小组中退出了。

事情出在画廊街的人工溜冰场里。弗埃克在那儿终于结识了杜塞尔。她在她女友的陪伴下，牵着一头猎狗，在威廉中学门前来回闲荡，好几次已经引起我们注意。杜塞尔住在吕姆芬堡，她叔叔莱德维兹男爵不久前才离开精神疗养院，她就住在他家里。她曾企图自杀，用一枚目下时行的帽子上的大别针刺自己的心脏。据说她还把头发剃光了，戴着假发。杜塞尔约摸十六岁，脸上抹粉，涂得粉笔一样白。

弗埃克唉声叹气地向我承认，这种交往耗费了他“巨额款项”。他要给那两个女孩“垫”溜冰场入场券的钱——衣帽间寄放那条狗也是要钱的——，在溜冰场上有一家点心店，那两个女孩每次都感到难以压制的食欲，弗埃克为了充好汉，只好拿他的钱袋来平息她们的食欲。溜冰之后，这两个女孩总表示她们渴望去观赏一下“诺埃豪斯西洋镜”；观赏之后，她们接着又提出：“我们

想到塔舒斯咖啡馆去看看，”那儿恰好空一个座位，于是坐下来，吃了好几块圆蛋糕，又是弗埃克垫的钱。出了咖啡馆姑娘们又叹息道：“哎呀，今天忘了带钱，”因此连回吕姆芬堡的电车费二十芬尼也得弗埃克来付。

这样花钱的约会弗埃克每星期要负担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他悲痛欲绝地埋怨说，星期天的远足可要了他的命。

他断言他不能就这么丢开杜塞尔，他要挽救她。我一时弄不明白，这种挽救是指什么而言，于是弗埃克就启发我，说他正对杜塞尔施加巨大的道德上的影响。然而他漏出了一句话，说只要我肯帮忙，他以后在晚上可以带我上英国公园里的喷泉那儿去，他知道那儿有一张隐蔽得极好的长椅……

“帮助我完全是你的义务，你想，如果反过来，我要是你，我会犹豫一秒钟吗？不会，不会，我永远不会忍心使我的朋友因为我的缘故，说不定从大海赛罗桥上……不，你不能撇下我！”

他露出乞求的神情，突出眼睛，咽了好几下口水，扯着我的上衣袖子。

我现在才明白弗埃克的打算，可是我装糊涂，让他急不可耐。

“你的意思是要我帮你甩开杜塞尔？”

他舔了舔口角，把我的上衣袖子拉得更紧，他踮着脚尖，团团转。①

“哪里的话，你干那样的事还太缺乏经验。问题是你有一个外婆！”

“你拉你的吧，”我暗自想，“要我为你去偷钱，犯得着吗？”

“呐，你有一个外婆，同我一模一样，还有母亲。你我都有一大堆亲戚。”

---

① 弗埃克是个矮个子。

他握住我的手腕，摇着我：

“难道你们说的友谊从来就不是当真的?！唉，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嗨，要是我坦白告诉你，我把我母亲的结婚戒指在阿玛丽街上的当铺里典当了，明天就非赎回不可，不然……那你该说什么呢？现在你知道了吧……”

“可惜我外婆昨天旅行去了，”我扯了个谎。

弗埃克做了个绝望的舞蹈姿势，就地打了个转，双手捶打着胸脯，接二连三地嚷道：

“唉，你这个没心肝的人！你这个畜生！你这个不通人情的人，你这个讨厌鬼！我从来没想到你是这么胆小！”

胆小——我气得两片嘴唇直抖，这个称呼我受不了，好吧，我马上就证明给你看我是不是胆小，我攥紧一只拳头要打出去，可是拳头立刻又松开来，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我把那只手搭在弗埃克的肩膀上，说：“等着瞧吧，看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是胆小鬼！”

弗埃克抚着我的上衣袖子说：

“再说十月节就要到了，那时候你也能有点钱花，你大概已经听人说过，这次要举行大联欢，过去那十马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谁也不会再想到那上面去了。”

说着弗埃克挽住我的胳臂。

“这类事不在乎多干一回少干一回。你自己说过，她在那口小柜里藏了一大堆十马克币。这老太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而且钱我一定还你，那你以后就不用再去拿了，现在我就向你发誓。”

“可是你要收回‘胆小’这个词——”我愤愤地撞了他一下。

“嗯，好吧，”弗埃克低声讨好地说，“刚才是说了玩的。”

弗埃克的胳臂紧紧挨着我，使我感到一股难忍的热气。我

开始用力从他的胳臂里挣脱开来，弗埃克这会儿提出这样的建议，我现在甚至感到高兴了。他说得对，我差点儿把十月节给忘了……

外婆在煮巧克力。旧式的小柜上铺着一条刺绣的花边。它就象祭坛箱里放圣体的器皿一样闪着光，引诱人。

这个小柜讲述着掘金者的故事，太阳闪耀着金光，空气里也含着金质。神像是黄金的，今天人们还拜金。圣徒头上的光轮是黄金做的。小柜在低语：火车里装的是金条，船只在运送金器。钱是从黄金来的，五芬尼，十芬尼，钞票都是。高低滑板，摇船——所有一切都是从黄金来的，还要再化成黄金……

我先把门稍稍打开，听一听外婆去外面厨房里忙些什么，然后我打开小柜的抽屉，偷偷摸摸地把两个十马克币塞进裤袋里。我坐到摇椅上，拿起一册《德国城市和风景》，把脸埋在书页里。在椅子的摇摆中，有一刻我的眼光越过书里的图画，使女克莱欣的影子在枞树丛中出现了。有一瞬间，我想把那两枚金币放回小柜里，这时外婆端了香喷喷的巧克力进屋来了。

我觉得仿佛小柜泄漏了这种偷窃行为，因为外婆脸色阴沉，充满忧虑，有好几次把身子转向小柜。我把巧克力啜饮完后，还在那儿坐了一个钟点，听外婆给我念克洛普斯托克①《弥赛亚》中的章节。我一只手深深插在裤袋里，跟上次一样，我要感到金币的存在，可是我心里同时又感到一种压迫，要把手抽出来，将偷来的财宝当着外婆放到桌上。屋子好象成了一所圣殿，周围四壁悬着高大的油画，由外婆掌管。

这时我觉得又有什么在拉我。我回答在我上衣袖子上的拉

---

① 克洛普斯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弥赛亚》是他有名的长篇宗教叙事诗。

扯说："别叫我胆小鬼。"

外婆坐到钢琴前弹奏，她按下的每一个琴键都象是要用乐声使我回心转意……我过去叫哈亨格尔用嘴巴去接五芬尼，而这家伙……一下子就给他整整十马克……哎，天啊，我怎么啦……没有一个人再认得出你来了……可是这一切，这一切都不打紧，就是不要叫我"胆小鬼"……

在我临走时，外婆从她的钱袋里拿出一个五十芬尼的硬币，我发窘地不愿接受，她就塞到我裤袋里，这个硬币同那两个十马克币撞在一起，发出轻微的玎珰声。

为要避开外婆，我冲下楼梯，奔进雨中。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让自己淋个透湿倒也畅快，仿佛倾盆的大雨能冲去一切污秽似的。偷的钱随时还是可以放回外婆的小柜里，先在街上蹓跶个把钟头，然后随便找出一个借口再去她那儿。外婆一定还在厨房里忙着。

我刚这么想的时候，又有什么在扯我的上衣袖子，我象是吃了一惊似的回答说：

"你跟在后面钉我的梢干吗？我不需要宪兵！"

弗埃克立刻又缠上来了：

"哼，我又不是那个意思，你这个人。我是想帮你个忙，免得你怀着那么多钱跑来跑去。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胆小鬼……高兴点儿，喂！你到底是我们一帮里的人。你是属于我们的。象我们这样的人……"

"我什么也没拿到，柜子上了锁，钥匙到处都找不着。"

弗埃克甜蜜地微微笑着，望着我插在裤袋里的手。

"你在开玩笑，你这个——刽子手！"

他就象道出一句咒语。我很久没听到别人叫我这个绰号

了。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是班上唯一知道这个绰号的两个人，什么时候他们认为适当，他们就会把它传开来。

别做胆小鬼——

弗埃克把我从倾泻的雨中拉到一座房子的屋檐下。

看着——看着——看着，我心里真想叫弗埃克也用嘴巴去接那十马克，可是我却扭动着嘴巴，呆若木鸡，“刽子手”这个词哽塞在我喉头……我自己也没有觉察到，我把那十马克塞进了弗埃克手里，他立即道谢：

“‘刽子手’只是我们私下说说的，我也要跟富莱希拉克说一下。你的绰号与别人无关，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又不是你的奴仆！”我冲口而出。

“等着瞧吧！”弗埃克把十马克捏紧。“象你这么个人……”

我心情沮丧地从倾盆大雨中回来，父亲正站在阳台上，观望着我。母亲在过道里等着我，说：“马上到起居室来，”这当儿，我满脑子还在想“刽子手”。我越想越恼火，因为我竟这么驯服地听弗埃克使唤。他以后准会利用叫我绰号继续敲我竹杠，临了还是把这绰号传开去。别做刽子手。

别做胆小鬼。我可付出了代价……象我这么个人……

我在起居室里碰上外婆，她靠近父亲，坐在写字台旁，母亲把客厅门关上了，这时我才感到情况不妙，有什么可怕的事要临头了。

父亲坐在他的弹簧矮椅里转来转去，擦着夹鼻眼镜，用探究的目光打量我。大家的目光都盯着我，好象他们的眼睛能照透我的心似的。趁外婆大声啜泣，父亲和母亲忙着安慰她的时候，我

赶紧——我做出擤鼻涕的样子——把那剩下来的十马克塞进嘴里。父亲搜我口袋时，那块金币已经在我嘴里。我害怕把它吞到肚里，用牙齿咬住。

"把偷的钱交出来！"我只能摇头，因为那枚金币堵住了我的口。

"看样子准又有个下流女人在后面指使，我敢打赌……"父亲徒然搜索了一番之后，又回到弹簧矮椅里。

"真不要脸，"从母亲那儿传来象回声似的声音，这引起父亲继续追问下去："坦白说出来！这是怎么个婊子！"

那个金币差点儿从我牙齿里滑落下来；我学哈亭格尔的样子，闭拢嘴巴，又一次闭拢嘴巴……

"你嘴巴在动什么？你在吞什么玩意儿？老实坦白出来饶了你！好家伙！真不明白他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

父亲把我摇来摇去，也许能从我身上什么地方掉下金币来。跟着他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跪倒下来，金币一下子从我的嘴里吐了出来，止在外婆脚前的地毯上。

我坚定不移，没有把弗埃克出卖，父母亲都认为这跟一个下流女人有关，那丢了的十马克我给了她。于是他们采取措施。

通过克莉丝狄纳，我得知他们准备将我送进一所教养院，父亲已经给好几处教养院去了信，现在每天都在等候回音。此外父亲还上学校去了一次，同校长和雪尔凡里滋教授谈话。就这样，我在班上跟别人分开，坐在最后一排特别指定的座位上。

弗埃克在富莱希拉克面前嘉奖我说：

"嗯，你瞧，我不总是这么说吗——他不是个胆小鬼——我

们的刽子手……”

我朝他肚子上撞了一下，骂道：“坏蛋！”

“随你怎么叫吧，”弗埃克嘲弄地说，“我把你，”说着他让裤袋里的一堆硬币玎珰作响，“我把你放在我的口袋里……”

在下课休息时，小犹太跟我说：

“要是你需要什么…… 可是千万别再跟弗埃克在一起了……”

可是第二天，火车便载着我驶往欧亭格。位于盆地的欧亭格，离纳特林根不远，父亲把我送到那里的约翰尼斯教养院去，他给我做的鉴定是：“顽固不化，屡教不改，暂定一年，以观后效。”

28

父亲在临行前，待在院长室里。这时候一个年纪较大的学生有力地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他自我介绍道：“我叫保尔·西格尔，”他领我去看饭厅和工作室，把院规向我作了介绍。他指着弧形窗和一口周围蔓生着长春藤，旁边竖着十字架的井，向我解释说，这座古老的大房子从前是所修道院。厅堂里放着一架风琴，每逢晨祷和晚祷时就奏起来。约翰尼斯教养院包括中学六个年级。

我被唤进院长室里同父亲道别。院长说：“现在我已经知道你这个人了，这不成问题，我们这儿教导人用不着棍棒的。”父亲在谈话之后，对他自己作出那样的决定露出深为满意的神情，在临行前他祝贺院长说：“您做出这样的成绩实在令人敬佩，不用

棍棒，谁想得到啊，这样的事应当在报纸上宣扬一下。”

孚尔契院长长着这么一张脸，你不知道它是板着呢，还是在笑。在浓密的金红色的胡须后面，嘴角的每一个颤动都被隐藏住了。他细小的眼睛炯炯逼人。谁要是注视院长，他的目光就会迷失在那丛胡须里，这位教育家洋洋自得地抚摸着胡须，仿佛他要把那个观察者的注意力引到那上面去似的，他那只抚摸的手小而起皱。

每天的时间是以各种不同的铃声来划分的。铃声从早响到晚。早上六点钟玲玲一响：“起身！”六点半钟：“晨祷和早课。”七点半：“早饭。”七点三刻：“在院子里集合去学校。”在学校里，每隔一个钟点，铃声就刺耳地响一次。到十二点半钟，铃声又响：“午饭。”一点十五分：“休息。”一点三刻：“去院子里集合，再去学校上课。”这样直到晚上九点钟，响最后一次铃：“就寝。”

铃声散落在教养院的每一处地方，在这座古老的大楼里，发出各种各样的玎珰声。在高大的穹窿下发出一种喧闹的响声。别的地方有如呼号；有些角落里铃声在呜咽，发出颤音；你从一间响着铃声的屋子逃到另一间，可是仍然躲不开铃声，没有一处地方是静僻的。厕所里的铃声就跟尖锐的磨刀声一样刺耳。要是你把两只耳朵堵住，铃声就从嘴巴和鼻子里钻进去，在你头脑里隆隆作响，冲击得尤为剧烈。

睡梦中也响着铃。白昼的铃声连绵不断地响着，进入夜晚。

每一个低班级都要为比它高的班级效劳。低班级的学生必

须替高班级的学生擦靴子，收拾和整理衣柜，并做各种差事。这是不成文的规定，不得违抗。谁要是不顺从，就给他下"破门令"。谁要是给下了破门令，就是给下了法外令，不受任何保护。任何人碰到这么一个在法律保护之外的人，就一定要去揍他一顿，用唾沫啐他。破门令就是在夜里也生效，那个给下了破门令的人叫人从床上拖起来，被夜壶浇了一身。破门令是由六年级的学生宣布的，有时候可以延续好几天。

我一来就照顾我的保尔·西格尔是六年级学生，他成了我的保护人，他保护我免受其他班级的欺负。每一个低班级学生都是争取获得这么一个"保护神"的。我只要侍奉他一人就得了。他们都叫他"哈巴狗"。他有一双温柔的梦悠悠的眼睛，身子圆胖，哈巴狗待我总是那么和善和友爱，我开始爱上他了，我甚至跟他开种种玩笑。我把刷子放在他床里，把外套扎在他身上，或把砂子撒在他的口袋里。如果哈巴狗生气了，对我来说那就是个机会，可以请求他原谅并且拥抱他。我甚至在他身上发现了他同使女克莱欣有某种相似之处，当他向我叙述"家事"，叙述纳尔德林根附近、属于欧亭根侯爵产业的大森林里的猎舍的时候，他的声音低沉而又温柔。此外，哈巴狗是在森林里长大的，对我就显得格外亲切。除了那个"士官生"之外，我是唯一的城里人。许多人都是牧师和教师的儿子，有些人享有助学金，只有两个人，那个士官生和我，是托付给乎尔契院长，要他特别加以照管的……

铃声再怎么到处尖声地响吧，在这儿欧亭格·约翰尼斯教养院里，就是在大白天里也可以看到星辰！这是一个不愿意让人知道名字的学生发明的。办法很简单。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了

不起的天文学家。不，我从来没有搞过星占学，这我必须承认，可是有几个星座父亲从前曾经指给我看过。每次当我抬头仰望高远无垠的星空的时候，我就害怕起来，不要突然离开地面，两脚朝天地坠入那深渊似的、闪光的、沉默的太空之中。太无止境了。有时我壮起胆子，要同那些星星比大小。我认为从一个人观看天穹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不是长大了。可是那无垠的太空又把我吞噬了，我是那么渺小。可是有些人居然能够泰然自若地观看布满星斗的天空，灿烂的苍穹好象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指东划西，解释这，解释那，并且给每一个发光体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这些胜过无垠的人我必须跟随……如今在约翰尼斯教养院里，在位于盆地的欧亭根，一个学生作了发明，能够在大白天观望星辰世界的奇迹。据说，那种仪器能够透过最厚的云层，此外有人，就是孚尔契院长，为了申报专利权，已将发明寄到慕尼黑去。不错，家家报纸都登载了这方面的消息……到下午我有的是时间，我左思右想这个幸福的、即将闻名于世的发明者到底是谁，后来我几乎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做出这样一件英勇事迹，因为有一位天才在他们中间，人人都成为不同凡响的了……这天下午下了一点雨，可是我仍然兴致勃勃，下雨并不妨碍观测星辰。"观测星辰开始了！"大家一面乱嘈嘈地嚷着，一面同我一齐赶到院子里。我轮到最后看。在我之前，有两个人先观看奇异的天空。看之前先要脱下外衣，坐在一把椅子上，一根管子塞进外衣袖子里。"你看到了吗？"——"是，是，我看到了，"一个观看星辰的人在他的外衣下喃喃地说，他还叫出了几个星座的名称。他看完后轮到另一个人，大家听到他说："我看到了火星上的运河，"他的声音因赞叹而颤抖，"几个火星上的居民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运河边干活呢……不，这样的……一半

象天使，一半象龙……他们现在跳到海里去了，这些怪物……”——“这根管子看上去虽然跟平常的灯管一样，可是却是一根特殊的管子，”一个高年级学生在向大家解释：“好，现在轮到你了！”我竭力隐藏我的焦急，全神贯注地坐在椅子上。外衣我早就脱下了，我把它郑重其事地交给了一个同学。“尽管坐舒服，把腿向前伸开，头向后仰，再后一点，就好比你是在给人修面，就好比在理发店里一样，这样，你就能直接望进天空。”我心里希望，那些星座出现时会轻轻发出一声玎玲！“张开嘴巴，就象在牙医那儿一样！”我把嘴巴也张开了，就象在牙医那儿一样，看来，为了更好地惊讶不止，非把嘴巴张开不可……“就来了……就来了……等一会儿……咳，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什么吗？”管子口灰沉沉的一片，说实话，我什么也看不到，可是先前那个人看到的，我又怎么能偏偏看不到呢，要是我什么也看不到，岂不丢脸，这会使那个发明家沮丧，也会扫别人的兴，于是为了要使大家高兴，我在那黑洞洞的外衣袖子下回答说：“现在，现在……等一下，我就看到了……嗯，我看到了……我看到……一条运河！”唉，星空并没有为我打开，而那个管子却越来越把我的头往下压，我担心不要连人带椅一齐向后摔下去。“火星上的居民你看到了吗？”那轻轻的玎玲声并没有响起。“是啊，真的，我看到了，那些人一半象天使，一半象龙……他们正从海里上来……”我就想快些结束这场宇宙观察，好重新坐起来。我心里在咒骂：“看什么鬼星星！”我绝望地嚷道：“我看到一颗彗星正向地面掠过……”“在那些星上写着些什么呀？读读看！”我这么伸直了身子仰在椅子上，要想立刻跳起来是办不到的，何况他们还紧紧地按住了我的腿——这时候一股臭液沿着管子喷射下来，我张大的嘴巴里吞进了一大口，我立即把外衣从脸上拉下来，这时大家都围

着我跳舞，鼓掌，扮鬼脸。我站在他们中间，粪水淋淋地滴下，那么多人围着我跳蹦，呼号，可是这时我在臭粪下心里却感到一丝微笑，我微笑了，就象那时小弗朗兹那样微笑。他现在该看看我这副狼狈相，正是他。也许这样才能够多少抵消我的罪过……为了让大家开一下心，难道我不是仰卧在一张特别的处刑椅上遭到处决吗？难道这不正是报应？过去我没有挨到鞭挞，而是小弗朗兹挨到鞭挞，那时我们在布赫纳园子里怎样羞辱他和拷问他啊！我的唾沫和痰这一下都变成了粪水，臭气熏天的粪水；……我把手捂住脸，不，我可没有小弗朗兹那点勇气，敢光明正大地露出我这张粘满粪便的脸。"这就是你的运河，你这个火星居民，你这个家伙……他骗人，他要骗我们大家……喂，那些星上面写着些什么呀，哈哈哈，"他们围着我尖叫，有一个人得意地摇晃着那只装过粪水的桶，只有哈巴狗帮我的忙，我们打开路走向井边……一连几天，我身上都发出一股粪水的臭味……"这是每个新来的人必经的'考验'之一，这还是最起码的哩，"哈巴狗安慰我说，他还向我表示歉意，没有及时阻止他们，"这是这儿的惯例。"弹钢琴，眼睛给扎住，坐在"神妙钢琴"上，那才糟糕呢；忽然间，脚下的地板给抽去，人就掉在粪坑里……好了，别谈什么星星了……粪水，粪水……

教育不用棍棒而收效。孚尔契院长是反对用棍棒来体罚的。

每个星期天，早上八点钟，上教堂前的一个钟头，举行"橱柜检阅"。

孚尔契院长迈过学生的橱柜行列进行视察。

那种使鞭打成为多余的"扯头发"的办法，我已听人说过。这

是孚尔契院长的精心发明，可是连哈巴狗也不愿把这件秘密透露给我。

我柜子里的袜子乱七八糟地堆了一堆。一件衬衣没折好扔在那儿，满是皱折。

孚尔契院长望望我，又望望柜子。我的目光一直追随他进到柜子的最深处，我又收回目光，往上望着他活动的胡子，然后又垂下目光。孚尔契院长就象用一根绳子把我的眼睛拉来拉去。

"嘿，"这一声又象是笑，又象板起面孔在教训。

"嘿，"他又这么哼了一下，听着他这么嘟哝，我不禁笑出声来。

"很好笑，是不是？……嗯，马上跟我一起上我屋里去一下！"

他带着我穿过立得笔挺的学生行列。

"嘿。我们开门见山地来谈一下，嘿。你到底怎么样，你，嘿？！你同霍亨希万高的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嘿？！讲吧，不要怕难为情，你不需要在我面前害羞，嘿。"

他的眼睛就象在周围的黑暗中闪着光。他来回踱着，抚摸胡子，低下眼睛望着那只起皱的小手，有好几回他在窗前站住，然后突然折转身来，一直跨到我跟前。

"你同那个女人搞了些什么，嘿？"

"你是说克莱欣使女？"

"我是说那个婊子，嗯，不错，嘿……一块儿念书，互相看看，嘿，这些话你省了吧，我才不信哩，嘿。"

"我们在一块儿念书，使女克莱欣和我，我们互相看看。"

"嘿。嘿。"

他轻轻扯我耳边的发尖，只用那起皱的手的两个手指。头发

在他指尖绞了起来。

“好吧，现在我们给你点厉害看看……嘿……你把她的裙子撩起来过吗，嘿，撩起来过还是没撩起来过，嘿？”

“噢！”我痛得叫出声来——接着我说道：“没有，肯定没有！”

他扯着，一直扯到我脚下的土地动摇起来，我觉得我的半边脸孔象是要裂开了。

“你把她的裙子——嘿——”

“是，是，当然啦，院长先生，我把她的裙子——”

“我藏在她裙子的襞褶里，和其他的小孩……”我正要喊出声来，这时他放松了我一会儿，我不自觉地把脸的另一边凑上去。

“讲下去，嘿——以后怎样，嘿？”

一种割裂的疼痛又往上升，愈升愈高，临了我的足尖跳起舞来。

“嘿。你钻到她裙子底下去了吗？”

“是，院长先生，我钻到了她……哎哟，是……”

“那十马克又是怎么回事？嘿？”

我不知道他想要我说什么，我恳求说：

“您自己说说吧，院长先生！那十马克我是怎么……您知道得更清楚，院长先生，您说的话都对，院长先生。我愿意招认，院长先生！”

我的发尖又给他扯住了，围着他直打转。

“你同一个女人胡搞，嘿。所以你花了那十马克，为了给你点厉害看看，嘿！”

“不错，院长先生，是那样，这是实情，真是那样，完全正确！”

我又站在地面上了。外边响起教堂的钟声。

“嘿，下一回你还要更详细地把全部经过告诉我，源源本本。

嘿。今天到此为止。嘿。去吧！穿好衣服准备上教堂！嘿。”

铃声尖厉地响着。

我们两个两个排成一行，头上戴着黑色的遮檐帽，走上崎岖不平的石子路，去做礼拜，孚尔契院长和女管家走在队伍最后。这时我注意到，前几行里有些学生耳边发根的皮肤下露出一道道红杠子，我的头一下倒向这边，一下倒向另一边，往斜刺里望上去，看到那些耳朵似乎都痛得缩起来，而且向后脑勺卷进去，额角有些浮肿。

院长在讲道，响亮的风琴声震撼着礼拜堂的穹顶，这时我想起了哈亭格尔，当时我们对他进行审问，他是表现得那样坚强不屈。而我所作所为却是那么软弱，那么缺德，对使女克莱欣我也是干了件卑鄙的事，我出卖了她。

“胆小鬼！”我责骂我自己，“可是下一次，”我夸下大口，“我准能经得住考验……”

我在把那件事告诉哈巴狗时，那个士官生也加入了谈话，他说，为了使孚尔契院长心安起见，我们必须编造一件关于一个下流婊子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对不对啊？”他拧了我一把问道，“可惜并不是那么回事。要不然可真伟大……什么……我们现在至少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了……嘿……还来得及补救……嘿……”

哈巴狗认为士官生这么建议是有罪孽的，他劝我求助于上帝，只要我诚心祈祷，那么上帝一定会给我帮助。

每当早晚奏起风琴，礼拜开始的时候，我张大嘴巴，高声歌

唱。我朝哈巴狗那边望，他向我点着头，仿佛他是在为我向上帝唱赞美诗似的。

我们张大着口，赞美上帝。

一个人的感觉飘忽不定，上帝也是变化莫测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谜。上帝是可怕的，而可怕的原因是未曾被探索到的。上帝令人生畏，任何勇气在它面前都会消融。可是它又是个洞穴，为了逃避父亲可以隐藏在这里面，当孚尔契院长扯一个人的头发时，又可以仰望它。上帝以温柔低沉的声音来到，它就站在我家客厅里的画架上，包在一块浅绿色的云布里。在一无其他帮助，在不知道用你来称呼谁的时候，上帝就是那个亲切的"你"。

29

孚尔契院长唤我到他那儿去的时候，我打定主意一切依赖上帝了。我一跨进他房间，立即向他讲述一件有关一个下流婊子的惊人事件。事先那个士官生开导我，告诉了我许多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事情。由于我只是道听途说，所以我就毫不拘束地和盘托出。我根据我从士官生那儿所听到的，叙述了一大堆混帐行为，而且如孚尔契院长所愿望的，我叙述得有头有尾，每个细节都不漏掉。孚尔契院长满意地捋着胡子，他微露笑容，从那略带红色的胡子丛中发出一阵阵嘿嘿声，甚至他把他那只手，那只小小的起皱的手，搁在我肩上，他说我来这儿不上几天工夫，他没有使用严禁的棍棒处罚我，就已经把我改造成一个诚实的人了。

跟他这只手发生关系的人，该他倒霉！跟这只起皱的小手。我觉得——就跟父亲那时在我面前搁在桌上的那只手一样，

——院长的那只手是独立存在的，他的工作就在于捋胡子和扯我们的头发。我每次梦见院长，院长整个人只是那只起皱的小手。那只手把他的头、他的身体以及腿全都拖在后面，孚尔契院长准是害怕这只手不要伤害到他自己……嘿……

话说回来，这位教育家也懂得讨好我们。他是这样来获取我们的好感的，他要我们在院子里排队，四个人一行，他发口令："正步——走!"——一个班级跟着一个班级，整个纵队一边唱着《守望莱茵河》，一边迈步穿过欧亭格，向我们的练兵场走去，孚尔契院长领先，手杖搁在肩上。当我们感到我们的步伐在狭窄的街道上回响，我们有力的歌声响彻山墙屋顶，当人们停下脚步，有些人向我们挥帽，加入我们的合唱，有些人从窗口探出身子望着我们，说："约翰尼斯教养院来了!"的时候——这时孚尔契院长就成了我们的领袖，我们满怀骄傲地看到他走在我们队伍的最前面，一面无形的旗在他周围飘扬，而他的命令，我们"至死不渝"地服从。在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以后，操练、卧倒和"跳起，开步走"对我们说来成了"自由自在的活动"。我们尽情地生活着，它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发挥他的力量和机灵。

各班学生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到孚尔契院长那儿去，要求他替我们组织军事演习。孚尔契院长同意了，他甚至答应，以院里的经费去买空心子弹。从此我们陷入了战争热狂里，甚至在教养院的大门口也设下岗哨，每个钟头都以军礼换岗。低班级的学生有义务向高班级的学生敬礼，而且在谈话时必须站得毕恭毕敬。

第一次军事演习是在一个星期日举行的，早上八点就开始了，甚至连去教堂做礼拜也免去了。一批空心子弹运来分配给我

们，两个敌对的方面也确定了，以蓝臂章和红臂章为标志。蓝臂章的先出发两小时，在布满丘陵和树林的地带安营，哈巴狗也属于蓝队。士官生和我归入红队，是进攻的。

两小时后我们被派去巡逻，我们“骑着马”，急急奔驰。在我们背后，我们的步兵在行军。

我们在一个山坡后“下了马”，尽快地匍匐爬行。我们身上带着望远镜，所以不久就发现了驻扎在林边最前面的敌人。

能编入一个整体并按照统一计划来行动，又给人以一种幸福感，服从命令成了心甘情愿的事，甚至可以说：成了轻松愉快的事。

于是我们这一方开始了一场艰苦的包抄战术。我们越过一片沼地，涉过一条小溪。下午的时候，敌人已完全被围，敌人有一次试图突破，遭到失败，在稍加抵抗之后，敌人不得不投降。

在敌人设法突破时，哈巴狗挥着马刀向我直奔过来，我从下面“狠狠地用马刀朝他肚子刺进去”，这当儿，我是那样全心投入了战争，我甚至认真起来，把哈巴狗看成是我最凶恶的敌人。隔了好些时候我才把这一战争场面忘掉，哈巴狗花了好些工夫才说服我，使我又与他和好如初。

我们靠这次军事演习生活了好些日子。使我难过的是，我不能把这样一种军事演习表演给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看，甚至不能把这样一次难得的美好的经历立即讲给他们听。房屋、河流、小山和树林，这一切只有当我们考虑到怎样才能最好地攻占和防守它们的时候，才被收进我们的眼帘。我们建筑防御工事，计算距离。花园里堆积着的东西和丛林成为掩蔽所，为了寻开心，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从掩蔽所露出身来给人射死的样子。我们在院子里配置远距离射程的大炮，我拔出剑——我是炮兵队长，

我下命令瞄准，我们把纳尔德林根击毁。那个“长长的雅可布”，纳尔德林根最高的塔楼，在摇晃，炮弹击中圆拱形屋顶的下方，腾起一股浓烈的烟柱，一大堆冒烟的瓦砾呈现在我们面前。

“报告！”我高兴地喊起来，脚后跟咔嚓一下并拢。我现在终于知道两只手该放在什么地方了，以前我就不知道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才好，老是尴尬地东摸摸，西摸摸：两只手原来应当贴在裤缝上。在正步走的时候，两只腿举得平平的……

过去每个星期天我照例给父母亲写信，现在随便哪一天我都愿意坐下来，给他们详细地描写我作战的经历，并且附带提到，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愿意当军人。我的信与父亲的信错过了，父亲在信里要我在教养院里度过今年的圣诞节假期，他说我干的“事情”使父母亲不可能让我马上回家和他们再见。孚尔契院长把我的坦白告诉了家里。反正现在要收回我的坦白已经太迟，我倒也高兴能够对此心安理得。

孚尔契院长在我身上第一次使用扯头发的办法时，我在背地里就管这个父亲把我托付给他的人叫宪兵和刽子手。我们把教养院的全部生活变成了军事演习，因此以后扯头发也就同军事演习联系在一起。到后来我也深信，扯头发是锻炼我们和培养我们成为干练的人的最好的方法。从前什么人挨到扯头发的惩罚，我们就给他帮助，抚摸他充血的地方，给他贴膏药。现在什么人给扯头发，我们索性三天不理他。我们自己制定出一套严格规章，彼此给以最严厉的处分，觉得这样才称得上是好汉，才够军人气概。我们开口闭口都要恶狠狠地跟上一个“嘿！”，我们不许那个士官生再跟从前那样学着讲“嘿！”来嘲讽我们的院

长。一声"立正!"我们都相互监督，每个人都努力摆出一副笔挺的姿势。我那副雄赳赳的姿势，使我觉得我比什么哈亭格尔和克沙佛要强过千万倍，将来有一天，我要教他们怎么立正。我弄不明白，从前我这个瞧不起赛波那个俯首听命者的人，现在怎么竟然对肃然挺立发生兴趣，而且要跟别人比赛，看谁站得更加挺直。那个士官生一连两个钟头笔挺地站着，连睫毛都不眨一下，他受到了赞扬。我熬不了半个钟点，因为我一想到科帕尼克的上尉，心里暗自好笑，我笔挺的姿势再也保持不了。

圣诞节期快降临了，除了士官生和我之外，所有的学生都动身回家。

士官生利用只有我们俩在一起的机会，无时无刻不来欺负我，用手拧我。他父亲的军衔是上校，是奥格斯堡炮兵团司令。士官生有三个兄弟，他吹牛说，他们干什么都不行，就是当军人出色。

我想尽一切办法摆脱这个士官生，还是摆脱不了。他爬到我床上来，恳求我别作声。糟糕的是，我们被那个管家婆发现了。为了免受扯头发的处分，士官生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我否认，可是孚尔契院长拎着我的发尖，把我提起来，不用几分钟，我就只得招认是我撺掇士官生干的事。我跟着心甘情愿地承认，厕所里那些下流的图画出自我的手笔，那儿窗上的洞眼也是我凿的，为了窥看女管家和厨房女佣在"解手"时……

由于没有什么游戏来调剂，教养院里的生活显得沉闷可怕，

古老的屋子里空荡荡的，笼罩着一片使人惶悚的静寂，更加深了这种感觉。铃声已停，可是在我们的耳朵里，每个钟点依然响着尖厉的铃声，仿佛别人在我们心里都安上了铃，刺耳的声音到处无情地追逐我们。院长和管家婆的身影象幽灵似地掠过曲折迂回的过道。他们两个已经养成习惯，能够蹑着脚尖潜行，不发出任何声响，以便能够经常出其不意地捉住那些正在犯规的学生。孚尔契院长为了偷听我们秘密的约定，常常躲在一间厕所里。有时夜里，他突然出现在我们卧室中间，身上只披了一件衬衫，我们往往把他当作是我们的人。

要是上官生和我跟院长和管家婆一起去参加早祷，那我们就得同他们两位穿过欧亭根，作一次缓缓的散步，逢到管家婆碰到熟人，或者院长"顺路"到一个朋友家去串一下门子，我们就只得等待。要想免去一次这样的散步留在教养院的院子里，是极不容易的。午饭是我们四个人在宽敞的餐厅里用的，那儿有许多扶手椅，现在都空着，那样子活象是一块长方形墓碑，上面刻着的每个字都从穹窿上发出巨大的回声。可是最痛苦最难受的，还是在院长和管家婆的监督下不得不度过那些漫长的冬天的夜晚。管家婆在整理教养院里的衣被，或者在点账。孚尔契院长装着在读书的样子，偷偷地观察我们，眨巴着眼睛瞥视我们，而我们则捧着打开的书本，直打瞌睡，一直熬到钟敲十点。

可以预料，孚尔契院长会把我最近干的那件坏事汇报给父亲，可是有一天来了一件圣诞节大包裹和一封长信，一页信是父亲写的，另一页是母亲写的，那真使我更为诧异了。孚尔契院长似乎对这件家里送我的意外的圣诞礼物不大高兴，因为在他把

那封拆开的信交给我时，他忍不住说出了这样的话："你的父母可真是宽容，看来你干什么事他们都会原谅你。"父亲在信的结尾写道："你记住，你的父母是你最可靠的朋友。你心里有什么疙瘩尽管写信告诉我们好了。"

我读信时，孚尔契院长就站在我旁边，他不会不看到，读了信后我走到过道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放声痛哭起来。我靠在墙上，慢慢滑到地上。我就象悬荡在深渊里一样，这种感觉就象当时克莱欣使女同我分手时所体验到的。可是这回再没有什么诗句冲到我口边，来阻止我的下坠。哈巴狗曾经要我虔诚地祈祷，在祷告中求解脱，使圣灵得以进入我心里。我的祷告在到达神的宝座之前，又折回来转向我的父母，祈求他们的帮助。孚尔契院长看到我这么难过地蜷缩在角落里，就抱起我来，把我搂在怀里。从来还没有人这么温柔地抱过我。后来管家婆也来了，她用围裙擦去我眼泪，托住我一直还在颤动的头。

孚尔契院长坐到床边，靠近我，讲了一大篇他童年时代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时候，眼睛在闪亮，内心深处象是在哭。有一回他饿坏了，偷了一块面包，他父亲就用一根粗棍子狠狠地打他的手，院长他也是乡下来的，是从巴林根附近的施瓦本来的。他那残废的小手轻轻地按在我发上。于是我又放声大哭。现在我真不知其所以然了。

圣诞礼物的赠送是在院长的房间里举行的。我从我收到的包裹里拿出一些小礼物送给孚尔契院长、管家婆和士官生。孚尔契院长送我一本书，女管家送我一个书夹，士官生把他所收到的礼物全部送给我，有煎饼、巧克力糖，还有一只大蛋糕。他还

作了一首诗赠我。我在向他们众人道谢时，真巴望自己能够没头没脑地这样嘀咕："现在我真摸不着头脑了。"

孚尔契院长说：

"你现在看出来我们大家多么欢喜你了吧！"

圣诞树是我们上午自己从林子里取来的，我们在树上饰上玻璃球和雪白的棉花。点燃着的彩色蜡烛熠熠发光。圣诞树高达天花板。

孚尔契院长让门开着，他走进工作室，弹起风琴来："平安夜，圣洁夜……"

乐声穿过古老的穹窿，有如神秘的低语。一个人的感觉恍然在飘游，充满了泪水，又飘游到那神幻莫测的境界：到上帝那里。

30

哈巴狗度过圣诞假期回来之后，我才知道那封令我不解的父母的信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哈巴狗把那桩"同那个下流女人乱搞的事情"源源本本告诉了他父亲，接着他父亲写了封信给我父母，他们在复信里"多谢他富于启发性的报告"。我看到孚尔契院长给卷进这样一桩难堪的事件中去，心里几乎有点难过。我把士官生的情况和这位教育家显著的转变报告了哈巴狗，我认为这是出于他对我父母的惧怕。哈巴狗说要马上找士官生来问话，并且宣布他不受保护，让大家去惩办他。这时我粗暴地表示反对，我恐吓他说，如果他那么做，我们从此一刀两断。哈巴狗起了疑心，问道："你这么袒护他干吗?!"我冲口而出："再怎么他父亲总是上校，是奥格斯堡炮兵团司令呀……象我们这样的人……"哈巴狗说了一句："好吧，要是你认为……"他把话头岔

开，我们接着谈起坏人来。

坏人嘛，我想，就是坏到底的。他们的坏处清楚地写在额上，在一举一动中都表现出来。我一直把戈尔老师、孚尔契院长、士官生、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算在坏人里头，可是一谈到我自己的父母，我就为难了，至少在联系到与我有关的事情时是如此。打那个圣诞夜起，就是孚尔契院长和士官生是不是应当算作坏人，我也拿不准了。说不定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也不是不能挽救了，关于这一点，哈巴狗应当给我一个答复。哈巴狗认为，一个一无是处、完全坏的人压根儿是没有的。一个人坏是指他在大的方面坏，在小事情上坏人甚至可以做得很亲切，很近人情。反之，一个好人往往有时会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而且一个好人常常也会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可是在主要方面，他是近人情的，他是和善的。"可是你一再说的主要方面又是什么呢？"哈巴狗思索了好半天，最后说道："这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在感觉里感到这个人是好是坏。"可是我感觉里什么也没有，我只感到一片混乱，于是哈巴狗又劝我向神明祈祷，让神把我的感觉理出个头绪来……

教养院里又充满了嘈杂的铃声。学生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给有拱顶的屋子添了生气，军事演习重又开始，由于孚尔契院长不再找我麻烦，冬天的那几个月很快就过去，雪战还在进行，一个明朗灿烂的春天已经出人不意地来到。

哈巴狗给我带来了他父亲邀请我在他猎舍度复活节假期的好讯息。父亲在信里允许我接受这邀请。

我很仰慕哈巴狗，我认为只有向他宣誓，跟他一样将来做个牧师，才足以表示我对他的友谊。我同他一块儿练习一次讲道。

我们在院子里搭起一座讲坛，召集了一批同学围拢着我们，我们各人讲一次道，"教团"唱着赞美诗来开头和结束。我讲的是坚信礼的格言："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不通过我到父那里去。"在讲道的过程中我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问题："道路、真理和生命在哪儿？"可是我说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肯定的回答来。过后哈巴狗严厉地责备我，把我的讲道说成是内心深处缺乏信心的表现，甚至还亵渎了上帝。

后来我又向哈巴狗承认，有一次我把代表基督身体的圣饼含在嘴里，带回了家，我要检查一下这代表基督身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哈巴狗把我这种行为称作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上帝为了惩罚我，才使我的感觉处于混乱状态。我们争论来、争论去，我说天主教好，他说新教好，当哈巴狗发现我倾向于天主教时，他充满了痛苦的目光停滞在我身上，他把这称之为"狂热"。我称赞天主教的忏悔，在忏悔时，一条幔子把我们与世界隔开，就象在幸福园亭里一样，我们可以把压抑在心的一切在神的耳边低诉，我赞扬弥撒无比庄严，而最主要的是在祷告时可以跪下来，可以跪下来……

"站着还不是一样可以祷告……"

"站着祷告？不，要就祷告，要就不祷告，要祷告只有跪着。站着祷告不算真正祷告，只算半个祷告。"

可是这些争论到头来都得到了和解，争论只有使我们的友谊更为深厚。我们俩扎好箱子，向车站走去，搭车上纳特林根的时候，我们心里欢快无比。

在纳尔德林根一家叫"瑞典王"的客栈前停着一辆双马驾驶

的马车，它载我们往"猎舍"去，一路驶过有鹳巢和鸭塘的分散的小田庄，穿过淡绿色的槲树林。

"你把你的朋友带来，真是好极了，"在钉着鹿角的屋门口就有一个人迎接我们，那人长着一副宽肩膀，哈巴狗把他向我介绍了，那是他父亲。他穿着一身绿制服，女仆们在窗口吃吃地笑，这些都使我感到困惑，我把邀请我的主人的姓名也忘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也很高兴，叶格尔先生①！"

"他叫西格尔先生！"哈巴狗纠正我，一面拥抱我，从此开始了欢笑玩乐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假期结束。

猎舍座落于树林深处，我们可以从窗前的树上滑落到外面的地面，树林从四面八方将我们围住，林叶散布着一片寂静，每当刮起大风，林中则响起一片巨大的沙沙声，树顶纠结成一个五光十色的穹顶，成了与我亲密无间的天空，比之那透过树梢、洒下澄蓝色微光的天空更为亲切。从那接近我的林空里，鸟儿婉转啼鸣，唱着"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它们是森林之神的族类，这时候似乎林空也在小屋里展开了：所有的房间里充满了一股林木的香味，墙上布满长春藤，活象是镶板壁，制成标本的各式各样的鸟、狐狸、松鼠、猫头鹰、黄鼠狼都一一排列在墙上，或栖息在壁炉和架子上，有如一个展览馆，里面住着各种奇特的居民。

我跟哈巴狗走来走去，又惊又喜，我老是问：

"我们是不是住在树林里啊？"

"这是我妈，叶格尔太太②！"哈巴狗领我到他母亲跟前，她象一个女孩那样，留着金黄色的下垂的长辫。

---

① 原文是 Herr Jäger，猎人先生，Jäger 也可用作姓氏。因 Jäger 发音与 Sieger（西格尔）相近，故有此混淆。

② 参看前注。这里哈巴狗故意学他讲错。

“你来好极了!”她也这么欢迎我，她说午饭隔几分钟就好了，请我原谅，我们一定很饿了，可是她想火车准是早到了，幸亏她提前派车来接我们。

哈巴狗在他父母面前无拘无束的态度，他父母跟他说话的亲热的、打趣的声调，使这所林中之屋在我眼中成了天堂，而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成了好人和完人。

西格尔先生完全不赞成我们在教养院里举行的军事演习，知道这一点，对我很重要，那儿的教育思想他根本不喜欢。

“世界上除了军事演习难道就没有别的游戏了吗？这正是要挑拨战争，有一天这种愚蠢的玩意儿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打仗打得还不够吗？甚至到今天我们还要受到三十年战争及其所带来的破坏的影响呢。”

他认为我们这种游戏与我们这样一个富于文化的民族不相称，而且他考虑复活节后是不是让哈巴狗中途转学，去上纳尔德林根的中学，虽然路途遥远，“要是再在欧亭根待下去，那位顶呱呱的教育家一定会整个毁了你们。”

这些话说得又婉转又恳切，加上周围宁静的气氛，似乎将一切胡言乱语都排斥了，唯有纯朴的真理才有立足的余地，我心里要求改变的愿望于是重被唤醒。随着这种愿望，我在林中散步的时候，有一些话语涌进我的心头，它们飘荡着，发出音响，我后来才发现这是些诗句。我说给哈巴狗听，他叫我把这些诗记在一本簿子里，他还从他父亲的藏书里取出一些诗集，我们轮流着朗读里面的一些诗……

秋千又在空中摆动，发出响声：故乡在召唤。克莱欣使女的

窗口在响，别了。在林径上，哈亨格尔走在我旁边，我们同路而行。傍晚，天开始暗下来，克沙佛来了，带着他的手风琴，克莉丝狄纳重又说："你……"于是我咒骂那可恶的军事演习，唉，当时我怎么那么容易地又听命于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这么一个坏蛋！……这么一个俯首听命者，象你这么一个人。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要是你需要我的话，"小犹太那时候是乐于帮助我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复活节礼拜天一早，我们一起作了一次较长的散步，到阿莱海姆森林去，一路上我们遇到许多坟墩，有些上面铺着长满苔藓的墓石，周围圈着为风雨所侵蚀的铁栏，一块墓石上的年份还可以读出：一六四五年。

我们摘下帽子，在坟墩前静默了一会儿。

这时，从纳尔德林根和阿莱海姆敲起的复活节钟声传进了树林里，我觉得我清楚地听到了合唱团唱着"复活了，复活了"的嘹亮歌声，我不自觉地倒退了几步，就象是要给坟墓里复活过来的死者让路似的。

我仿佛还听到地下骚扰、振动和敲叩的声音。墓盖忽起忽落，接着出现了隙缝和裂口，为安全起见，我紧紧握着一棵树，免得地面爆开时，掉了进去，跌在苏醒过来的死者中间。

当我恢复神志，地面不再晃动的时候，我摘了一些白头翁花，一面向墓墩撒去，一面合着钟声的拍子哼着：

"要改变，要改变！"

西格尔先生开了腔："但愿上帝使我们免去这次战争，"说着他领前循着树木稀疏的地方，向阿莱海姆的方向走去，我们看到

古老的雉堞和城墙，阿莱海姆就在我们面前，卧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

西格尔先生给我们讲解这些坟墩是瑞典人的坟墓，那还是三十年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纳尔德林根两次遭受浩劫。一次是在一六三四年，华伦斯坦在爱格尔被部下谋害之后，皇军在纳尔德林根近郊战胜了魏玛的贝伦哈德公爵和瑞典的荷伦将军，这一战迫使撒克逊人与皇帝签订了布拉格和约，当时大多数新教国家都参加的。第二次是在一六四五年，法国公开与瑞典人结成联盟，参加了战争，瑞典人和法国人在阿莱海姆附近一战获胜，向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挺进。

在一般的叙述之后，西格尔先生接着详细地谈起这场战争的残酷，它不仅使德国变得荒凉和贫困，造成内部分裂，对外软弱无力，而且就在今天，三百年后，在人们的意识中还留下了这场战争后果的影响，那种战争狂热和粗心浮夸的作风在虚伪的文明的外衣下只能一时得到约束，还时时可能发作。

在谈到农民战争时，西格尔先生认为，德国所遭受的灾难，真正说来，是起源这场战争的失败，而三十年战争则是这次农民运动悲惨失败的直接后果。

虽然西格尔先生所谈的当时我有许多地方不明白，但是比起老哈亭格尔跟我谈的话来，我觉得他的话要容易懂，老哈亭格尔跟我谈什么是一个民族，它的过去又怎么在一个民族中继承下去，他还说，改变这件事可不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漫游阿莱海姆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份家谱，那里面父系方面是以"快乐酒友"旅店主人——那个污点——开首的。我暗自思忖，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不仅是野孩子，好打架，说不定那个旅店主人就是叫他们这类人给磔死的。那时候，我的同学给

我起了个外号叫刽子手，我欣然接受，现在这个名称带着严重的警告意味。我觉得迷离恍惚，这个绰号象是使我置身于祖国之外，置身于全体人民之外似的。人民是在克沙佛和哈孛格尔那边，在克莉丝狄纳和使女克莱欣那边，哈巴狗和西格尔先生是与人民在一起的，而有些人却是处于人民之外，或是与人民为敌。

可是我不能独自思索这些问题，我要大家帮忙。哈巴狗和他父亲都不能引导我深入地想下去。西格尔先生拒绝对我的问题作答，他说，"这些目前你不必要知道。可是有一点你现在就可以记住：在我们周围所有的国家团结一致、欣欣向荣的时候，我们却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抗拒任何刚抬头的新的伟大的思想。即使今天我们伴言说，我们处于一个新文艺复兴时期和新生活的开端，我们内心深处却充满忧虑和嘲讽，而且在想，这些美丽的幻想恐怕只是一种用来掩饰我们衰败和残破的补血剂和精神上的强心针……我们在找寻——说实在的——：新型的人……至少拿我来说，我把我对我们民族的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德国工人。要是德国工人没有发挥他应当发挥的作用，那么上帝怜悯我们吧！"

31

我梦见，在一九〇八年复活节早晨，家谱里所载的那个被磔死和焚烧的人为钟声和赞美诗所唤醒，从他开敞的坟墓里走出来，向城里走去。

我站在窗口，看着这男人往海斯街走来。

他中等身材，走路时微伛着身子，眯缝着眼睛，象是个近视眼，他似乎竭力掩饰不叫人注意他那身不同于其他人的衣着。

他穿一双翻口靴，一件紧身衣，戴着一顶卷边的高帽，然而奇怪的是，他穿着这套古式的服装竟然没引起别人注意。

他观察着人和物，努力想知道他目前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在他走近我家的时候，我自己变成了那个人，而同时我仍然站在窗口，观望着。

从过路人那里匆匆听到的片言只语，我发现，在我逝世四百年之后，语言起了变化，一些我不懂的新词丰富了语言。我读挂出的广告牌，只能把握住一两个单词，经过了死亡的幽暗，那些颜色就象眩目的灯火那样刺痛我的眼睛。

起初我苦于看什么都奇怪地带着一个影子。我过去的时代和当今的时代仿佛两块片子叠在一起，这两块片子都是透明的。我把人们的服装变成我那时代的旧服装，可是这些人立即又脱下那套古老的服装，穿上新时代的衣服，在我周围，我只看到乱糟糟的不停的换装，在换装的那些人的面貌也起了变化，时而把假须摘下，时而又把假须粘上。街道也是那样，时而变狭，时而变宽，那些房屋缩小了，似乎跪了下来，一下子又高耸起来，变得硕大无比，直往上冲。

我就这么摸索着走进了新生活，我的注意力常常为不起眼的事物所牵引，那些突出和惹眼的反倒不大留意。事物在我一经熟悉之后就不同以前了。在这种新探索最初引起我的眩晕和颠踬消失之后，我才注意到街道的平坦和光滑。

蓦地——这时夜色已经降临——城里已是万家灯火，有站着的灯，有挂着的灯，有熠熠发光的灯，有打转的灯，我吓了一大跳。我看到自己被幻术带进一个布满岩石的星空；灿亮的屋子在黑暗中有如一块块雕琢过的岩石，悬垂和堆叠在街道两旁，好象峡谷，一道比一道深，在我看来活象是一座深不可测的迷宫。

今天的时代离开我那时叫做未来的时代，必定是很久远的了。确实，梦幻和想象对我从不是陌生的，可是要想得那么遥远，要窥见这无尽的时间长流，在我却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不是白白倾听圣歌，不是徒然寻索圣父、圣子、圣灵的话，那么这就是永恒，就是“千年国”。我的记忆力慢慢衰退，回忆变得无力和模糊，我不断地念叨我的名字，费好大的劲才算没有把我的名字忘掉。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在那么久远的年代生活过，我抹了抹额；为了擦去我思想里的任何痕迹，我按了一下门铃，海斯街五号，黄铜门牌上写着我熟悉的姓：“卡斯特尔”。

我一按铃，似乎城里的铃一下子全都尖锐地响起来，象刮起一阵暴风，这时所有的屋子都发出一片呼号声，里面的人象是都疯狂了。

噢，我就是这么陷入了一座充满了呼号的疯狂的屋子的城市！

“从前那个‘快乐酒友’旅店主人就是我，我从非刑和焚烧的死亡中复活，派到这里！”我说这些话宣告我的来到，虽然没说得过于大声，可是仍然尖厉地冲破了铃声和呼号声。

父亲从阳台上弯下身子，喊道：“我的先生！你不在第一页了！你早就从家谱上给扯下了！你就不害臊？几百年前的死人，又是不得好死的，在我们现今这时代跑来跑去，更不象话。你给我走开，不然，我去喊警察来！”

这时所有的屋子齐声欢呼，还可以听到那个发疯的卡尔舅舅的喊声，他在跟烈士祠通电话，求诸神援助。

这时我从窗口往下望着自己，一面用一种平静的、我自己也陌生的声音说话，这声音一出口，就跟经过传声筒一样响亮地传开去：

“亲爱的父亲大人！敬爱的继承人和后裔！亲爱的国父先生！我隔了许多世代不远千里而来，我来是要完成时代的使命。我就是改变。或者就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劳累的背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滚回去！你——污点，你滚！我们不想跟你有任何来往。我是国家高级官员，享有养老金的权利。你听不到也看不到满城都在骚动吗？真是丑事！到处在呼号，在敲铃，在轰响！你危害治安和秩序！”

“好吧，你要同我断绝关系，同你的祖宗，因为我是那家‘快乐酒友’旅店主人。”

父亲于是打起唿哨，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闻声赶来，后面跟着一头大恶狗，戈尔老师和孚尔契院长两个人手里握着曲棍，在全城击起鼓来：“报警！丑事！”听到我的呼救，哈亭格尔和克沙佛、克莉丝狄纳和使女克莱欣从苏丝纳公寓的窗口探出身来，警察拖住他们的腿，把他们扯回去。在狂喊的人群的簇拥下，步兵近卫团把那旅店主人押往奥勃维森凡尔德去。

人群和军队站成一个四方形，围着一座绞台。父亲、戈尔老师、孚尔契院长、弗埃克、富莱希拉克以及“快乐酒友”旅店主人都在上面就了座。父亲丢了个眼色，孚尔契院长就走到囚犯跟前，扯着他太阳穴边的头发，一把将他提起来。

“快乐酒友”旅店主人做了个鄙夷的鬼脸，他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而我自己就是那个“快乐酒友”旅店主人——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因为院长每次企图把我们拎起的时候，我们马上长高了一些，院长那只皱缩的小手够不上我们。并且我们的脚一直不曾离开地面，站得很稳固。

院长的手伸出又落下，在天空乌云飘过形成的奇特的光线

投照下，他的脸、头发和浓密的胡子都消失了，院长成了一堆无生命的、木头一样僵死的东西，象一座绞架，不停地抓向我们，要把我们挂上。绞架也长高大了，可是我们长得更高更快。这样比谁长得高大的竞赛持续了好一会儿。我们的影子和绞架的影子投射在整个地面，可是我们的影子总是不断地盖过了绞架的阴影。因为我们在天边望见了一只兵舰，一整只兵舰。在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抓住我，父亲要斩我头的时候，我只是嘲讽道："情况就会改变！"这时周围响起轰隆的炮声和马蹄的践踏声，三十年战争开始了，三十年战争后跟着七年战争，接着又是一场战争，再是一场战争，可是有一天会爆发一场战争①，使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之流惊吓得逃命的——父亲和孚尔契院长在战争里给打死了——苏丝纳公寓的窗户又打开了：克沙佛、克莉丝狄纳、哈亭格尔和使女克莱欣出现在窗口，他们观看行经海斯街的游行队伍，而外婆和我则站在张灯结彩的对面阳台上。这时一只手风琴奏起音乐，城市在摇晃，沉浸在幸福的波浪里。就跟在狂欢节时那样，那只带给人们幸福的兵舰给放在车轮上，驶过街道，指挥台上站着"快乐酒友"旅店主人，他给大家带来了福音。他举起满溢着幸福琼浆的酒杯，向全世界祝饮。

我在梦中迷离恍惚，第二天我又漫步往瑞典人的坟场去。我往阿莱海姆去，再经过纳尔德林根回来。我登上城楼，爬过壁垒，我觉得我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原是从那里来的。

---

① 指革命。

这中间父亲寄来一封信，允许我回家度假。我的归期、火车从纳尔德林根开出和到达慕尼黑的时间，父亲在信里还特地用红钢笔划出来，母亲给我开了一张衣单，附在信里，她写道："你妈希望你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好，一定要再点一遍，看看有什么遗忘了没有。"

我把衣服在箱子里放整齐，嘴里发出"嘿！嘿！"的声音，叫那些衣服立正，接受母亲的检阅。一件衣服也没少，我把脏衣服放在另一个袋子里。那些衬衣、短裤、袜子和手帕都站好队，前后左右对齐，我记得，我父母家里任何一件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上，一生一世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不动。

母亲是看不惯松开来的钮扣的，照她的说法，钮扣掉下来是一件"大不幸"。袜子上也不容许有一个较大的窟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袜子上有个小窟窿呢？"她老是这么缝缝补补，把衣服整理得有条不紊，她每天都要检查一遍衣服，看看有什么地方开始露出破绽的痕迹，而父亲呢，只要有人在他书桌上动一下，把镇纸移偏了一点地方，他就冒起火来——"这种紊乱简直叫人发疯，"就象是这一来整个世界都陷于混乱。墙上的照片要是挂偏了些，母亲就大惊小怪的。厨房的柜子里要是有一只小盘子夹到了大盘子里，克莉丝狄纳就给唤来，挨一顿训。这是一种刻板的唯命是从的生活。其实我们也是唯命是从地站着，虽然我们没有把双手贴在裤腿缝上。钟敲几点，一个钟点有一个钟点的安排，每一件事都在规定的时间上发生，分秒不差，没有第二句话。到处好象都安上了铃，虽然铃声没有约翰尼斯教养院里那么吵闹，每一个人天天都要上发条，象只钟那样"滴嗒滴嗒"地走着，我试问："为什么，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企图从我们全能的、不可见的上级那里找到答案，可是没能找到。我这么说，是因为最

高的上级还不是皇帝，他还得服从比他高一级的上帝的意志。皇帝是不受制于人民的意志的，他只是表面上承认人民的意志，否则穷人也不会更穷，阔人也不会更阔了。难道这就是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哪里会产生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它不会偏偏宠幸那些丧尽天良的骗子。诚然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说明神的旨意的力量，把那些坏蛋的得势说成是神的一种计谋，免得那些规矩的人安于现状，神是要激发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兢兢业业，刻苦奋斗。这种生活井井有条，就象是用圆规划分过似的，管理得十分严明，一切都考虑周到，再小的事也有它的道理，可是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一切完全无法忖度的事情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残暴的、不合理的社会呢？

那个污点！那个污点！

我从那个污点联想到俯首听命。"快乐酒友"旅店主人谁不是一个俯首听命者。看来，在世界上这样的污点不算少，可是他们在俯首听命者的压抑下抬不起头来，说不定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么一个污点，父亲也有，只不过他竭力想使他心里面的那个污点消失，为了讨好那些也是俯首听命者的上级，使自己显赫而已。

即使我现在把箱子里理好的东西翻乱，不遵守规定的时间，这也无济于事，我还是远远不能把这种无意义的俯首听命的生活击溃。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污点集合起来……那只兵舰，那一整只兵舰也是这么一个污点，这污点从黑暗里显现出来，象一盏明灯……

现在西格尔先生决定不让哈巴狗回欧亭根了，他替他在纳尔德林根中学报了名。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哈巴狗和我一起庄严

地起誓，在我们分别之后，每个星期天都要通信。以后在较长的假期里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我父亲邀请他来玩——“借以表示感谢我儿子在你们那边度过愉快的复活节假期，顺便你也可以观光一下我们巴伐利亚的首府，我们美丽的慕尼黑。”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们互相拥抱，唱着：

“今朝我得离开这里
与你告别……”

套着双马的马车起行时，乐声响着：

“两个好朋友
知心的好朋友，
海枯石烂
也不能将他们分离……”

以后歌声渐渐散开，西格尔太太和哈巴狗跟着车子走了一段，只有她响亮的声音跟我的声音还合在一起。

“要知道，我捎给你的
是叹息……
每天我捎给你千万个，
只要我想起你，
它们就会在你屋子周围飘荡……”

在泪眼模糊中，猎舍消失了。

这失去的地方在召唤，它才真是：失去的乐园。

林子又一次在远处闪亮。

32

在通往我房间的过道门口上挂着一个花环，上面写着："欢迎"。母亲帮我解开行李，她称赞那些整理得有条不紊的衣服说："你瞧，每一件衣服上我都写上了你名字的开头字母，这样一件也不会丢失。"我一到家就发现，墙上有一张照片换过了。母亲问我："我不是写信告诉过你吗……是啊，我们考虑了好久……人都是不欢喜变动的。"家里其他的东西还是照旧，丝毫没有改变。"真是祸不单行，"父亲说，可是他的声音里掩不住对于发疯的舅舅的逝世的高兴。恰好在我到家的那天，渥斯卡舅舅也回来了，他是阿尔封斯亲王的御医，现在被解职了，这消息给家里安静愉快的气氛抹上一层阴影。事情原来是这样：渥斯卡舅舅对亲王六岁的儿子说："让我看看你喉咙，公子阁下，"谁知道那孩子却对准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那个勇敢的舅舅于是一气之下赏了他一巴掌，他就是这么被解了职。之后他被任命为内廷参议，阿芙莉舅母以此安慰自己，在吃"闭门羹"之前，总算有了个职务。渥斯卡舅舅试图使父母亲相信，他摆脱了那个职务带给家庭的无比的好处，远足以补偿被解职那么一件小事，何况他现在可以私人门诊，不受任何约束。卡尔舅舅的疯病无疑有损家庭的声誉，而他的解职却无伤大雅。

克莉丝狄纳象影子一样掠了过去，她新配了一副假牙，"少爷"这两个字从她的没有牙齿的口里说出来，成了模糊的牙牙声。

父母亲全副精力都放在那两个舅舅的事情上，所以他们很

少时间关照我。父亲设法使我又回到威廉中学原来那一班上。我回家了好几天，卡尔舅舅的过世和温斯卡舅舅的解职才算是谈完了，没有人问过我一句："你在欧亭根怎样啦？"而我呢，也什么都不问，只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母亲望着我说道："你怎么在那边欧亭根学来了这么个'嘿嘿'？"

一天，我早上醒来，急急走到窗边，想从窗外的树上滑到街上，我扑了个空，下面的石块路虎视眈眈地望着我。劳登萨克小姐是唯一留在苏丝纳公寓的熟人，现在也死了，只有她的小狗和鹦鹉还在苏丝纳小姐的房间里，可见这中间过去了一段时间。苏丝纳小姐把她的寓所卖给了一个叫库妮孔戴的瑞士小姐，迁往汉堡去了。

父亲把手搭在我肩上，母亲挽着我的臂膀。他们好象在跟我说，"不，我们不会这么放过你的，我们要尽可能使你碰到一些困难，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我们是你的父母。"父亲改变了声调，话说得很委婉，象个慈父那样，也许他真是个慈父："当然最好是在家里"，要不是那样，我准会照那时同哈巴狗起的誓那样，每个礼拜天给他写信的。可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回到家里了！要是我把我们的住家同那林子里的屋子比较，那么西格尔先生是不能跟我父亲比的，根本不能比。我得好好干一下，象我这么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就跟卡尔舅舅一样，随时可以结一门体面的姻缘。而这个美丽的住家和将来更要美丽的住家，我当时受了迷惑，差点儿牺牲掉——仅仅是为了那一架手风琴，那只兵舰，那个污点。不，说什么我也不愿同哈巴狗交换处境。我现在懊悔当时没有巴结那个士官生。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可是真见鬼，偏偏我对于那些不配我身份的事情，对那些低下的东西，感到特别的兴趣。"难道你不明白谁是真正要你好

吗？"父亲一再规劝我，"奇怪，你老是不想上进。"

我的座位还是安排在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中间，他们用花点缀了我的座位。弗埃克郑重其事地把他过去欠我的十马克还给我，他把钱包在一张粉红色的薄纸里。

"见鬼！他还守信用，"我脱口而出，弗埃克挺了挺身子，指着胸口说："你完全可以信任我，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我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我了，"我打算拒绝他。"我的变化才大哩，"他回答说，"要是我告诉你，我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事情，你一定会惊异的。"

在下课的时候，他在院子里信赖地告诉我，在我离开学校的那一段时间里，杜赛尔自杀了。她是从大海赛罗桥上投的水，就这样追随多米尼库斯一兔耳朵去了。咳，可不是一切都变了样，弗埃克也哭起来了。他在谈到杜赛尔的死的时候哭了，流了许多细小的、急促的眼泪，他抹去眼泪，用压抑出来的声音说道：

"她是个好人……她真好，看着她人家真想学好……"

我用手掠过这位老朋友的头发，我的手上因此也带了一股发油味，我安慰他说："莱纳，"——这还是我第一次唤他名字，"莱纳，亲爱的好朋友，别这样难过！"

"唉，你跟我别来这一套，"他转过身子，走着小步直打转，就象是给人捉在一个圈子里似的。"没有一个人对我是好声好气的，没有一个人是好声好气的……呸！我这副样子……我自己就最看不惯……呸！呸！……我生来就是这副样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大家就让我这么可怜地在污泥里打滚，堕落下去……至少你要跟我要好，你……你……你，你发誓！好伙伴！"

“我发誓，好伙伴！”我严肃地说，一面把弗埃克从圈子里拉出来，一面嘀咕着：“笑话，别来这一套了……你胡说些什么！”

弗埃克带我到他家去，他把杜赛尔称为他的圣者，在他屋子里，他指给我看一个象祭坛那样的东西，正中供着杜赛尔的遗像，像片周围框着松树的绿叶，两旁燃着蜡烛，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

“我跟你说，前一天她还高高兴兴的，吹着口哨，跳蹦蹦。‘杜赛尔，今天你怎么啦？’我问她。‘没什么。你不知道明天是节日吗？’‘节日，明天，我不知道呀。’‘你当然不知道了，对我来说是节日。’‘你庆祝什么呀？’‘我庆祝……明天是复活节，复活节……我已经长了翅膀……’‘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她送了一张她的相片给他，那一天恰好她又忘了带钱袋，他给了她二十芬尼搭电车。“她在电车里还向我喊道：‘复活！复活！再见了！’第二天她便乘车到大海赛罗桥去，据后来人家说，大家看到她带着狗在桥上来回跑了好几次，后来她一下子挂在桥栏杆上，掉了下去。那条狗在原地站了好一会，然后沿着陡坡朝伊萨河直奔下去。再过一天，人家才在大海赛罗桥下发现了她的尸体卡在发电厂水闸坝中间。”

我继续问关于杜赛尔的事，为了试探弗埃克心里是不是真象他所说的那么还一直觉得自己“可怜巴巴的”。“我那时真是可怜巴巴的啊，”他在下课时跟我诉苦。“难怪你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弗埃克，那样的事终生难忘。”——“唉，你说什么呀……日子一长就会忘了，重要的是身价，”说着他站得笔挺的。

“为什么你相信她是从大海赛罗桥上跳下去的呢，那时候她不是要用发针戳进自己的心里去吗？”

弗埃克肯定地回答道："就是为了这个！"

"这算是回答吗？"

他答道，声音里丝毫没有激动：

"这算是回答吗？我看这是唯一的回答。最好的回答。"

富莱希拉克大声地欢迎我，他向我报告我不在学校时他们两个在班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虽然我不在时要制服整个班困难重重，可是由于他们在精神上的优势……他说时那么神气，那么自信，我不免怀疑地问自己，富莱希拉克是不是真象他所说的"精神上处于优势"。

我的归来使小犹太不快。他老是偷偷在我周围打转，象是要观察我的态度，可是下课时我不离开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的左右，使他无法接近我，只在我要他代我象代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一样做德语作文的时候，我才跟他搭话，道谢他一声。

在考数学时，我们在凳子下拉了一根铁丝，正确的答案通过铁丝及时送过来给我们。为了应付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考试，小犹太跟我们弄来了给教师备用的解答，那是些小册子，薄薄的纸张，上面有全部经典作家的翻译，在凳子下面用起来很顺手。

我听说，由于杜赛尔的自杀，瓦尔特福格尔教授的"下台"给拖延了。反正过不了几天非要他下台不可。事情是这样的：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考试作弊，在抄袭时给瓦尔特福格尔教授当场抓住，他竟然敢于把我们的考卷没收作废。我们把我们的秘密计划告诉了小犹太。小犹太竭力劝我们打消这计划，他说要瓦尔特福格尔下台不仅是件卑鄙透顶的勾当，而且还是件大蠢事。

"依我看，瓦尔特福格尔是最正派的一个人！"

“正因为如此！”弗埃克尖刻地回答道，富莱希拉克则附和他说：

“正因为如此，要他知道我们的厉害，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这种说法虽然不能怎么使人信服，可是他们的口气是那么坚定，毫无转圜的余地，我也提不出什么反对的意见。

“正因为如此吗？正因为如此吗？”小犹太惊异地问，仿佛这几个字里包含着十分可怕的内容。

“是啊，正因为如此！”弗埃克用拳头朝墙上打了一下，“我们干吗随便让人欺负！保持我们的身价！”我们站在学校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商量大事。富莱希拉克也走到墙跟前，用拳头朝墙上打过去，说道：

“这正因为如此！”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就象打进了墙里，再也不可更改了。

按规定，每隔三个月，督学阿诺德博士要来学校视察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使学校呈现出彻底的无纪律性，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要显得绝对无知，这一下可要了瓦尔特福格尔教授的命，“要了他的命？”弗埃克大笑起来。只要我们见机行事，什么乱子也不会出。到时候，我们象个给人打靶子的木头人那样，规规矩矩地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而在下面，在凳子下面，就来那一套玩意儿。在督学跨进教室前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这场恶作剧，弗埃克只要来个暗号，下面就活动起来。

弗埃克负责到店里去购货。他跟我借钱，把那十马克化成了一个五马克和五个一马克的，三个一马克的他拿去买东西。

督学阿诺德博士是个秃顶的矮个子，眉毛浓密，钩鼻子上有一道疤痕，他一跨进教室，窥伺的目光就往四处打量，我们的数学教授瓦尔特福格尔马上就变得跟小提琴教师希太歇莱那个模样了：成了一个老头儿，伛着背，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他一脸忧愁地从座椅上站起身来，大衣后襟直打颤，他鞠着躬，把他的座椅推让给阿诺德博士。

"谢谢！请你继续讲课，"那个矮个子尖厉和恶毒的声音说道，他拿着笔记本和铅笔站在前面的窗边。

瓦尔特福格尔象是在考虑要不要再坐下来，他犹豫地望了望椅子。

"请你继续讲课！"矮子显出一副傲慢的样子，瓦尔特福格尔教授频频鞠躬，直打哆嗦。

班上最好的学生小犹太给叫起来了，第一个问题他结结巴巴答不上来，跟着就慌了，矮子记了下来，瓦尔特福格尔打算提示他一下。

"行了！"窗那边传来粗暴的命令。

弗埃克咳了一声。富莱希拉克于是碰了一下臭弹，臭弹沿着墙边滚开去。我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迅疾灵巧地把响炮扔到凳子下边，弗埃克又滚出一个臭弹，我开始在我后面的一张空凳上拉动那根绕在我脚上、牵着一个纸团的线，发出沙沙的响声。

"谁在那儿摩擦作声！"从窗边传来又响又尖的声音。

"是啊，谁在那儿摩擦作声？"瓦尔特福格尔朝着我在那儿拉线发出乱人心意的沙沙声的角落里，发出哀怜的叹息。

"你们把老鼠搞到教室里来啦——真见鬼！"

"——这，"他的话音才落，全教室就爆发出一阵喷嚏声，把他的话声淹没。弗埃克装作在擦鼻子，用一根小纸管子，把那盒

喷嚏粉往四处吹。

在大家一起大打喷嚏的当儿，矮子急忙转过身子，好几次张开嘴直喘气，他打开窗子，喊道：

“打开窗！叫校工来，教授先生！全体从座位上站出来！搜查口袋！”

臭弹难闻的气味弥漫全室，我们打着喷嚏，一面从座位上走出来，这时响炮噼噼啪啪到处在响。

瓦尔特福格尔带着校工，从一行行座位走过去，搜查我们的口袋。

“其实，”弗埃克悄悄跟我说：“早知道我们应当在那些书呆子和伯爵的口袋里塞点东西进去，可惜……”

矮子带着那个校工就这么不告而别了。

走到门口时，他一下子回过身来，说：“非要进行一次检查不可，真是岂有此理！”

他大声向瓦尔特福格尔吼叫着，象是在向他提出控告，瓦尔特福格尔踉踉跄跄扶住椅子。他坐在那儿，低垂着头，颈后的领子耸了起来。

弗埃克朗声说道，教授准可以听到：

“要他的命！”

我们匆匆穿过英国公园。我们把小犹太拉了来，捧腹大笑，朝有单行柱环绕的寺院走下去。我们在中国塔楼里叫了啤酒，抽起卷烟。我们要小犹太跟着我们唱：

“麻木不仁，你是我的乐趣，

麻木不仁，你是我的欢乐！”

“女堂倌，这位先生付帐，”弗埃克指着我说，我虽然不愿意，也只好交上两个一马克。

我们摘下小犹太的眼镜。“他就是靠这东西来思考的！”我们惊奇地看着眼镜，好奇地在镜片上摸来摸去，我们依次戴上眼镜，企图思考一番。眼睛发痛了，我们把眼镜交还给小犹太。小犹太擦了擦眼镜，仿佛刚才我们把他的思想弄糊涂了。

我身边剩下的那个五马克后来又给弗埃克借去。“好了，现在我们的帐清了！”说着他把钱塞进背心口袋里，站在我们面前，神气十足地说：“伙伴们！现在我宣布胜利的节庆结束。谁有钱，可以在巴库斯酒家继续庆祝……风流的娘儿们……五马克一次……伙伴们！”

几星期后，瓦尔特福格尔教授被解除职务。今天瓦尔特福格尔教授是上最后一堂数学课的消息早已传开了；“他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弗埃克十分幸灾乐祸地说。外面过道上的下课铃已响，这一节课就要结束了，瓦尔特福格尔教授从讲台上下来，说：

“我请求你们大家稍待片刻，不要走开。今天我跟你们上了最后一节课，就此结束我三十年来的教学生涯。我除了要学生好之外，不知道有其他努力的目标。因此就是此刻，我也只有衷心祝你们一切顺利，可是有一点你们要留神，不要让那些到头来成为害群之马的坏分子，在你们班上和在以后你们在生活里占了上风。我们学校叫做‘人道主义的中学’不是徒有其名的。可是这儿发生的事，不止是个恶作剧，这只有野蛮人才下得了手。看来，匈奴人的时代又来到了……再见了！”

教授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教室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压抑的

寂静，使我不得不低下头来，呆呆地望着自己的座凳。富莱希拉克和弗埃克也闷声不响，虽然瓦尔特福格尔教授开始讲话的时候，弗埃克嘘他道："别说了！"

这当儿，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小犹太站了起来。他走到教室前面，象是在代表全班发言。

"亲爱的瓦尔特福格尔先生：我们同学中间有不少人，我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对于督学先生那次来访时所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教授先生，您一直只期望您的学生进步，因此我们衷心请求您的原谅。我们向您保证，以后绝不被人利用来参与那些无异是卑劣罪行的勾当。对于那些挑唆者，我们将以蔑视来惩罚……"

小犹太刚说完话，耐大站了起来：

"请原谅我们！我们大家都希望您留在我们这儿！我们不要您走！"

我们三个，弗埃克、富莱希拉克和我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大家的目光都看着我们。全班同学都背离了我们。

最后希特莱勃要求发言：

"我以全班的名义请求您原谅。谁要是不同意，只要有胆量提出来！您瞧，连那些领头闹事的人也请求您原谅了！教授先生，大家都诚恳地请求您的原谅！我们绝不能容忍那些匈奴人！"

在瓦尔特福格尔教授离开教室时，全班肃立。

我们三个人步行回家，一路上默默无言。

弗埃克再也打不起精神来说"哈哈哈，野蛮人……"了，富莱希拉克也厌恶地一言不发。

在希特莱勃那样要求的时候，我们都期望另一个人会有胆

量提出反对意见，走到前面去说："是我干的，瓦尔特福格尔教授先生，你这个下流坯，你……就是这么回事……"

"胆小鬼，可怜虫！"我咒骂自己，"瓦尔特福格尔——希太歇莱——瓦尔特福格尔……"我的脑袋里嗡嗡响："匈奴人……"

"讨厌的、下流的家伙！"我斜睨着弗埃克，心里这么想，可是我的目光不能专注在他身上，我的目光落了下来，落回到我自己身上。

"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又是怎么回事呀？"……我恨不得扑过去揍弗埃克，可是我给挡回来，扑到了自己身上，我对自己说："你，你要改变，你渐渐叫我厌烦。象你这个样……"

走到海斯街和阿尔雪斯街的转角处，我快要同他们两个分手时，我再也憋不住，冲口而出："你们懂什么——"

"什么，怎么啦？"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愕然退后了几步。

"你们叫我讨厌！"

我常常就是这么未加考虑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可是话一出口，我就担心了。说出来的话表明我的心理活动和存在着的不能解决的问题。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富莱希拉克和弗埃克两人齐声追问。

近几天以来我就在等待这个时刻，我要说出这句话来回敬他们，他们过去说那句话时是用拳头打墙壁的。

"干什么？"他们继续追问。

于是我瞪着他们，平平地答道："正因为如此！"

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惊惶地走开了。

"我还得混在你们里面跑多久?"我对我自己发火。"真是本性难改!真的就没有'出路'了,不能改变吗?!咳,你这个人!"

我说"咳,你这个人",其实没有具体指什么人。

没有一个人。什么也没有。

我不能堕落下去:我要做个好人。可是我却越来越象那个人了……可是,唉,弗埃克还不是个胆小鬼,问题是在自己内心里的那种讨厌的东西。它深深隐藏在里面,蠢蠢欲动,要占领阵地!

内心里的那种东西你拿它没办法,你抓不住它,你也扯不了它的头发,你用牙齿咬不住它,拳头也近不了它的身。

那东西一个劲地在长大,你要想好好地劝劝它,它倒暗地里在发笑。

外表看来,它一举一动都正派,也很体面,有一个固定的职位。

这个不可理解的、拿它没办法的坏东西……

大海赛罗桥细长的栏杆在深渊上发出诱人的闪光,深渊里,伊萨河发出温柔深沉的潺潺声,往前流去。

我为自己深深感到惋惜:卡斯特尔,可怜的汉斯·彼得·卡斯特尔,你……唉,我们竟然变成匈奴人!……

33

要忘却是有办法的。

在"慕尼黑游泳协会"里可以使人忘却。

希太莱先生是建筑师，又是慕尼黑游泳协会第一主席。在录取我为会员时，他握了握我的手，要我入会后积极参加协会活动，保持协会的光荣，他以意味深长的动作，亲手将协会的规章交给我。我把规章背诵得烂熟。所谓协会活动，就是要经常在晚上参加路易游泳池的练习，那是在每星期三晚上八点钟。我还不够年龄，所以可以免去参加周末晚在啤酒店里举行的社交集会。

"慕尼黑游泳协会"举办游泳比赛和游泳庆祝会，每次活动协会都替会员订座，而且票价优待。阿尔封斯亲王是名誉主席。

阿尔封斯亲王待人接物总是面露笑容。在家里他面露微笑；穿着第一骑兵团的上校制服时也面露微笑；在打猎时，在散步中，好天气，坏天气，他无时不面露微笑；他一年四季都笑容可掬。阿尔封斯亲王要是跟谁微笑，那么对方的脸上也准会浮起微笑。他的微笑是带传染性的，因此他到处受人欢迎，也正因为如此，这位阿尔封斯亲王成了我们的名誉主席。

父亲是十分同意我加入游泳协会的。

"运动在你这个年纪不会有什么坏处，恰恰相反：运动的人不会动坏脑筋。"

"慕尼黑游泳协会"会员穿印有一颗蓝星的白游泳裤，他们瞧不起在一般游泳池练习的"男子游泳协会"，他们黑色的游泳裤上滚一条黄边。

我分配在少年组，几星期以后，我当上了救生员。协会活动占去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定期参加在晚上的练习是不够的，我天天都在希太伦先生的指导下练习，他是我们的教练。

我生活在一个游泳纪录不断刷新的时代里。我订了一份全

德游泳协会的报纸《游泳家》，我在脑子里记下了所有在全国游泳比赛时达到的成绩。我能背出所有游泳纪录的时间，不会相差五分之一秒。在坎希达特举行的那次游泳比赛中，德国一百公尺纪录被叫做"海神"的希耐伏格尔提前了五分之二秒；至于一千五百公尺远距离，柏林选手，外号叫"龙王"的劳希，提前了五分之三秒，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纪录；在布莱斯劳，短距离蛙泳，一个"格莱维兹业余游泳俱乐部"的十五岁青年，提前五分之四秒打破世界纪录；在汉堡举行的各州仰泳赛中，"坎希达特游泳协会"的雪莱保持冠军；玛格德堡"海拉斯"队的百公尺混合接力，一连三次以上保持不败纪录。"法兰克福游泳协会"拥有最优秀的水球队；在维纳·雪夫举行的南德各州游泳赛中，维也纳的"奥地利"派出了一位选手，他一开始就领先，在最长距离五千公尺赛中，他战胜了我们最好的选手，使他们落后几百公尺。

我参加少年游泳组，练习一百公尺和一千五百公尺。

当希太伦先生手握跑表，站在游泳池边下口令"预备！跳！"的时候——而我以熟练的动作跃进水里，迅疾地向前游去，然后在池边转身，伸腿，以海豚般的跃式一蹬，这时似乎有一种我乐于听命的巨大意志，促使我飞速笔直前进，不久我相信，我天生是只能成为游泳家和游泳冠军的。

我们过去闹的事平息下来了。我们摆出一副大人的样儿，对什么都显得满不在乎。弗埃克、富莱希拉克和我又同往常一样放学一起回家，我们如同套在一块儿的三匹马，不可分离，可是身后也带着一点不可见的东西——过去使我们有愧于心。

现在其他同学也参加了运动协会，大部分是"慕尼黑男子运动协会"，或者"雅恩运动协会"。

弗埃克加入"巴伐利亚"曲棍球俱乐部，富莱希拉克加入

“健力”足球协会，只有小犹太、耐夫和希特莱勃继续他们的漫游，而那两位伯爵对散步和运动同样轻视，他们跟范腾男爵仍然和人们保持着一定距离。在下课时和回家的路上，我们把我们的成绩说得天花乱坠，我们三个人联合在一起，在那些书呆子面前自吹自擂说什么以后再不念书了，也不上剧院，那些玩意儿只适合女人家，是同德国青年男子不相称的……

我在“慕尼黑游泳协会”中参加少年组，长短距离都练习。“慕尼黑游泳协会”庆祝成立的日子来到了。

路易浴场上悬挂着蓝白色的彩旗和纸花。

第一主席陪同阿尔封斯亲王步入荣誉席位，亲王笑容可掬。

作为德国游泳协会的代表，工程师盖索夫致词，他三次高呼“万岁”结束了讲话。

当风琴声响起时，庄严的情景有如在教堂中一样，或是在检阅时那样。我跟我同组的人列队站在那儿，我觉得我象是负有天职要完成伟大的事业。我渴望经受严重的考验，作出任何牺牲，以成为一个英雄。

比赛前有轮舞表演，接着有六个人的名字给报出来参加少年组比赛，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站得笔挺，绷紧臂肌，显出我们的力气，走向起泳的地方准备。

“跳！”的命令一发，我立即飞也似地向前冲去，我望了望微笑的阿尔封斯亲王席位，我抬起身子，在转身时向后一挺，呼喊声在我耳边喧响，在观众“好啊”和“乌拉”的呼声中我游到了终点，手啪地一下打在铁杆上，那些观众兴奋得都从座位上站了起

来。我取得第一名，比第二名快五分之四秒。我从水里上来，站到跳板上鞠躬答礼时，在荣誉席位上的阿尔封斯亲王向我点头微笑。这时响起一阵喝采声，父亲在鼓掌，他要外婆、母亲和克莉丝狄纳也跟着鼓掌，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准也在鼓掌，我觉得使女克莱欣、克沙佛、哈巴狗和哈亭格尔躲在观众里面什么地方，和大家一起欢欣鼓舞。

虽然在少年组远距离的比赛中，我只获得第三名，可是我的成功却并不因此受到影响。我拥抱了那两个在我前面的优胜者。自己胜利了，又何妨不为别人的胜利衷心高兴呢。一次胜利就够了，我并不希求独个人的胜利，这只会引起别人惨遭失败而生的怨恨。在那一天，那幸福的一天，有许多胜利者，一起胜利，又有了伙伴，有了胜利的伙伴，这多使人幸福。

当天晚上，在“巴伐利亚宫廷”旅馆的林荫道广场上，举行授奖仪式，庆祝胜利。

各国游泳协会的代表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向我们第一主席希太盖先生和教练希太伦先生祝贺所取得的游泳成绩。以后是阿尔封斯亲王授奖。我穿着协会制服，戴着有一颗蓝星的白便帽，蓝茄克上佩着别针。阿尔封斯亲王穿着第一骑兵团上校的制服，他胸前也戴着一枚协会别针。

阿尔封斯亲王——他微笑着！微笑着！——他把一只刻有我名字的银杯授给我，还把一个结着蓝白色蝴蝶结，上面烫着“少年游泳组第一名奖”几个金字的桂花环戴在我头上，这时候我在对面大厅上的一面大镜子中看到我自己，在一大群获奖的同伴中间，真象个英雄，满载荣誉。

就是父亲，在他第二天打开《慕尼黑新闻》，在优胜者中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骄傲。“我不是一再说吗，只要

你肯干，你就办得到。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干！"母亲担心地说："你可不要疲劳过度……"克莉丝狄纳还特地为我做了一个"胜利饼"。外婆答应要跟我画张游泳获奖者的肖像。在中学里大家都欣喜地招呼我；下课时，雪凡尔里渥教授找我谈话："您昨天为我们增了光！我祝贺您！"——只有那些书呆子和那两个无聊的伯爵无动于衷。

我的主意已定：誓要成为德国短距离游泳冠军。

我忠于我下的决心——一连好几年。

在这段时期里，我的房间成了一座博物馆。墙上挂满了有蝴蝶结的桂花环，书架上放着银杯，烟灰缸和花瓶也都是游泳奖品，床上边贴着奖状和报纸上的报道。

在我身上，一举一动都露出一个运动健将紧张结实的肌肉。我把世界划分为二，一部分是会游泳的人，一部分是不会游泳的人，就象路易浴场的池子那样分成两半一样，至于我对一个人的估计，全看他游一百公尺需要多少时间。这一下生活有了意义，世界又有了尺度和秩序。世上有起游、中途和终点，有训练和计分，跑表是出不了差错的。这个世界保持得干干净净，浴场工人每次开放浴池前都清洗一次，池边到处放着痰盂。吐痰入池是禁止的。你淋浴要淋多久随你便，淋浴除去任何肮脏。只有在我们脱去衣服，穿上游泳裤的时候，我们才互相认识。希太益先生要是不穿上他的协会服装，白便帽和蓝茄克，要不是带着秒表在水池边出现，就是微不足道的了。除了在他谈论游泳式和游泳成绩之外，不可能存在别的话题。

我唯一的世界就是路易浴场。我学弗埃克那样，习惯于对

于我世界之外的其他一切问题都粗暴地用"就是这么回事"！这句话来解决，只要我想起那一段不幸的时期，那时我老是要追问"为什么"，我就讥诮我自己，骂自己是"小丑——傻瓜"！我认为寻根究底是幼稚和婆婆妈妈的表现。当然象外婆这么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是不可能理解我的，她有时提醒我说："你还老是在游你的泳吗？你搞得过分了。可惜，你不懂得节制。"在我加紧锻炼准备夺取德国冠军的当儿，这位旧式保守的老女人说上这番话。据说在柏林举行的决赛中，德国皇上都会驾临。我梦见自己在游泳，游过了主席台，游进了皇上坐的包厢里。虽然我衣冠不整，只穿着游泳衣，可是皇帝在我胸口别了一枚勋章。

那条有蓝星的游泳裤我白天穿在衣服里面。晚上在床上我也穿着，我随时都可以表明自己协会会员的身份，随时都准备起泳。

下水前，胜利的预祝不断在我耳边响着："游得好！"

现在"海莱速度"很流行，这是根据奥地利游泳家海莱起的名，它比西班牙式有许多优点。我无时无刻不在练习海莱式，走路也好，站着也好。我坐在桌前吃午饭时把头埋在水里，腿放松，上下划动，双臂向后以助势，再向前伸。我要在池子里转身，突然撞到了桌角，从桌腿上碰了回来，于是向父母亲转过背脊，径向终点游去……

"这家伙又搞什么鬼啦？"

父亲的头挤在已经弯折的又尖又高的衣领里，一动不动，他在察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严重违法的事，他身上浆过的衬衣的前胸直挺着。

"他在锻炼呢，"母亲回答。

"他在家里老是闹得人畜不安，"父亲边吃边说，他的高领使

他吃东西很不方便。"这同游泳又有什么关系！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后头捣鬼，完全是别的东西在后头捣鬼！我敢打赌。这骗不了我。拿什么我都跟你打赌。"

在夏天晚上，有时我们把脚踏车放在一边，坐在放着牛奶和奶油面包的长木桌跟前，这时响起手风琴的乐声，送来了那我认为已经逝去和被人遗忘了的生活的气息。这气息里响着外婆的问话——"还要多久啊？"——声音又悲哀又严肃。"我把我那段距离游完了，这段距离中的每个目标都已达到——而这段距离本身却是没有目标的——以后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夏晚我发现，实际上我与游水的关系至此为止，我环顾那些在我周围的同伴，他们没什么话好跟我说的。都是些"浅薄的家伙"，我蔑视地咒骂着。只是"以后又怎样呢？"这个问题迫使我不能再贸然行动。我已经在考虑放弃游水，退出游泳协会了。希太盖先生是个笨蛋，他在协会里扮演俾斯麦，希太伦先生拿着那要人命的跑表，训练我们时老是粗声粗气的，这些人我真要给他们点东西瞧瞧。还有那个阿尔封斯亲王——也是个"装模作样的蠢货"——想到他那副假笑，我一有机会就要跟他提意见，"老实不客气"。这些人不都是坏蛋和长着角的畜生吗？是谁怂恿我搞游水这玩意儿的，我干的好事，真糟糕！

事情发生在换衣室……

我们的跳水能手紧紧挨近我，他把换衣室的门锁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里面。就象过去我朝苏丝纳公寓里望一样，现在我又从细小的锁孔里往别的换衣室里窥望，那时我向孚尔契院长早已供认不讳，可是我现在才多少明白，那时我跟克莱欣使女一起

坐在幸福园亭里父亲猜想我们是在干什么了。那时那个士官生贴近我，他要我干什么，以及弗埃克，那个矮脚鬼，凸眼睛，阔嘴巴，跟杜赛尔又能搞什么，我也明白过来；现在想起来，很可能就这么把她逼上死路的！这样一对比，哈巴狗待我真是太好了，他从来没有要我干那样的事；而另外一伙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讨厌，还要凶恶，还要阴险，好人虽然为数不多，却比我们意料的还要好！我向远处点头致意，我心里说："克莱欣使女，我也多亏您！"

要不是那时候我各门功课的成绩糟到学年结束时连升级都成问题，说不定我能夺取到德国游泳冠军的。父亲出面了。他要人替我补课，可是我不听他的话，继续热中于我的协会活动，于是他给第一主席写了封信，信里提出他儿子退出"慕尼黑游泳协会"。我以席尔① 军官们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精神站在父亲面前，我以协会的荣誉抗议，我发誓至死忠于希太盖先生和希太伦先生，可是当我独自留在屋里时，我那种勇敢精神瓦解了。游泳运动跟这种没头没脑地拚命游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后面准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你，你这个坏东西，你站出来，从你躲藏的地方站出来，是你要我干这一切蠢事的！……要不是父亲写了那封信伤了我的自尊心，我真会觉得父亲那么做完全是对的。

不久以后，我就觉得我对协会活动的热情十分可笑和幼稚，特别是我对游泳裤的热中，我还日日夜夜穿着它呢。我把银杯、

---

① 席尔（1776—1809）：普鲁士柏林骠骑兵团司令。一八〇九年号召普鲁士抗击拿破仑，在巷战中阵亡；同他一起的十一个军官也被捕。

社花环和奖状扎成一堆，搁在柜子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

这种莫名其妙的游水，见你的鬼去！

那个时候正是多事之秋：齐柏林飞船在爱希特亭根着火烧了，西班牙人同利夫卡比仑人，意大利人同土耳其人在打仗，中国爆发了革命①，英国轮船泰康尼克号②沉了，六百人遭难，怀特和法门试验了他们制造的飞机，《蒙娜丽莎》③叫人从卢浮宫劫走了——

可是我游啊游啊，什么也不管。

菲勒，这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教师在巴塞罗纳发动一次起义，事败后人们在把他执行枪决时，我还是游我的泳——也许我正起游，也可能我正在池子里转身。菲勒的名字穿过房间，街上到处在谈菲勒；在课室里同学们围着小犹太，他在讲菲勒的故事——可是菲勒踏不进路易浴场里，游泳的人在更衣室里脱衣，他们淋浴，游泳，揩干身体，然后回家。

有一次小犹太问我："你究竟要游到哪儿去呀？看来你已经游了从欧洲到美洲的大洋那样的距离了！"

"我要游到哪儿去——我想一下……"

在比赛时是有一块牌子标志着"目的地"的，可是这当儿我觉得我这么游来游去，漫无目标……

我游我的泳，那些书呆子兴致勃勃地在谈叫做《春回大地》

---

① 指辛亥革命。

② 英国轮船泰康尼克号：在一九一二年驶往美洲途中，与冰山相撞。

③ 《蒙娜丽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艺术家达·芬奇的名画。

的一个剧本。现在到处都在奏《金元公主》、《小克利斯特管林员》和《圆舞梦》这些小调，人人都在哼，在吹口哨——

我只顾游我的泳。

在想象中，我游过父亲他们三个人的身边，他们在三重奏休息中间大声谈话，声音从客厅里传来，父亲和波耐特中校正在大谈一个什么尼采。

母亲陪外婆参观一个艺术展览会，那些画一定非常可怕，她们两位吓得同声惊呼起来："我不明白是个什么世界，我不明白是个什么世界。"

我是明白的，我明白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目了然，它一个星期放一次水，我到路易浴场去，我游泳。

咳，这些书呆子！没有一个会游泳的，因此他们只好钻到《玫瑰骑士》里去，在图书馆里翻旧书，热中于《克利斯朵的愚人——埃玛努尔·克温特》……还有那两个枯燥无味的伯爵，不用说，他们应当游游泳，就不至于那么无聊。哈亨格尔那批人我相信生下来到现在就没真正见过水，让游泳把他们脑子里的怪癖冲洗掉……加油！重要的是提前五分之一秒，而不是你们所说的"未来的时代"……祝你游得好！……

于是我拼命游，我把我那一段距离游完了。

34

"慕尼黑游泳协会"终究不能使我长久地对一切遗忘。协会的活动，还没有充实到使外面一切搅扰人心的事物不侵入。我要

长期忘怀的企图看来失败了。我真羡慕那些好管闲事者和老会员，他们始终忙忙碌碌，就这么打发日子。在他们活动的范围内，象“干吗”“为什么”这样危险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赋予他们的崇高的职责和义务正在于相互保持缄默。他们装傻，唯命是从，为了保持缄默……他们看来愚蠢，说不定是聪明，是精明，甚至是真理。他们的俯首听命支持他们，给了他们那原是一无依赖和游移不定的生活以唯一的支持！他们忙这忙那，从来不反躬自省。这种繁忙究竟给人多少真正的幸福呢？整个身心都给占去，庸庸碌碌地度过此生，这中间又有多少大大小小见不得人的肮脏事。生活的安排，好象主要就是要使他们忙于事务，忘记一切。什么时候我也能同那些人一样有那种遗忘的本领呢？

就算我不久以后克服了“没头没脑的游泳”，可是父亲给“慕尼黑游泳协会”第一主席写了那样的信，我不能就此听之任之。

我站在父亲面前时，想起那封信，血就直往脑里冲，膝头就气得打颤。父亲宣布我退出协会，第一主席希太竞先生会怎么想呢！父亲到底还要约束我多久啊？父亲那时说过：“很简单，只要你能挣钱养活自己，那时你就独立了……”要是这种独立是靠父亲的恩宠获得的，那么这种独立也算不得是独立……独立？说得好听，好象父亲就已真正独立过了！

走出游泳池，我就象远足归来，又回到世界里。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克莉丝狄纳，克沙佛，克莱欣使女，外婆的图画和她钢琴的弹奏；从那儿流泻过来一股光明，林中猎舍也在闪

烁发光，可是要给那边寄一封信去，又太远了。可是世界仍然有它可怕的一面：孚尔契院长和戈尔老师，父亲就是恐惧的化身，无所不在，他以我的名义写了那封信，他毫不留情地严格监督我做作业。可是我倒并不害怕随便会挨巴掌或者头上挨揍，我害怕的倒是那些放在桌子上和柜子上的无辜的东西，在我做了错事当场给抓住的时候，那些东西就给玎玲珰啷摔在墙上或扔在地上，粉身碎骨。在家庭战场这一幕上遭殃的东西发出的那种玎玲珰啷的响声，比之任何巴掌还来得痛，它真使人心碎。

我注意到父亲在使整个屋子砰嘭作响时感到某种乐趣。他窥伺着，要让什么东西打碎。其他的东西，与我毫不相干的东西，要为我的过错付上代价。他在屋里暴跳如雷，他向他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正常秩序发火。在火头上他恨不得把一切都搞乱和掷碎，他向往废墟，好象这样生活才又能重新开始，完全不同以前那样地开始。

每逢这样玎玲珰啷响成一片的时候，我便不知所措，我环顾四周，目光为那个污点所吸引，就跟那时我在猎舍里遇到它的情况一样。那个污点似乎活在父亲心里，一有机会就砰砰嘭嘭地表现出来。

同时父亲在说起今年的“五一”节庆祝时，也是气愤异常。

“这有什么关系?!”我摆出一副傻面孔，“进行得还不错嘛，随他们去举行他们的‘五一’庆祝吧!”

那些人在钮孔里插着红丁香。儿童车也推了去。他们穿着借来的裤子大踏步前进，丈夫和老婆坐在一辆双座自行车上。警察维持秩序，那些队伍并没有什么危险性，我心里倒是希望能听到叛国的言论，可是却听不到，我不了解，那时在猎舍里，为什么西格尔先生把希望寄托在这批奉公守法的人身上。哈亭格尔会

不会也参加在这游行队伍里呢？

“你说这有什么关系！？打散他们！打散他们！”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他顺手抓起一个无辜的花瓶，用力朝地上摔去。结果轮到我去捡碎片，母亲一边说着“我受不了啦”，一边走进客厅，关紧了门。我在地板上摸来摸去拾碎片，我问我自己，“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他要把他的家打得稀烂，他过去说过家就等于是个小国，可是他又不准别人庆祝五一，活该。“不准就是不准！”父亲在房间里跨着大步走来走去。他象是要使自己头脑清醒过来，一下子朝左转，一下子朝右转，后来站得笔挺，直播关着的客厅的大门：“开门！快开门，我要——”

我观察到他在打门时，就象在跟自己发火似的。大概父亲跟母亲就这样常常吵起架来，要不然他就跟克莉丝狄纳吵嘴，因为他自己心里矛盾。他这么大叫大嚷的，不就是要把心里的不宁压制下去吗？其实常常是与我无关的事，他却找我来谈，他是要说服他自己。说不定一个人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大多数与别人无关，因为心里难熬就这么做了……

我乱翻我的抽屉要发现什么隐藏着的东西。在《腹语术》那本书旁边，我看到了那本我自己装订的写着诗的小册子。里面只有几页用过。那些诗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写得也很拙劣，可是它们却使我感到声音铿锵，那正是我那时想要做到的。那些诗架起一座浮桥，把那些我在心里唤做“美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我认真看那些诗，拿一两首诗出来读读，后来打开空白的一页，用清晰的笔迹在上面写道：“幸福的汉斯。”我为那篇关于幸福汉斯的童话所启发，着手写一篇以汉斯寻找幸福为内容的押韵的故事。

我坐在一张白纸面前，我觉得这张纸就象一面魔镜：这面镜子将一切压抑着我的事物统统映照了出来。在我望着这面镜子

的时候，我心里的一切纷乱都变得井然有条，豁然开朗。

我下笔如有神，我简直跟不上。

故事里说，“幸福汉斯”出身于高贵的家庭，他受到“第一流教育”，这些都要他去谋求个人的幸福。所谓幸福就是要成为人类社会中有用的一员，那就得经受种种必要的考验，以便最后在国家里担任一个得到保障的要职，并且享有养老金。可是“幸福”汉斯心里抗拒，坚决不走这条幸福之路。然而那些宣扬这种幸福的教育家劝导他说：“寻找你的幸福去！寻找你的幸福去！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们自有办法要你接受的！”然而对于“幸福汉斯”来说，真正幸福的道路恰恰跟那些御用的幸福官员所指出的是相反的一条。“幸福汉斯”内心里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斗争，他逐渐摆脱了“幸福儿”的影响，这中间他受到那些监督他幸福的人们的追逼，他们千方百计要把他引入歧途，他终于英勇地逃脱了那些一再企图夺去他幸福的人们的手掌。真正幸福的深沉温柔的声音向他低语，在秋千的摇荡中向他启示。非要找到幸福的尺度不可。在这件涉及幸福的事上，可不能以一般人所理解的富贵荣华为标准。“幸福汉斯”思前想后，为要找到那条幸福的狭路。幸福追求者对“幸福”这个词的涵义还远不能把握。虽然他能够说：这不是幸福，或者说：你们所吹嘘的幸福会带来不幸，可是要有人问他：那你所说的美好的幸福究竟又是什么，——“幸福汉斯”可就说不清楚了。“幸福汉斯”有一个朋友，与他交往是禁止的，因为这朋友明确知道，真正的幸福在那里……

我的故事就写到这里，我正用花体字在下面描上“待续”这两个字的时候，父亲走进屋来，他是来了解我课外作业的情况的。

事情很明显，我没有在做作业，我结结巴巴，要扯谎也办

不到。

父亲把那本小册子从桌上拿起来。

"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的课外作业……真下流……丢脸……"

自从别人一再毫无根据地怀疑我干下流事以来，我对"下流"这句骂人话已经没有感觉，反而觉得"下流"这个词怪有趣。现在我好奇地观察父亲，他把那本小册子从头读起。

这时候我已经准备好，要是父亲不把本子还给我，我就从他手里夺过来。

父亲的脸变得十分阴沉。"这家伙受了谁的唆使，"父亲的惊呼实际上在我是个赞许。

"看来你又交上好朋友了，"父亲还一直在读诗，还没有读到那篇押韵的故事。

"幼稚，"父亲在开始读那篇故事了。

"越看到下面越幼稚，"他在小声读。

"你读完还要觉得幼稚呢！"我真想顶他一句，逗他一下。可是他读到"享有养老金"跟"我却不答应"押韵的这两句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举起那本子就朝我头上打下来，我还手，我们两人扭作一团，展开了一场搏斗，父亲骂我："寄生虫！你竟敢回手！"他终于从我那里夺去了那本扯破了的册子。

"寄生虫——嘿，到底是你还是我？是谁为那些寄生虫着想，帮他们斩了克耐塞尔的头，嘿……"我跟父亲一样在心里也咬牙切齿地回答他。"你听着，爬山登高永葆青春……"

父亲回到了起居室，我听到他把我写的童话念给母亲听，他在读完以后这样说："他要是个成年人，准给关进牢里了……他所作所为就是要使自己坐牢……真是部大作品，还做起诗

来……真叫人够受的!”

“幼稚,”母亲息事宁人地说。

跟着寓所里房间的门砰砰地直响，以后是一片预示不祥的寂静。

这种一连持续好几天的寂静我已经习惯了，这就象父母亲用来对付我的戒严一样。

在这段沉默的时期里，我忙于把我的故事“幸福汉斯”的第一部分重写。我写两份,这样最保险,我把现在所写的诗全部保藏在隐蔽的角落里,就象把武器保藏起来一样,以便有朝一日拿出武器,参加面对面的战斗。可是“幸福汉斯”的续篇总写不成。我让那些幸福使者在书中出现,幸福使者是要宣告真正的幸福,可是另外有一大堆幸福骗子与之抗衡，他们是要阻碍这种真正的幸福——警察出动,逮捕了那些高贵的宣告幸福的使者,某某国家检查官员惩办他们,我写是这么写了,可是这个包含着真正幸福的故事仍然难以令人信服。没有一个幸福使者能够严正其词，说得更明确些，相反的却是流于泛泛之谈。他们只是停留在幸福的探求上，而且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上:“幸福在哪里？幸福是什么?”在一颗幸福星的光照和指引下,我们能够登上一只兵舰，驶向幸福的国土。一只兵舰，带来幸福的兵舰,向那里驶去……

沉默过去以后,父亲又留下了同我谈话的余地,为了给我所受的痛苦出口气,我想出了一个窘人的问题,这个窘人的问题是

在于暴露一个人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知识的不足，叫人下不了场。我也欢喜问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让别人再给我讲一遍，看看那个人到底说对了多少。

可是这就需要我掌握相应的知识。说也奇怪，过去我轻视书本，现在却拼命读书。最初促使我读书的动机是在准备提出难倒人的问题，通过读过的东西向父亲报复，可是不久我便忘了读书原是为的对付父亲，我如饥似渴，漫无选择地吞食一切我能到手的书籍，来止住这种饥渴。

我挑选那些离奇恐怖的书。我看的书都充满了神秘的情节，不曾描写到的，我给与想象以驰骋的地盘。当时只有这类书本才引起我的兴味。人在读这些书时，每读一页都可以抬起目光，凝神遐想，遁入一个遥远的缥缈的世界。我总是跳过那些清楚地描写事实经过的地方，好象害怕探索到某一个污点。我不想清醒过来，我渴望昏眩。

一本卡尔舅舅遗留下来、由外婆保存的书，对我发生了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这本书包在一个刺眼的黄色封皮里，上面是一幅神秘莫测的画，绘的是一个海豚形的怪物，嘴里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在吹笛子——书名叫《可是爱情》，诗人的名字是理查·戴默尔①。我没有办法偷到外婆那本书，外婆似乎十分留神地保管着那本书，可是有一天书不见了。

我去请教那些书呆子，就是他们也不清楚。后来有一天小犹太才知道那诗人是个“象征主义者”，这个名称里似乎隐藏着某些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东西。

后来我发现那本书在父亲的书桌上。要接近这本书可不容易，因为从锁孔里，我观察到父亲在阅读以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① 理查·戴默尔(1863—1920)：德国象征主义、自然主义诗人。

把那本书放回书桌上，只要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从上到下，沿着书的四边，在纸垫上用铅笔划下小印子，在一个固定的、用虚线标出的方向，把纸垫压在书籍封皮上。此外他还在做了记号的两页书里夹了一张纸，那张纸是以一定的角度夹进去的，这本书就那么象食饵一样地躺在书桌上，要不是我凑巧观察到父亲这么放置，我准会给诱入这个圈套……

父母亲都出外了。

这本我寻找已久的书就躺在我面前，每一页都固定了位置，起初我觉得挪动不得。后来我把这种固定的位置记录下来，以便照样放回原处，我才敢接触和打开那本书。

从书里向我涌出了奇异的、闻所未闻的事情。读到那些越是模糊和不可理解的地方，我就越发倾向于要把它们看成是最后的启示。在我看来，一首诗的本质就正在于使明朗的、光明的东西变得幽暗，使清晰和可见的变得朦胧和不可见，以模棱两可来代替肯定。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我不曾料及的自身混乱的印证，生活显露在我面前只是一团永久的混乱。是一段从无到无的冒险的歧途。原因后面隐藏着原因，而在无底的深渊里，窥伺着可怕的真理。

《给我儿子的歌》的声音向我喧响，好象诗人写下了我个人的命运，从远方给我劝告：

> “要是有人向你说起为儿的义务，
> 我的儿子，你的老父要说：
> 别听他的！别听他的！”

我感到自己在长大，变得强壮有力，足以同父亲，同这个代

表国家的人，分庭抗礼，他每天和我同桌吃饭，把那本书放在他做好记号的框框里。我大模大样地穿过房间，站立在客厅里画架上母亲的画前面，宣告着：

“坚持你自己的主张吧！”

“你说，爸爸，”午饭时我随便开始问，“是谁发明了维生素，”还有：“你说，爸爸，是谁发明了高频机，用来直接产生电波？”

“吃饭时不要讲话。”

“可是，爸爸，我要知道究竟什么是心理分析，你也能详细解释一下哈莱彗星吗？”

父亲愠怒地一声不响。在他吃完了饭后的果品以后，我继续我的诘问：

“什么叫X射线衍射，什么是傅立叶的听音器，贝姆的测锤和叠加两色理论也很重要！”

“你说，”父亲开了腔，“到底什么跑进了你的脑袋里，你就偏偏要搞这些同你的功课毫无关系的东西，究竟是谁又把这些东西讲给你听的……真是好样的！”

“他对这些有兴趣嘛，”母亲十分了解地说。

“不错，他总是对这些目前对他没有一点关系的事情异常感到兴趣。让我安静些吧，你们俩！”

“你们俩！”我抬头望了望母亲。

这时我真想握住她的手，跟她说：“坚持你自己的主张！”同她一齐离开父亲。

父亲终于答应同我下棋。我从书柜里拿出棋盘，庄重地放

在他面前。我把棋子倒出来，其中有几个缺了头。父亲茫然坐在那儿，我们抽签，我事先布置好，叫他抽到了黑的。

“下棋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变了声调，和蔼地问道。

“重要的是诚实。”

我走进厨房洗手，梳平头发。

“你先开始！”父亲显得颇有把握。

我学会了一种特别少见的包围法起着，我把父亲卷进了这个包围圈里。他一连输了两个“兵”。

父亲检查棋子站的地方对不对。棋子都站在正确的地方。“见鬼！”

“父亲，后悔是没有的，这里，你动了这个炮，就得走这个棋子。”

在棋子交换时我又杀了他一个车。

“这算什么下棋！”父亲提出抗议。

“不算下棋？”母亲开腔了，她一直拿着织针坐在旁边，听我给她解释每一着棋。

“不算下棋？怎么不算？一切都很好嘛，”我控制我的声音，以免露出高兴的声调。

母亲的织针放在桌上，织针也在观棋。

“情况还不那么糟，还有希望！”我给父亲打气，因为我怕他不着到终局。

我观察到父亲痛苦为难的神情，母亲问道：

“你头痛吗？”——“没什么，别打扰我！”他粗鲁地回答，他在布满棋子的棋盘上想找出一着棋来挽回大局。“嗯，嗯，”他喃喃

地说，“不妙，不妙，”他支住头，象是头晕的样子，有如那次爬山时那样。这会儿连父亲也进退维谷了，这个国家，这位元老。这位国家高级官员，享有养老金的权利的官员，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等待着胜利在望的结局，心里感到愉快，由于结局是那么肯定和临近，激动和对他的反感反而消失了。我故意延缓结束，在棋盘上逗弄他那个一无保护的国王好一会儿。

开向客厅的门打开着。连画架上母亲的画像也参加了下棋。父亲没精打采地坐在桌边，目光呆滞。

“结束了吧！”他终于请求道，我于是并拢两指，把车斜过，轻轻地落在一块黑地盘上：

“将！”

“许多事情我现在明白了！”母亲跟着回到了屋里，“那时候那件斧头的事我也明白了，那是多年前了，你可以放心向我坦白承认。”

“一件斧头的事，那时候，妈……？真的我记不起来了！”

“那时候你不是把一把斧头放到卧室前面吗，要不就是丢失在哪儿，你还不到六岁……”

我真的忘了那件事，那把斧头的事发生在那天晚上：父亲突然从柏林回来，我得离开母亲那张床，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是睡在那张床上的。那时我溜进了厨房，拿了一把斧头。斧头很重，我用双手捧住才勉强拿起来。那时候我把斧头搬到父母亲卧室的门口干吗？通过锁孔我看到父亲向母亲伛着身子，象要把她扼死，可是母亲在微笑，在暗淡的灯光下微笑。母亲把我从床上

赶走，把父亲带到床上，她裸露着的细长洁白的手臂搁在颈前，挡住颈脖。这个手臂，就是这个手臂使我害怕。它，要是我早先把这手臂除掉就好了……这时克莉丝狄纳的鼾声从屋里传来，我赶快把斧头丢在地上逃跑了。这把斧头就这么整夜放在父母亲卧室前的走道上……父亲在柏林时，我还截取了父亲给母亲的信，我在街上守候邮差，问他"有卡斯特尔的信件没有"，拿了信后，我把信扯碎，把碎片揣在身上，过了好几天才丢到垃圾桶里。母亲给父亲的信由我寄发，我也同样把这些信扯碎，以后就发生了那把斧头的事，当时……父亲进行了检查，克莉丝狄纳受到讯问，父亲一再盘问她，还检查了门窗，看是不是有人闯入，多年以后，直到如今母亲才说道："许多事情我明白了……"

"不，妈，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指什么。那时那把斧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知道那就更好。在你们下棋的当儿，我在想……我只是说……"她的臂膀搂住我。母亲在灯光下微笑。

35

外婆躺在床上快死了。

她卧在一条厚被里。脸孔发红发肿，呼吸急促，断断续续。在这条陡路上，她既不能坐在凳上，也不能休息，她随时都可以死去，她离开我们，气喘吁吁地登上一个斜坡，仿佛死神就在那儿高处，凭眺远望。

一只苍蝇嗡嗡着。这嗡嗡似乎来自外婆。

当阿丝塔·尼尔森的身影在屋里浮荡，就很难想到外婆的死。自从我在达赫奥尔街"卡尔·卡勃利儿电影院"里看到了阿

丝塔·尼尔森以来，她的身影就一直在我眼前浮荡。闪光的银幕转到了彼岸：这中间死去的杜赛尔长大了，坐在桌旁，她体态轻盈，转动着眼珠，尝着乐园里各式各样的菜肴。杜赛尔直起身来时，脚不着地，而是飘荡着。她现在叫做阿丝塔·尼尔森是不足为怪的，我问弗埃克："你说，你究竟有时还想起杜赛尔吗？"他答道："是啊，看到阿丝塔·尼尔森，我不得不又想起杜赛尔来。"

飘荡的阿丝塔·尼尔森使死变得轻松，她使死亡本身显得有如飘忽而去。

旧式的小柜竖放在角落里，毫不危险，它已上了锁，它再没有诱惑的力量了。整个房间都关注着垂死的外婆。椅子在等待，柳条格里许多惊骇的眼洞在窥望，靠手往高处伸展，愈来愈细，盖着各式布、钥匙和花瓶的桌子似乎在等待，灯发出阴暗、摇曳的光在等待。

外婆的死在各处传布开了，外婆的死占领了整个房间。

父亲，母亲，渥斯卡舅舅，阿美莉舅母，他们都不知所措地、尴尬地站在屋里，指手划脚，他们都互相阻碍。

外婆脸贴着墙躺着。她的手顺着墙上上下下划着，画着什么，也许是在画她最后的一张画。我要聆听死亡。可是母亲和阿美莉舅母抽泣着，擤着鼻涕，这种抽泣和擤鼻声打破了沉寂。

就同劳登萨克小姐一样，外婆在临终时也是孤零零的，尽管全家人都集合在屋里。每个人都愿望死能够加速到来，好早些打开窗子，溜跑开去。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在逃避，我也拼命地跑，在我想象里一直跑到了世界的尽头，可是死紧追不舍，赶上了我。在外婆的垂死挣扎中，我感到我又一次死去。

"嗯，现在再跟外婆握一次手，诀别！"

父亲把我领到床头，我踮着脚尖走近前去。

从被子深处发出哮喘，每呼一口气，被子一下子弓起，一下子落下。我感到似乎一切都参加着这个忽起忽落的动作，一切都摇晃于这种哮喘声中。死搅动着被子，在下面咆哮肆虐。我小心翼翼地触摸那只垂在被子上的手。外婆的一只眼睛半合地朝我望，一种翻白的颤动的目光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溜进了厨房，没有跟父母亲说一声。

黑洞洞的过道里，仿佛外婆用一种颤抖的声调在我后面唱着："小汉斯，一个人走，走进广阔的世界……"接着寂静向我袭来，顿时万籁俱寂。

厨房已经打扫过，外婆煮巧克力的锅擦得光亮亮，有股光洁粉的气味。

我弯着身子，伸出窗外，仍然在躲避外婆翻白的颤动的目光：弧光灯今天通亮，就象是在庄严地照耀着临终的景象。前几年，在点灯的人拿着棒从一盏灯走向另一盏灯时，我常常同外婆一起从窗口向外张望。我移过一边，把窗框上的位置让给外婆，那只丝绒的小枕头不见了，那是她凭窗看望时支胳臂用的。

母亲走进厨房，转向一侧的头低垂着，她在抽咽：

"来，穿上衣服，我们回家去。外婆已经安稳地入睡了。"

"安稳地入睡，"父亲也这么说，声音里不无满意的味儿，就好象死亡也是按照他的意图顺当地进行着。

他们又在互相扯谎了，使我反感，这根本不是什么安稳的入睡，安稳入睡的人怎么会有这种翻白的颤动的眼神呢。他们需要这种安稳的入睡，只是在他们向死神要求安息的时候……

相信有个彼岸，能够使人心情舒畅，生活也就变得轻松起

来。我也相信能够这样永远生活下去。大家都有一种继续存在的需要，如果可能，还要改善生活、提高生活，相信彼岸就能满足人生这种必然的需要。外婆临死时，朝我投来泛白的颤动的目光，这使我对一切的希望都心灰意懒了。骗局，尽是骗局。为了忍受已经在世上形成的既成事实，大家都设下骗局，欺蒙自己。有笨拙的骗局，有比较巧妙的骗局，有丑恶的、极其愚蠢的骗局，有明智的、非常美好的骗局，可是所有这些形式的骗局只有一个目的：蒙蔽自己，混世度日。老是想到：总有一天，一切都将归于乌有，这的确叫人受不了。所以大家不管愿意不愿意，都给自己安排一个骗局，做些事情，把自己忘掉。我不是在莫名其妙的游泳中忘掉一切吗?!这是一个愚笨的骗局而已，就靠这个骗局，我也度过了一生当中的一部分时间。使女克莱欣不是叫我忘掉自己吗?!这是一个美好的、爱情的骗局。我觉得，人类在设想这些有利于生活的骗局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人类的骗局工厂成批地供应骗局，可是人们一点也不会给骗局弄得头晕眼花，相反地，骗局保持着人们的生活力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天才的骗子，尽管在其他方面非常愚蠢。

死了一个人，使得未死的人们忙于种种安排，以致无法真正悼念死者。

首先要向各个机关报告，起草讣告，安排葬仪。然后开启遗嘱，这要在公证人面前才能进行。订购棺材的事情由渥斯卡舅舅负责，花圈和花束由阿美莉舅母去买，父亲草拟花圈绸带上的文字。

“我们应该挑哪种棺材?……棺材的价钱各有不同……”渥

斯卡舅舅办事认真，这样问道。

“中等的，这跟我们的家道才相称，”父亲作出决定。

“殓尸妇来问，老爷和太太要给她穿哪件衣服……”克莉丝狄纳在等待。

“我看，穿那件黑绸的，她最喜欢那件，这最合适了，”母亲沉着地回答说，接着在克莉丝狄纳身后喊道：“克莉丝狄纳，把老爷那件大衣拿出来，我跟内廷参议太太就要出去买顶黑帽子，我把我丈夫和儿子的黑纱也带来，你回头给他们缝在上衣袖管上，可得缝在左边，比胳膊肘高一点的地方，克莉丝狄纳，千万别忘了把我那件棕色的旧衣裳也拿到化学染厂里去。孝服染得特别快，二十四小时以内就会染好。”

“讣告行了吗？不行？还差点什么？我再念一遍：‘恕讣不周！我们敬爱的母亲、外婆、岳母，杜拉赫药师未亡人，皮尔克门艾森罗氏，亨丽艾黛久患重病，已于今晚溘然长逝，驾返天国……’”

父亲不耐烦地敲着自来水笔。

渥斯卡舅舅考虑了一下：“……卧病已久，耐心忍受……”

母亲：“我们至爱的母亲……”

阿芙莉舅母：“垂赐吊唁，赠送花圈，概不敢当。”

“现在我又得再抄一遍了！”父亲气咻咻地又在面前铺了一张纸，“改得够呛的了！”

“人寿保险的事情怎样？”渥斯卡舅舅在门边转过身来，他要去找公证人。

“对啦，”父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花送来了，”克莉丝狄纳出现在门里。“我是不是马上付钱？”

“那还用问！”母亲摇摇头。

“看起来一点也不鲜艳，”阿美莉舅母从过道上回来，“真可惜，我们买不到红玫瑰了。”

门铃响了。

“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先生。”

“把他领到大厅里去，克莉丝狄纳。”

门铃声。

“波耐特中校先生派人来说，他今天因公不能分身，明天再来吊唁。”

“好啦，”父亲和湼斯卡舅舅一起挤出门外去，“最多一个钟头我们就回来，我们去找公证人，然后我得把讣告发出去，也许遗嘱里面有特别的吩咐……还有，已经通知牧师办事处了吗?!”

外婆还有什么嘱咐呢？

“真糟糕，”母亲惘然朝这乱七八糟的屋子瞥了一眼，克莉丝狄纳把椅子放回原处去。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先生在大厅里给人忘掉了，他咳了几声，想引人注意。“你去！”母亲冲着我说，“我不舒服。”

“叫我跟这个臭蛋怎么搞得来？”

“我们为外婆忙得喘不过气来了，你都不害臊吗？”

36

“真把人弄得六神无主了，”母亲哗地一声把窗帘拉拢来，“这些男人在外面要待多久！在公证人那儿是不会待这么久的，我真不明白！克莉丝狄纳，我的衣裳弄好了吗？”——“太太，明天晚上可以穿。”

“孝服不是染得特别快吗?! 我真不明白。尽是些叫人恼火的事情。”

父亲和泥斯卡舅舅走进来,没有脱下帽子和大衣。

“克莉丝狄纳,赶快弄点吃的来!待在公证人那儿老不来。我真不明白。你们的帽子、大衣不脱吗?”

母亲一边埋怨,一边把台布铺开。

“我不想吃,来不及了,”父亲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在写字台旁边坐下。

“唉,怎么啦,我的天哪?!”

母亲把我推到门边去。

父亲拿起那顶挺硬的新帽,朝写字台摔去。

“多蒙你的母亲,嘿,多蒙你的母亲眷爱,在她的遗嘱里竟然吩咐我们,”——父亲把帽子在写字台上滚过去——“竟然吩咐我们:把她的尸体烧掉,再把骨灰撒在风中。”

“怎么会呢! 我真不明白!”母亲靠在阿美莉舅母身上,她把母亲牵到沙发旁边。

“你是用泥土做成的,你也应该化成泥土!”克莉丝狄纳咕哝道,“这是违反基督新教教义的,先生。”

母亲和阿美莉舅母两个都在沙发上抽抽噎噎地哭泣起来。

父亲伸手去拿压扁了的帽子,又把它撑开来。

“快把人弄得发疯了,你也来凑热闹啦。”

这时,我又想起我所知道的关于火葬的事情:整个德国南部,只有一个火葬场,在乌尔姆,火葬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的行径”。火葬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们兴起来的。国家,特别是教会总是百般刁难,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教会才会准许它的代表们参加火葬……古时候,认为火葬是件高尚可敬的事情,至于中世纪,

只要想一下火刑的柴堆就知道了。

“一切都得重新安排，”父亲脱去大衣，“只好不给她埋葬了，把她烧成灰吧，而且还得到乌尔姆去。我们已经从公证人那儿跟火葬馆联系过了……就这样吧，这是新的讣告，明天好让报纸把这件丑事向全世界张扬出去。”

从外婆的遗嘱中，大家知道她是哈亭格尔一类的人。现在，我事后记起了外婆的一些言论，觉得那些话都是赞成革命思想的。

很久以前的那个新年夜里，新世纪开始时，谈起改变的就是外婆。后来，说到跟哈亭格尔往来的时候，她劝告我说：“现在别冒这种危险！还有时间呢！”——当时我把那个“现在”和“还有”听漏了，可是要紧的就是那个“现在”和“还有”，正如外婆的遗嘱给我的启发一样。

她从死亡里出来，向我表露了真实的思想。

有些外婆讲过的事情，我还能记得，并且从中发现一种新意，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件。

五斗橱上挂着外公的照片，他年轻时去过意大利，想做画家。他要描画优美的世界。他寻求优美的世界。他在古代大师的作品里面找到了，他在大自然中也找到一个优美的世界。他觉得设计周密的教堂平面图，它那结构繁复的建筑，支撑的圆柱，交叉的拱门，宽敞的房间，都暗示着一个新型的人类秩序，到了未来开天辟地的日子，完美的人类会自己从那些油画和塑像中衍化出来，在生活里，他们会超越艺术中的优美境界。可是这个年轻的画家愈热心追求优美的世界——他自己想做一个“完美的人”——，他就愈觉得生活丑恶，那种生活粗暴地把他从美妙

的梦想里拉出来，那种生活不但伤害优美的世界，而且鄙视它，敌视它。为了使完美的世界复活，年轻的画家就到意大利去，可是外婆说，他的图画一点也不美，他对那些画感到厌恶，以致失去了勇气，接着就痛苦地放弃了绘画的事业……

外婆屋子里挂着许多图画，这些都是古代大师的创作的复制品，现在我觉得，那些图画都鲜明地展示出那片奇妙的国土，一个人间的乐园，就是哈亨格尔所说的未来的国家。

我可以跟父亲、母亲和渥斯卡舅舅一起，到乌尔姆去参加火葬的事情。外婆的棺材停放在后面行李车里。

我们向纳尔德林根驶去，远处一片闪亮的树林渐渐迫近。父亲只坐三等车，因为他有一个原则，认为生活不能超出自己的家道，可是渥斯卡舅舅却要乘二等车，为这次不必要的旅行花了许多冤枉钱，他这种行为也时常被人议论。母亲插进来说，就是外婆也从来舍不得乘二等车。可是父亲厌烦地说，这大概是另有原因的，他自己既不象渥斯卡舅舅那样看重高雅的旅伴，也不象外婆那样在平民百姓中间会感到舒服。“干吗不干脆乘头等车或者专车呢?”他曾经解释过，他乘三等车，“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一阵沉默，接着渥斯卡舅舅建议到餐车里去。父亲指着要我背来的背囊说:“我们已经把吃的都带来了……”母亲用埋怨的目光看着挥霍成性的舅舅:“尽乱花钱。”

外婆躺在开着的棺材里，棺材停在洞穴的上面。

我们散在她的四周走来走去。我想从父亲和母亲的表情和

举动上猜出他们这时正在想些什么。

父亲送行时说：

“火葬本来是不必要的。”

母亲说：

“只好由她，可我要听旁人说闲话了。”

这两句埋怨的话仿佛击中了死者的眼睛，在这闭合的眼睛里，掩藏着泛白的颤动的目光。

我在帽子上乱拉乱扯。

整整一个上午，父亲忙着去找牧师。只是考虑到父亲的地位，教会才允许一个牧师去作葬仪演说。

那个牧师叫父亲给他一个关于外婆生平的摘记。

果然，在演说中，他替外婆作了一番出色的介绍，然而和她本人相比，却是面目全非。

根据他的演说，她是倾向泛德意志协会①的，思想极其保守，是教会的忠实女儿——其实外婆听到泛德意志协会会员就摇头，也从来不上教堂去——，一心一意想用这种精神教育她的子孙，在这些例行公事好象花圈一样把棺材装饰起来的时候，父亲满意地点着头。

棺材慢慢地消失在洞穴里，这时风琴奏起了颂神歌：

“如果我应该离开人世，
请你不要离开我，
如果我应该死去，
请你出来引渡我，
如果我的内心

① 泛德意志协会：一八九一年建立，德帝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宣传机构。

感到万分忧虑，

请你消除我的恐惧，

请你保护我的灵魂。”

我觉得，在风琴声中，仿佛听到外婆在向我招呼，她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变成震撼天地的怒吼。

风琴的怒吼渐渐平息。随后响起低微的和音。我看见手指滑过键盘。这是外婆最后一次在弹钢琴。

牧师又编了一个谎言的花圈，他说外婆立下这个遗嘱的原因是：长期卧病，精神衰竭——其实外婆的遗嘱是多年以前就已经立好了的——我默然低垂着目光，注视着交叠的双手，在心里也作了一次演说；虽然前几天我认为，死后的继续存在和各种各样的永生都是骗局，可是我觉得，我的演说无论如何总符合外婆的情况：

“你煮好了巧克力，乘这工夫，我偷走了你的东西，原谅我吧。我给你作了一幅画，叫《欢乐》，可是我用战争毁掉了一切乐趣，怎么能够使你快乐呢！——原谅我吧。新年夜里，你在阳台上说过：应该改变。我要做个好人，使一切都改变过来：我现在向你保证。直到如今，在你死后，我们才能叙谈，才能倾诉一切。正如外公不再作画一样，你也默不作声，永远‘唯唯诺诺’，点头赞同，可是心里却在‘反对’。画架上的母亲和拿着织针的母亲也不是同一个人。然而就是拿着织针的母亲也会时常‘反对’的……到底谁反对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到底谁赞成呢？几乎所有的人都赞成。因为他们的反对就等于他们的赞成。赞成什么呢？反对什么呢？反对的是：到处都是谎言，毫无出路可寻。那么赞成什么呢？赞成的是：应该改变……可是不行，我不

愿意跟着这样做，我不愿意这样生活。我要在拆开我的遗嘱以前就把真情说出来，大声地说出来，虽然这是一件难事。要是每一个人都喊出深藏心底的声音，那时就会改变，一定的……怎么会这样的呢？原因是：每一个人都不是象他所假装的那样。每一个人都罩上了虚伪的外表，所以我们过的是一种虚伪的生活。渐渐地，积重难返，每个较好的愿望都遭到了扼杀。不能把这种愿望坚持下去吗？哈孛格尔坚持下来了。可是孚尔契院长扯我头发的时候，我就说了谎话……我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性格，不是只有两个人的性格，我简直有一大群人的性格。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我到底应该变成哪一个呢？而且在这方面，我——唉，哪一个我呀——能做些什么呢？谁使我的性格变得这样混杂不堪的呢？我永远不能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了吗？……不，决不，我不愿意一辈子都对谎言俯首听命……难道只能俯首听命、发疯癫狂吗？难道只有大海赛罗桥……极度的混乱吗？……就没有其他跨越这道深渊的桥梁了吗？改变！对啦！改变！……那么怎样改变呢？！那么怎样改变呢？！……”

安葬的工人做了一个手势：下去吧！外婆，下去吧！洞穴开了。棺材沉下去。

“过来，小家伙，过来！”渥斯卡舅舅把小家伙从父母亲身边拉开，牵着他朝下面走了几级，站在一块厚厚的耐火玻璃前面。小家伙必须紧紧地抓住舅舅的胳膊。“地狱！”他结结巴巴地说道，看着外婆遭受火刑。一转眼，棺材爆裂了。炽烈的火焰包住她的躯体，四周火舌乱窜。她的躯体似乎苏醒了一会儿；想要挣扎，可是烈焰把它扭成一团，接着又把它舒展开来，在通红的

铁架上把它翻来翻去。“怎么样，小家伙？”舅舅希望听到一句赞许的话，仿佛这场地狱的烈火算是他的功劳。小家伙好象也给火焰困住似的，向上面朝他父母亲逃去，他们两个说：“简直摸不透！”也没有等候涅斯卡舅舅，就跟小家伙一起离开了停放间。

我们走到屋外的时候，只见从火葬场的烟囱里，冉冉地升起一缕又柔又细的烟云。

一片林子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我用力朝那边看去……

舅舅没有赶上火车。母亲替他担心，“他，你放心好了，”父亲这样回答她，“他是故意迟来的，他想乘二等车回去。他还要乘快车哩。”

母亲很快就靠在父亲旁边睡着了。她在睡梦中捏住他的手，低声说道：“唉，亨利希！亨利希！”接着母亲醒了，父亲睡在她的旁边。母亲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这时父亲也在睡梦中说：“蓓蒂！蓓蒂！”

车轮震摇着我，使我在座位上颠来倒去，仿佛问我：“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哦，”车轮在蹦跳，发出重滞的声音：“象他那样的人——还想改变！”呼哧呼哧的蒸气发出一声“呸”！嘘嘘地对着我的耳朵咒骂我。“从前他那样玩弄我们火车，现在我们火车也要玩弄他，”缓冲器彼此撞来撞去，好象要把我的胸腔压扁似的。铁轨玎玎珰珰地喊叫：“他又许了一个愿。”车轮的螺丝

在吃吃暗笑，我担心，它们会松开来，列车从大海赛罗桥朝伊萨河的深渊里翻滚下去。我用双手牢牢地扶住椅子。列车一边谈论我，一边发疯似的跳动着。蹦上蹦下，甚至呼的一声在空中飞滑一大段路。接着猛地撞在铁轨上，随后，在碰到岔道的时候，又离开轨道，在溜滑的冰层上疾驰过去。列车在翻筋斗，就象十月草坪上骇人的轮旋机一样，然后又陀螺似地旋转起来。列车象螺旋一样在转动，又轧轧作响地撞回到铁轨上去。可怕的列车用种种想象得到的方式嘲讽我，我非常害怕，它却因此高兴得发出响亮的嘘声。一阵回旋的煤烟朝我脸上扑来，似乎说道："这是你朝哈亭格尔脸上啐唾沫的报应。"我揉擦着眼睛，可是灼热的煤灰已经使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报应！报应！报应！"整列火车都在凄厉地喧叫着，列举出我的每一件卑劣行为。缓冲器又在互相磨擦了，仿佛它们料定，马上就能把我粉身碎骨似的。"好计谋！好计谋！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你的可耻的行为！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制动器也在咬牙切齿，列车互相交错过去，把我扔过各节车厢，使得所有的旅客都能看见我。"下车！下车！"他们看见我的时候，愤怒地喊道，"这样一个家伙会叫我们大家都遭殃的。他那些疯狂的行为使得整个列车都发疯了。查票员！"车门猛地弹开，喘着气，把我推出去。现在车轮发出尖锐的"哼哼哼"声响，我斜卧在轨道上，车轮"哈哈哈"地在我身上横截过去……于是列车就无声地行驶着，在轨道上飘滑着。火星在夜空里乱飞，父母亲都睡熟了。我感到口渴，我口渴得要命，因为我透过厚厚的玻璃瞥见了地狱的烈火，我在林子闪闪发光的地方拐进那个猎舍。可是在猎舍进口的上面悬着一块牌子："快乐酒友"。旅馆主人自己和外婆坐在一张圆形的大木桌旁边。他们两个的脸孔红得火烧似的。旅馆主人把那只大杯

子递给外婆，因为她也感到口渴，她的喉头干透了，所以我进来的时候，她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旅馆主人在喝，外婆在喝……

“我要喝！我要喝！”我恳求道。母亲又醒了，她把柠檬水给我，只让我从纸杯里喝一小口。我还要喝，她感到奇怪了：“我们又没有吃什么有刺激性的东西。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渴得这样的呢！”

37

我本来很想避开哈亭格尔，可是他已经穿过马路，冲着我走来。他朝我挤过来了。“小弗朗兹?!”他已经长大成人，这个称呼不合适了，他长得高高的，穿了一条长裤，迈着笨拙的步子，好象先得学学怎样活动他那长大了的四肢。在他还没有走到我身边的几秒钟里，我感到惊奇，我怎么能这样长久没有看见他呢。这一阵，我有了些长进，说不定他神出鬼没地帮助过我吧？他从哪里来呢？

我不禁喘息起来，在额角上擦来擦去。布纳赫园艺场在对面，那个洞穴瞪着眼睛往外瞧。不行，我现在不能举手一挥把它挥掉，进口的门大开着，一辆车子发出很响的嘎嘎声，这一定会叫大家都注意起这个园艺场来的。我象当初那样迈着细小的步子，可是哈亭格尔老远就喊道：“你好！”但愿时光倒流，这时我真希望，从我们决裂的时候起，时间能够重新开始，这是不同于从前的开端，完全跟从前不同！可是我一直还在喘气，额角在烧灼。

他还在笑。他一定成了五金工人，我记起来了，想拿这个来

壮壮胆子。

我犹豫不决地迎着他的笑脸走去。

也许从一个遥远的时代开始，从那个一切都已改变了的时代开始，他就笑了。我也打算向他报告外婆的遗嘱，请他详细地替我解释，人们到处谈来谈去的改变究竟有什么意思。我可以叫他给我介绍一本书，书里一定会提到一些关于未来的国家的事情。

哈亭格尔越走越近，可是他的笑脸收起来了。他把那只挥舞示意的手懒洋洋地朝我伸过来。重逢时最初的衷心喜悦一定给痛楚的回忆所代替了。他站在我前面，打量着我。他带着怀疑抗拒的神情，他似乎已经后悔，不应该那样亲切地对我笑的。我仿佛打呵欠一样，把嘴巴合起来。那时我说出了许多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目的只想引起冲突，从另外一个方面使我坚信自己的看法。我进行自我谈话，这时我作为父亲反对自己，或者作为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和自己争吵，于是在我内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可是到底谁是谁非总没有结果。

我正想说："你别后悔啦，因为我已经完全变了，"可是这个"因为"叫我打了个趔趄，弗埃克曾经这样对我招呼过——，哈亭格尔粗声粗气地对我斥责道：

"你们再象过去一样搞下去，结果一定很糟！"

"你完全正确！"本来我是必须这样说的，因为我觉得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还可以再说："可是我呢，我一定不再混在里面胡搞了，我要做个好人，在这方面，你应该帮助我。我过去对你不好，小弗朗兹，请原谅我！"

可是他说的这个"你们"叫我很不痛快，这一来哈亭格尔把我跟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可能连父亲都扯在一块儿了，可是我

曾经在好些方面表示过跟他们不同的意见，因此我还非常自负呢。五金匠学徒穿过街道跑来，也不想换到眼光了解我的为人，就这么对我发脾气，这不叫人恼火吗！

到了节骨眼上，我也会翘起鼻子唱高调的，别自以为了不起，好象什么都懂得似的。

这时，我想在他面前炫耀我准备用来对付父亲的渊博的知识。

“你可知道，我在研究什么！哼，你说，你这一辈子听到过‘透热疗法’或者‘戴荆冕的耶稣肖像’吗?!没有吧？你一点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叫‘心神丧失’？什么叫‘晶体原形质’，你这自负的人，你这无所不知的人，你！”

我这样在搬弄知识，并没有使哈亭格尔惊得目瞪口呆，我想把透热疗法，戴荆冕的耶稣肖像和心神丧失这些名词准确地念出来，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倒叫他感到好笑哩。

“你的‘晶体原形质’压根儿就不能使我佩服你。背出一两个书上的名词，就装学问渊博的样子，这可不顶事，这种学问我才瞧不起呢，你这个可笑的傻瓜，你……我说过了，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结果一定很糟。这话我已经说过了。我现在还是这样看的。结果就是这样。”

他叫我“可笑的傻瓜”，我真想劈面给他一拳，因为我找不到什么话，可以镇定、冷静地回答他，要是我无话可说，我就往往向拳头求助。可是我迅疾地把手插到裤袋里去，好象要把它缚起一样。我在裤袋里掏掏弄弄，仿佛在敲点着钱币。

“越糟越好！”

我被激怒了，对他说了这句愚蠢的口头禅。

“说话别这么玄妙啦！”

哈亭格尔继续把我推向我根本不愿意去的地方。我想到他那儿去，很愿意跟他待在一起。

"你现在别认真，别上我这些鬼话的当！"我想这样劝告他，"碰到你，我就慌乱了，所以尽讲胡话。"

可我嘴上却又说：

"应当爆发一场地地道道的战争，这样可无聊透顶了！"

话一出口，我又认识到自己的不是。我吃惊地倾听内心翻腾着什么样的隐蔽的愿望。我弯下身子；我说出这种话来，真叫我太痛心了。

哈亭格尔不得不当五金工人，我却上中学，可是这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哈亭格尔出身于贫苦的家庭，这似乎使他比我优越得多。象我们这样的人，卡斯特尔，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却又不是很笨的，我们也知道，即使不学无术，也得摆出一副镇定自若和气势汹汹的样子。以前，我时常这样吓唬哈亭格尔，迫使他屈服。要是我们没有理由，就会发明一些荒谬的蠢话，象"就是为了这个"，使得人家感到意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次我碰上哈亭格尔也不是没有准备的。他扭动嘴角，显出讥诮的样子。他摇摇手阻止我，好象不值得花时间跟我打交道：

"你们是什么人！多么凶险、丑恶的人呀！人?! 你们多危险……匈奴人……"

这句用愤怒的声音说出来的话又使我冒火了。这家伙就跟父亲一个样，站在讲坛上，朝下面哇啦哇啦地乱叫。也许他属于另外一个协会，他穿着红色的浴裤，要在我面前维护他那个协会的荣誉吧……"匈奴人"……这几个字我差点听漏了……"匈奴人"，他这样说。另外有一个人已经这样说过的……匈奴人！！

“你的协会叫什么？你们晚上在哪儿练习？我们匈奴人，我说，的确是高人一等的人……”

哈亭格尔指指额角：

“呆子！”

说完这话他便让我站着，接着就在街角消失了。

手指一动不动地指着我。“象你这样的人！”它指着我额角的当中，这是当时哈亭格尔朝我啐唾沫的地方。手指越来越深地戳进我的额角。“至少总得把嘴巴闭起来吧！”我咬紧牙关。我用手做了一个抗拒的动作，想把那只指着的手指吓走。克沙佛当时用指指过，还有希阿塞，这只指着的手指从这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现在又指向我了，手指所戳的地方现出一个斑点，我在斑点旁边擦来擦去。

以前如果别人说我危险，甚至叫我“匈奴人”，我还会沾沾自喜。每当开始吵架的时候，弗埃克总是用这句口头禅的：“当心！别碰我！碰一碰就有生命危险！”现在我羞惭地站在这里，我很想跑去追上哈亭格尔，可是他已经在横街上跳进了一辆电车。

“呆子！呆子！”这两个字写在我额角上。哈亭格尔把它戳上去的。

过了一会，我记起了哈亭格尔朝我走来时的笑脸。记起了这个笑脸，使得我自己也笑了，我知道，一定还会碰到小弗朗兹的。

“你说得对！”我朝着远处对他说道。“我内心里没有一种想法是坚定不移的。一切都有问题。我是一个疑问号。可是帮帮我跳出这个泥坑吧！”

我想写信给他。我不愿意再让难以想象的蠢话破坏下一次的会面了。

这封信应当这样写：

“小弗朗兹，我请求你，别骄傲啦。别这么咄咄逼人，别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啦。别逼我啦！这样我就不会悔改了，我也许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你还是笑吧……别怕我那些愚蠢的话……你是坚定不移的。象我这样的人可就难了——，你想一想你父亲说过什么话……我根本不想做匈奴人！”

结尾这样写：

“我一定要了解全部的真理，是呀，要了解一切到底是怎样的：上帝、世界以及其他，还有改变的事情！”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这样跟他说，他似乎劝我到先令街胡根杜伯尔旧书店里买一册恩斯特·海格尔的《世界之谜》。多年以前，我搜索翻寻的时候，在父亲的文件袋里发现过这样一本红色的书，是印成两栏的。

为了安安静静地看书，临睡时，我把闹钟的钟铃拨在两点上，然后把它放到枕头下面。闹钟声从远处传来，好象从前钱堆的响声。对着房门，我已经挂上一块毛巾来遮蔽烛光。光线不会射到外面去了，父母亲偶然去上厕所也不会发现我了。我在床上坐起来，在面前被头上摆开这本《世界之谜》。一边喝着冷可可，嚼着奶油面包，这些都是我每天晚上从厨房里偷运出来，贮藏在秘密的抽屉里的。没有父母亲的监视，我可以这样尽情地大吃大喝。

可是一天夜里，在偷偷阅读的时候，我睡着了，蜡烛已经熔

到下面，烤焦了毛巾。父亲被焦臭所吸引，走进我的房间时，我还拿着打开了的《世界之谜》。

“这下子我们可糟了！”

母亲急匆匆地跑过来，断然说：

“这种性格可不是我传给他的。”

“难道是我传给——这个饭桶！”

父亲注意到一段冻肉香肠和肝脏腊肠，这是我为今天夜宴挑拣出来的。看见切过的面包和喝了半杯的可可，他吓得倒退，楞了一会。“我看，”他喘了口气，“这混蛋在开狂饮会……”母亲替我说话：“他大概饿了。”“饿了——这象饿了的样子吗——”父亲指指冻肉香肠、肝脏腊肠，又指指奶油面包和可可：“简直在开食品商店啦……我的职业使我懂得这个……大吃大喝……挥霍……都是这样开始的，以后是香槟酒和粗雪茄。”

他又挥动《世界之谜》，问道：“哪儿来的？”

我穿着睡衣，骄傲地回答说：

“哈亭格尔那儿。”

母亲逃出房间去。自从外婆死了以后，她时常这样逃开。

“这——这——”父亲结结巴巴地答不上话来，“这真是岂有此理……他就是这路货色……你还有脸又跟他往来……好，你那个哈亭格尔，我们要好好地给他点颜色看看……”他抓住我的手腕，我只好穿着睡衣跟他到厨房里去。

他笨手笨脚地在灶上摆弄，拿起一个火钩在余烬里掏拨，把那本书塞了进去，可是它偏烧不起来，本来我倒很想问他，有没有把外婆的骨灰撒到风里去，外婆的遗嘱怎么样和在哪里被实现的，或者有没有实现……这时父亲又把书举得高高的，擦燃了一根火柴。我这个秘密的读者就这样穿着睡衣站在那里，父亲

一根又一根地擦着火柴，同时提防着不让自己的指头烧到，我觉得这个办法很有趣。

"倒点酒精或者汽油上去，准会烧着。"

"住口！不用你出主意，我自有办法——真不要脸！"

父亲愤怒地用火钩把书塞进灶孔里去。

"它烧不起来，烧不起来，爸爸，这是没有办法的。"

父亲挥着火钩：

"住口！岂有此理！"

父亲摆弄着那把平时只有克莉丝狄纳使用的火钩时，我觉得他比坐在书桌旁边更象父亲。他好象站在一间农民的屋子里，在生火。可是火钩又使他冒火了，大概他觉得摆弄火钩有失身份，或者由于它弄脏了他的手。

"你看起来象个木炭工，爸爸。"

"再说一句，就——烧着了，烧着了，"他把脸孔探向熊熊的火焰，火焰正吞没着那本书。

我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水，好象我必须把许多当初渴得要命时没有喝掉的水都补喝下去。

"你干吗尽在那儿乱喝！混蛋！混蛋！你一身都是不良的习性。"

我朝他笑，因为我喝得饱饱的。父亲不知所措了。他无计可施地在厨房里朝四面看看。端放在厨柜里的餐具似乎不能使他满足了，擦得晶亮的窗子和干净的窗帘、清除过的炉灶、洗刷过的锅罐和漆成蓝色的厨房矮凳，放在屋角挂着揩布的桶子和闪亮的黄铜龙头——在这一切上面扫过了他那嫌恶的目光。从

前，在盛怒之下，他把这些东西丢得玎珰作响，就会感到满足，这次可不是这样了；他仿佛要把这些他白手挣来的有用的东西全当做废物，从他生活中拿出来扔掉。

"一切都得彻底改变！"

我倾听着。

父亲也谈起改变来了。直到现在，他总想维持现状，这个老匈奴人，这家伙。

这样看来，没有人觉得自己的处境令人满意的了。

随时随地都可听到：

"应当改变。"

结果到底怎样呢？

父亲觉察到我在发呆，就把火钩放下，一边洗手，一边用嘴里呛着烟煤的声音威胁我说：

"一定会改变的！一定的！你放心好了！"

38

一个夏天就要过去了。

"还没有搞过？"弗埃克扭扭曲曲走到我的身边。"你不知道……"

天黑不来的时候，姑娘们在威廉公爵街上走着，娇声娇气地说："跟我来吧！"她们只要你花一个泰勒。

"你不知道，试试看吧！你到卡斯特门的香烟店里去方便一些。要我给你介绍吗？你瞒不过我的。你这种纯洁的道德简直在发臭了！"

弗埃克在努力——正如他所说的——启发我的时候，是尴

得怎样叙述神秘的事情的。在那些看来纯洁无邪的临街的房间里，日日夜夜地进行着非常的事情，可是没有被我察觉。男男女女消失在住宅大门里面，登上楼梯，揿揿门铃——要是女人先走，门就半开着——，于是探探摸摸，说着猥亵的粗话，一丝不挂地互相袭击，然后洗洗身体，整整衣服，又回到街上来，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到处都在演着这个把戏，在溜冰场上，在混浴场中，在饭馆里，在咖啡店中，在电车里，甚至在大街上。大家都用目光传情达意，弗埃克说，有些目光能够看到女人裙子的里面，甚至能够揭起她们的裙子。在英国公园的长椅上，在伊萨草坪上，或者夜深人静时在住宅大门下面，都在演着这个把戏。他说人们乐此不疲，尽管这荒唐的把戏，永远是那么一套，不论他们叫爱蒂特、安娜、露意丝或者欧尔茄①，结果总是一样，可是人们再也不能罢手不干，禁不住要跟她们都要好一番。他说，年事稍长的已婚女人最有趣味，她们并不这样做作，她们非常在行，总会发现一些新的姿式和玩法。他说就是丈夫在旁边观看，她们也不害羞，相反地，在好些人看来，这还是稀有的乐趣哩。他说基本上，整个世界只是由两性活动组成的。弗埃克详细地描述他最初的经历。“试试看吧，”他重复着说，“我搞起来总是不花钱的，最近有个寡妇为这事还送我一个泰勒。要是你愿意，我也来，好让我做给你看……”

对于一切还只是窥探而已。

正如我在店铺橱窗前面停住步子，想隔着一扇玻璃参观奇珍异物的展览会一样——正如我注视躺在陈尸室里给大家观看

① 这些都是女人的名字。

的死人一样——正如我通过锁孔窥探卧室里的父母亲，窥探那时一早起身在走廊上的父亲一样，我后来也窥视过色当战役与义和团起义，也从远处凝视过在荡秋千的使女克莱欣，也远远离开自己，仿佛看见自己和她一起坐在幸福的园亭里。每当我眺望闪闪发亮的树林时，我看到了我的内心；每当弗埃克对我狞笑时，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自己；每当我把内心的痛楚加在别人身上时，我又好象在希太歇莱先生心里看到了自己。我用侦探的目光搜遍了苏丝纳公寓，我在温格勒澡堂偷看过浴间，这个年青的窥视者也看过劳登萨克小姐临死的情景，透过厚厚的耐火玻璃看见火焰吞没了已死的外婆……

亨利希·卡斯特尔博士可能会说：生活里的紧要关头开始了……

一扇店铺的门发出玎玲一声：请进！

那只香烟店开在卡斯特门旁边。店门上挂着一块招牌：两个肌肉发达的大力士用棒槌似的胳膊在扭斗。陈列橱里，一盒盒香烟叠得象金字塔一样。

店门玎玲一声！就把我引进温暖的烟雾里，烟雾中混合着略带甜味的芳香。

女售货员隔着柜台和一个穿粗呢大衣的男人在谈话。一张留着金黄色须根的粗脸打量着我。

第二次玎玲一声，店门碰闭的时候，女售货员的嘴巴猛地从穿粗呢大衣的男人面前掉开，直率地对我说：

"您先生要什么？"

穿粗呢大衣的男人扯扯他的雪茄，朝后壁走去，接着转过整

个身子，瞅住一张戏目在看。

女售货员目光溜向那边，同时又问我：

"您要什么？"

我说了一个牌子，也许是"祝君平安"。女售货员转身的时候，我才感到她的眼睛是朝我看的，才听到异样颤动的声调"您要什么"？

我一边付钱，一边提醒自己："走！"因为我差点儿不想离开了。

我到外面的时候，看见女售货员紧靠在我的面前：我必须朝下面看，因为她很矮小，她的眼睛带点红色，卷曲的头发堆向额前，她的眼珠闪烁不定，脸上端庄凝重的部分就是那只朝天鼻子，一件绿得耀眼的绒线衫裹住她的脖子，一直包到她的下巴颏儿上。

我在对街耐心地等待。我觉得，这丬店铺好象十月节时每一个露天店铺一样，里边进行着一种神秘的魔术。

过了一会，玎玲一声！穿粗呢大衣的男人从店门里溜出来，玎玲！我又进去。

"您要什么？"

弗埃克把我骗了，我的脸孔红起来，他跟我讲的那些神秘的事件全是骗人的鬼话，现在他只要能教我怎样回答她就好了。"你要什么？"新年夜里，外婆在阳台上这样问我，后来我曾经希望发生战争，但是要在我长大以后才可以发生。

"您要什么？"女售货员重复说道，声音里面带着某种音调，仿佛她能实现一切愿望似的……"您定一定神，年轻人，别胆怯，"她一边鼓起我的勇气，一边似乎挑起了她的眉毛，于是我毕恭毕敬地说出已经确定的愿望：

“我早就想跟你约会一次。”

她吸了一口烟，朝我喷出一团柔和的烟云，烟云后面闪出一丝微笑：

“我叫芳妮。”

卷帘式百叶窗呼噜噜地放下来了。我在街角等候芳妮。我起先专心致意地期待着这呼噜噜的声响。我数着：一二三……可是数到一百多方才听到这种声响。我隐蔽地站在熙来攘往的街角，沉浸在幸福的感觉里。

芳妮穿马路走过来，身后还响着百叶窗呼噜噜的声音，她把店铺钥匙放进手提皮包里去，把皮包盖子翻起来，走到我面前还差几步的时候，又朝皮包小镜里照了一下，于是勾住我的胳膊，因为她迟了一点，就问我：“我没有准时来吗？你……”

这次芳妮穿了一件红色的上装，配上一条棕色的裙子，好象使女，好象使女克莱——我把那个“欣”字弃掉了，仿佛在芳妮面前我在脑子里把使女克莱欣的整个名字说出来，她就会生我的气似的。

在啤酒店里，芳妮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合适的位置必须和其他的位置离开一点，又不挨近播送音乐的地方，最好靠在窗边。这样既能看到大街，又能看到酒店内部，靠后壁的一个台上，有人在唱歌跳舞。

“我们在这儿好象坐在园亭里一样，”芳妮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在这儿没有人会看见我们，万一你父亲突然到这酒店里来，”她吃吃地笑了，“也看不见我们，我们坐在这儿是保险的。好比在一个壁凹里一样。”

侍候这对幸福园亭里的情人的堂倌，似乎跟芳妮很熟，他一发觉我笨拙迟钝的举动，立刻就把"先生、太太，要吃什么？"这句套话变成亲密的"小姐你可别开玩笑呀"。

我们手牵手坐在那儿，芳妮抽出她的手，想吃∞形饼的时候，我把我的手放到她的膝盖上去。

在菜单后面，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好姑娘，"我匆匆地抹了一下芳妮的嘴唇，嘴唇湿润润的，里边露出了上排的牙齿。

要在桌子下面，控制我自己是不可能的。我踩到芳妮的脚上，我向她赔不是，我把我的小腿贴在她的小腿旁边，我的手也是为所欲为，芳妮听任我这样，在桌子上面愉快地笑道：

"你一个星期要会几个女人？"

"这个，"我在装腔作势，"这要看情况，"可是接着立刻一本正经地说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只有你。"

她把满满一汤匙的越桔塞进我的嘴里，我觉得，为了饱尝这种幸福，必须把这带有苦味的甜品，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嘴巴里。

"象你这样一个年轻人！我根本配不上你。我的生活已经毁了。"

"不能重新开始吗？"

"是呀，能这样，就好了……"

"来，我们走吧，"芳妮把裙子放下来。

在这时间里，我算了又算，算了又算。合起来算，算错了，算得太多，又减去一些，不够，这点钱不够。这点钱付小帐也一定不够，芳妮不叫那个倒霉的越桔就好了！我满面通红。吃白食。芳妮已经在喊堂倌了："算帐！"菜单在我手里发抖，数字在我眼

前飞舞。越桔！越桔！“啊，”芳妮拖长了这个声音，“你瞧！”在这最后关头，她救了我，我多感激她啊。我一边结结巴巴地借故搪塞，一边把所有的钱——她的钱和我的钱都凑在一起，我付了一大笔小帐，这样堂倌就会不露声色了。从酒店里出去的一段路仿佛是没有尽头的。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掉转身子朝我说：“好家伙，你们瞧，他会让一个香烟店里的女售货员请他客呢。”

“我在这个站上，”我想上车。“咦，怎么没有兴致了？”芳妮捏住我的胳膊。我显出大丈夫的气概，回答道：“你怎么这样想呢？怎么会呢？你看怎么样？”

芳妮住在“山谷旅馆”。

她迅疾地打开寓所大门，做了一个让客人进去的惯常动作。“小心，楼梯！”

芳妮握着一支手电筒，走在前头，光线象萤火虫似的越升越高，我跟在她的后面，她裙子的褶裥向我飘来。在黑暗中，我紧紧地跟住她，向着高处走去，用我所有的感官来探摸她，仿佛她内心的一切都揭了开来，仿佛我从后面把她抱住一样。

楼梯已经踩坏了。屋子发出垂死的气味。我们屏住呼吸向上走去，宛如走进一座发霉的尖塔。每当我们在楼梯转拔的地方喘息一会的时候，四壁就发出嘎嘎的声响。

芳妮把我从一道放着柜子的长廊上，推进她的房间。屋子里一面镜子上，象扇子一样地贴着明信片和演员跟运动员的相片，他们都愉快地咧着嘴巴对我笑。

“她住的地方原来是这样的，”我一边想，一边又把“欣”字吞

没掉。

芳妮告诉我，那个穿粗呢大衣的工程师想跟她结婚，“可那是个讨厌的家伙。只有喝醉了酒，才会跟这家伙到床上去。”为了使她能够好好过日子，他——那个穿粗呢大衣的家伙给她买下了那爿香烟店。

她把脸盆注满，放上一块新毛巾，她问道：“你说，送什么给我，”紧接着又打自己嘴巴：“哼，我说什么呀？算了！下次再谈！你身边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可不能敲竹杠呀。”

芳妮曾在威廉公爵街巴卡胡斯酒馆——科伦酒馆就在它对面——当女招待，我不知道“做马路天使”①这句话什么意思，芳妮总觉得很有趣。“好宝宝！好宝宝！”她娇声娇气地说，“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种事情，真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情！他连这行当都不知道……跟你往来准没有错儿。你真叫我高兴！你才是我要找的人啊！”她吃吃地笑着，把我的身子转过来，好象要从四面打量我这个好宝宝似的。“我的顾客当中，曾经有一个检察官，”她继续说下去，“他由于特别严厉而臭名远扬，可是在我这里——我对他愈严厉，他就愈舒服……总之，你记住：一家之长干这种事是最恶劣的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从科伦酒馆过来一个老相识，库尼克，也叫拳师，他时常到她店里转呀转的。

“你瞧，这家伙，这家伙老缠着我。说不定他今天还会来一下，不过这没有关系，今天整日他都没有露过面……”

芳妮在桌旁坐下来，叠起双腿，看看时钟：

① 指做妓女。

"现在给我谈谈使人想入非非的好事情吧！"

好宝宝能够说些什么曾经使人想入非非的好事情呢？

他谈起使女克莱。现在她叫使女克莱了，他把那个"欣"略掉。使女克莱非常美丽，就跟客厅里画架上的母亲一样美。使女克莱坐在花园里一个秋千上，秋千在摆荡，随着秋千的摆荡有一架手风琴在作奏，他和使女克莱一起坐在幸福的园亭里，他们互相接吻，彼此发誓，"白头到老"。可是父亲闯到他们中间，禁止他们往来。然而他们非常相爱，于是决定一起殉情。在一个月明之夜，两人划船到阿尔卑湖，湖水深不可测，好比无尽的永恒，月亮倒映在湖水里。可是使女克莱抱住好宝宝，呜咽道："不要死！不要死！"

"好宝宝，你撒谎，是你害怕了，不是她。伟大！伟大！好个风流男子！你们，你们男人就是这样，"芳妮激动地站起来，把枕头上面的洋囡囡抱到怀里。

"不是，决不是！"我撒娇地扯谎，"我倒是愿意的。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不怕死。"

"说谎！说谎！"芳妮尖声尖气地喊道："你骗我干什么，你，她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那个使女克莱，你干吗在这儿楼上跟我谈起她来呢，你，你那个……"

"使女克莱，"这时我这个好宝宝想回答说：她根本不叫使女克莱。

"使女克莱！使女克莱！"芳妮在装腔作势，她想模仿贵妇人的动作。

"使女克莱——欣！"好宝宝轻声说道。

芳妮绕着桌子朝他走来，他们中间还隔着那张桌子，好宝宝已经站起来，好象无意似地，一点一点离开她。"再呆上一会儿！

我还有话跟你说！"她向他抓去，可是他又挣脱了她的手……

"咦，这样的人我还没有碰到过。你怕女人吗？这个怪东西！"

她用一把椅挡住他的去路，这样她才把他捉住。

"你！"她搂住他。"我要做你的她，你的使女……我是不会害怕的……"

"别吱声！别吱声！"好宝宝把手指按在她的嘴上，从她手里挣脱开来。

这时下面传来三声尖锐的口哨。

"那个家伙，那个拳师——另外一个今天不会来缠我了，他今天都在他母亲那儿。"

芳妮把寓所的钥匙卷在一张报纸里，把它扔到下面街上。"注意！"

当芳妮把拳师介绍给我的时候，他解开衬衣的钮扣，仿佛要把他的内心剖给我看：胸脯上刺着一个姑娘的头颅，样子好象芳妮，闪闪地发出淡蓝的光。拳师的双手灵巧地从淡黄色的羔羊皮手套里脱出来，他的指甲修得尖尖的，磨得光光的。

我从拳师那里知道：重价收买珠宝的傻瓜是死不光的，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昨夜买到的"钻戒，他把这件贵重的东西凑在放大镜下翻来弄去。"门槛要精，路数要多！"

我的上衣得花钱去买，他似乎不以为然，他认为就是我的鞋子也是一钱不值。

"您如果需要什么，尽管找我好了。我什么都搞得到，从上等的男女鞋子起，一直到摩托车为止。全是崭新的货色。头等货！"他闹闹嚷嚷的，就象一个贩卖者。

"了不起！"我鼓起了勇气，"这一下你做对了，你终于找到一

条恰当的门路了。这个人有道理！一个大罪犯！行动举止就象交际家一个样！这个人能跟国家唱对台戏哩……”

“在施特劳宾克我就认识他，”芳妮说到我父亲的时候，拳师记起来了，“当然认识，这位首席检察官先生。”跟着他向我打听我家的地毯和银器，就象探问他密友的生活一样。我父母的习惯也引起他的兴趣，我万分乐意地把详情告诉他。当我肯定地说，家里没有狗，而且还把克莉丝狄纳重听的情况泄漏给他的时候，他满足地点点头，跟我握手，仿佛他要感谢我帮了他一次忙似的。

芳妮和拳师用一种我不能了解的语言在谈话，话里提到一个“胸甲骑兵绿带”和一个“骨头卡尔”时，拳师说：“我今天还要作一次特别旅行，”然后他很关切地问道：“也许我妨碍你们两位吧，”芳妮坦率地接口回答说：“是的，你还是走吧，明天中午你到店里来一下。”

她从手提皮包里取出了一枚五个马克的钱币塞给他，又把寓所的钥匙交给他——“这个你有便带给我。”——然后陪拳师走出门外，拳师躬着身子说道：“再见啦，你们两位。”

“下流坯，”芳妮从外面回来，怒气冲冲地说。“我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真要到了时候，我自己上警察局去告他！唉，你这愚蠢的好宝宝，你就不能闭起你的嘴巴么！你们的地毯，你们的银器跟他有什么关系？好，等着瞧吧，要是他明天过来，那个家伙，那个下流坯——”

好宝宝的心思还停留在阿尔卑湖上一对恋人情死的故事上。芳妮还在大骂“下流坯”的时候，他却忙着幻想一起殉情的佳

话，象在弥补某种已经延误的缺陷，可惜使女克莱欣这么早就被永远辞退了。他觉得，死是生活中一切分离四散的事物的汇集。

奇怪的是：这种幻想会使我高兴，会给我无上的生活乐趣，就连芳妮的脸上也堆起了幸福的微笑，仿佛她从死亡的高峰朝下面瞥见了奇妙的景色。“如果跟你一起，跟你一起我就能把他摆脱掉……从前我爱过一个人，他象你一样……”我们手挽着手坐在床沿上。芳妮把我们两人的手合在一起。这两双手交叉在一起，怀着崇敬的心情面向死神……我觉得自己是万能的，除了死神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力量了……

芳妮递给我一本照相簿，里面贴着她——这位“国际变形女舞蹈家小伦契”扮成各种样子的照片。她从衣柜里取出一件闪亮的衣服，到屏风后面去换衣，屏风的黑底上绣着一只银色的孔雀。换衣的时候，屏风向旁边移过去。芳妮穿上了这件服装：一件银亮的衣服蒙住她的头，从上面朝身上罩下去，她的头从闪烁的光辉里冒出来，她这就银光闪闪站在那里了。然后她在脸颊上搽了一抹胭脂，她把眉毛描成深黑的颜色。她缩起嘴唇，使得它圆圆的象朵丁香，她把后面的头发堆得高高的，好让它朝前面滑到额角上去，额上挂着蓬松的刘海。她开好八音盒，放上《多瑙河之波》，把它塞在枕头下面——“放在这儿，声音就象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样。”钱堆也发出响声，还有闹钟，它们都变成了八音盒，在回忆中，它们都变成了音乐。

芳妮踏着细步，转着圈子在跳舞，轻轻地敲出华尔兹的拍子。两只胳臂贴在腰部。接着，她挥动一只手，抛来一个飞吻，鞠了一个躬。她跳成灿然发光的圆圈，舞着舞着，她仿佛回到她当初的生活里去了，走回长长的一段路。她跳着舞，要摆脱一个人，他似乎用巨大的力量把她紧紧抱住，可是她一边跳，一边把

他摔掉了。正如我在这里芳妮的房间内，在杜撰的情死故事里怀念着使女克莱欣一样，现在芳妮也在我的面前，朝她曾经爱过的另外一个人舞过去，她踏着舞步，容光照人，向那个人问好，却没有理睬我。接着她又回来了。她在我面前舞过来，象一个踩绳索的女子，在一座高悬的摇摆的桥上稳住身子。活象杜赛尔。她的舞姿使我忘掉一切。

"库尼克会替我们把手枪弄来的，那个下流坯，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痛苦了！"

"你跟多少女人相好过？"

"这跟你没有关系。"

她两颊的胭脂延展到了整个的脸庞，脸上红粉正在剥落。

"很多吧？"

"我不知道。算了吧！现在我在你的身边。"

弧形的深黑色的眉毛已经模糊不清。

"她们全是一个样吗？"

"你干吗使我们两个苦恼呢？"

"就连——"

"全是一个样——就是你不同。"

"他你也认得，你一定知道我是说谁。"

"噢，你是说他！那个赖纳·弗埃克，他。干吗刚好是他呢？"

她的口红也裂开来了，破裂的嘴唇。

"这样一个臭蛋！"

"这小鬼又机灵又慷慨，我很喜欢他。"

她衣服上颤动的闪光已经消失了。

芳妮朝我张开她的臂膀：

"那么你真的不会害怕吗？"

"我还会害怕?!"我夸口说，可是心里却恐惧起来，我向四面看看，希望得到帮助。

"你，你不同……是吗？你不象别人那样卑鄙吧？……你说话呀，你？你，你不是胆小鬼……你干吗不作声，唉……"

从大海赛罗桥上远眺，可以望见一片如此奇妙的景色，能使人们鼓起勇气，似乎对一切遭遇都能满不在乎。在死亡的边缘也能这样纵目远眺。杜赛尔从大海赛罗桥跳下去以前，为什么情绪这样愉快，我从这里得到了解释，现在我也产生了这种情绪。死亡是一座顶峰，就象一个极高的山巅，平时人们从来没有在生活的上面站得这么高的，在人们放胆纵跳以前，生活一目了然，井井有条地展现在死亡的顶峰下面。在路易浴场里，我时常从十公尺的跳板上练习往深处纵跳。人们可以随便、反复地往深渊里面俯冲。人们带着半醒的知觉，屏住呼吸，仔细地观察着那段短短的距离，呼呼地穿过空际飞下去。沉到了水底，人们又被池水、被生活轻轻地托起来。当然也可以翻翻筋斗，把肚皮或者背脊重重地弹到水上去；临近水面的时候，往往感到一阵恐惧，仿佛池水已经退落，身子就会摔在大理石的池底上一样，因为池水清澈，可以看到底部……

现在我站在上面，站在死亡的高峰上，可以极目眺望远处的景色，我应该放胆一跳而死去。可是我不敢往前走到边界上去，从死亡边缘上看到的景色已经使我满足了，芳妮应该独个儿跳下去。然而芳妮不放开我的手，拉住我，把我拖到边界上去，但

是这时我醒了，我躺在芳妮身边。

整整一夜，我吸进她的生命气息；我身体里的温热和她的区分不开了。我散发着她的气味。我不能用手把她袭人的气味从我身上清除掉。她那涂着剥落的胭脂的脸庞已经印在我的面孔上了。她在睡中似乎换了一个头，因为有一颗扯碎了的鸟头靠着我躺在枕头上。

我们在睡梦里交谈着。

她在睡梦里说道：

"我不是使女克莱欣，这怎么能怪我呢！这根本不能怪我。可是你，我的好朋友，也别以为你了不起；你也不是我的心上人。我跟你毫无关系。你根本不是你。我们两人每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人躺在这里。"

我在睡梦中回答道：

"可这话根本不是对你说的……克沙佛奏不好手风琴跟舒曼的《梦幻曲》有什么相干呢！……你根本不是你……我知道我是另外一个人，正如你是另外一个人一样。你透过我看见了另外一个人。我在睡梦里也越过了你朝另外一个人挨过去……我们躺在一起，都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就这样，我们俩在睡梦里交谈着。

39

看到死亡的临近，走起路来都会感到轻松愉快。一切都显得整齐、可爱。我很想对每一个人——对那个把装着奶瓶的箱子放在下面门前的送奶女人，对那个挎着面包篮的面包铺小伙计，再说一句亲切的话。对已经到了半路的邮差和报贩——对

所有这些人我都象兄弟一样地亲密，因为我已经离开他们，到了死亡的边界。在这分手的时刻，也应该亲切地纪念清道夫；纪念运送啤酒的车夫，他们正驾着满载酒桶的笨重的车子，车轮发出钝滞的声响，滚过正在苏醒的城市。

伊萨门和玛丽广场，司令部和宽阔的路德维希街一直下去，这一带我都感到新鲜奇异，我不时停住步子，微笑着，观察着，好象在四周寻找，我到底要把什么东西从这些街道和大楼带到死后的生活里去。

我在走向死亡的途中，沙埃德尔面包店的招牌——金色的巨型∞形饼，两边各守着一只金色的巴伐利亚狮子——飘飘荡荡地在我前面引路。男男女女腋下挟着小包，急急忙忙赶去上班。我被匆匆而去的人流挤到墙上，压扁了；我清楚地感到，敌视而又轻视的目光朝我投射过来，这叫我受不了。我象是看到一大群哈亭格尔。“可怜的家伙，饿鬼，祸国殃民的东西，”我象是听到首席检察官先生这样教训我，可是猎舍里的西格尔先生反驳道：那是“德国的希望”。

一阵口哨声响了，拖长的口哨声，于是哈亭格尔那班人的脚步加快了。一根转动的鞭子，打着唿哨划过天空，呼呼地从他们头上掠过。过了一会，我才逃进一条小巷；我觉得好象人流惊破了我死亡的幻梦一样；我知道已经走近海斯街，我心里在盘算：我第一次没有在家里过夜，应该找个什么借口，才能圆满地搪塞过去，于是我感到一阵极度恐惧和不安……

回到家里，我告诉父亲说：“太晚了，所以我就在弗埃克那儿过夜，”他也不追问，只说“这样也好”，我感到奇怪。我连忙又加一句：“我现在在看《彼得·莫罗斯西南之行》，”父亲说：“唔，唔。”我觉得父亲可能不会相信我这笨拙的托词，可是我仍然在作准

备，以便我们一起去死。

不是。芳妮住在山谷旅馆里，这我无论如何总还记得，我并没有在苏丝纳公寓过夜。

……库尼克把手枪搞来了。我带着这支手枪，这是个黑色的小玩意儿，凉冰冰的，很称手。城市随着后面一阵呼哨噜的声响，移向渺茫的远处。房屋的轮廓模糊了，消融了，终于隐没在虚幻的雾霭里。人们溜滑过去，手脚几乎一动也不动，如同木偶一样，仿佛系在钢丝上，顺着轨道在移动。我似乎蒙上了一层奇异的皮肤，它能使我完全麻木无知，能使我避开一切。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大黑点，好象阴间的太阳光芒：死亡……星期六。这是跟往常同样的一天，可是我细心地穿起衣服，这是最后一次了。我系领带的时候，领带不听话，然而我好好地说服了它，于是它就平直地、温柔地系在那里了。要分手了，我在屋子里朝四面看看，你放心吧，壁布不会因为你的缘故脱落下来。厨房里仍然起劲地响着冲洗餐具和龙头滴水的声音，克莉丝狄纳，永别了！我在客厅画架上的画像前默默地站了一会，这时门打开了：“还得跟你说多少次才行！客厅是不可以进来的，镶木地板刚打过蜡，现在又把它弄成什么样子了！”……“快！”手枪在催促，“赶快走！”哈亭格尔陪我走了一段，我们走的是到学校去的老路：从路易街上去，一直走到牌楼。所有的店还跟那时一样：理发店，文具店。“你怎么啦，说呀！”哈亭格尔关切地说道。“我？没有什么！干吗这么问呢？”我拒绝了他。“你想干什么事吧？”他把手伸给我。当我想把手枪放到哈亭格尔手里的时候，它威胁我说：“不能走回头路了，”仿佛手枪就要这么自动地放出来了……现

在手枪放在芳妮房间内的夜壶箱上了。芳妮睡在我的身边。我们约定早上六点钟自杀，为了拖延死亡的时刻，我很想把时钟倒拨一个钟头，可是我怕把芳妮惊醒。滴答滴答的声音越来越快，早晨以可怕的速度咆哮着过来。桌子摆在屋子中央，它的棱边异常锋利，桌上一只玻璃杯射出冰冷的光芒……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起床，出去把房门碰闭，一走了之。这时床前桌上的手枪醒了，朝我转过来，枪口对住我……我又把它掉过去，最后一次从我自己面前掉过去。我朝芳妮接连扳了两下，两颗黄色的弹壳跳到白色的床单上，滚了几下，落在一只水盆里。芳妮把手从被单里伸出来，放在子弹射入的地方，手指痉挛地张开来。一滴鲜血从她鼻孔里漏出来……我记起来了，最好朝自己嘴里开枪，枪筒里灌上水，塞住，在镜子前面……可是已经太晚了……手枪由我的手指陪着朝我走过来，我的食指弯起来了。“报应！报应！报应！”指头一抖，就扳了下去。“报应！报应！报应！”手枪开出来了。为了每一桩卑鄙的行为，它把我枪杀……脚尖里发出沙沙的声响，一跳一跳地从那里向上面传到身体里。我朝墙壁看去，竭力要想在上面看到一点景象，随便什么景象，从远处移来的也可以，只要对这一切有个答案就行。可是那个我和使女克莱欣一起坐在里面的幸福园亭模糊不清了。墙壁默不作声，并没有显现出什么景象……我醒了，耳朵最先醒来。电车嗡嗡地响着。手枪子弹细微的爆裂声的余音还没有曳断。这时我听见芳妮在说：“我不愿意死！”我也听见自己在说“不死！不死。”“可可来了！可可来了！早饭来了，小姐！快十点了！”房东太太在外面敲门……“为了你！为了你！”芳妮已奄奄一息，朝远处的另外一个人伸着身子。“为了你！为了你！”我在垂死中向使女克莱欣问好。“不愿意死，”芳妮想从死亡中挣脱出来，用拳头朝她的好

宝宝打去。“不愿意死，”好宝宝在回击。“不愿意，”她搔他；“不愿意，”他抓她，把她挤到墙边。“我跟你没有关系！”她踢他，他悬在床沿上。“你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不认识你！”她向床外挤去，挤到墙边。“住口！”她蹦了起来。“走！滚！让开！让开！”他们喊作一团。然后，两个人彼此都把嘴巴掩住。这时，衣柜打着躬，向旁边移去。穿制服的人从柜后蹑手蹑脚走出来，我在担架上辗转反侧，给抬下楼去了……我和芳妮一起仿效的不就是苏丝纳公寓里一对恋人的情死吗?!直到现在，许多许多年以后方才仿效。而且这也就是杜赛尔和兔耳朵的死，因为我们在死亡面前也看到一片远景，就象在大海赛罗桥上看到一片远景一样。我问芳妮，她是不是在苏丝纳公寓里住过的那个阔气的女人，她回答道："不是，我从来没有阔气过，你想到哪儿去了。”“不是，不是，库尼克也没有在哪儿被捕过。你问的是多么无聊的事情啊！”当担架抬过马路的时候，我把他们给我蒙在脸上的那块布扯了开来。一大堆人聚集在下面街上，苏丝纳公寓门前，他们“啊”地惊叫起来，往后退去；我朝对面房子——海斯街五号望去，我似乎看到父亲把哭哭啼啼的母亲从窗口拉开："我不是早就说过……”这个自杀的青年太衰弱了，连眼睛都张不开来。他躺在黑暗里，觉得有一只手在探他的脉搏。这只手紧紧地握住他，似乎在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好象吐出了全部的生活重担一样。这不可能是父亲的手。父亲的手举得高高的，手掌朝外，象块黑板，上面写着："他不是我的儿子！”这也不是母亲的手，在她的手里插了许多刺绣针，朝着四面乱刺。芳妮的手，她的手搁在洞穿的胸口，好象给缚住似的，挪不开来……我想问问这只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可是我的脸孔硬给戴上了一个面具。透过面具，我似乎看到了那些功勋业绩

记在书籍里面的英雄；老谢特汉①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还有狮子亨利②、欧根亲王③、十字军骑士、哥伦布、鲁滨孙、亚历山大大帝④、那些在列昂尼达斯⑤领导下守卫泰莫庇莱的斯巴达人、“快乐酒友”旅馆主人——我曾经发誓，要跟他们比个上下，要夺取整个世界。而我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悲惨的英雄，躺在这里努斯包姆街，在外科诊所里，在手术室里；好一个英雄，把子弹射到旁边去了，连自己的心——那个最近的目标都打不中。为什么在我的道路上没有遇见过英雄呢？我愿意牺牲，为伟大的事业而死去。我心里非常渴望唯命是从和俯首听命，渴望整队齐步前进。我需要一个人来教我过一种坚定不移的生活。在为伟大的事业而死去以前，教我为伟大的事业而生活。我需要一个人来引导我……我想写一封信给哈亭格尔。可是这封信怎么也写不好。整整一个星期，我在信封上，描画着哈亭格尔的地址。可是我老写错，要不就是字迹无法辨认。我终于打消了给哈亭格尔写信的念头……把衬衣从我头上脱出去，两只胳膊随着一挥。“数吧！”我在计数，象当初一直数到卷帘式百叶窗发出呼噜噜的声响时一样，我一边计数，一边又沉浸在遥远的回忆里去，我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数过去，一直数到幸福的时刻，当哈亭格尔由于我的缘故而挨打的时候，我在计数，全班也在计数；我把身子无穷无尽地伸展出去，我仿佛伸到了伊萨山谷车站，而且还从那里延展到全世界……玎玲玎玲玎玲……越来越远。下起了迷蒙

① 老谢特汉：德国作家卡尔·迈埃(1842—1912)的小说中的人物。

② 狮子亨利(1129—1195)：腓特烈一世时德国最强大的封建主。

③ 欧根亲王(1663—1736)：奥地利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

④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

⑤ 列昂尼达斯(公元前五世纪)：古代斯巴达国王，曾经率领斯巴达人守卫泰莫庇莱(古代希腊中部的一个关口)。

的细雨……重新浮升起来回到生活里去是困难的，我两臂没有足够的力量，不能把我的身体从遗忘的渊底托上来。我不得不嘴巴朝下地沉没下去，纵使我尽力想把身子翻过来，可它老是回复到这个姿势……而且给拿掉了……夜里，一个护士坐在我身旁的靠背椅里。我脸朝墙壁躺着。墙壁好比灰色的巨浪朝我涌来，把我以及我的知觉都淹没了。墙壁似的雾气退掉以后，我看见，下面开着"老人岩"旅馆。"啊，你……"

在这次双双殉情中，因为我把子弹打偏了，仍然活了下来——这一场梦整整做了一天。我和芳妮约好，今天晚上和她一起去死。我很想留在家里，因为死亡的幻梦已经结束，可是要想逃避这场共同的死亡已经太迟了。"你不是胆小鬼"，我必须履行义务……

这时，外面门铃响了，过了一会，克莉丝狄纳走进屋子：

"别吱声！警察在老爷那儿……警察来了……"

两个警察走了以后，父亲叫人喊我。

他坐在写字台旁边，翻着一个案卷。我想，他翻过去的每一页都是他仔细在研究的一段我的历史。一切都记载在这个案卷里，字迹细小秀美，有些字句下面用红墨水划了一两道杠子。父亲没有翻看最后几页，就把案卷关得紧紧的，使得我气都喘不出来。

父亲显示出来的镇静就象针一样在刺我。

"好啦。照你说，你是在弗埃克那里过夜的吗？"声音里含着自得、讥诮的调子。

"是，因为太晚了……"

"我担心的是：如果你不赶快下决心坦白，就会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太晚了……"

“在弗埃克那儿，我不知道还会在什么别的地方……”

“岂有此理！矢口否认！”父亲拍着大腿。“该死的！”于是在弹簧椅上舒舒服服地坐下去。“那好吧，我来告诉你，你在哪儿！”他手里捏着一张纸，不时朝纸上看看。

“八点钟你在——”

对！好宝宝默不作声。八点钟他的确是在卡斯达门旁边的香烟店里。

“十点钟你在——”

又是对的！十点钟他的确跟芳妮坐在啤酒店里。

“十二点钟你在——”

对极了！十二点钟他在芳妮那里——他们手牵手一起坐在床上……

“你这一夜——”

全是对的！怎么全是对的呢！

“你认得一个库尼克！”

糟糕。连这个也说对了。

“你跟女招待……发生关系……巴卡斯酒馆……下流的烂货……”

这个他怎么知道的！那张纸上到底还写着什么呢？

“你现在十七岁——”

全是对的。全是对的！

“好啦，你看吧……”父亲从写字台上拿起《慕尼黑新闻》晚刊。他的手颠弄着这张神秘的晚报。

一阵沉默，似乎整个屋子都在倾听。甚至客厅里画架上的画像也移近来在倾听着。

首席检察官亨利希·卡斯特尔博士把报纸递给好宝宝。缓

慢地，饱尝着每一秒钟的滋味，就象当初我下棋时拖延向父亲逼"将"的时间一样。在"卡斯特门抢劫谋杀案"的标题下面写着："卡斯特门香烟店女主人，芳妮·富斯小姐，前在巴卡斯酒馆当女招待，中午时分她在店中发现被人谋杀。银柜已经撬开，因此推测这是抢劫谋杀案。在她无数个情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库尼克，绰号拳师，他是曾经受到多年刑罚的重犯兼娇夫。慕尼黑警察局要求提供有用的情况。"

"在她无数个情人当中，有一个……"我不禁要看个究竟，父亲从我手里夺去了报纸。

父亲在欣赏我的窘态。我张着嘴，喘着气。

"芳妮！芳妮！"我心里在喊救，同时我觉得一阵香烟的烟雾朝我扑面飘来，店门不停地响着玎玲的声音。

"把嘴巴张开呀……我怎么跟你说的……结果会叫你上断头台……"

父亲感到他的预言已经证实，于是口气变得缓和一些了。

"明天早上十点钟传你到预审官那儿去受审。不能让妈妈知道，她要知道了这件丑事，准活不了。在你的朋友面前也要保持缄默，不然，要丢死人了。听一听你爸爸的话吧！你也明白，警察局已经侦查过，什么都瞒不过他们。现在要尽力设法不让你的名字传到外界去，不然我们在社会上就完了……你还要怎样折磨你可怜的爹娘呢？你自己说说看！你爹娘应该遭受这种痛苦吗？"

"你说得对，差点就出了乱子！"我不得不承认，这时母亲进来，于是父亲机灵地问起我的学校作业来。我内心某个角落在发着讥刺的微笑。我想把它忍住，可是它却大胆、恶意地从我心里发出来："其实这样也很好，要是——要是库尼克不……那会

怎样呢！”大胆、恶意的狞笑消失了……“您要什么？”我努力模仿芳妮的声音，我又学她说“我叫芳妮”。

又苦又甜的味道渗透我的全身：越桔……

首席检察官卡斯特尔博士陪着他的儿子，好宝宝去受审——他已替他向学校请过病假——在到高等法院去的路上，再次谆谆教他应该供些什么事情。他说：记不记得一切情况是无关紧要的。将到维特尔斯巴赫喷水池的时候，他和他儿子在草坪上停住步子，他要先试他一下。

“要是预审官问‘年轻人，您出身于很好的家庭，受过头等的教育，您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下流女人发生关系的呢？’——你说，你怎么回答？预审官准会这样问的。好吧，你想一下……还没有想起来……你就说：因为受了不良的影响——你猜猜看——受了——哈亭格尔的影响！……不是……好吧，那我来说……还有，那个凶手和女人在你面前谈了些什么，因为房东太太已经去报告，说你们三个在一起待了一个钟头——”

“芳妮，还是叫她富斯小姐吧，她曾经——”

“你说：那个富斯——决不能叫芳妮，小姐两个字你也好给我省掉……那个富斯把你引到她的楼上，拿烧酒给你吃，你就失掉了知觉，全部的过程再也记不起来了……她拿你的钱没有？”

“使女克莱曾经——”

“她叫那个富斯，给我记住。”

虽然我不得不叫她那个富斯，我仍然想帮芳妮辩白：“那个富斯曾经请我吃东西，我本来想把钱还那个富斯的，可是那个富斯装起受了侮辱的样子，所以我还欠那个富斯这笔钱……”

"她多下贱，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这事不能提。要是谈到这个问题，你就说，后来到街上就把这笔钱还给那个富斯了……好家伙，让一个女招待请你客。"

我被传去以前，父亲先到预审官那里去了一会。庭丁让我进去时，鞠了一个躬。

桌子后面挂着比人身还要大的摄政亲王的照片，预审官的头刚刚伸过华丽的金色框架的下面边缘。预审官长着一张皱纹纵横的脸孔，一只浮石似的鼻子，他请我坐下来。他在表带外面扣起上衣的钮子，削尖铅笔，扯扯指甲，抹一下嘴角驱走一个呵欠。

"现在请您说吧，年轻人。您出身于很好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发生关系的呢？……好吧，别急，你安静地想一想你的回答……您虽不是被告，可是我们想把整个案件搞清楚……现在请您说吧，年轻人，您不知道在您这方面跟某个哈亭格尔有一种关系吗？……好，您知道，您这样坦率承认这点这真叫人高兴……库尼克不是也说过：他跟社会民主党人意气相投吗？或者这样吧，那个被杀的芳妮不是告诉过您一些关于他们意气相投的情况吗？你是这件事的唯一无可指摘的证人……您放心说吧，说了对您不会有丝毫的不便，相反地，我们很明白，您是不愿意泄漏您的朋友或者不如说您朋友的父亲的秘密的，可现在却牵涉到比友谊更加高尚的事情，请您尊重真理吧……因为老哈亭格尔，这点您必须知道，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人，极端的过激分子…… 他从来没有打算唆使您…… 从来没有……唆使您把您父亲的案卷藏起来？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谈过必须把皇帝……从来没有？他干吗偏偏要接近您，这点您没有注意到吗？这点看来不是非常可疑吗？不？……这样吧，那

个富斯告诉您——这就符合了实际情况，是不是？——库尼克跟社会民主党人意气相投——这就对了，是不是？——您知道，我说简单点，我们马上就把这点记下来——，她没有比较详细地告诉您他怎样跟他们意气相投的吗？——譬如说，如果库尼克是受这批人的影响，那就会减轻他的罪名……您也知道吧，犯了抢劫谋杀案会受什么样的处罚？—— 库尼克本人也会从这方面去招供的——记不起这类事情吗？！可惜啊，年轻人，您的记性刚好在这点上失去了作用，真奇怪极了……可是您先等一等，既然说到这里，那就提一提另外一桩事情吧，这事过去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不过也许能够摸出点线索来。我现在可以帮您回忆。那个叫凯斯波勒的学生——您想得起来吗？这个名字当然记得——当时对教育部调查委员说：小哈亭格尔曾经引诱您去偷东西，振振有词地说，他父亲讲过：'谁没有东西，就可以偷。'小哈亭格尔不是拿这些话来引诱您去偷东西吗？——是还是不是？"

"不是。"

"您这就自相矛盾了，我提醒你。您当时在调查委员前没有否认啊。"

"没有。我当时在调查委员前没有否认。可是哈亭格尔，我的朋友，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很清楚，预审官先生，我是自相矛盾了。"

"唉，您这个人真是！那只好对令尊大人深表遗憾了。"

说完这话，预审官就站起来，他从一个甘言劝诱的人，一个心宽体胖的人变成一个恼羞成怒的人，尖声叫道："脑子放清醒点，年轻人！别这样矢口否认，年轻人！说出来吧，年轻人！您还是提供一些有用的情况吧，年轻人……"

这段教训才把年轻人的心里话逼出来：

"我不怀疑无辜的人，预审官先生！"

预审官离开了金色的框架，绕过桌子，朝年轻人走过来，瞪着咄咄逼人的眼睛。看到这装腔吓人的目光，我差点忍不住要笑出来。

"您将来一定鹏程万里……这样不知悔改！您父亲跟我还想尽力把您从这案子里开脱出来哩……早知道，我也用不着传您了……现在审问结束了。谢天谢地！"

预审官在过道上跟我父亲说了几句话。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惶惶然一声不响。直到我们快到家时，他才说道：

"我越来越不明白你。你的脑子准出了什么毛病。在你身上花尽力气也是白费，怎么也不能叫你明白过来。一点有用的情况都不提供！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年轻人没有在预审官面前屈服，而是坚持了下来，这使得他能够在父亲旁边迈着坚定的步伐，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就象一座桥梁，能够跨越深渊。

父亲站在屋子里那块厚厚的大地毯上，母亲打开柜子，只见银器光芒四射。

现在连要我叫她那个富斯我也不干了。

40

"你们看到这期《慕尼黑新闻》吗?"弗埃克在教室里叫喊，

"卡斯特门旁边香烟店里的母猪给谋杀了……她骗过我十马克，这臭东西……"弗埃克把报纸拿到我的面前："你少了一个够味儿的老相识了，不听我的话，现在你就麻烦了。现在你也算是'她无数情人当中的一个'了——活该！"

"这小鬼又机灵，又慷慨，"我把他手上的报纸打掉。

"这是什么意思？"他想抓住把柄，他怀疑我了。

"没有什么，根本没有什么，我只是说……"也许他并不这么坏，我从旁边打量这个穿得笔挺的人；他衣服总是穿得很整洁，他的确曾经有点喜欢杜赛尔。

他不怀疑了："我可以说是走了运。我的运气真好……因为在她那儿我曾经认识了那个家伙……"

"香烟店里那个女的怎么啦？"我探他的口气问道，虽然我知道，弗埃克回答的每一句话都会使我痛苦得伛下身子来，但我不得不这么问一下。

"唉，我告诉你，"他夸耀说，"她那住的地方真糟，一上楼梯就叫你倒胃口。她以前是舞女。她跟一个家伙相好，一个拳师——喏，就是那个谋杀她的拳师——她摔不掉他。起先我们坐在啤酒店里。费了好大手脚，才能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十个马克也不值。后来她常谈起死。这时我告诉她，为了殉情，她得另外找一个人。你大概刚好是个适当的人。不听朋友的话，才有这样的结果。她等待的正是象你这样的人。"

"唔，唔，"好宝宝咕哝着，象父亲最近那样，又加上"哼哼"，就让那个机灵的小鬼站在那里。

放学后，我绕道穿过这座城市，跟在芳妮的棺材后面。

我叫人举着黑色的旗帜，走在棺材的前面，又叫人捧着许多花圈跟在它的后面。蓝白色的旗帜①拿到化学染厂里当作治丧用品，特别加快地染好了。人们都站在街头，脱下帽子。善良的家长们躲进了住宅大门和小巷，当他们看到送葬的行列时，就用双手或皮包掩住面孔，免得看见棺材，可是黑色的旗帜舒展开来，只见上面写着："凶手！你们把她杀死了！"巴卡斯酒馆的女招待们伴送她的棺材，大家都穿着棕色的裙子和红色的上衣。芳妮的那个大清早敲门说"小姐，可可来了"的女房东，和女招待们走在一起，她几乎把不住那块写着"向我们亲爱的白雪公主告别"的牌子，牌子在摇来摆去；这个出租房间的女人，市府参事的寡妇，克莱琴蒂娅·夏纳格尔，这个善良的女人，这个老妇人，她哭得多伤心啊，因为芳妮还欠她三个月的房租，而那个穿粗呢大衣的男人却再也不肯象以前那样替芳妮偿清拖欠的租金了。这时啤酒店里那个堂倌走近了，腋下夹着菜单，一只托盘上放着芳妮爱吃的一盆菜：木耳汤团，点心是一客越桔。辉耀的阳光照射在棺材上，使得它上上下下都闪闪发光，象是盖着一条晶亮的轻纱。棺材由两个胳膊象棒槌似的大力士抬在肩头，他们看来就象招牌上互相扭斗的大力士一样。蓝白色的腰带缠绕在他们巨人似的裸露的身体上，前面遮着一片常春藤叶。他们的腿肚也象棒槌。两个大力士夹住棺材，仿佛它象鹅毛一样轻，他们把它往上抛起一点点，接着又很灵巧地接住它，虽然这不是玻璃棺材——这是用一种象黑铁纱一样的材料做成的——可是我相信芳妮却会因此感到空气流通得多，而且能够朝四面看出去，而自己又不会被人看见。我觉得，棺材不时从两个大力士的肩头

① 巴伐利亚的旗帜是蓝白色的。

升起来在飘动。哀乐响了，这是从巨型的八音盒里发出来的，这只八音盒装着轮子在行驶，正象一辆八匹白马拉着的加冕典礼的马车。送葬的行列合着华尔兹的拍子舞向前去——在我们家的那块厚厚的大地毯上舞着，地毯无穷无尽地铺展开来。所有的店门都在玎玲玲响，里面发出烟卷的香味，而不是焚香的气味。好宝宝在枕头上托着芳妮的照相簿。克莉丝狄纳已经给他在左袖管上缝了一块黑纱，在比胳膊肘高一点的地方。后面是一只放着银器的柜子和绣着孔雀的屏风，这就是芳妮在那后面换过衣服的屏风。芳妮已经原谅了拳师，要是他离开她，还允许他参加她的葬礼。那个拳师，那个下流坯这一路上都得敞开衬衫，露出胸脯。那些刺在他胸口的蓝色花纹闪闪发光，象是在微笑道："您要什么？"同时女招待们齐声唱着："我叫芳妮。"那个穿粗呢大衣的男人荡过来了，那个讨厌鬼。他拿出一块牌子，这是他在香烟店对面一个画师那里订来的，今天还得把它挂到店门上面去，牌子上写着："本店治丧，暂停营业。"那个由于严厉而臭名远扬、可是她对他愈严厉他愈舒服的检察官也被拖来了，还有那个机灵而又非常慷慨的小鬼。那个遥远的人，她的另外一个人，他也参加这次葬礼。他独个儿在走。可是我觉得，他好象跟芳妮手挽着手在走似的……我们大家，大家都称赞芳妮，赞不绝口。她虽然行为不端，可是整个世界都在纪念她做过的许许多多好事。

我跟小犹太约好谈话，星期六下午，在英国公园里瀑布的旁边。"要不让人家打扰我们，那是最保险的地方；我要告诉你重要的事情！"

小犹太要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而且就是我一个人来。他猜想，我可能跟弗珍克和富莱希拉克一起来，我们也许设下圈套作弄他。

当初从封·德·坦街拐进英国公园的时候，湿润的秋雾迎面扑来。我周围的一切都好象给卷到一团蒸气腾腾的气体似的棉花里去，我碰到不多几个游客，他们微微咳嗽，脚下毫无声息，好象影子似的掠过去。

瀑布在翻滚，发出低沉的声音。树木的轮廓在半中央就看不清了，原来是给缥缈的雾霭吞没了。雾，单调而灰黯，瞬息万变，雾气合成了各种形象：象皮球，象面纱。雾气腾腾的世界里潜藏着不可捉摸的鬼怪。一个略带黑色的雾鬼从丛林里朝我爬过来，这时我终于找到了一张长椅。

那些鬼怪戴着面罩，缠着丝带，朝长椅走来，我不得不自言自语，尽量嬉笑怒骂，免得看见周围的幽灵。

“我根本没有跟你约过，快走开！”我叫那坐在我身边长椅上的芳妮站起来。我缩起两腿，从我身旁的地下传来咯咯咯的声响，好象伊萨河一样。杜赛尔和兔耳朵也可能在附近，由于他们从大海赛罗桥上跳下去，被罚变成永远飘荡的雾气。

这张长椅可以坐许多人。

夏夜里，有时我独自坐在长椅上，被围在大树和灌木的绿荫中——瀑布发出潺潺的声响，象在温存地低诉——我吮吸着四面袭来令人沉醉的芳香，透过茂密的树顶簇叶抬头望去，不久，枝叶间闪烁着点点疏星，于是我张开两臂，搁在长椅的靠背上，仿佛在邀请善良的人们在我身边就座。可是现在我却吓得在长椅上滑来滑去，想躲避从雾里飘出来的阴森可怖的鬼怪。

“劳驾，年轻人，”一个满身雾气的先生喘着气说。接着，一个

满身雾气的女士飘过来，说："还有一个空位置吗？"

为消除心里的恐惧，我喊道："喂！ 喂！"

我在约定时间前半个钟点就到了那里。小犹太也认得这把长椅，可是天气这么坏，他可能找不到了。我向前撑着两只手，又朝雾幕高声喊叫：

"喂！"

雾气迷蒙。没有回答。

"喂！——"我在喊，一次，又一次。在雾气里，我的喊声有如号角。

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一刻钟了。最后一次我正要喊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回答的声音，遥远地，模糊地：

"喂！"

"喂！ 我听见你了！"回答的声音近了一些。

"喂！ 你在哪儿？ 只有你一个人吗？" 断断续续的幽灵一样的声音问道。

"只有——我——一个人！"我用力喊道，好象要撕破雾幕似的。

"敢发誓？"浓雾朝我喊叫。

"敢发誓！"我朝雾里回答。

浓雾里，一阵难堪的静默。接着雾气的颜色变深了，一个黑苗苗的东西从雾里飘出来，前面拥着一团雾气，于是小犹太就站在我的前面了。

"请坐！"我用大衣把旁边的位置擦干。

"一个人！ 真的一个人?！ 天气糟透了！"

小犹太坐在我身边长椅上的时候，我得再一次向他保证，没有人藏在雾里，也不会来袭击他。

"没有，这儿没有闲人！"说着我跟他握手。

"说吧，什么事，你干吗找我？你瞧，我来了。我早跟你说过，如果你需要我……"

"是，我需要你，"我简短地说。

"那就说吧！"

"等多久啊，太久啊！"

小犹太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他用手帕揩它。

"说呀！说呀！我听着呢。"

在小犹太摘下眼镜时，我觉得容易说话一些。

"我怕我自己。我再也看不惯自己啦。我跟我自己说什么也过不下去了……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对自己的生活必须来个了结，一次清算……总而言之必须来个改变……"

小犹太又把眼镜戴上去了，他用一种侦察的目光，从旁边瞅着我。我转身向他，正对着他的脸说道：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我不愿意这样了。我滚到什么样的泥坑里去了！俯首听命，只有俯首听命。对别人的卑鄙行为也好，对自己的卑鄙行为也好，总是屈从。不行——我一个人太软弱了，不能坚持下来。要做到这点，我的力量不够。我生活在弥天大谎当中，每当我想从那里跳出来的时候，谎言就巧妙地使我越来越深地陷进它的深渊里……可是我现在跟你说的，我在心里已经对自己说过无数遍了。我已经讨厌我自己了……我向所有的人都问过：难道没有路可走吗？就是"反对"的人们也默不作声。只有一个人本来是能够回答的，一个人……——可是当我那么张大嘴巴期待他的回答的时候，他可能这样想：这是无可救药的，于是就让我一个人张着嘴巴呆站在那里……我问过在我头上呼啸过去的狂风。它没有回答。我问过寂静的深夜。它

在无垠的星空里闪耀，可是没有回答。我问过那些通往外面世界里去的街道：你们是通往哪儿去的？我问过在街上行走的人们：你们到哪儿去？我向所有的人，向每个人探问，我想问个究竟。也许人家已经回答过我，只是我不能正确地理解那个答复。我从外婆的遗嘱里猜出一个答案，我把"快乐酒友"旅馆主人的出现也解释为一个答案。我看见一只兵舰，而且我的朋友哈巴狗的父亲说过："德国的工人……"这不是一个答案吗？……你告诉我，依靠什么才能站稳脚跟呢？你回答呀！可得肯定地、清楚地回答我：我应当做什么！你，我不让你走了，我现在一定要从你身上把一切都问个清楚。"

"你说说看，你究竟生活在什么时代？"小犹太问道，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你搞不清楚，可是世界上却仍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原来这样——"我拖长声音，可是紧接着我又请他原谅："对不起，可不能叫我的愚蠢把你给吓得不敢开口了。"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小犹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既悦耳，又庄严。

"它在哪儿开始的呢？把它拿给我看吧！你的新时代！我早就急于要看看它是个什么样子了！谁使它开始的呢？！你的新时代？！依靠什么开始的呢？这是什么呢？你的新时代？！它的实质是什么？喂！拿出来看一下吧！"

为了诱出小犹太的秘密和了解确实的情况，我就这样急促地问下去，激动得语无伦次，讥诮地指着浓雾。

"我早就在盼望二十世纪的开始了，那时候就在盼望。现在它终于开始了！干吧！干吧！"

小犹太站起来，把一只脚踏在长椅上，用胳膊做了一个动

作，好象要透过浓雾指给我看：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发出嘹亮的声音。

我随着跳了起来，抓住小犹太的胳膊。

"你，你不把一切都告诉我，我现在就不让你走了！你要保留一点秘密，不把全部真理告诉我，你就不得好死！可是要说得简单明白，因为我理解能力很差，而且什么也不懂。"

"好吧，我试试看吧。你听着！……"我们坐了下来，我把胳膊搁在长椅的靠背上。

"人并不是独个儿生活着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人类的社会里。生活里，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互相帮助，有些人彼此反对，我们这种生活是按照某些规律在进行的。"

小犹太接连说了一大堆，还要说下去，这时我请求道：

"停一停，等一下，你再说一遍。"

小犹太重复道：

"人类的——社会——"

"别说啦！稍微再等一会！我还没有明白呢！"我慢慢地重复着"人类的社会"仿佛我在拼着这几个字的字母似的。

"还没有！我还没有明白！"小犹太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打住了他的话头。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现在请说下去吧，可别太快。不然我可不明白你的意思呀！"

小犹太有时向我提问，可是当他看出我答不上来了，就又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当小犹太说到阶级斗争的时候，我这个惯于俯首听命的人就烦尼了。"别来烦扰我！这个我不感兴趣！"

"对不起，可是这很重要！"于是小犹太又耐心地从头开始，

并没有由于我的反对就不谈下去了。

“嘿，嘿，”我怀疑地问他，“你的爸爸是个有钱的银行家，好，这些话是你说的?!你在生活上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吗?!你干吗要跟工人打交道呢？要是哈享格尔说这句话，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你——准有什么阴谋诡计在这里面!”

“真理只有一个。不管你对它满意或者不满意。这个历史的真理是反对我们的。我们必须变得跟我们的父亲不一样。养尊处优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不然我们会和弥天大谎一起毁灭，我们这些人。”

“您怎么会想到这个的呢?”

“这是因为一个香肠头……”

“香肠头？香肠头?”

“是啊，这是一个香肠头。妈妈在吃晚饭的时候，把它切下来，放在盆子里，然后把盆子搁在一边：‘这个香肠头我们不要吃，可能已经烂了，这给乌塞尔吃。她的胃好一些……’乌塞尔是我们的女佣人。可是她的名字根本不是乌塞尔，只不过人家那么叫她。每一个妈妈雇用的女佣人都被叫做乌塞尔……就这样我知道了有阶级斗争。”

“可你说过，你妈妈在其他方面是个善良的妇女呀……”

“在其他方面，我妈是个善良的妇女，待乌塞尔也很好，经常给叫化子一些东西。她还是慈善协会的理事。”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可以改变的，那我就用不着自杀了?”

“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意识。可是一个人要没有意识，就是一个落后的或者堕落的人。你知道斯特林堡①这个人吗？他

① 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人们这样下去多可惜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这样生活下去，一切知识能力都将被埋没，应起来斗争，好好生活。

说过：'人们这样下去多可惜啊！'再说——至于自杀：要想找死就别往边上开枪！"

"也许我这样下去并不可惜吧？"

"每一个人这样下去都是可惜的。你只是无人引导而已。"

这时，远远地，在幽暗缥缈的雾霭里，到处都亮起了点点灯火。

一定会改变！一定会！一定会！

小犹太并不欣赏这些灯光，继续说下去：

"别吱声！别吱声！"我说道。"你看看那些灯光呀。别说啦，你看看那些灯光吧。难道赞成社会主义，就不能沉默一会看看美丽的灯光吗？你瞧，雾气在灯光前面飘来飘去多美啊！"

"你也许在做诗吧？"小犹太过了一会讥讽地问道。

"是啊，当然罗。"

"象你这样的人会做诗！那我是看错你了……请原谅！"

雾霭闪耀着白色的微光，飘浮在灯光的四周。

"时候不早了，来，我们走吧，"我站起身来。

"这条路你熟一些！"小犹太要我先走一段。在徐徐下降的夜幕里，瀑布在翻滚，发着深沉的响声。"你走过来了没有？"在朦胧的雾气里，我往后探摸小犹太。"我跟着你走呢。可我走得慢一些。"在长满杂草的、曲折的小径上，我穿过浓雾，在前面领路："当心，石级！"——"你走的这条路没有错吧？"他在后面问道，"我来的时候那条路完全不是这样呀。"我等待着。"我在这儿。就

是这条路，准不会错，这条路最近，我认得的。”

小犹太又找不到我了，落在后面，这时我不耐烦了：“你就不能留神一点吗？你就不能走快点儿吗？”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我记起自己思想的迟钝，记起小犹太对我的耐心，连忙又喊，“别着急！我回来带你。”于是我穿过浓雾又往回走了一段，因为现在路变宽了一些，我就挽住小犹太的胳膊。“我得擦擦眼镜，”小犹太停住步子。走不多久，他又说：“我先得擤擤鼻涕，”他又停住了：“等一等，我想，我擦眼镜的时候，把手帕给弄丢了。”——“你在这儿等着，隔一会就喊一下！我回去！”为了找寻手帕，我又回到瀑布旁边，可是不可能这么远的，因为在那里小犹太还没有擦眼镜。小犹太到底在哪里擦过眼镜呢？我伛着身子，在浓雾弥漫的路上摸索过去。“真讨厌！”我想发牢骚，可是我仍然把身子俯向地面，弯着腰探摸他的手帕。“你一定要把手帕找到，无论如何要找到。”“喂！”我不时回答小犹太的呼唤声！我果然把它找到了，这块破布，我穿过浓雾，挥动着手帕：“喂！我来了，我找到了你的手帕！”……随后我又得等他。小犹太摸索着穿过浓雾，唱着歌。“喂！我在这儿！过来！”小犹太一边唱歌，一边穿过幽暗的浓雾走过来。“你在唱什么玩意儿啊？”——“你不会唱《国际歌》吗？那你停一会，让我唱给你听。”

看到小犹太给困在雾气里，站着唱歌的时候，起初我真忍不住要笑出来。他有时咳嗽，把调子唱错，把歌词搞错，每节都要重复一次。可是唱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也一起哼着叠句。

小犹太的声音好象从浓重的云雾山里传出来一样，周围顿时雾气腾腾，灯光闪烁。

我们仿佛亲身经历了开天辟地的日子，我们周围洪荒时代的灰暗雾气被越来越多的灯光驱散了。

“一只兵舰！整只兵舰！”我心里在欢呼。在雾海里闪耀起来的不就是它的许多灯光吗？一只兵舰，整只兵舰！可是我忘了问小犹太这只兵舰的名字。

然后我们翻高大衣领子，加快步子离开了英国公园。

“谢谢！再见！”我和小犹太分手了，一边想着晚归的借口，一边迈开坚定的步子，走回家去。

社会主义。人类的社会。阶级——阶级斗争。新的时代开始了。国际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觉得，这些话就象光芒四射的桥墩，上面架着拱形的桥面，虽然轮廓还很模糊。

接着有一天，我坐在房间里，哼着那支歌，可是我把那个叠句嘘得很响：“这是最后的……”父亲打开房门问道，“谁在那儿嘘？”我答道，“好象是上面在哼，又象是在下面哼，一个劲地嘘着，说不定在隔壁，声音是从墙壁里传过来的。”

“真丢人！”父亲让房门开着，朝厨房里喊去：

“克莉丝狄纳，你唱过歌没有？”

“我正在洗东西，老爷，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父亲打开通到卧室的房门，母亲在里面整理浆洗好的衣服，父亲问道：

“你唱过歌没有？”

“我在整理浆洗好的衣服。声音似乎从上面传来的。”

“从上面？那你是说从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那儿?！克莉丝

狄纳，你上去问一下，谁在那儿唱歌！”

这位首席检察官先生让所有房门都开着，他亲自跑到阳台上去，向上面又向下面倾听。

我又用一个深沉的、假装的低音唱起来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

“听得清清楚楚，又在哼了，该死的……”父亲从阳台朝里面喊道。

“我觉得，”我朝开着的房门喊去，“似乎从下面波耐特中校那儿传来的！”

“是呀，我觉得也是这样，”母亲从卧室里朝外面证实道。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胡说！”

“老爷，”克莉丝狄纳从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那里下来时说，“邮政总局局长叫我告诉你们：他听得清清楚楚，这歌是在我们这儿唱的。”

“在我们这儿？那就只有你了！”父亲抓住我。“我们马上就会搞清楚的。”

首席检察官先生气势汹汹地站到我跟前。

我就这么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倾听着，沉默不语。忽然，寓所里有个地方嘘起了歌声，辨不出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接着我似乎听见声音是从屋顶上面传下来的，那里有几个盖瓦工人在干活。

我使劲地摇着父亲的胳膊：

“所有的屋顶上都在嘘了，嘘这支歌！嘘这支歌！你听见了吧？”

“把顶楼的钥匙拿来，克莉丝狄纳！”父亲冲进厨房里去，“到屋顶上去！到屋顶上去！”

"一只兵舰，整只兵舰！"我跟在他后面，喊道，"开始了：改变！"

41

时钟指在十一点三刻的时候，父亲点亮了圣诞树。

这次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跟夫人和仍然独身的波耐特中校——晚饭以后——来出席我们这个"家庭小圈子里的除夕便宴"。

我坐在波耐特中校旁边，母亲百般劝诱，要他尝一尝自制的煎饼，她又鼓励邮政总局局长，叫他多吃点巧克力贝壳。

父亲爬上一张椅子，要把圣诞树上面部分的蜡烛点起来。父亲周身围着榅桲香肠、苹果与胡桃，安琪儿在上面摇摆，父亲从圣诞树枝里朝外面说道：

"我个人认为，战争爆发的时候，第一天就把这批头子逮起来，把黑枣子给他们吃。"

波耐特中校手里拿着煎饼："我个人建议，叫这批头子参加战争，同意战费案。"

"那您就不大了解这批头子了，"父亲与圣诞树上的安琪儿一起点着头。所有蜡烛都亮了。

波耐特中校尝过煎饼，对母亲打了一个躬，称赞道："好啊，夫人，味道真是好极了！"——随即又抬起目光，望着父亲说："要是我们懂得，如何使民众热中于战争，那么这批头子就会让步了。而且，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战争要一开始，除了少数例外，他们会想到，他们首先是德国人，特别是如果打俄国的话。老倍倍尔自己不就说过吗？'如果反对沙皇，我就掮起枪杆。'"

父亲又在桌旁坐下来，舒舒服服地伸着懒腰：

“我对这套领导国家的新形式不能发生好感。”

“要是我们仍然想高高在上，那我们还得习惯于更新的形式。在今天，派一个少尉和十名士兵驱散国会就很难行得通了。”

“中校先生，刚好是您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我可就不明白了，”这时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插了进来。圣诞树放射着光芒。一阵沉默。树上的蜡烛，又使外公的脸孔显得温和可亲，又使它放出光彩，外公的照片仍然挂在五斗橱上面，他那探索的目光逗留在我们中间。“你在寻找优美的世界，”我向这张古色古香的照片问好，“可是在我们这儿的圈子里，你是找不到的……我要告诉你关于外婆和她的遗嘱的事情。”

“对，正是我，作为军人要这样说，”中校又开腔了，“大家知道，我们有一支国民军。这支军队大部分都是由那一类人组成的……”

“可我们这儿终究不是俄国！”父亲很有把握地反驳道，带点不满和不以为然的声气。

“那种在解放战争①百周年纪念会上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祖国精神您看到没有?!我是说去年我们在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纪念碑旁边参加过的庆祝大典，”邮政总局局长问道，他想安定自己的心。

中校毫不犹豫地说：

“两年前，社会民主党人有两百个代表参加了议会。军官团

---

① 解放战争(1813—1815)：德国人民反对法国的外族统治的解放战争；这次战争的主要参与者是劳动群众、进步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的爱国分子。下文提到的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1813 年 10 月)也属于这次战争，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尽丽些桃色纠纷和赌博事件，自己葬送了他们的威信。一位伯爵，我是说沃尔夫-梅特涅伯爵，跟他们的夫人竟然在柏林波茨坦广场电影院里演沙龙喜剧——你看，这样的事不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吗？我们在军队里不是也能够感觉到这种波动吗？当时给某家报纸揭露出来的欧伦堡事件①就更不必提了。无论如何，纪律大大松弛了……"

中校先生刚才谈到纪律大大松弛，这惊动了大家。

"是啊，要是纪律——"

"必须要有纪律——"

"要紧的就是纪律——"

"纪律是主要的事情，纪律！"激动的声音乱成一片。

"纪律！"父亲拳头一捶，带着下命令的口气。

"再说，您认为黄色危险②怎么样，中校先生？"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太太欠身过来，插了一句。

"有红色危险③、黑色危险④和黄色危险，"波耐特中校的声调还算客气——"您知道有各种颜色的危险……"

"可是您不会不同意我这么说，"在这中间父亲已经镇静下来了，"要是跟法国打仗，我们用不着六个星期就能到巴黎……"

"当然，今天的战争不可能超过几个月，"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安慰自己说。

"莫尔特凯⑤在一八七〇年就已知道：同时跟法国和俄国作

---

① 欧伦堡是德国贵族，这里所说欧伦堡事件，是指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同性恋爱。

② 黄色危险原是指成吉思汗侵略欧洲，德皇威廉把它当作侵略中国的借口。

③ 红色危险指共产主义工人运动。

④ 黑色危险指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⑤ 莫尔特凯(1800—1891)：德国军国主义者，普鲁士的一个元帅。

战，德国将经受非常严重的考验!”波耐特中校口气坚决地回答道，好象在表白自己的信仰。

他看看时钟，举起杯子。

“各位太太，先生!”

“我可以把克莉丝狄纳喊进来吗?”我轻声问母亲。母亲斟了一杯调合酒:“不行，今天不行。把这杯调合酒端到厨房里去。我们大家都祝她新年好!”

外面响起宏亮的钟声。

“各位太太、先生，我们应该为什么干杯呢?”波耐特中校端着酒杯向左右转着身子。

“就回来，我们就要干杯了!”母亲替我打开房门，“别泼出去!”

在外面过道上我听见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的声音。

“一定会改变过来的!痛痛快快地喝吧!”

“万岁!万岁!万岁!”可是我已经在厨房里克莉丝狄纳的身边了，他们在屋子里喊叫的万岁声闹嚷嚷地乱成一片。

接着传来父亲说话的回声:“必须改变!”

“啊，少爷——”

克莉丝狄纳靠窗坐在黑暗的厨房里。

“你坐着吧，克莉丝狄纳!我来开灯。”

她皱缩的嘴唇在翕动，她那只厨工的粗手在窗板上朝我移近一点。

“你在新年里希望得到些什么呢，克莉丝狄纳?”

“世界的和平。”

“可是那边屋子里全在谈战争呢。”

“别吱声！一切都会改变的！”

“你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么，克莉丝狄纳？”

“天哪，那是什么啊？”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上帝保佑。阿门。”

“告诉我，克莉丝狄纳，你叫什么名字，克莉丝狄纳？”

“克莉丝狄纳，”

“还有呢？”

“法斯勒。”

“那么姓名就是克莉丝狄纳·法斯勒了。”

“不，这两个不能合在一起……您等一下。我得想一想。克莉丝狄纳·法斯勒……不对，不是这样的。”

“你的名字一直是克莉丝狄纳吗？”

“不，不是一直都这样的。不过这名字已经用得很久了。”

“你以前究竟叫什么名字呢？”

“天哪，老爷、太太晓得可不得了！”

“外婆也叫你克莉丝狄纳吗？”

“过世了的老太太也叫我克莉丝狄纳。”

“在你以前，外婆雇用的女佣人叫什么呢？”

“克莉丝狄纳。也叫克莉丝狄纳……唉，故世了的老太太，她待我真好，她这人再好没有了。说她坏话我可不答应。”

“那么，克莉丝狄纳，你以前的名字叫什么记不起来了吗？”

“太久了，太久了。”

“可是从今天起你得再叫我‘你’了，克莉丝狄纳，你……”

"啊，少爷跟我开玩笑嘛。象您这样的人……"

"二十世纪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克莉丝狄纳，你必须叫我'你'。我们两个是同志。我们……"

"别吱声！别吱声！要是您故世的外公听到这话，会多高兴啊！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总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你听见过他们唱的赞美歌吗？——没有，从来没有！——那我现在唱给你听！"

我象乐队指挥一样举起双臂，开始低声唱道：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我用双臂打着拍子，当各处新年的钟声和合在一起，礼炮隆隆发响的时候，我提高我的声音。新年夜里轰鸣的礼炮和连续的钟声和入了我指挥的大合唱。克莉丝狄纳的嘴也跟着合唱的歌声在翕动。她不知道父亲搜寻的就是这支禁止的歌曲。她也合着拍子在点头。我大声唱着，仿佛我整个身体就是用来唱这支歌似的。我停一下，快乐地微笑着，因为我好象听见了下面花园里克沙佛的手风琴声，同时我感到空气在微微地颤动着，这是从遥远的摆荡的秋千上传过来的。我向四方张开臂膀，我抬头招呼星星一同来唱，我对城市歌唱，要城市把它的歌声和我的歌声合在一起。我象是听到一阵巨响回答我："这是最后的斗争！"所有的星辰都在歌唱，全体人类都在歌唱。我回身朝向厨房里，面对厨柜，里面藏着杯子、盆碟、锅罐和碗盏，我也要求它们同声合唱这一曲雅歌，仿佛我的声音鼓舞了这些东西，它们也都玎珰作响，齐声咏唱。

"克莉丝狄纳，亲爱的，亲爱的克莉丝狄纳，你，"乐队指挥在这个无名的女人身旁坐下来，她说："您唱得多好啊，指挥得多好啊，那我就情愿用克莉丝狄纳这个名字了。"我问道："你干吗不

喝调合酒①呢，克莉丝狄纳？这酒不坏啊，一点也不……”

一只手轻柔地放在我的肩头：“别这么大声，不然他们在阳台上会听见的，现在来吧！”看到是母亲，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就默默跟着她走了。

父亲站在阳台上，魁梧而又肥壮，好象要给世人看看：“我白手起家，已经取得了成就，你们拿我做个榜样吧！”就肥壮的程度而论，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却要略逊一筹，他似乎在苦恼地思索，为什么整整过了这么些年他还是没有提升呢?!

“你到哪儿去了！”父亲问道。“他刚才有点不舒服，”母亲替我回答。天空被各种颜色的灯火照亮了，有些阳台上也有人在放爆竹。

当波耐特中校把一杯调合酒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仍然由于母亲那种哑谜一样的态度而茫然不知所以，中校说道：

“来吧，年轻人，我们干一杯，为德国青年的幸福！”

酒杯发出玎珰的声响。

这玎珰玎珰的声响使我想起遥远的过去：我似乎又听到教养院里连续不断的电铃声和西洋镜里换景时的玎珰声，我裤袋里偷来的钱堆也发出碰撞的声响。我沉入了回忆：耳畔一片玎珰声：我看见克沙佛、使女克莱欣、哈巴狗和哈亭格尔、小犹太和克莉丝狄纳——以前人家管她叫克莉丝狄纳，从今天起，她才真正有了克莉丝狄纳这个名字——他们都从敞开的房门那儿，向我们朝阳台走来；铃声把芳妮从沉睡中惊醒了，于是她又朝我脸上喷出一团烟云，——他们都是不速之客，使得父亲大为惊诧，

① 系一种由酒、糖、柠檬汁、茶等混合制成的热饮料。

外婆也来了，穿着黑绸衣，和"快乐酒友"旅馆主人一道，我听见外婆在低语，就象在那个新年夜里，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一样："应该转变！"

门铃响过以后，元旦那天在英国公园里和我们碰到时老是"嗨嗨"大笑的那位先生，好象装着弹簧似的，一本正经地迈着正步，穿过房间，走到阳台上，必恭必敬地立在父亲面前。

"怎么这么晚才来，尊夫人没一起来吗？"

酒杯又发出玎珰的碰击声，高等法院法官茂尔迈尔笑道：

"好不容易才抽身赶来的，我只是顺路来看一下，出租汽车在下面等着呢，得马上回去，我们莱茵之友①今天还要——"

"好极了！"——"哈，您这个人啊！"大家围住父亲站成一个圈子：

"Gaudeamus igitur②……"

"一道唱！一道唱！后面那个也一道来唱！"父亲给我做了一个手势，我偶然唱它一句，可是心里却在唱《国际歌》。

"不错，我们学生会的老会友……"父亲沉思地朝外面的暗夜看去，这时那位新到的客人放下了酒杯：

"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个人，"父亲从阳台上探出去一点，"只欢迎战争。"

高等法院法官茂尔迈尔举起酒杯：

"说句心里话，德国民众必须重新觉醒过来！"

"嗨，我们要过道道地地的生活！"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给

① 莱茵之友是指一个大学生学生会的老会员们。

② 拉丁文：我们感到高兴。

自己斟了一杯调合酒。

“唉，这儿空气很坏，”母亲打开窗子，接着她又补充一句：“空气里全是烟味，全是烟味！”仿佛向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表示歉意似的，因为他患着更加难闻的口臭。我抬起目光看母亲，她今天看起来跟客厅里画架上的画像一模一样。

“各位先生，请你们别玩弄战争了，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波耐特中校的声音听来有点威胁的意味。

“你们说吧，”父亲微笑道，窘态毕露，“我们的军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向社会民主党送起秋波来了！”

“有个问题，各位先生……”波耐特中校站在阳台的门槛上，所以看起来比大家都高一些。薄薄的嘴唇收缩拢来，刮得光光的脸上毫无表情，闪闪发光的肩章在肩头耸了起来。

“各位先生也许读到过关于倍倍尔葬礼的报道吧？好啦。成千上万的人都去参加了，这个事实没有引起你们的深思吗？没有？那很遗憾，尽管我这番话也许在这个圈子里不受欢迎，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些人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留意，替我们打仗的就是他们。请你们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人把枪拿到手里，这意味着什么……在今天条件下的战争是一个极大的冒险……”

“到那时，情况就会很快地改变过来的……”沉默中传来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畏缩的声音。

大家就这么站在阳台上，拿不定主意。暗夜的空气里回响着圣母教堂的钟声，回音似乎飘荡在和平钟声与紧急警报之中。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过来！”高等法院法官和父亲同时说道。“嘿，嘿，”我心里在讥讽，“这批人也谈起改变来了！哈，哈，哈，谁都不想维持现状了！哈，哈，哈，有点动起来，哈，哈，大概真的会改变了！当心，我的太太，先生们！气候变了。”

我很想爬到椅子上面去作一次演讲。要是装作疯子，我就可以把可怕的真理当面讲给他们听……现在母亲不是站在我这边吗？连波耐特中校对父亲也用了"好斗者"这个名词。这时父亲说道："各位太太、先生，天气渐渐冷起来了。"——他请大家到里面去坐。他用拇指压灭还在圣诞树上燃着的几支蜡烛。

波耐特中校告辞了，可是父亲却请高等法院法官茂尔迈尔留下来。我给派到下面去付车钱。

我回来时，母亲说：

"现在你可以自己去玩了！"

母亲和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太太坐在缝纫桌旁边，玩着独人纸牌戏。她们不厌其烦地约定去看一场波沙特主演的夜戏：维尔登布鲁赫的《女巫》，"真的，他演得比以前还要好，那个波沙特，真是了不起。"邮政总局局长太太诉苦道："我丈夫看高级趣味的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不喜欢硬性读物，生活够悲惨了，我不愿意看悲惨的文章。除了《实用指南》以外，我现在还订了一份《园亭》，里面有一篇令人着迷的长篇小说，我们也在订阅《维尔哈根与克拉辛月刊》，有时候我丈夫还带《星期》或者《青年》来，现在文学杂志中有许多东西可怕极了，简直可恶，您不觉得吗，首席检察官太太？"

我觉得，母亲似乎变了她的声调：

"是呀，是呀，真是没有多大兴致去看艺术展览会了。水晶宫过去是个多正派的艺术协会，可是最近，我告诉您，有些东西真无耻啊。就拿现代的建筑风格来说也是这样，还有时装式样！现在他们要仿做巴黎裙裤，去年那种下部窄小的裙子还不算顶糟的哩，我对这些时新的风尚可不能产生好感。也许我们年纪实在大了，赶不上了。这世界我再也搞不明白了，慕尼黑这座艺术城

市眼看就要衰落下去。我丈夫跟我现在只要有瓦格纳①的音乐听就行了。这个我尽可以介绍给您，日常种种烦恼令人意志消沉，听听这种音乐能够使人超凡脱俗……还有我总喜欢回忆奥勃阿梅高的耶稣受难剧。那是三年多前的事了。看了以后，又使人振奋起来，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中间，餐桌旁边正在谈论重新发扬"伟大的古代精神"。大家叙述了青年时代的往事，谈起朋友和熟人的遭遇——父亲不时叹息，插进一句"过去的时代多好"——以后，各人的声音就混在一起，再也分辨不清了。

可以听到他们在说：是时候了，已经迫在眉睫了，再也拖延不得了。接着有人喊叫道："唉，我们最好别再回忆往事啦！"——"我说呀，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觉醒更加迫切的了！"——"我们已经失掉对上帝的信仰了！"交谈中，父亲的声音最为响亮："我个人坚持这样的看法：只有战争才能把我们从这样没有教养、没有纪律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接着大家争着说道：

"那些世界改革者是我们的不幸！"

"你们别忘了犹太人，别忘了柯尼克斯堡的耻辱，那儿有个犹太人竟敢高呼皇帝万岁！"

在纷乱的声音中，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指着外公的照片：

"各位先生，他那个时代还算好呢！"

可是我记起了外婆的话，看见外公憎恶地转过身去。他抱着伟大、纯洁的志向，梦想过自由的人类，他那幻梦里的景象闪耀着光辉，显现在他宽广的额角上。

---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可以听见愤慨的牢骚："我们从前总也是青年人吧，可现在的青年人！"

"您说怎么样，要是我告诉您……"一个单独的声音隔着桌子问道，可是父亲截住了这句问话："在自己家里都保不住这条命了。每次你想坐在书桌旁边工作的时候，那无耻透顶、出卖祖国、煽动挑拨的歌声就会朝你耳朵里面吹进来……"

"我们太不坚决了！"

"要坚决，各位先生，要坚决！"

"必须坚决，才能使人敬服！"是有力的震颤的声音。

从餐桌那边的谈话听来，他们仿佛立即要作出一个可怕的决定似的。在听到许多"是呀，是呀"、"正是这样"、"情况会变得很糟"这些话以后，传来了父亲的声音：

"必须改变！我们需要一个坚强的人！"

父亲扯起胡子，皱起眉头，显出坚强的人的样子：

"我自信能对付得了这批家伙！"

"当心！"——我心里又在讥讽——"眼看他就会跟卡尔舅舅一样，要跟全世界宣战了，要把美洲并进德意志帝国里来了！"——

大家举起酒杯，默默无言地互相碰撞。

"现在你可以自己去玩了！"缝纫桌旁的母亲又提醒我。

我说了声"再见"，就走到我的房间里去。

开灯以前，我等了一会。我在黑暗中站着，我毫不惧怕地在黑暗里朝四面张望。在我心里，已经点上了灯……母亲和我是一条心的。母亲站在我这一边。

42

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邀我去参加狂欢节。今年我们扮作丑角。这样化装，我就可以对所有的人都直言无隐，我打算充分利用做丑角的自由。扮作了丑角，我就应该一年一度说说真情实话。

“哼！你们这些战争英雄！”我这真情的陈述者接待他们两个人，“你们今天的口号是什么？耶纳还是色当？你们根本不象就要上战场的样子，更不要说打胜仗了！”

“你大概以为，今天你什么都可以说啦？”富莱希拉克戴着面具咕哝道，“靠这个打掩护，一个大钱也不值；你也许读过了《海星》或者《柏林——巴格达》吧，里面描述未来的大战是怎样怎样的——了不起！”

弗埃克站在镜子前面，他把面具掀开一点，对着镜子说道：

“那时会有军用飞船，整队整队的飞船，而且一只飞船拖三只，每只能运一千名兵士……所以整军整军的人都可以空运了——妙极了，至于……？”

镜子里的弗埃克伸长了身子，想叫人忘掉他那双生得太短的矮腿。你们真该死——他似乎在打量自己——，你们真该死，我长得太短了！他戴着的尖顶高帽使他显得比原来的样子更加短小；他怎么也不能长高了，就是扮作丑角也是枉然。他一面照着镜子打量自己，一面仿佛在琢磨，怎样才能扮成一个巨人。小时候，他最爱踩高跷，人家叫他“自高自大”，他每次做梦，就梦见自己长高了不少……

克莉丝狄纳来叩门，站在门边。

“请各位少爷到客厅里去。”

“录事的家里也有客厅了，”弗埃克说笑道，“在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里都可以脱裤子，用不着什么客厅。”

富莱希拉克笑得咳个不停。

首席检察官穿上他那件漂亮的大衣，母亲殷勤地探问：年轻的先生们有没有胃口。这是第一次，我看见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她的声音带有一种讨好、卑屈的腔调，这是我从来没有从她口上听到过的。我替父母亲感到惭愧，我觉得他们百般巴结这两个人的举动很气人。

当这两个人一致决定，毕业以后就去报名当候补军官的时候，父亲听了说道：“这我很赞成！”

“可惜我的儿子老是没有下定决心，我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感化他……你要拿他们做榜样呀！”父亲朝我投来一瞥严厉、轻蔑的目光。

我这个扮作丑角的真情的陈述者本来是有机会说些真情实话的。我心里进行着剧烈的斗争，本来我可以说：“叫我拿这两个臭蛋做榜样吗？我想都没有想到。”可是大胆的真情的陈述者却默不作声。可是另一个我，那个俯首听命者，马上就乘机而入，找到一个借口：我可以把这句实话收起来，留待以后再说。

弗埃克踮起脚来，一边顾盼着父亲和我，一边说道：

“主席先生！您的儿子，我认识他，他是道道地地、十十足足的正人君子。在他身上您准会找到乐趣。有一天，您一定还会为他而感到骄傲……”

父亲受到恭维，把手搁在我的肩头。

“好说，好说……唔，但愿如此！只望他肯……”

我也感谢弗埃克，因为他在父亲面前把我捧得这么高……

父亲对这两个人似乎感到万分称心满意。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的爸妈有着我父母仍然没有取得的社会地位。父亲出身农民，要想改变这种身份，他自己的力量仍然是不够的。母亲来自省区小城，不能算作道地的贵妇名媛，只能扮演一个寒伧的社交角色。我记得，每个元旦早晨，父亲都要满怀希望地打开报纸，看看有没有得到勋章。他反复地从头到尾细读勋章获得者的名单，甚至在"意外事件"栏中也要寻找，看看颁发勋章的补充名单是否误刊到那里去了。过了好多年，父亲才从检察官被提升为首席检察官。他升得很慢，是按照年资逐级擢升的，可是其他出身世家望族、社会关系较好的法官，却能超越年资的等级，或者由于受托审理重大案件，因而优先提升。谁知道，说不定弗埃克太太门路很多，已经得到眼前这次晋级的消息；所以弗埃克叫他"院长先生"的时候，在父亲听来这就是预示他的前途。

乘这机会，我向父母亲恳求得到许多东西。

深深的皱纹刻在父亲的前额上。他时常指着额角，意思是说："你瞧，这全是你给画上去的，"这时我就猜想：这些皱纹并不是我刻上去的，我的"不肖"只是父亲的一种借口，这样他就可以掩饰生活中最为痛心的失望。我曾经偷偷地听到父亲在起居室里踱来踱去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在厕所里的时候，常常自言自语，他往往待在厕所里的时间太久了，叫我们大家都等得不耐烦。"凭什么我要吃这个亏呢？"他独个儿咕哝着。"你就是卖尽了力气，也是白费……我们这样的人拼死干都不顶事……我们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发迹……我算取得了成就，可也不过是条看家狗，是个比较可靠的管家人而已……下流！卑鄙！……没有，

没有公道……"父亲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总是粗声粗气的，我们在霍亨希方高碰到的那个伐木工人，他说话也是这副腔调。在这些独白里，甚至还有父亲的咒骂，这种诅咒仿佛来自遥远的时代，非常古怪……以后父亲又埋头工作，写字台上叠着一大堆案卷。"我这个人，"他开导我，"是按照案卷来办事的。就是你不肯听你爸爸的话，可也得趁早记住：我只相信案卷里面的记录。有些人纵谈一切，说得那么通情达理，我倒要问问他们：'你们审查过案卷没有？'只有审查过案卷的人才能判断一个案件。"父亲有一次告诉我，有一个罪犯，被判处多年的暗室监禁，幸亏他恰巧带着一打扣针，年复一年，他在牢房的地上撒下这打扣针，又费劲地把它们捡起来，就靠这样他救了自己，没有发疯。父亲正象这个被判处徒刑的罪犯。对啊，他好象借这个故事来影射自己的工作。年复一年，下午五点正，庭丁送来一叠案卷。父亲解开这束案卷，埋头翻阅，直到深夜。清早，他去上班以前，寻出一件件案卷，整理起来，再把这叠捆好的案卷放在写字台左边。然后他朝厨房里面——年复一年他都这样——喊道："克莉丝狄纳，庭丁来拿案卷的时候，就说放在写字台左边。"要是父亲通知说："这叠案卷今天我自己带去，"这就有点不平常了——这时母亲就从卧室里特地跑出来。她每次总是这样问他："这些案卷不是太重了吗？……你这人我真摸不透，你干吗要叫这些东西给拖得累死人呢！"于是父亲每次都吻母亲一下，到了门口又回身喊道："就这样，庭丁来的时候，就说这叠案卷今天我自己带走了。"年复一年，他忙于案卷的工作，可是不时又突然冒起火来，拉开通向阳台的房门，好象朝外面大叫："这一切毫无意义！"接着他又连忙回来，埋头于案卷的工作，免得发疯……他已经使母亲成为他失望中的伴侣，可是他在母亲面前当然不会承认他

有什么失意的地方。他想成为一个高人一等的杰出人物，为了这个，他以前忍饥挨饿，孜孜用功，可是结果只不过成为普通、中庸、平凡的人：一些规定的办公时数，每周两三小时的审理，就是这样一种刻板的生活。他把母亲也逼进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里去，要她把生命消耗在家务当中，可是她受了外婆的鼓励，做姑娘的时候就梦想着要从事一种独立的职业。在这上面，母亲是反对他的，尽管这种"反对"并未损害家庭的和睦。为了在"反对"的环境里逗留短暂的一刻，她去参观艺术展览会，出席音乐会，她穿着一件新式的服装，因为这种式样表示一种并不危险的"反对"，她欢迎妇女射箭体育俱乐部的成立，而且当骑兵上尉克罗西克被一个士兵开枪打死的时候，她准备为那个士兵辩护，控诉被打死的人，同样在那个家庭教师，谋杀儿童者第波尔德的案件上，她也要把这种罪行归因于"时下的社会状况"。她有时也敢表示对皇帝的演讲"不大感兴趣"，譬如当父亲狂妄地说出"你们应该象匈奴人一样所向披靡，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这些话的时候，她就这样说过。可是只要父亲驳斥道："你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母亲就把下半截话打住。

父母亲在我身上发泄闷气，这是家常便饭。每当母亲情绪恶劣，对我多方挑剔，说"你今天怎么搞的！你见了什么鬼！真叫人受不了！你讨厌透了！"的时候——或者在父亲改正我作业里的错误气得发疯似的时候，我马上就明白，其实这根本不是在说我——而且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指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某种与此无关、毫无关系的，重要得多的事情就这样得到了解决。有时，在父母亲中间也会发生争吵。争吵总是突如其来、蓦然爆发的，有如晴天霹雳。芝麻绿豆一样的起因可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父母亲起初出于某种冷淡的态度或者偶然的差错互相埋怨，发生

龃龉。他们列举过去的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时还在提供表面的证明论据，申述虚伪的说服意图。这个阶段的争辩进行得愈冷静，那么下面那个阶段的吵闹就爆发得愈激烈。第二阶段的争吵跟起因，或者跟相互关系上的某种错误再也没有丝毫关系了：各人都把自己的生活没有价值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两方都不想提供论据，说服对方了：父母亲都用话语来互相格斗、扼杀、谋害。脸部的表情和双手的动作伴随着这种谋害行为。哗啦哗啦的一片埋怨声："是你，使我对生活绝望了"——"你把我整个生活都毁了"——"唉，我要不听你的话就好了！"——然后他们往往互相把嘴巴掩住："别说啦！别说啦！"一直到争吵的第三阶段，父母亲精疲力尽地彼此放开，他们无言地互相握手，仿佛他们这种沉默表示一种相互的深刻的了解："这根本不能怪我们。这跟我们毫无关系。"

当父亲叫人请我们到客厅里去的时候，我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父亲整了整领巾，开始演说了：

"……甚至于埃及、亚述、巴比伦的影响都强加在我们身上。这不是一种讽刺吗？在莱比锡竟然建立了一个佛教会……这情形仿佛是：强迫一个应该绞死的人亲手修建一个绞架。德意志灵魂支离破碎到何种程度了！而且如果你朝书店里的橱窗里看一眼……柏林莱茵哥尔德酒馆的内部装璜就花了两百五十万……大家都似乎以为生活超出自己的家道，这才对得起他们的地位……低级歌舞场，生育减退……可怜的德国！……莫尔特凯—哈登案件不是成了那些贱民的众矢之的吗！……那家无耻的报纸，《西木卜里其西木斯》每个星期捣些什么鬼！……'渴望

和平是德国民众的毒药'，封·伯恩哈第将军在那本杰作里说得好，'战争会创造奇迹！'目空一切、野心勃勃的一代兴起来了，他们已把所有过去的先驱者放在脑后了……我一直相信，德国的青年负有重振德国的使命……难道我们愿意作为一代庸人懦夫而终老吗？……一个蒂尔皮茨①，一个海赛勒②，我们必须依靠这样的伟人！我总是这样说的……"

父亲这篇意外的演说，似乎使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觉得受到尊敬。他们毕恭毕敬地站着，在演说结束时，利落地鞠了一个躬。我感到抑郁不快。我那种丑角的自由再也没有多大用处了。真情的陈述者对父亲的演说默不作声。现在父亲常在家里发表这种演说，因为人们不许他在国会里或者内阁会议上演讲，所以他就靠这样来过瘾。

克莉丝狄纳跟在我们后面追到过道上，说："各位少爷真的没有胃口吗？"我就斥责她："你疯了吗？是不是？你这人我真摸不透！"她急急地小步跑向前去，免得少爷们费力气亲自去开门。她站在打开了的门边，感激地领受弗埃克的佯笑。

父亲和母亲陪我们到梯口。弗埃克用他的孔雀毛撩拨母亲，使她发痒，母亲红起脸孔，吃吃地笑着。这个狂欢节的玩笑使父亲感到快乐，他微笑着扯扯他的领带，塞给我一个币值较大的硬币："那你们痛痛快快地去玩吧，可别闹得太凶！"在分手时他说："我真开心。"

"你那两个老的真知趣。在他们身上，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

① 蒂尔皮茨(1849—1930)：德国海军部长。

② 海赛勒(1886—1919)：德国大元帅。

么。你那个老家伙听到'院长先生'，好比鱼儿见到香饵一样。你可以把他们绕在指头上玩儿。客厅里画架上的画像是谁啊？你妈妈的？啊，她也是曾经风流一时。看画像她还很象参加盛装舞会的名花……还有，你爸爸常常发表这种演说吗？"

真情的陈述者又默然无语。

"走吧！走吧！"我避开弗埃克的话，回答道。"我的爸爸也是这样，"富莱希拉克咕咚咕咚地跟在我们后面从楼梯上下来，"自从皇帝发表那么多的演说以来，我们家里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次演讲，就差没有拿'我的部队'这句话来开头。"

"要是我换成你们，我就坚决不答应！"弗埃克夸口说，"可是，"他打我一下，"你说怎么样？我不是个好伙伴吗？我不是在你那个老家伙面前帮你说话吗！喏，你瞧！我只知道一件事：友谊。背弃朋友，或者甚至出卖朋友，这是最恶劣的。"

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把我夹在中间，他们两个人勾住我的胳膊。我挣脱不开。仿佛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的俘虏在押解似的。我在寻找一个借口——"我得去小便一下"——，可是这两个人耐心地在外面等候，我回来时，马上又把我架住，我不能挣脱开来了，我看着没希望了，于是装起厚颜无耻、兴高采烈的样子。想起小犹太告诉我的秘密，我微笑了，我心想："你们要是知道，把谁夹在你们中间，那才好玩哩。"我蔑视地斜着眼打量他们："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你们！"

我们在玛克西米伦街闲逛，空中飘满五彩碎纸的纸屑。玛克西米伦咖啡馆已经由于客满而关门了。窗口和阳台上面都挤满了人，他们在等候盛大的化装游行。到处飘荡着笑声，四周的人们在拥抱，发出尖叫的声音，儿童玩具嘎啦嘎啦地响。街道上面满布纸条，好象张着一面彩色的网。

弗埃克建议道："今天我们去找个泼辣的女人吧，"他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个地址：丽娜·费尔特纳，五月街21/III。"纯种女人！"他咂舌作声。"唉，别拿妓女来烦我啦。你独个儿去玩吧，"我觉得这很丢人，就这样说。"我讨厌说泄气话的人！"弗埃克带着鼻音命令道。"我们到电影院去看阿丝塔·尼尔森去！"我毫无恶意地建议道。可是弗埃克全身一震："别给我提杜赛尔啦，无法挽回的事情算了吧，她不能帮我忙了。可惜卡斯特门旁边香烟店里的母猪也完蛋了。"

"瞧着吧！你这机灵的小鬼！还在后头呢，你！"我在心里叫喊，可是同时真情的陈述者在心中问道："你到底干吗要化装呢？……明摆着，你不懂得利用丑角的自由嘛。一切你都不声不响地忍受下来……"在我心里开始了一场关于弗埃克的闲谈。他是个好伙伴，这点无须承认。他表面上装腔作势，因为他内心里有着无限的隐痛……总得体谅他才是……每一个人这样下去都是可惜的。

我们走在街道的中央，跌跌撞撞的，活象醉汉，他们两个人觉得向迎面过来的路人撞去很有兴趣。我们排成行列，勾着胳膊，占住整个街面。我被这两个人一会儿推过来，一会儿推过去，象只皮球似的。

看到一队腓特烈时代的步兵，弗埃克又说："必须爆发一场道道地地的战争，这样子可无聊透顶了！"我忽然记起来，我曾经对哈亭格尔说过同样的话，可是现在我却象哈亭格尔一样回答道：

"你们再象过去一样搞下去，结果一定会很糟的！你们这些痴奴人！"

这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越糟越好!"

弗埃克又说,"说起匈奴人:干吗不好做匈奴人! 皇帝自己也说过:'你们应该象匈奴人一样所向披靡!'"

随你怎样说吧,我对这话不表示意见,我在心里把谈话停止了。

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谁有能力,拯救自己吧……应当把哈亭格尔和小犹太团结起来,然后:我们就是三个了。

我被这两个人牢牢地架住,被迫跟他们一起走路,这叫我感到讨厌。忽然弗埃克紧紧地靠过来:"没有战争,我们会成为什么呢?想一想。照今天的情况看来,你升到上尉可能已经四十岁了,在一个小小的驻防地,做些刻板的工作,哼,谢谢。做人到底是要享福的。"

于是他们两个互相称颂将被完成的丰功伟绩。

弗埃克想到炮兵部队里去,兴致勃勃地描述炮击的情景,他指着一所房屋,解释一颗延缓爆炸的榴弹怎样穿过屋顶、阁楼和整整四层楼房,直到地下室方才炸开,而且从那里把整座房子向上面掀开来。富莱希拉克对袭击很感兴趣。他放开我的胳膊,在想象中,他拿着枪矛,风驰电掣似的朝退却的步兵刺去了,他往下一戳:"本领就在不会折断矛尖,完好无损地又把它从身体里拔出来。"弗埃克现在也需要他那只手,他要把榴弹命中的情景再次清清楚楚地表演给我们看。他那些命中的炮弹把全城变成废墟。屋顶上窜动着熊熊的火焰。人们在疯狂的绝望中,朝大街冲下来。弗埃克指挥的榴弹炮中队现在向国立图书馆开火了。——"凑凑热闹,放把火,你知道,就可以烧得不亦乐乎,我告诉你。"我反对道:"你这不把全城都轰坍了吗!"弗埃克回答说:"你估计,从这儿到施凡宾医院有多远?"

接着这两个人互相用头衔来称呼："候补军官先生！见习士官先生！少尉先生！"很快就升到阁下，陆军司令，他们的声音和姿势每次都是维妙维肖，仿佛全部的军阶在他们心里都已有了个谱似的。

"象你这样的人！"真情的陈述者对自己道出了真情。"想想自己吧！回忆回忆你自己的玩儿吧！"

我落在后面一些，没有被这两个人觉察到，他们还在兴奋地进行他们的战争。我又一次听到弗埃克尖厉的声音："你们应该象匈奴人一样所向披靡。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

从王府一直上去到玛克西米伦广场，人群熙来攘往，我往前挤去。军号悠扬。化装游行的前头队伍骑着马从王府拐过来了。我避进一条无人的横巷，沿着巷子朝一个僻静的广场走去。我站在卡斯特门旁边。香烟店关着。在店门上挂着一块牌子：

"办理丧事，本店出让。详情请向……"

店门玎玲一声。"您要什么？"我点起一支香烟，独自喷着烟雾。烟雾消失在一张脸孔上，一张很久以前见到过的脸孔上。"我叫芳妮。"我又在卡斯特门旁边等候。卷帘式百合窗咕噜噜地响。我又坐在啤酒店里，靠着窗子，朝街上望出去。我们在菜单后面交头接耳。我尝着越桔的味道。我又跟她登上陡峭、曲折的楼梯，她在前面替我照路。我和她手牵手坐在床沿上。然后，眼前现出闪闪烁烁的圆圈。八音盒响了……白雪公主。——

一个丑角站在卡斯特门旁边。他的脸孔涂得象石灰一样

白，眼睛周围画着墨黑的圈圈。他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是因为他凭这副化装说了真话，而是因为他一个劲儿地独自在啐唾沫。

象呕吐似的，他啐得多厉害啊。

他把什么吐出来了，他朝哪儿吐？

他朝哈亭格尔吐过，这件事现在他必须吐掉。哈亭格尔曾经在对他的额角吐过唾沫。这件事他也必须吐掉。

他朝自己前面啐唾沫吗？

“该死的匈奴流氓！”

想到这里，他就朝自己吐去。

就这样啐了好几天的唾沫。我没有办法，我非吐不可。

43

我用手在上面探摸那道窄缝，想知道那封信有没有真的落进箱子里去。漆成蓝色的决定命运的箱子上那个窄小的咽喉已经把它吞下去了。有一天，邮差会把我的判决交给我。但是我又聊以自慰地想，这封信可能遗失。

我等着，直到信箱掏空为止。邮务助理员跨下脚踏车，把一只口袋推到信箱下面，打开箱底，响起了一阵重滞的沙沙声、扑通声，接着邮务助理员摆动口袋，顺势背到肩上，我那信跟许多其他伙伴一起骑着脚踏车走了，我目送它离去。我从远处陪着我那封信到邮局里，到加上封漆的邮袋里，到行李车里。这封信经过了无数双手，也经过了我的手。这封信到生活里去了，到一

种平凡而忙碌的生活里去了，我的手只在写信的时候动过，我的信推动了千万双手，为了把我的字迹送到特定的地址，必须开动庞大的机器。写信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察到它的经历是这样的。要是知道这种经历，我以后在写信时还会不去另外找些更好的话语吗？不是所有参加制造和运送这样一封信的人们，都有一种阅读和检查的权利吗？——看看是否值得花这么多力气把它辗转递送下去。这封信也必须为他们而写，好象他们自己也一道在写一样……

现在我很想把这封信截回来，我害怕，它可能闯祸。我算了一下，可能要在一个星期后才会收到回信。这封信要作一次从慕尼黑到汉堡-布朗肯内塞的长途旅行。

我把我的几首诗寄给了理查·戴默尔，我觉得这是泼天大胆的举动。关于这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小犹太。

这个星期将完的时候，邮差在楼梯上把这封我所盼望的来信交给我。信封是蓝色的，在其他白色的邮件中间闪闪发光。信封背面有一个围着圈圈的"戴"字。

我在下面大门口第一次看这封信，信里只有寥寥几个字，虽然我早就能背出来了，但是我还是把它捧在手里，以便在街上一路都可以读它。信里写着：

"我亲爱的小伙子！我正在到慕尼黑来的旅途中。二十一日下午五时我在考尔巴赫街国际公寓等您。祝好！

理查·戴默尔"

这寥寥的几个字完全能使我沉醉于过分的希望里面：担负诗人的使命。我已经看见自己排在不朽的伟人行列里了。在海

斯街五号的房子上钉了一块牌子——“这里诞生了……”，虽然我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位著名的诗人对我的诗只字未提。我以为这是临行时太匆促的缘故。“我亲爱的小伙子”这个不平常的称呼我也只能解释为有利的现象。可是命运给我的简短的复信，仍然象哑谜一样令人大惑不解。

这封信被读了许多次，已经揉皱了，弄脏了，我把它揣在胸前的口袋里，它在那里激动我，使我对着所有的人微笑：你们要是知道我带着什么，就会感到惊奇了！保护这个珍贵的宝贝，给人添了不少的麻烦。弗埃克可能探到我的胸前口袋里，把这封信扯出来，而且父亲——说不定他已经知道了这封信——可能会问我要这封信。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件事，我可以放心拿下这只那么惹人注意地保护着它的手，母亲也没有猜疑，她问道：“你把这只手掩在胸口干吗呀？你胸口痛吧？”

我们的会面时间刚好是一个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没有功课，我惴惴不安地在街上荡来荡去，随着人群挤进奥勃波林格百货店，乘电梯到了最高一层，乐器部就在那里。

在许多试放的留声机唱片的喧扰中，我似乎听到了“时代的声音”它朝我呼唤，它把写作二十世纪地狱篇的任务交给我，哈亭格尔替我带路，我得意忘形地在四处游逛，巡视各层地狱。哈亭格尔已经成为我的好伙伴，他给我这个地狱巡礼者指点道路。有许多条歧路通到这里来，在进口上面写着——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看见：“进来的人们，你们放弃一切希望吧。”在这些路上行走的是：小撒谎者、无能者和恶棍，傻瓜和游泳纪录创造者，全由“卑鄙学校”里干练的俯首听命者保护着，使这些人不致迷失他们这条生活道路——使他们仍象往常一样自大、愚蠢、好吃、懒做。他们浑身上下都涂上污垢，扑进水里：扑通一声，

污垢脱了开来，他们在这里面，找到了他们的乐趣。他们画起可怕的鬼脸，这些人污秽不堪，发出无以复加的恶臭，可是每当他们从水里重新冒出来的时候，就变得象天使一样洁净。可是另外一种污垢却在他们身上堆积起来了，虽然有些肮脏不堪的人起初还这样在想："这有什么关系，下次我把它擦掉，"可是几年下来，这层污垢就不大容易洗掉了。不行了，他们变成道地的肮脏鬼了。相反地，根据他们的解释，污垢并不是污垢，而有些人厚颜无耻地称为污垢的东西，却正合着成人的心意，也属于人类的特性。逐渐地，他们就变得这样不通人性了……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图画——就大小而论，正象描绘色当战役的那一幅画——：上面画着令人恐怖的形象，外貌好象人类，举动又象两腿的怪物，奸诈、淫荡、凶残无比。俯首听命的生活带来了这些性格。地狱巡礼者唱着憎恨资本主义的歌曲，在好伙伴的旁边走着。好伙伴提醒他注意"刽子手"、"叛徒"、"军事演习者"、"冒充的欢乐画家"这些人影，里面也有一个"好宝宝"，可是正如好伙伴所指示的那样，"幸福的追求者"、"秘密的读者"、"沉思的写信者"、"预审官面前的年轻人"和"乐队指挥"不应该到这里来了，他们都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可以通到"坚定不移的生活"里去。好啦，我们到过地狱了，建立地狱是为了用极其可怕的方式替过去的恶行赎罪，譬如这层地狱里的怪物就有着这样的任务：回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善行。这种焦思苦想使得他们遭到非常可怕的痛苦。为了找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善行，以便把他们从地狱生涯中解脱出来，他们在周身乱搔乱挖，他们缩成一团，连五脏六腑都撕开来了！每当他们经过几天几夜的搜寻，以为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件善行的时候，他们就啾啾地叫着，汪汪地吠着，嗯嗯地哼着，喔喔地啼着！有一个人在嘶鸣，

"我找到了！在这儿！我找到了！"其他的人就激动、混杂地乱啐唾沫，要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了一件善行。然而结果总是这样：这件所谓善行却揭露出另外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特别是如果加以比较详细地考察，就会知道这种所谓善事却是为人所不齿的诡计骗局。这些怪物就这样永世受着追寻并不存在的一件善事的刑罚，无休无止、万分可怕地撕裂着自己……地狱巡礼者一直得意忘形地在走着，这时突然变成了那些讨厌的家伙，甚至定睛熟视这幅地狱图画以后，他发现，在所有这些污垢的产物里面，都展示着他自己的嘴脸，他那得意忘形的步态变得踉跄了，他避开自己凶恶的丑相，连忙逃向出口。

在约定时间前一个钟头，小伙子从路德维希街向左拐过来，到了考尔巴赫街的上段。理查·戴默尔在那里投宿的国际公寓大约在这条街中段。我在考尔巴赫街上踱来踱去，从路德维希街口一直走到英国公园，然后回头再走，一次靠左边，一次靠右边，经过国际公寓的时候，我总把脚步放快一些。也许诗人站在窗口帷幔后面，用他那双窥透我内心的大眼睛侦伺这个小伙子。

在考尔巴赫街缓缓地弯进英国公园的地方，开着一爿艾尔维拉照相馆，一楼一底的小屋子，油漆绿得惹眼，画着一条简直要腾空飞去的淡紫色巨龙。这个我从前时常观赏的怪物，在这一刹那却给我一种压抑的感觉，我看着这个怪物，认真地考虑我究竟要不要放胆去拜访他。

好几天前，我已写了"青年给理查·戴默尔的问候"，而且背了出来，还对着镜子练得很熟，可是在这会儿我又忘掉了。

这时，从台阿蒂纳教堂和路德维希教堂几乎同时传来敲响五点钟的钟声。

一种木然的感觉攫住了我，一股断续冲撞、无法抗拒的力

量，把我推进过道，抬上楼梯，要我揿按门铃，跟住那个开门的女佣沿着曲折的回廊走去。一转眼我就站在一个人前面了，象失去知觉一样，那张朝我低垂下来的脸孔上，颤动着深深的皱纹。在震颤的皱纹中，只有那对沉静的眼睛一动不动。诗人握住我的手，要我坐下来。

小伙子闯进房间和被诗人接待的方式都很随便，因此他觉得再要转达"青年的问候"是很不合适的了。桌子上面放着我的诗，我感到惊奇，诗人在他的长途旅行中，竟然把它也带在身边。

我慢慢地清醒过来。

我在屋子里朝四面看看，只在衣柜旁边发现一只唯一的手提箱，我觉得，这加深了这个事实的意义：我的诗居然也在他少数的几件行李中间。我很想看看，我的诗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样子，在诗人的眼下有没有什么变动。这些诗都已面目全非，我可以毫无成见地看着它们，因为它们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觉得那些诗看起来非常奇特，很难理解，如果有人要我解释我的诗，那就马上会使我发窘。

理查·戴默尔问我这些诗是怎样写成的，我说：我发现一些词句，这些词句能使我对在家庭里和学校中必须忍受的东西变得毫无感觉，我把它们排在一起，独自说了出来。后来，我才开始写些奇怪的语句，一行行的诗句使我变得无所畏惧了，而且我看，甚至使我变得不可制胜了。它们——这些创造奇迹的符号具有治疗的功效，我想知道，这些话语对其他的人能不能也起类似的作用。

理查·戴默尔这时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不时发出咳呛的声响，他走近窗口，转过身子，远远地离开我站着，然后又朝我走来，缓慢地、稳重地，仿佛他跟随着某种悲哀亦步亦趋似的。

可是我马上就不耐烦了，因为不象我所期望的那样，他把正经的事情完全搁起不做，为了掩饰我的失望，我开始在心里议论诗人那种使我厌烦的举动：

“好啦，开口吧！踱来踱去的，现在已经够了！你拿这个可吓唬不倒我。”

“我必须劝戒您！”诗人停住他的步子，站在我的前面，“即使我知道，您不会听从我的告诫……首先请您细细观察一下，您的才能碰上了什么时代……”

他每说一句话，我内心就产生一个无法抑制的嘲讽的念头。他在讲，我心里也在说：“您就说下去吧，告诫先生……好哇，我们细细观察一下，我的才能碰上了什么时代吧……多谢。真高兴。这位先生要泄我的气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懂艺术、可以说是仇视文学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这种遭遇，并没有由于艺术家们的抨击而有所改变。在作这些努力的时候，可以看到痉挛和过度紧张的样子，这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碰上的时代里，只有令人昏眩、异常巧妙、使人迷乱的弥天大谎和残缺不全的真理，只有一半或者四分之一才是真正的真理……”

“注意！小心！”我在心里吃吃暗笑，“我们现在要听长篇的说教了。”

“并不是说没有人分析我们这种悲惨的状况，可是那种分析无法深入进去，还没有接触到正在我们内心酝酿的玄妙奥秘的东西……古代文学艺术和中古建筑风格的主导思想，支配了和融合了——”——“妙呀，告诫先生！”小伙子讥讽地在心里喝采，“这话您在哪儿抄来的？您说的是可以付印的句子呀，”——“全部的生活，直到衣服的剪裁式样为止，可是我们这儿的一切都给

卷进永无休止、残酷可怖的战争中去了，在这种战争里，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了，可是没有一个胜利者，也没有胜利者的法令。”“现在结束吧！”小伙子咕噜着，可是告诫先生似乎没有听到他在啰嗦。“我们的科学知识跟我们的宗教需要、我们的社会情感跟我们的国家秩序、我们对于艺术的渴望跟我们残酷的求存斗争都完全格格不入。”

我在变化名词。“脚”①阳性单数第一格，“脚”阳性单数第二格，“富斯”阴性第一格，“富斯”阴性第二格。我必须努力回想外婆临死的情景，才不会冒出火来。“野蔷薇果，氰化钾！②”我忍不住要爆发出狂笑来了。

诗人又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了，他从我的头顶望过去在说着话。我觉得，好象在屋角里参加一次演说练习一样，可能诗人是时常进行这种练习的。

“可是从这种认识直到某种转变还很遥远。带动我们前进、把我们跟我们自己和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在哪儿呢？……我们生活在熟人的圈子中间。在一个好象被符咒限定似的小圈子里，演变着我们的生活。所有扩大与突破这个圈子的企图都是白费的，因为结果总是留在一个新的、同样受到限制的圈子里，我们刚一进去，它就又合拢来，把我们跟外界生活隔开……”

他的用意何在呢？我开始猜测了，可是这时诗人在地毯上打了个趔趄，我又得在喉头忍住一阵窃笑……

---

① 上文“完全格格不入”在原文中的最后一个词是“Fuß”，汉斯·卡斯特尔觉得理查·戴默尔的谈话很可笑，就口重复这最后一个词，并且加以变化，借此转移注意力。“Fuß”的意思是“脚”，是阳性名词，除拼法外，发音也和芳妮的姓氏一样（都如“富斯”），因此他在变化“脚”这个词时，联想到她：芳妮是女人，所以用姓氏称呼她时，应把姓氏看作阴性名词。

② 这两个词和上下文毫无关系，只是信口说出，借以自制而已。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可是我也知道，按照某些世界改革者和救世导师们所开的那些幼稚的方子，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谁的眼光能够这样远远地越出他的时代，比较清楚地预料到未来的情况？……"

"您演说的时间已经完了，告诫先生……结束吧！"我心里在嘘叫，同时由于自己的举动而吃了一惊，这种举动这样粗暴放肆，我简直无法解释。

"我们浑浑噩噩地向着什么样的命运走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么不体面啊！评论和趣味的倾向多么堕落啊！我们遭到多么可怕的毁灭啊！我亲爱的小伙子！为了争取和固守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需要您具有多大的超人力量啊！"

"嗨嗨，"我轻声地发笑，可是我立即斥责这种态度。我对自己说："放规矩点！"于是忍住不笑了。我责备我刚才那种痴呆的野孩子的举动，我恐吓自己，要把自己陈列在"凶恶的丑相"画廊里面，放在"懦弱者"和"胆小鬼"的旁边。

"您愈能认真地、成功地发挥您的才能，那些无能和中庸之辈就愈会想方设法，用各种妒忌的心理、报复的渴望、卑鄙的行为交织而成的不能撕裂的罗网陷害您……您免不了受到屈辱，饥饿一定会追逐您，一直到您逃到服务窗口的后面去当小职员为止……这还算是仁慈宽大的命运呢……尼采①、威宁格②：发疯或者自杀……难道我不应该告诫您，叫您避开德国人给予他们的劝导者和宣告者的命运吗?!……"

我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要是我也象诗人一样踱来踱去，我大概会找到更好的回答：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帝国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

② 威宁格(1880—1903)：奥地利哲学家，作家，曾论述关于两性的哲学。

"可是我想试试看，戴默尔先生……"——同时我心里诅咒着这次不幸的访问，发誓再也不跟这样一个可怕地踱来踱去的诗人约会了。

"这么说，我告诫您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了。所有的先例都不顶事了。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诗人脸部的特征和父亲的混合起来。我想把他们两个分开，可是他们和睦地融合在一道。这情景就跟杜赫曼法律顾问和父亲融为一体一样，那时他们在幸福的园亭里，交头接耳，两个人"是呀，是呀"地直点头，意见完全一致，把使女克莱欣给永远辞退了。

我怀疑起来，说不定这位伟大的诗人跟父亲已经串通好，想叫我不要做诗。

父亲在幕后操纵，我密切地注意着，同时狡猾地回答道：

"我以后学法律，附带搞诗。"

我一定会把您从高雅的山峰上推下来。当心！石头滚下来了！

"我搞诗，"我强调说，换成父亲，他大概就是这样说的。

"这话就中听了，这样说就理智了，而且非常理智。有空，您再写诗，此外必须有个固定的、相当的职业，这样就不会出乱子了……"

"庸俗的人！"小伙子接着偷偷回答道，现在他可以无拘无束地站起来告辞了。

"我感谢您，戴默尔先生，我会记住您说过的一切……""除非事情过了以后才听你的，"他已下定决心，他要用诗人"坚持你自己的主张！坚持你自己的主张！"这句话来保证实现他这个秘密的决定。

诗人把我的诗交还给我，陪我到走廊上，他意味深长地把手

放在我的肩头：

“您可不能受骗，要拿定主意呀，”说完这句话，他放我走了。

“做官的前途，得到保障的职位，享有养老的权利，哼，再见！”我“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劝告。

“你当心！等着瞧吧！”我在街上大发脾气，横冲直撞，直到后来我在一个偏远的城区里迷了路。“我决不会让你给吓倒的！”我把那封一直带在身边的信撕得粉碎，把许多蓝色的纸屑撒在大街上。“亏你说得出口！你在布朗肯内塞不是有花园洋房吗！你那副怕人的鬼相可吓唬不了我！瞧着吧，我们就要算帐了……”我独自在咒骂着，我在那些陌生的街道上乱跑，直到后来愤怒和沮丧的心情方才平静下去。反复地问了几个人以后，我在辛格林公墓附近又把路认出来了，这时教堂上的那幅大油画吸住了我的目光，上面画着柯赫尔的铁匠在一七〇五年血腥的圣诞节奋战的情景。

雪花在飘舞，柯赫尔的铁匠巍然屹立在辛林格公墓的十字架中间，拿着有刺的棒槌抵抗匈牙利步兵和哥罗西人，他们骑着马在坟堆上面驰骋。铁匠头部的四周架着一大堆寒光闪闪的弯剑。暗夜里，只有积雪在发光，血迹斑斑的积雪从四面映照着柯赫尔铁匠的身影，他的双脚牢牢地踩在尸体中间，叉开两腿站在那里。他那七个战死的儿子躺在他的四周。

这幅图画放射出一股力量，它使我停住不动，使我在疯狂地横冲直撞的时候冷静下来……为什么他不把一个模范——一个可以作为榜样的英雄指给我看呢？为什么他不把象在这里的图画指给我看呢？

伟大的事业是存在的。

你们真该死，你们这些俯首听命者！

坚定不移的精神一定会胜利！……

难道老家伙们以为他们的使命只是告诫别人不要去干伟大的事业吗？

44

当我从海斯街拐进路易街的时候，我老远就看见哈亭格尔在路易邮局旁边等候。我们没有商讨那件事，就朝路易学校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到学校去的老路上走着。我们偶尔在一爿店铺前面停下来，象以前那样，在橱窗玻璃里照看自己。我挺着身子，努力显示出我已经长大了，免得看起来象“刽子手”。哈亭格尔也装出这个姿势，想用他的长裤叫人家忘掉“瘦鬼”的样子，仿佛玻璃上拍下了一张新的照片，牢牢地印在那里一样。哈亭格尔并不自高自大，不会摆出教训别人的面孔，他对人一点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只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好象两个人都怕接触到某种重要的问题。哈亭格尔省下了够买一辆脚踏车的钱。“也许，”他说，“我们可以一道去旅行一次。”——“复活节怎么样？”我建议，“如果我的朋友勒文斯坦因也来，你不会反对吧。”——“你们有兴致到波登湖去吗？我们乘火车一直可以到林陶。”——“那就这样决定了！”——“决定了！”于是我们互相握手。我们停了一会，惊奇地发现，我们原来站在路易学校的门口。这是星期三下午，学校里静悄悄的，那个老校役拿着一个大墨水瓶，一瘸一拐地踱上楼去。于是哈亭格尔搀起我的胳膊，我们又沿着到学校去的老路走回来。我和哈亭格尔一起踱过他蒙难的

地点，我，摧残他童年的最最凶恶的罪人。也许他早就宽恕我了，现在他既然跟我一道走着到学校去的老路，这说明他再一次宽恕了我。我深深地感觉到，往事在他内心复苏了。当我们走进布赫纳园艺场的时候，他放开我的胳膊；我不能带你渡过这道关口，你得独个儿走了。他用目光朝我一扫，于是往前看去，好象要把使他苦恼的景象在远处消融掉似的。"好啦，其他方面怎么样？"他问道，这时我们已经到了路易邮局，哈亭格尔的母亲在对街从一升食品商店里走出来。"我本来想写信给你的，"我把手伸给他。"我也这样想，"他微笑道……

我请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参加已经计划好的复活节旅行，我向他们建议，骑脚踏车远足到奥勃斯特村。他们来看我的父母亲，并且得到了许可让我参加。

在举行远足的一个星期以前，我就忙着装修我的脚踏车了，我想漂漂亮亮地把它打扮起来。不仅彻底地洗刷加油，连缺掉的轮辐也得换上，稍微有点磨损、落掉油漆的地方，我都用脚踏车釉药给涂上去。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哈亭格尔高兴，为了对他表示尊敬。

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我有两个约会。一个是跟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的约会，他们下午二点钟来叫我；还有一个是跟小犹太和哈亭格尔的约会，我们下午一点钟在火车总站会齐。大清早，我就催着克莉丝狄纳，无论如何要准时在中午十二时弄好午饭，同时我欺骗父母亲说，我们在富莱希拉克家里集合，从他那里出发。

照我这样安排的骗局，一定会在我出发以后不久就被发觉的。可是事后发觉，我是不怕的，我甚至巴不得这样：只要我自己不在场就好了！这样我可以使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知道，我

现在不要他们的友谊，却要另外一种友谊了，而对父亲来说，这又是一种表白，说明我依然靠拢小弗朗兹，因为父亲一定要进行调查的，而一调查，就会追到哈亭格尔身上。

父亲以独立不羁、公正不阿的法官自居，可是自从那次作证以来，这副面目受到了相当的损害。虽然我还不能想象，他会象他的同事，那位预审官一样，任意破坏法律，可是我已经觉察到，他不仅会容忍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凭着渊博的法律知识，自己也会干得出来。以前，他时常挺身而出，直言批评种种弊端，如果这些流弊必须由政府来负责，他也毫不留情，可是最近如果谈到这种缺点，他就保持沉默，或者甚至替最不可原谅的行为辩护。他会激怒地强调说，如果不能提高政府的威信，至少也得维持政府的威信，民众不会享受给予他们的自由，因此最好把这些自由尽量限于最小的范围内，而首先必须解散国会，因为国会的代表说些不负责任的废话，在世界面前玷辱了德国的名誉。可是现在，在我就要飞身跨上脚踏车以前，父亲觉得应该给我作番演说，才好放我走，在演说里，他又指出那些“无祖国分子”在全帝国范围内的种种活动，警告我不要跟这些坏分子往来结交。

对于父亲，我渐渐产生这种倾向：不管他赞成什么或者否定什么，我总认为那些话的反面才是真实的、正确的。甚至于他说美丽的蓝天“蓝得多美”，我也会在心里反驳他，而且我想在蓝天里发现某些我觉得一点也不“蓝得多美”的地方。父亲说：“现在还太早，”我就说：“现在已太晚，”或者反过来，我也不看看钟，也不确定精确的时间是多少……

我满心欢喜，一身是劲，跨上我的脚踏车，飞也似的朝火车总站骑去，哈亭格尔和小犹太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我们把脚踏车都放在行李车里。我在车厢里挨着他们坐下来，列车开动了，这时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车子朝着“改变”的方向去了。

小犹太谈论着他所爱好的学科——自然科学，哈亭格尔全部都能了解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他们使用一些缩写、略图，所以他们谈话时，我往往整大段都听不懂。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我显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因为当小犹太给哈亭格尔解释相对性原理的时候，举出了爱因斯坦①、迈埃克尔森、明柯夫斯基、劳伦茨这些名字，而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事情。也许这些分析对哈亭格尔来说也是很新奇的，可是他怎样提问，如何努力要求了解清楚，就使我看出，他有一副清楚和受过训练的头脑。我连问题也提不出来。哈亭格尔坐在那里，专心地听取小犹太嘴里说出的话语，可是我的脑子没有用了，我完全跟不上他们的思路。

列车在暮色渐浓的春天傍晚滑行着。留着残梗的田畴里，长出正在萌芽的禾茎，宛如铺着葱绿的轻纱。在漆成蓝白色的通道栅门后面，排着一列列车子。晚归的牧群震摇着铃儿，发出各种声音。大路上夹道的白杨树在远处爬上了岗顶，那里徐缓地转动着风车的翼帆，好象回转不停的指针，它们同时指向大地和浮云。

你，泛绿的大地！你们，飘动的浮云！

① 爱因斯坦(1879—1955)：美国物理学家，犹太人。

我来自这里。你们就是……

小犹太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决不容许进行这样一场大屠杀，可是哈亨格尔反驳他。

"不对，看来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在这方面也都没有取得一致……也许在今年的国际会议上——据说在巴黎召开——会通过一个一致的决议，可是能不能用总罢工来阻止战争……近几年来我们的确占了很多很多议席，可是我有时听见父亲在那儿瞎说，就替正在党内散布开来的那种庸俗思想担忧……你看看福尔马①或者奥乌艾②这样的人吧，这都是些非常非常平庸的人，我看这种人民的代表，政府要拉拢就能拉拢，要压服就能压服……"

在这中间，我彷佛听到了除夕宴会上波耐特中校的话：

"叫他们参加战争，同意战费案，"哈亨格尔谈到改变的时候，他的话里有着挑衅和威胁的意味，可是，走向七月草坪去的五月游行队伍，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意味……可是怎么会改变呢？何时会改变呢？这时一个遥远的声音从猎舍里传来。"要是德国工人不能经受考验，那……那……"车轮在低语，可是这次乘的不是可怕的列车，象参加外婆火葬以后乘回到慕尼黑的车子那样。这是复活节的列车，票价比较便宜，而且大家都堆着笑脸。美好的复活节季就要到来。大家都因此感到高兴，在这欢乐的气氛里传来低语的声音："那……那……那……"

"不错，如果我们遭到进攻，我承认是会这样的，"小犹太回

① 福尔马（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② 奥乌艾（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脑之一。

答道，"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时他们的确可能把社会主义暂时搁在一边……可是如果我们是进攻者——看情况是会这样的，……"

哈亨格尔谈起他父亲的一个熟人，一个六十五岁左右还很健壮的老人，从前是印刷工人，他每月第一个星期六都要来收取党费。他亲切、细心地执行他的职务，记下数额，登进帐簿，亲手把印花贴在党证上，贴得端端正正；所有信托他的党员都付得一清二楚，一年到头，区里没有一个人拖欠党费。党费印花贴上去以后，他还拿手用一种爱抚的动作在上面滑过去……小弗朗兹要去打啤酒。然后这两个同志玩着一件简单的游戏。他们郑重其事地按照常例把牌混在一起。他们一边玩牌，一边谈论政治事件，他们都厌恶战争的发动者，在这以后，那个老人开始把七十年代战争时期的往事搬出来了。"这场伟大的战争，"他说道，他也参加了这次战争，在兰茨堡炮兵团里当过炮兵。"我们是一支特别的炮兵中队，全是挑选出来的兵士。我们的炮兵中队，"那个老人再一次强调说，他举起拿着纸牌的手，显出一本正经和大祸临头的神情，预告这件就要讲述的事件。然后他命令炮队在一个高地上前进。现在，那个老人不再是普通的炮兵了，他是炮兵中队的队长了，就是封·克西兰德上尉先生本人了——"了不起的人物"，——他好象被震得东倒西歪，从牵引车上跳下来，命令道："炮兵中队停止——前——进！准备战斗！"那个老人就是每一个少尉，每一个炮长和瞄准手，所有这些人的名字他都还记得，炮兵中队在高地上布好阵地，准备开火的时候，他就当做整个炮兵中队，一直到"尾巴"为止，当做炮架、炮筒、霰弹。看来，他好象恢复活力，返老还童了，他用力一击，嚓地一声把纸牌甩在桌子上，同时指述着敌方骑兵部队怎样进攻，他的炮兵中队又怎

样用霰弹朝骑兵部队袭击……尘雾滚滚，吼叫声近了。尘雾里传出急促的喘息声……佩刀闪闪烁烁，胸甲灿然发光……铁蹄践踏声……闪光的尘雾呼呼地越过大地朝那边卷去……嚓！——第一次齐放。嚓！——霰弹噼哩啪啦地照响着，象下雹似的。于是尘土飞扬。马提起前蹄竖立起来，翻倒了，叠在一起。嚓嚓嚓——齐放一次接着一次。马立在后足上打转，把骑兵掀下来。骑兵紧紧地抱住马颈，抓住马鬃。骑兵翻着觔斗倒栽下来。嚓嚓嚓——尘雾飞散了。骑兵的脚挂在踏镫上，给马拖得稀烂。马在血污中打滚，把骑兵埋在下面……嚓嚓嚓——他把纸牌甩到桌子上去，到了后来，那个进攻的骑兵团只剩下一堆横七竖八的人和马的躯体了，它们纠缠在一起，呻吟着、狂叫着。然后，那个老人一边再放一次礼炮，一边——嚓！——继续玩下去。"一个也逃不过，"他令人肃然起敬地竖起食指，强调这场"一个也逃不过"的屠杀。这场大战的描述以封·德·坦将军的访问而告终，将军跟炮兵中队的每一个人握手，就是说跟他也握过。他自豪地伸出那只给封·德·坦将军握过的手，不久以前，他还用这一只手那么亲切地抚摸过党费印花哩。这时，哈亨格尔父亲抬起目光来，他用纸牌捂住脸孔，因为他替这位老同志感到惭愧，而他母亲却从缝纫机旁边过来，想看看这只受过嘉奖的手，这只手非常宽阔，好象一把铁铲……

"在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时期① 里，那个老人行为正直，坐了好几月的监牢，"小弗朗兹说道，"可是他谈起战争经历，却比谈

① 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时期从一八七八年起到一八九〇年止，这个法令是俾斯麦向国会提出通过的，目的是镇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起这段生涯还要亲切得多、兴奋得多。这位于勃拉克同志——这就是他的名字——从前看起来象个坚决反对战争的人，也许他自己也以为这样，可是你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再说，谁向谁进攻，这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不能一下子搞得清楚的……官方的报道是靠不住的……"

列车横穿联结岛屿和陆地的铁道长堤，驶进林陶，这时天已黑了，布莱根兹那边，高处牧舍所在的地方，灯火闪烁。就跟当初逃学时一样，我把所有的人都看做埋伏在那里窥探我们的追踪者。我急忙挤向行李车去拿我们的脚踏车，我一边踩着踏镫，一边回过身去，看看父亲是不是带着他的警察和警犬在追我。对啦，高处牧舍所在的地方，灯火也闪射着恶意的光芒，在侦伺我的行动。

我觉得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当初如果把父亲从山顶上推下去还要可怕。我已经逃走了，通缉令在追我：逃亡者。我能算出，父亲什么时候一定会发现我逃走了：两点正，富莱希拉克和弗埃克会来叫我。心里袭来一阵恐惧，我觉得仿佛被扔回了这一大段路，回到了慕尼黑，虽然我已长大成人，我仍然跪在具有无上统治权力的父亲面前，我想逃避也逃避不了啦……

其实我们已经坐在"王冠"旅馆里了。一颗一六四七年的铁弹系在一根链条上，从客房的天花板上垂下来。

象当初我们逃学时的哈亭格尔一样，我挖着鼻孔；象当初那样，我搔着膝盖——刚才，在恐惧中，我仿佛被扔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这个膝盖抖得多可怜啊——；我嘲笑着这颗一六四七年的铁弹，又大又笨，系在一根链条上，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小

犹太从报纸上抬起目光："一篇托尔斯泰的小说……托尔斯泰是……"

"在高远而一望无际的天空里，浮云多么异样地向那边飘去——"

小犹太给我们复述托尔斯泰一部长篇小说的一个场面时，我记住了这句话；我觉得自己也在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下面，好象躺在一个战场上一样。

风车的指针又在回转，鼓动着的翼帆触动了我的心。它们指向泛绿的大地，同时又指向飘动的浮云。

"这是不对的——"托尔斯泰从书里出来对我说，"你把目光从大地和天空掉开，你把战争画在《欢乐》图上面，你命令小弗朗兹用嘴巴接住钱币，这是不对的。""我和父亲站在山顶上的时候，"我说下去，"还有后来我和他下棋的时候……我当初这样那样地对付他，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正确的道路。"我跟富莱希拉克和弗埃克组成一个集团，这完全是不对的，这不是真正的道路；我拿自己没有办法，却做出种种蠢事，徒然四处乱闯，"这是对的吗？"我问道——"不对！不对！"我对自己怀着应有的极大反感，可是我却在别人身上发泄，恶意地迫害他们，要叫他们替我受苦，这肯定是不对的，我断然说道。"我接受一个得到保障的永久职位，还能享受养老金的权利，这是出路吗？"我问下去，"这是正确的道路吗？……""不管父亲吩咐做什么，我都毫无意义地表示反对，这也不是办法。""这也不是办法，"我能够回答自己。这——这一切都不可能是出路，因为如果这是正确的、真正的道路，那我就不可能因此被人家加上"刽子手"这个诨名的。

“这——这一切，这一切都不是出路，”“凶恶的丑相”也从那幅巨大的全景图画《地狱》里出来回答我……“可是最初，大年夜，新的世纪——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那时我在阳台上发誓要改变，这才是出路。”我溜进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客厅，端详画架上母亲的画像。“这——这是对的，”我又记起了早已忘掉的事情：在霍亨希万高，秋千摆荡的时候，我和使女克莱欣一道坐在幸福的园亭里，“这是对的；”在猎舍里，树林照亮了我的心，“这是出路。”“这是出路”：我跟外婆在她死后谈论那件事情，小犹太在英国公园瀑布旁边把那支歌唱给我听。“这是出路，”哈亭格尔是它的一部分，“这是出路，”我一直在抗拒它，好象它的反面一样。还有，“这是出路”：在家庭纪事里撕掉的那一页上写着克莉丝狄纳也是家里人，克沙佛用他的手风琴奏那支歌曲。

“这是出路，”母亲站在它的光辉里……

“我早就想问，也许你们两个知道，当初那只兵舰叫什么，整只兵舰都……”

“那——那是，”小犹太在思索，随后答道：“波将金号巡洋舰。”

这，对啦，这才是出路啊！这一切，一切都连系在一起。这一切都属于改变，是一个整体，一个伟大的整体。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大清早，我们出发了，沿着宽阔的大道，骑到梅尔斯堡，我们不得不时常下来，把车子推上高坡，这一带象一个规模宏大、丘陵起伏的花园，栽着苹果树和葡萄树。当我们站在梅尔斯堡上面，远眺阳光映照的湖水时，小犹太问我："你知道哥特弗里特·凯勒的《绿衣亨利》吗？——不知道？！"可是哈亭格尔已经看过这部小说了。小犹太能够背出这一段："而且我觉得如果每一片晚霞是一面永世不朽的旗帜，那么每一片朝霞就是世界大同的金色旗帜。"

"这——对啦，这才是出路啊！"我心里回想着昨夜这一句话的余音。群山盖着积雪，拱立在四周，仿佛要在高耸的、犬牙交错的边缘里，关住这片湖水一样。"关键在这里，在这里，"在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里，浮云又向那边飘去，多么异样啊。面对飘动的浮云，我怎能执迷不悟呢？种种恐惧消失了，"为的什么？为的什么？"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俯向战场问道。世界是美丽的，美丽的，因为它有着这种不能想象的美丽，所以一切都必须改变，彻底改变。

一道装有倒刺铁丝的篱笆横截这片美丽的景色，向下一直通到湖边，围住一份相当可观的财产，上面有一块木牌，在发着警告。父亲和伐木工人做作的声音又相继说话了，于是美丽的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一来连那个美丽的世界部分也不美了，它黯淡无光，惶惶不安，因为从另外一个昏暗的世界部分，向它投下了种种暗影。

我们继续往前骑到克莱斯布隆，在那里，我们在一个杂货商人家里投宿，他附带出租小船，他的小屋紧靠着湖边。我们停放

了脚踏车，沿着湖岸逛去，拿起扁平的石子投到水里去，我们目送着每一艘在远处湖上开过的轮船，好象那只带来幸福的兵舰在那儿行驶似的，我曾经梦见那只兵舰，在它到达时，我急忙朝岸边跑下去，高兴得拿起扁平的石子投进水里去。

早上，我们醒来时，农民们的闲谈声从杂货店里传进我们的干草堆，我们觉得，他们的谈话无法了解，非常奇特，仿佛在自己家乡时，有陌生人住到我们的旁边一样。我们是三个“外地人”，那个杂货商人在农民面前管我们叫“城里人”。本地人跟我们隔绝开来，而克莱斯布隆的本地人又跟路德维希哈劳人隔绝开来，甚至一个地方的本地人当中又要区分开来，彼此时常争论把自己称为“本地人”的权利。这一些乡镇攻击那一些乡镇，大家互相含恨，聚讼纷纭，简直永无休止。哈亭格尔本来是能够最先跟这些“本地人”接近的，可是他跟他们说话，也非改变他的声调不可，他们连他也用怀疑的目光来打量。

我又为转变而担忧，尤其是当我想起那座城市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好象用倒刺铁丝把自己跟其他的人隔绝开来，还有一块木牌在提出警告：“小心！谨防猛犬！闲人莫入！”哈亭格尔的父亲在后院买了一块可怜巴巴的土地，想种些豆子，他也不是用尺把高的篱笆把它围起来吗?！他由于这个篱笆感到多么自豪！每年春天，他非常细心地打起篱笆，亲切地重新加上油漆，还少不了一块木牌：“小心！油漆未干！”我的父亲呢，他属于一个大学生学生会，它叫“施瓦本”，这比“‘法兰肯’大学生学生会”和所有其他大学生学生会“都要高尚”，更不必说大学生协会了；九柱戏会友轻视纸牌戏会友；各种信仰和各种党派都不能容忍异己的一切；男声的歌咏协会仇视混合的歌唱队；各种协会穿着各种服装，互相争斗……一批协会迷……

小犹太装出轻视的样子："管它母牛有没有奶，我倒要替他们操这份心哩。"可是哈亭格尔冷静地答话道："母牛有没有奶不重要吗？人们怎么样和靠什么生活，这不重要？……在这点上，你是大错特错了……总之，你对农民的看法……"小犹太坚持道，"要是城市发展了，农民问题准能解决……"

"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组成一个整体呢？"我独自问道，一筹莫展。两个世界部分当中，每一个内部又是不一致的、四分五裂的，由于畸形而破了相；那么德国，它在哪里呢？它是什么呢？

耶稣复活节那天，我们骑车到康士坦兹的时候，正响着复活的钟声。许多小巷狭窄而曲折，被尖屋脊、凸肚皮的大楼蔽住："这也是出路，"我心里在想，我来自这里。从在纳尔德林根时到今天的这段时间好象缩成了一天，我坐下来，给哈巴狗写信，仿佛我实践了我的诺言，"立刻"回信给他一样。

施耐兹门附近胡司街上，那所关过胡司①的屋子上钉着一块纪念匾。他被囚禁过的圣多米尼加教团修道院是在湖中的一个岛上，已经改建为一间旅馆。康士坦兹大礼拜堂的中堂里，正对中廊离开十六步，在一块大石板上，标出了一个地方，当康士坦兹教会会议判处胡司火刑的时候，他就站在这里。

我们相继踏到这块大石板上去……

这是史特范旅馆地下室里一个窄小、低矮、镶着板壁的房间：我们回慕尼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谈得非常热烈。

"你瞧，你也知道，"哈亭格尔朝正在谈论农民战争的小犹太

① 胡司（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者，曾鼓吹捷克民族与社会的自由运动，后被处死。

点头，"你没有注意到，你自相矛盾了吗？关于农民，你昨天说些什么？"

"做革命者，又相信上帝，这怎么合在一起？"我犹豫地问道，因为听说不论约翰·胡司或者托马斯·闵采尔都是革命者，同时又相信上帝，我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

小犹太微笑着，不睬我，假装没有听清我的问题。

"有什么好笑？"哈亭格尔蓦地站起来，用几乎粗暴的声音问道，"就是对非常愚蠢的问题也必须回答，不应该自以为高人一等，一笑置之，这种微笑到结果一定会叫你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

小犹太说话圆滑，但容易激怒，一冒起火来，就不管人家只顾自己说下去；我很赞赏他，他的句子造得多么妥贴，只是偶尔我觉得，为了顾到一种优美动听的说法，小犹太放弃了本来的意思，就由着它误引到根本不想达到或者不是预先想好的结论上去。可是接着他就固执地坚持由此产生的观点，直到几天以后，谈到同样话题的时候，他才用沉默来表示不再坚持他那种错误的见解了。在哈亭格尔面前，小犹太的态度又变了，他就远没有象在英国公园里瀑布旁边显得那么肯定了。虽然他有丰富的知识，可是也许他觉得不如哈亭格尔，因此想用强求、激动的措词方式来消除这种感觉，或者甚至说些非常可笑的蠢话，只是想引人注意而已。小犹太竭力想平衡哈亭格尔和他自己中间的出身差别，仿佛有人要他说明理由，为什么他资产阶级出身，却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以他今天尽量设法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所采取的证明方式往往夸张得令人讨厌，以致使正当的事业蒙受损失。哈亭格尔用两种语言说话，他把它们混和起来使用。在他自然的措词方式里面，他混用一些从报纸上或者

书本里搬过来的句子，这些句子看来在大会上也许用得到，可是在谈话里却用不着。哈亭格尔自己在说这些套用的句子时，也往往要顿住，停了一下，才用他自然的措词方式接下去说。他觉得跟小犹太很难谈得好，他强词夺理，又摆出教训的样子——这样又使正确的事业受到相当的损害——所以两个人虽然意气相投，可是往往没有说上几句，就各执一词，争吵起来。他们两个讽刺嘲弄，彼此挑剔，就这样解决这场争吵，刚才所谈的事情和后来的口角就没有多大关系。照我看来，两个彼此都在暗地里抱怨不已。哈亭格尔抱怨小犹太有丰富的知识，他自己由于缺乏比较高深的教育，无法掌握这种知识。小犹太又抱怨哈亭格尔，以为他虽然只受过比较粗浅的教育，可是判断一些事情却又比较正确，小犹太不得不以哈亭格尔的出身和由此取得的经验来解释这个事实。直到两个人都确信，只有彼此互相学习，才能最好地为正当的事业服务，这场内心的争吵才能平息。小犹太今天对我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又清楚地使我知道，他是多么不看重我啊，可是哈亭格尔跟我谈话，却象好伙伴一样：我来不及听懂他所作的分析时，他总是一再停顿下来，让我赶上去。小犹太在英国公园里瀑布旁边这样对我说过，我也这样在浓雾里等待过小犹太，寻找他的手帕。我觉得仿佛哈亭格尔用这些话在慎重地带我越过旧我的鸿沟。然后，他让我在自己的思路里，独自走上一大段，就象在布纳赫冠艺场前面一样。“对啦！”我只不过接近了正确的看法，他就过来帮助我，同时鼓励我继续想下去。“对啦，就是这样，上帝在那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颠扑不破的东西，所以人们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成为革命者。一切都用宗教的概念来表示……离开了上帝，人们就简直无法被人理解了……”

“那么你们怎样设想这一种人——新人呢？”我受到鼓励就

这样问道。小犹太却敛起了笑容，激怒地说道："他一脑子都是荒唐的幻想……舒曼的《梦幻曲》……这对谁有用处？"

"你们呀，老捧住你们狭隘的'用处'，"哈亨格尔激忿地反驳道，"我觉得舒曼的《梦幻曲》很美。"——"我也是！我也是！"我特别大声地表示赞成，以便让希太歇莱先生听到。

我画过《欢乐》图。这幅图画失败了，因为我把丑恶的战争画了进去。外婆在丑恶的战争上加绘了别的东西，于是和平——原野上一片长着蓝色的矢车菊——在它上面放射着光芒……外公年轻时到意大利去描画"优美的世界"。画成了一幅"饥饿"图。接着他放弃了绘画的事业……我画过"地狱"图，把我自己这副"凶恶的丑相"也画了进去。就跟我自己有着许多形态一样，地狱的形象也是由无数不同的形态组成的。可是"幸福的追求者"、"预审官面前的年轻人"、"追问者"和"沉思的写信者"、"乐队指挥"和"秘密的读者"都从地狱图画里走出来，虽然只有一副尚未完满的形相，可是已在精确的道路上，努力向转变走去。

我看见"完美的人"。

他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而成长起来：环境发展他所有良好的品性，使他从小就接触到丰富的知识。完美的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同样完美的。他不知道什么是谎言和伪善，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撒什么谎或者在任何人面前假意行善……没有人改变自己的声调，没有人被迫非得喘气不可，因为没有人要另外一个人用嘴巴接住钱币，也没有人因为他曾经举行过一次残酷的吐沫竞赛，需要几年之久都在他留有污点的额角上擦来擦去……"幸福汉斯"也太平无事地坐在幸福的园亭里……

完美的人非常熟悉生活，全部的、无限的生活都向他开放，也不需要探听秘密，因为有什么事情还要掩饰的呢？既然一切都

是公开进行的，人们都无拘无束地在一起生活着。没有人能够强迫另外一个人，可以被统治的只有自然界。通过共同的、计划周密的努力，它的财富无可估量地增长起来，每个人都能在同样的程度上享受它的富饶和美丽。饥馑和战乱都是过去一个时代的事情。人类的精力从前耗尽在毫无意义的互相敌对中，现在集中起来了，在“完美的人”这场幻梦上面写着“没有东西比人类更有力量”……

现在我可以畅所欲言了，我陷入了什么样的混乱，我一直还是这样犹豫不决地在动摇着的。也许我是一个胆小鬼，因为我害怕，害怕……不，此刻并不害怕，而且当我想起到达林陶的情景，想起那颗又大又笨的铁弹——粗大、愚蠢得象我自己这个大笨蛋一样——的时候，我忍不住要笑我自己了。

“算是问题吗！”小犹太轻蔑地示意阻止我。

“这些当然都是问题，”哈亭格尔来帮助我。

“依靠个别的人是绝对不行的，我们进行的是一个群众运动。”

“你这就自相矛盾了，”我大声地答话道，“每一个人这样下去都是可惜的！这话就是你说的。”

“仅仅一个人？你的意思是——”哈亭格尔向小犹太问道，然后接下去说：“谁说‘仅仅一个人’，那他这个社会主义最多只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这一切都很重要……我们进行的是一个群众运动，这个运动要依靠每一个人。”

我站在我们在康士坦兹大礼拜堂里曾经踏到上面去的大石板上。石板升起来，我长高了，在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里，一直碰到了飘动的浮云。可是我仍然固守在坚实的大地上。我坚持下来了。远处一座山岗上，有一个风车，它那装着翼帆的指针指向大地，又指向浮云；那颗又大又笨的恐惧铁弹爆裂了。

“波——金——将，”我在梦中拼着这个名字；哈亭格尔说道“我们正在寻找真正的革命者，寻找新人”。

“这，是呀，这才是出路啊！”我醒了。

45

逃亡者回来时，父亲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看哪，你一定会自食恶果！”这时连母亲也表示反对了。母亲站在门口朝着客厅说道：“你明信片总可以写一张吧，怎么能让你爸妈这样担心呢？”

“这混蛋根本就不把这个放在心上，他现在的一举一动就是要把我们早一天送进坟墓。好吧，这次暑假你给我留在家里，我们到茄尔米许一巴登基尔辛去，这是你自己找的！”

“好极了！”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接到哈巴狗的来信，他说七月中将到慕尼黑来，呆上两个星期：“……隔了这么多年，终于能见面了……”

“关于现在你又恢复了的朋友关系，”父亲最后说道，“你应当知道，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从今天起，要是你仍然跟他往来，那我必须请你——你瞧，我说得很冷静——别再走进屋子了。那个老哈亭格尔——这么吃得开，兜得转——毫无问题，准会给你谋个肥缺。也许你也可以让他收你做干儿子吧。”

“结果就是上断头台……”我心里学着父亲的说法。

可是父亲说得很冷静，很严肃，审理案件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的，同时我已经感觉到，父亲对我采取有点无所谓的态度了。也许他认为要说服我、“改造”我已经无望了，因此他竭力想把我的事情搞清楚，象某种业务事件一样把它了结掉。

“你的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那种空虚的生活？”起初我想顶他，“我可不是堆放你生活垃圾的地方，”可是我把饶舌者——这个卤莽的饶舌者拒却了：“别嚷！”这种空虚的生活跟我甚至大有关系哩。那种使父亲的生活变得这样空虚的东西，也想强使我走上歧途。每当我刚强不屈，不肯顺从俯首听命者的时候，我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很可能使父亲感到一种自怨自艾的隐痛，因为他那恭顺驯服的态度太过火了；我以后可能满足和实现那种潜藏在他心底的愿望和渴念，因而就会把他剖露开来；而且这样一来，父亲——父亲那失意的、虚度的生活就会在儿子身上被揭示出来了。

“顽固！这混蛋真顽固，这种性格到底是谁传给他的？”父亲时常这样对母亲说，目的是想避开一切嫌疑，乘机要母亲替我负责，仿佛我这种顽固的性格是她遗传给我似的。“根本不象我！根本不象我！”父亲每次都这样结束他的责难，然后急速地离开屋子……

过了几天，寓所把我控制住了。我阴郁地四处乱走，回想我们复活节旅行的所有细节，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反抗，同时我坚持地独自咕哝着：“这，对啦，这才是出路！”好象在念祈祷的惯用语一样，以便使我自己不会感觉到：寓所在向我猛烈进攻。我又想抬头看看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里正在飘动的浮云。噢，这个战

场！千丝万缕的记忆，张布在每个角落，我很快就陷进它们的罗网，又成为海斯街五号的同住者，毫无逃脱的希望。

大家都联合起来反对我。每一件家具都拖住我，不让我改变，就连投向窗外——对面就是苏丝纳公寓——的一瞥目光也是这样。在厨房里干活的克莉丝狄纳拖住我，还有客厅画架上的母亲和表示反对的母亲自己。“要是你缠在这一切事情上面，你就永远都走不掉，永远都不能走掉，”我跌跌撞撞的，无力抵抗。

不是这样吗？因为我逃开了寓所，所以它现在向我回击。它用无数细小的、感觉不到的拳头，又把我打得俯首帖耳了。每一件肃然挺立在它位置上的东西：花盆、瓷器碗盏和花瓶，连同图片、写字台、衣柜和双人沙发，都朝我打来，因为我擅离我的位置，它们把我拘留起来，强迫我遵守纪律。“叛徒！”我咒骂自己。“胆小鬼！”我的咒骂越凶，我的让步也就越大：“说实在的，我们布置得的确很舒适，很称心！”我学着它们讥讽自己；吃了这顿丰盛的午餐，我百无聊赖地开些玩笑，舒舒坦坦、端端正正地在窗口坐下来。

他们不要他，哈亭格尔，不要那个人。我常在思想里把那个人带到他们这里。“把那个人赶出去！”住宅怒吼道。“决不能让那个人留在这儿。”要是“那个人”坐到椅上去，椅子就会避开他，椅子甚至宁愿折断自己的腿，却不高兴给“那个人”坐。杯子也宁愿摔得粉碎，却不高兴给“那个人”用。我一踏进屋子，房门就警告道：“请把这个人留在外面，”地毯也自己卷起来：“我刚拍过！别让那个人把我弄脏了！把那个人撵出去！”

到学校去的道路也发誓反对转变。到学校去的道路也不要“那个人”，每当我叫“那个人”陪我的时候，它就怀着敌意地对他

沉默不语。“你要这个哈亭格尔干吗，”通到中学去的道路说道：“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那个那个’，他不配用名字。”这条无聊的道路必须走完。有一天这条路会通到兵营里面延续下去，同样地无聊，无数段这些无聊的路程最后联成生活的道路，一条变化多端、饶有趣味的道路，不是吗？

当我踏进教室的时候，富莱希拉克的喧叫声从已经集合起来的全班同学的头顶上传过来：“你这背信弃义的猪猡！”弗埃克威胁地站在我的面前：“将来有一天，要是你在军队里的话，那个臭犹太人这笔帐我们是要跟你算的。”

“住口！”我厌恶地威吓道，退到我的椅子上去，我由于小犹太而感到惭愧，因为他惊惶失措，躲在我的背后。

“将来有一天，要是你在军队里的话，”上课时，这句话使我感到苦恼。离毕业只有三个月了，到那时候，我得有个行当才行，我得……“象波耐特中校那样端端正正的军官也是有的，”我好言劝说自己——“他一点也不坏啊，”可是同时我又反对，说：“当了军官，还有什么改变呢？”必须从头开始，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必须改变！可是怎样改变呢？真该死：可是怎样改变呢？！“改变——这也是一种职业吗？”我讥诮道。总得知道想干什么才行。可是想干什么呢？！到底想干什么呢？！“父亲总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享有养老金权利的吧——”这点仍然需要认真考虑。因为不然总得有个行当才行。可是我左思右忖，总想不出有什么非干不可的行当。我可能根本什么都不想干，我不想干什么。一切又好象扔在一起似的乱成一团。“拆掉你的空中楼阁吧！”我说道，把自己构筑起来的高阁拆下来，放进安格牌积木盒里去……可以叫人用纸牌或者排星位来算命。许多人通过笔迹的解释，认清自己的前途。据说，从头盖的形状也能看出许多东西。占卜

者的人数可不少呀。到处都挂着他们的招牌。多少预言者和救世者不是依靠他们的治疗和药物而名传四方的吗！也许我不应该吃肉，只能靠生食来维持生命吧？或者不应该穿靴子，只能穿凉鞋吧？……

“这是出路，对啦，这才是出路，”我模仿着自己的话。“你干吗不留胡子呢？这会很好地改变你整个的模样，”母亲已经劝过我几次了，我也试过几次，想留一把胡子，很好地改变我整个的模样。可是眼前还很稀疏的小胡子，除了吸引我这一双手在嘴巴上面拉拉扯扯以外，就没有引起什么变动了，至于好处，也只在我拿着两只手没有办法的时候，除开裤缝以外，还能给它们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更能避免由于发窘而扭掉扣子而已。我又担心，这把小胡子可能变成那位优秀的教育家那把松鼠尾巴似的胡子；这把小胡子闪烁地泛出可疑的金红颜色，在我拉扯的时候，它又时常使我咕哝着早已遗忘的“嘿嘿”声……对啦，母亲也在改变了！母亲叫人改制她的旧衣服，偶尔添置一件新衣服，她也想用这个办法很好地改变她整个的模样。要是我穿上一双新鞋，或者甚至一件新上装，母亲就会感到奇怪：“我真不明白，既然穿上了新鞋，怎么你的举动连这一会儿都没有什么改变呢！”或者：“看样子，这件漂亮的新上装对你毫无影响，我还以为：他穿上了新上装，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哩。”母亲也给父亲买过几条舒适、柔软的领子，可是这种改变一点也不能使父亲感到愉快，因为那种高高的、挺硬的领子能够强使头部保持着一定的姿势，现在父亲把脖子伸得更高，挺得更直，以免由于柔软的领子损害了僵直的头部姿势，到了后来，母亲说：“他硬是偏爱高高的、挺硬的领子，”就把柔软的领子转送给渥斯卡舅舅。虽然母亲屡次强调：她早就心灰意懒，可是后来仍然没有放弃实现改变的机

会。有一天，她不用餐布圈，却用餐布袋，想拿这个来叫我们感到惊奇。“这算什么?这些不顶事、净花钱的改革!”父亲谨慎地、犹豫地走近午饭的餐桌。“你怎么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吗？这张桌子简直完全变了样子了，这马上把整个面貌都改变了!”母亲失望地回答道。可是父亲坚持着他的看法：这张桌子的改变对他没有好处，他对原来的餐布圈赞不绝口。看到母亲新的发式，父亲老是摇头，不以为然，母亲每次总是接口说：“你们男人硬是不想改变世界!”于是关于餐布袋和软领子的事情，可能谈上好几天，直到母亲为改变的渴望所驱使，想出另外一种新的变更为止，这种变更非常微小，所以没有人觉察得到。母亲却暗自高兴，因为这马上把整个面貌都改变了，而且既违背了父亲的意志，又没有使他知道。可是母亲时常告诉我这种秘密，要我答应，一点也不泄漏出去……

天知道，要采取怎样的态度才好呢！……别把头过分伸出去，我亲爱的，不然到最后它会连同里面一切无用的思想全给砍掉的……“一定会改变的”——这句话发着臭气，好象从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嘴里说出来一样。也许会发生某些事情，免得我自己作出决定。我们准会碰到某些事情的。会发生某些事情。某些事情——

放学以后弗埃克向我走来：“我要找你谈谈。”——“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谈的，”我想避开，可是弗埃克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他说道：“我必须警告你。你走到邪路上去了。”——“你老玩这套秘密审判的把戏……请便吧，我洗耳恭听，”我感到惊异，装出讥讽的声气。

“这不是人家交给我的任务，”他开始说道，跟我一道朝英国公园的方向走去。“我可是认识你。我知道你的情况。”他给我叙述我的情况；虽然他讥讽哈亭格尔，可我不得不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他看出，我已经完全毁了。“要是你背弃我们，想做你自己人的叛徒，那就请便吧！可是要彻底地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你别指望得到同情。”

我想顺着摄政亲王街走去，可是弗埃克猛地把我推到通向瀑布的路上去。

“我甚至能够了解你。我老实告诉你，你别做梦，以为我摸不着你的心思。我们当中有人变心了。良心的谴责这类事情——要找个僻静的地方把它解决掉……可是，可是……”

弗埃克径向瀑布旁边的长椅走去。虽然我先前曾经抗拒过，可是现在我却领先一段路，仿佛我去带路似的，到了长椅旁边，我问道：“我们不坐一会吗？”没有雾，太阳在照耀。

弗埃克注视这张长椅，接着往后退缩，避开它。“你跟这张长椅有什么不好？它又没有害你。坐下来吧！这儿可以坐许多人。”

“来！”他搀住我的胳膊，把我很快地带出英国公园：“以前我跟杜赛尔总是坐在那儿的……”

“可是，可是……什么意思呢？”歇了一会我问道。

“可是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坚持下来。就是这样！象我们这样的人——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负有使命，要把厉害给那些贱骨头看看。就是这样！一步也不退后，一点也不吃亏，一寸也不放弃！天下的地盘是属于我们的，肯定的，绝对的！就是这样！……不错，阶级是存在的。虽然有人由于要达到某种目

的，否认这个既成事实，我却不是那么傻，我不会反驳这个事实。可是我们统治阶级——什么正义不正义全是一派胡言——本来就有他妈的维持秩序的职责，必要的时候，就用铁和血来维持。这话你给我听进去……脚踏两头船是办不到的。象你这样摇摆不定是不会长久的，这样你准会给压得粉碎。你必须决定下来。就是这么回事！……关于这事的各个方面，往往空话说得太多。他们用美丽的话语来装点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想掩饰它的后果。这跟对世袭王族的忠贞或者跟对祖国的热爱毫无关系……鬼话连篇……你在我嘴上听不到这类话……是不是？这一下可要叫你大喊怪事了吧！哼，这个弗埃克——也许你这样想过——这么一个资产阶级的儿子，这么一个傻头傻脑的……是这样吗？可我们已经不傻了，我向你保证。就是这样！现在要作出决定了……我作为同伴跟你说话。你是了解我对同伴友谊的看法的……那么，做个样子出来吧！”

弗埃克没有等待回答，仿佛他已完成了任务一样。

他拉拉我的上衣袖子：

“怎么样？还是一个人吗？这会损害你的健康的！”

“我现在可以完全坦白地告诉你，”我就要把芳妮的事情说出来了……

“好哇，尽管坦白说出来吧。说呀！”弗埃克不耐烦地等着，因为我马上默不作声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不肯讲，匆匆地说了句道别的话：“无论如何，我感谢你。”

在我到学校去的路旁，台莱赛街和阿玛丽街转角的地方开

着施台凡尼咖啡馆。每次走近时，我就放慢脚步。我站在对街，看着咖啡馆里热闹非凡的景象，真是奇怪，几年来，我都没有注意它，就走了过去。

我终于说服了小犹太，跟我一道上施台凡尼咖啡馆去。

我们绕着这一街区的屋子转游了好几次；虽然我们上其他的咖啡馆——上诺埃豪斯门旁边的路特波尔特咖啡馆或者法里希咖啡馆——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胆怯，可是这回我们两个谁也不肯走在前头。

“在那儿往来的是特殊人物，我们穿这种普通的服装，准会惹人注意，”我们互相恐吓道，“是呀，甚至于可能给他们撵出来，要不就是他们大家都来拼命地嘲笑我们。”

“你，你曾经在浓雾里那么勇敢地走在前头，你现在还犹豫什么，你可以带路嘛……”

“你可以带路嘛！”我一想起：我对弗埃克的每一句话都不敢反驳——弗埃克的话在我心里怒吼——，现在却带小犹太来做这种荒唐的事情，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有什么关系?!”小犹太壮起胆子，蹒跚地走进旋转门，我却留在外面，又在阿玛丽街往上踱了一段路。“他们总不会把你吃掉吧！”我现在又绕回来，也象小犹太那样，蹒跚地走进旋转门，进门时，由于激动，我的大衣给夹住了。

在咖啡馆的后房，小犹太坐在一张圆形的大理石小桌旁，用麦管吸着柠檬水，他靠近一张较大的方形桌子，桌旁坐着一个红胡子的人，正跟一个黑头发的人在下棋。那个黑头发的人蜷缩着俯身在棋盘上，正在沉思。那个红胡子的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衬衫，把他的宽边大软帽和有节的手杖挂在身旁椅子上。一个瘦细、尖鼻的姑娘向这个沉思的人讨一支香烟的时候，他惊缩一

下，耸起了肩膀。这个姑娘的两只眼睛扫视了一圈，却没有朝我们看。她那黄铜色的发束淡淡地消融在黑暗里。她又在对面角落里靠着她的桌子坐下去，那里有一个矮矮的男人，脖子上豪放地系着一条红色的围巾，戴着一顶圆形的小帽，正忙着在大理石板上乱涂乱画。

桌子在移动着，椅子被举过桌子，不停地掉换座位。“热闹！热闹极了！”小犹太咯咯地吸着柠檬水。他们在不停地掉换座位，只有我们坐着不动，好象钉牢似的。

四面坐着好些人，都没有向堂倌叫什么东西，其他的人虽然叫了，可是堂倌客气地要求他们：“请你们原谅，各位，我想请你们现在就付钱。”有几个顾客威胁地说，从明天起要转到对面格拉斯尔咖啡馆去。这时又来了一个顾客，朝所有桌子点着头。他蹑手蹑脚地，又象身前推着什么东西似的，向着那张红色的丝绒沙发走去，扑地一声靠着一个干瘦、秃顶的人坐下来，这个人的上衣领子翻得高高的，不时从火柴盒里吸一撮鼻烟。这个新来的人一边跟吸鼻烟的人交谈几句，一边侦察着整个咖啡馆，示意每个新到的人走近他的桌子，这时可以听见结结巴巴的语声：“五——五——个——芬——芬——尼，您有五芬尼吗？行个好……”

过了一会，这个侦察者的目光朝我们投来，虽然我们用报纸遮住身子，可是他仍然向我们的桌子潜行过来，移动过来，期期艾艾地说道：“请原谅，两位先生，你们也许有五个芬尼吧？行个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乐意地给了五芬尼，因为用这种方式花掉五芬尼，对我们说来，简直是光荣之至，尤其是这个口吃者还亲切地邀请我们坐到那张沙发上去。

“喏，你瞧！”我们坐到沙发上去的时候，我夸耀说。“我当时

不就说过吗!"小犹太撞我一下，同时哈着腰，报出我们的名字，那个口吃者只说："请坐!"——这时那个干瘦的人不再注意我们两个人了，他用一根麦管从火柴盒里吸了一点鼻烟到鼻子里去。

"人类的生活——请你们想象一片无垠的雪野——"口吃者费劲地说出来，同时转向吸鼻烟者。"洁白、辽阔、寂静……在这无垠、寂静的平畴上有许多点子，细小的点子——那就是我们。这些小点在移动着，彼此吸引，互相排斥，构成各种形象。小点消失了，小点又出现了，形象消融了，新的形象又组成。就是这样：无垠的雪野，洁白、辽阔、寂静。""可是小点，小点，"吸鼻烟者接下去说道："每一个小点的本身又是无边无际的，就象无垠的雪野一样……蕴蓄着巨大的力量，在辽阔、洁白的原野上，从无限的寂静里奋斗出来……小点，遍布世界的小点……"

口吃者替自己和他朋友各叫了两只装在杯里的鸡蛋和一大杯咖啡时，堂倌询问地瞅着我们说道："那么，哪位付钱呢？各位先生？""别烦啦，一定会付的!"吸鼻烟者回答道，可是堂倌坚持说："无论如何请你们原谅，各位先生，可我想请你们现在就付钱。"这时我在桌子下面踩了踩小犹太的脚，我们把零用钱凑拢来，付了以后，刚好还剩十芬尼。过了一个钟头，我们知道了一切希望知道的事情，起身告别的时候，我们这十芬尼也叫口吃者给拿走了。

"不值得吗？值得！值得！现在方才开始生活。就是他们！真正的革命者！那个吸鼻烟者叫霍赫博士，还有史特范·沙克，他已出版了两本小说，可还得向每一个人乞讨五芬尼——真丢人！令人发指！……还有那个玛格达，长着一头黄发，她不是塑

落得很可怕吗！坐在我们邻桌旁边下棋的那个人，他就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坐在玛格达桌旁的系红围巾的矮个子——也不坏……克莱比希，对啦，那个画家叫克莱比希，他声明准备去教拳击，于是脱掉茄克，卷起衬衫袖管，象是在说，"要我给谁吞一下，钩击是个什么味儿！"那些人已经得到自由了，那些人无拘无束，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变成了完美的人……那个维德金特①也在那儿往来……"

小犹大看我热情迸发，也就同意我的看法，说：我们今天真有运气，碰上了非常的人物，甚至是天才也说不定。"人类的生活——请你想象一片无垠的雪野——"，我重复说。每当我写下我的诗歌，用文字填满这辽阔、洁白、寂静的原野时，我就朝这样一片无垠的雪野看去。

我接着又把我跟理查·戴默尔的会见告诉了小犹太，这时他停住步子，抓住我的胳膊，摇晃着我的身子："哎哟，你说，你多活跃啊?!看来你活象一条乱窜的梭子鱼。"我微露笑容，承受这番夸奖，就在街上大声地朗诵了我几首最新的诗。

在施台凡尼咖啡馆中，我就已经在厕所里把我的装束改变了一些。我已脱去那件粗俗的背心，把它放在那里，我马上要用一种腰带——据说浪人们系这种腰带——换去这副傻里傻气的背带。领带给塞进胸前衬衫里面，可是接着当我在一个咖啡馆顾客身上发现一件红色的绒线衫时，我立刻就觉得衬衫已经过时了。我翻起大衣领子，把两只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歪戴着帽子，敞开的大衣在飘拂。我迈着引人注意的、挑衅的步子，在朗

① 维德金特(1864—1918)：德国作家、演员。

诳的时候，搁在一个半老的妇女的腰上，对着一个蠢笨、大腹便便的先生的脸孔吼叫，使得他转过身子，举起手杖说道："流浪汉！"我发出一串讥诮的笑声跟在他后面，于是他连忙穿过马路，朝一个警察走去。我蔑视地打量着这批警察。他们挺硬的帽子引起我的愤慨和讥讽的念头。

在家里，我穿着衣服滚到床上去。我也不象以前那样脱掉鞋子。我设想：自己睡在波根豪赛尔桥下或者英国公园里一张长椅上。早上起来以后，我不洗脸了，竭力把早饭吃得尽可能地不加节制：我一口气喝光可可，一下子吞掉整块小面包。我一发现我走路的样子仍然太不足道，就试着各种各样的步态：沉思地潜行，雄壮地迈步；我企图用激烈、突然的动作，使没有心眼的散步者感到迷惘，使他们"惊惶"失措。

直到现在，我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这就不高雅了。每当我看到霍赫博士的袖头染着无数污点，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深绿色的衬衫上所有的钮扣都掉了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我穿得这么整齐文雅，资产阶级的气味多么浓厚。我简直在散发着资产阶级行动举止的臭气。我的一举一动都显露出我是"优良的育儿室"里出来的，现在我一定要证明，我已经长大了，根本不能再在那里待下去了。干吗要说："这不规矩！"干吗要说："这不正派！"举动干吗要"循规蹈矩"，不能"不正当"呢？干吗在屋子里要脱帽，两条腿不能搁到桌子上去呢？只是因为父母亲曾经教我这样的行动举止：父亲，这个顽固不化、为国家效劳到头发斑白的庸人，而母亲，这个内地的姑娘，可怜的无知者。

至于直到现在为止，我所做的诗歌，我只把它们看作无害的

尝试而已，我怜恤地对着它们微笑。我什么规则也不管了，我明显而有意地违反任何一种常规，我用别出心裁、无法辨认的字体，作了一首叫做《沉沦之城》的诗，诗中每一个——即使偶然碰到的——韵脚，都换上生硬的半谐音，目的只是标新立异而已；我专挑那些一直用作骂人的词句，把它们融合在我的诗里。感叹号累积成堆。冒号专横地站在句子的开头。

水晶宫里曾经展出那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使得老派的艺术观赏者狂呼怒叫，这种东西现在我懂了。颜色的迷宫，错综的心理曲线。可惜的是，在旁边的那些大厅里是些古代大师的作品，他们还墨守着固定的形式。一脸横肉，颈项僵直的吃人者露出牙齿，坐在血污狼藉的桌旁，这是"富人的宴会"；远处，可怕的街垒纵横交错，虎视眈眈。有一幅画叫《更高的世界》，上面只画着一些礼帽和礼服，从断了的头颅里，倾出内部的肮脏东西，涂满了整个画面。就这样，在游历丑相画廊的时候，我又碰见了巨幅的全景图画《地狱》，我看着艺术观赏者怎样假装愤慨，成功地避开了自己的丑相，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凑集我的几首诗——里面有《呼号的屋子进行曲》和《癫狂的舅舅小曲》——以后又跟小犹太一起上施台凡尼咖啡馆去。我现在把我的诗朗诵给小犹太听过。他赞不绝口，说这些诗是"空前的杰作"、"原始的声音"、"节奏和韵律的本身，支离灭裂的风格——在全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史特范·沙克靠着霍赫博士坐在那张丝绒沙发上，他立刻示意我们到他那里去。小犹太带着许多零用钱，缴清那五芬尼，并给每个人付了两杯鸡蛋和一大杯咖啡的钱。我用吼叫的声音朗诵，使得所有后房里的人们都走到我的桌旁，当我用重复的喊叫结束我《呼号的屋子进行曲》的时候，他们和我握手，祝贺我。那个系红围巾的矮个子

说，我的《疯狂的舅舅小曲》充满了特有的新型激情，这里面特别是联想非常成功，荷马史诗中的譬喻也是根据联想原则的。那个无政府主义者表示愿意在他的杂志《世界使者》上刊登其中的一首诗。

那么"那个人"对于这件事的意见会怎样呢？"那个人"……？我在小犹太面前不提哈亭格尔的名字。我已经到了管他叫"那个人"的程度了；没有"那个人"也很可以过得下去。人家本来就是独立了嘛……

霍赫博士用一根折断了尖头的牙签，把一撮雪白的、亮晶晶的药粉挑进鼻孔里去。

"看起来，你很健康，这就不高雅了，先生，请您先用点古柯碱按摩一下您的脑子，不然我今后必须跟你断绝往来。请吧，先生，拿去吧。"

我朝四面看看哈亭格尔，然后改变了主意："别把那个人扯在一起，在这儿可用不着那个人，"我张开指头，就象向父亲逼得"将"死那样，撮了一点药粉。我离开了我的躯壳，挥手表示"再见"，消失在晶莹清澈的太虚幻境里面。在回旋的幸福波浪里，我自己变成正在摆荡的秋千，桌子似乎挨到了我的身边，这是一个生物，桌上摆着一只活的、呼吸着的玻璃杯，我温柔地抱住这只杯子。我十分虔敬地朝玛格达看去，仿佛瞅着幸福的凤亭一样。当她坐到我身边时，她那黄铜色的头发闪闪地放出一轮灵光。"真糟糕！"在幸福的醉意中，我听见她用非常粗暴的声音斥责

我："那个流氓迟早总会把你送进疯人院里去的！"醉意蓦然消退了。我刚才飘然离开椅子，现在又重重地跌在椅子上。我的内心仿佛榨干了似的。在边缘锐利的桌子上——就象当初在芳妮房间里那样——放着一只玻璃杯，发出冷冷的光。小犹太带着好奇、探究的目光问道："你说，怎么样？" 我感到讨厌——"肮脏透顶；都是你，这都是你一个人害的。"——"亏你说得出来，你可是个独立的人呀。"唉，前功尽弃，前功尽弃！前功尽弃！呸！我斜眼朝小犹太看去，新我多么脆弱啊，它多么容易屈服于旧我啊！……我觉得，仿佛"那个人"从我身上抽开了他的胳膊："现在你试试看，一个人走吧。"可是他弄错了；离开了他，我就靠不住了。人总是要认识生活的吧，我想用空虚的托词安慰自己。生活？这跟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怀着敌意，反驳自己。赶快走开，这里没有你的事……我仍然坐着，"总得发生某种事情才能改变，某种事情。"我坐在玛格达的桌子旁边。系红围巾的诗人用花体字在桌面画着：

"你这傻瓜，快把
你这颗赤心收藏
在冷酷的嘲讽里……"

46

非常可怕的事情宣布了，用的是一种只有了解内幕的人们才能理解的语言。

我们命令巨灵投掷炸弹，我们坐在高立桑卡① 上举行最后

① 高立桑卡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高峰。

的审判。

对礼帽和礼服宣判了，穷人们坐到富人们丰盛的餐桌旁边去，大吃大喝。

象屋子一样高的标语牌。我们的写着诗句的横幅跨越几条街道张布着。

月亮爆裂了，一阵混浊的光雨在夜空里倾泻而过，我们声音的威力在宇宙间掀起了暴风骤雨。

宣言从广告柱上冒出熊熊的火光，火红的！

“发起暴动！煽动骚乱！世界变得太狭窄了！”

我们一举手就把几座城市撂进大海，把群山翻滚过去，堆叠起来。

我们站在台上朗诵诗歌，巨大的厅堂里激荡着欢呼声。

红旗的浪潮。骚动的波涛冲击着王府。

霹雳和闪电已经处在我们手里，我们召集过去的诸神来朝拜我们，一个新生的世界建立了高大的雕像，来颂扬我们。

应该用地震、用爆炸来吓倒世界上庸俗的安宁，世界的精神在博物院和经典著作里霉烂了，发出陈腐的教育的臭气。

我们狂喜地宣布了世界大火和人类浩劫，从这里会诞生出崭新的人类、统治全世界的人类。

非得发生某种事情不可。某种……冒险的生活！征服危险！……

我们仍然没有遭到官厅方面的骚扰，他们无法了解我们的象形文字。

系着红围巾的病诗人走起路来，佤着身子，玛格达蹲着。我买来一顶窄小的、豪放不羁可又忧心忡忡的、几乎无边的帽子，以便跟其余所有的戴帽者区别开来……霍赫博士挑着他的药粉，史特范·沙克啜着苦艾酒。

过了几年，他终于赶上我了！《呼号的屋子进行曲》和《癫狂的舅舅小曲》已经登在《世界使者》上了。我那个发疯的舅舅一直跟住我，我却没有觉察到他。在这整段时间里，他一定都跟在我的后面，现在他已经赶上我了，跟呼号的屋子一道。我爱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完全跟他一样地令人无法了解，可又不必离弃舒适的家庭。

小犹太已经成为这种无法理解的东西的解释者和说明者，他很懂得用危言耸听的手法来装点毫不足道和十分偶然的事情。小犹太看过《恶之花》①，精通胡赛尔②的现象论，他替我发现了朗波③，我学着创造"闻所未闻的混合词汇"。

每当我们上史特范·沙克的工作室去看他的时候，我们用食品把口袋塞得满满的，这都是我们从父母亲的食物贮藏室里窃取出来的。

这个工作室很宽敞，窗子非常大，无限的光线从蓝天里流泻进来，可是屋里只有两个床架、几把椅子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沙克的妻子用手抄写一个长篇小说的原稿，这个手稿就涂

---

① 《恶之花》是法国颓废派诗人理查·波特莱尔(1821—1867)的诗集。

② 胡赛尔(1859—1938)：德国哲学家。

③ 朗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

抹在乱七八糟的纸片上。

“慢慢吃吧，我的天哪！”沙克贪婪地吞食着干酪和香肠的时候，她这样劝道。“你好久没有这样吃了，别这么乱吞呀，好好儿嚼吧……”每天，从中午到夜里两点钟，他坐在咖啡馆里涂写，窥伺；他向每一个他能抓到的人讨五芬尼。几年下来，他有了这样的经验：乞讨五芬尼这样一种“微小的请求”是最有希望的，没有人会拒绝。一天讨得到二十个“五芬尼”就够付房租了。沙克的妻子早上六点钟起来，到周围屋子的门前搜集一些面包和牛奶……

沙克躺在床上涂写着。

他肯定地说：“……到月底我一定把小说写好，然后，然后开始一种真正的生活，我告诉你们……”

他在床上坐起来，指向正在开始的生活。

正在开始的生活是一个配有家具、三个房间的寓所——自己的家具他不要了——，朝向英国公园，高高地在六层楼上，电梯是不消说的。“房子位于库夫斯坦因纳广场旁边，我的三个房间的寓所，我们有时候在那儿散步，是吗？海马？太好了……”

他的太太，那个海马，一边专心抄写，一边点头答应。

属于正在开始的生活的还有一架打字机和一个女佣人，两套服装，一件雨衣和一件冬天的大衣，“好吧，我们阔气一点吧，譬如鞋子，就买它三双。”

在正在开始的生活里，只要偶尔去一下施台凡尼咖啡馆就行，譬如去一个钟头……“妙极了，可不是？坐在那张丝绒沙发上，对每一个走近的人说：‘您也许需要五芬尼吧，这十个给您！拿去吧！’又可以坐在家里写作，写在好看、宽阔、光滑、洁净的纸上，太太马上用打字机把一切都打下来，在这新的生活里，也会

到柏林和巴黎去一次——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是不是？——最迟两个月内就会这样了……”

沙克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缩起两个膝盖，留有须根的双颊深陷进去，仿佛它们在他嘴巴里面能够合生在一起似的。他把三个房间的寓所的平面图画到壁上去。“在库夫斯坦因纳广场旁边，只能在库夫斯坦因纳广场旁边，不然天下就没有地方了。”

敲门的是霍赫博士。

虽然是在温暖的中午，他却打着哆嗦，坐到床上沙克的脚边去。霍赫博士歪着头，把药粉深深地吸进鼻孔，同时低声告诉我道：“您这可怜的抑制者。您呀，由于无法排遣的变态心理，人家迟早要判您死刑才行。”可是他马上又缠住沙克谈话去了，于是两个人画着草图，互相支持着和补充着各人的分析，这是一幅人类的未来的图画，这个未来将会属于没有变态心理的人们，为了彻底消灭抑制的现象，那时人们将会分成每组四个人一道生活：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天堂一样的生活将会出现：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属于集体，只属于集体。随着母权的取消，人类社会就走了下坡路，父权就是一切反动行为和“杀人越货”的起源。

沙克有一个梦曾被分析过，根据霍赫博士的详梦术，从潜意识的渊底里，发现了一种严重的亲母变态心理。“您把三个房间的寓所看做生活的真正的开始，正如您的联想清楚地证明的那样，有着这个寓所的库夫斯坦因纳广场就是亲母的象征。当您这个泥水工为了避开父亲，从庞尔马森斯逃到慕尼黑来的时候，慕尼黑：这就是您的母亲。所以您正在准备跟您母亲结婚。”

沙克在出神：

“脑子里在演变着骇人听闻的暴行，不知不觉地，我们成了

非常可怕的暴行的牺牲者。战场……”

怀着求助的心情，我从工作室的大窗子里往外看出去：飘动的浮云……

“很久以前经历过的事情，虽然已经变得无法回忆了，可是仍然在我们的思路里跟着我们，它潜伏在幽暗的地方，重新发出火光来……在不断的变化中，一切都仍然存在着……一个手势都不会在宇宙中间消失掉，嘴角的一次扯动可能讲出一百年的故事……过去的事情到处给我们布下陷阱，想把我们拘在里面，朝我们撒出圈套，想捕获我们，把我们拉回到过去里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沙克说到这里蓦地不说了。

最近发生一件谋杀案，霍赫博士把它追溯到儿童时代的一番遭遇。

在一次学校远足的途中，一个教师不让一个男孩喝牛奶。大家都喝牛奶，可是那个男孩——因为干了某种恶作剧——只能看他们喝，算是处罚他。可是那杯牛奶不停地往前走去，这杯没有喝掉的牛奶，在这个男孩后面跟了几十年，他自己却不知道。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在他上级那里，他看见那杯牛奶放在写字台上。在这中间，那个男孩已经成为一个富裕的家长，海关监督，工作勤恳，历史清白。这时，那杯牛奶又使这个家长想起了过去，他变成了那男孩。“拿来！”男孩醒过来了，而上级却变成了那个不把这杯牛奶给男孩喝的教师。又一次“拿来！”男孩威胁地要求。上级没有被吓倒，一口气喝完这杯牛奶。他不知道，在这当中他变成了什么。他想，这虽然是有点奇特的、没有规矩的玩笑，可今天不是四月一日①吗？

人们逮捕这个凶手的时候，他还把那只空空的牛奶杯捏在

① 四月一日是愚人节。

手里，还一个劲儿喝着，他要喝光那想象中的牛奶洪流，一个喝醉牛奶的人，渐渐地，他才恢复海关监督的身形。仍然留着一抹孩童的微笑，他做出一种满足的咂嘴动作，这个动作他再也不会停顿下来了……

我想起来，要是当时我不能及时止住我那难熬的口渴，我以后也会干出类似的事件。

霍赫博士烦躁不安、东拉西扯地谈论着，侧耳倾听着，用他的目光探索着墙壁和地板。"你们听见么?"他突然问道，"准是有人上楼来了，瞧——这房门把手——门把手在动，你们没有看见吗?谁把墙壁打开，叫这些凶恶的丑脸张着嘴巴盯住我呢?!他们散坐在屋顶上面，拿望远镜观察我，这些该死的区医官……谁拿针在刺我?谁喊我的名字?别抓住我，我告诉你们，放手，不然我要开枪了!"他躲进工作室的最后面的角落里，头上蒙着一块被单，在下面悲切地嘤嘤啜泣道："你们放开我!我不愿意，我不去……我不需要戒除疗法。我完全正常。我马上就会证明的。"

霍赫博士的举动似乎并没有特别惊动沙克：

"有点儿迫害狂，会醒过来的……"

"我们有这些经历，很可以感到自豪了，我们，"我的目光和小犹太的碰在一起。还要"那个人"干什么?没有"那个人"我们也经历了非常有趣的事情。

沙克在床上斜着身子撑起来。

"你们，你们各位同伴不能以为我也发疯了，以为我刚才谈的正在开始的生活的那一番话不是当真的!新的时代就要到来，我告诉你们——思想会暴露出来，感情会从隐蔽的深处揭示开来。有些人远远离开自己的圈子，出去寻求危险的斗争。其实在

我们大家的心里，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进行着危险的斗争……因为'调和的人'这个谎言已经拆穿……人：一个战场……互相残杀的斗争……骇人听闻的暴行……"

他也向窗外看去，向飘动的浮云看去。

"就是为了这个——"

他停了一会，在那张乱七八糟的床上坐端正一些。

"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做一个好人，每一个人都得好好地注意自己……决不要不让别人喝牛奶，决不要……每一个人可以被人影响，可是每一个人也能影响别人……能量守恒定律……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上的定律……就是在心灵上什么东西也不会消失掉……可怕的后果……一种新的道德……一个新的解放学说！一个新的人类幸福的学说！……这是出路，对啦，这才是出路。"

沙克也说："这是出路，这才是出路……"他又朝窗外看去。

当初，劳登萨克老小姐临死的时候，我也这样朝窗外看过，每个人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

"可是非得发生某种事情不可……这样下去不行了……随便什么事情，只要把我们从泥坑里拉出来就可以……"

他似乎在寻觅这"随便什么事情"，在外面，在外面遥远的地方。

"一桩非常伟大的事情！一个奇迹！……"

他又停了一下，然后急促地说下去：

"必须来个爆炸！把整座城市炸得半天飞！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不是陈规俗套，只要能够炸毁整个骗局就行了！一次大骚动！一个大不幸——或者……或者……"

工作室里变得沉寂无声。从霍赫博士蹲着的角落里，传来

一阵吞咽和呜咽的声响。沙克的妻子不停地抄写着，可以听见笔尖的沙沙声从纸面移过去。无边的蓝天从那扇大窗泻进光线，似乎靠近了一些，好象要掀起浪潮一样。小犹太和我都竭力不在椅上移动，然而椅子仍然在呻吟，地板也到处发出轧轧的声响。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样，”霍赫博士从角落里发出刺透人心的呜咽声。

沙克盯着被单，接着举起手指：

“或者，或者？……可别吱声！别吱声！千万别谈这个！你们别说下去了，把它收起来吧……‘某种事情，某种事情’……库夫斯坦因纳广场旁边三个房间的寓所完蛋了，叫我每天怎么能凑二十个‘五芬尼’呢……海马，甭抄啦，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你甭……天哪，天哪，你们要是晓得我知道什么，那就好了！一定会发生某种事情，某种事情……”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样！”霍赫在角落里失望地抗拒着，又发出一声长叹，然后好象滑倒在地板上了。

沙克用烧灼的目光瞅着我们：

“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猜不出来吗？……好吧，你们过来，我附在你们耳边告诉你们……”

我听见，他低声地告诉小犹太：

“战争。”

我也必须把头凑过去，好让他附着耳朵告诉我：

“战争！——”

在这中间，霍赫博士已经从他的角落里走出来。他横穿工作

室在走动，动作慢得出奇。他竭力想走得跟常人一样，他把每一步子的各个动作做得那么精确，所以他的步态看来好象一种幽灵的舞姿，仿佛他身体的内部交织了铁丝，有人——也许坐在那边屋顶上面——这样可怕地、缓慢地牵动着它们似的。他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掉转脸孔向着我们无法看见的观察者，可是他大概却能把他们清楚地辨认出来，他们在那边远处的屋顶上面，在落日的余晖里，屋顶发出淡黄色的光芒。他坐下来吸烟，不厌其烦地又分解着每一个动作。好象重新找到正常的生活道路需要作出痛苦万分的努力一样，好象刚才第一次告诉他怎样试用火柴盒一样，他一边胆怯地打着哆嗦，一边想把火柴划亮。猛地，他加快了动作，转过身子，把背脊朝着窗子，火柴擦着了，他贪婪地吸进香烟的烟气。他那错乱的神经恢复正常了。

接着，他又用一根折断了的牙签挑起一撮鼻烟……

我们下楼的时候，我用手指在耳朵里乱掏，想把藏在里面的耳语挖掉。

“应当……你看‘那个人’对于这个的意见会怎样呢？”

“现在情况严重了，我告诉你……你不认为应当……”

每一个人都朝着另外一个人看，想从对方得到支持。

我已经挨近了它，挨得很近——改变。一阵恐惧袭来，我又给扔回去，远远地，远远地。“决不要那个人！决不要那个人！”从家里向我传来一股压力，虽然弗埃克的腿生得这么短，虽然他在曾经跟杜赛尔坐过的长椅前面抖得这么厉害，可是自从他跟我在英国公园里谈话以来，他长大了，他这样坚决果断，象巨人一样挺立起来了，他命令道：“立正！”可是由于我的犹豫不决，我这魁梧的身材却可怜地缩成了一团……我使小犹太也叛离了正道。我这个俯首听命者又把坚定不移的生活击败了。

我们两个无依无靠地在楼梯的深处沉下去，到了外面空地里，没有道别就很快地分手了。每一个人都避开另外一个人，仿佛躲开了对方就能摆脱自己的弱点似的。

我听见自己在说："我好象给卷在两股洪流的旋涡里，使我团团打转……唉，我们这样的人！啊，象我这样的人！"

过了几天，我们参加施台凡尼咖啡馆艺术家们的一次行动，这是对付《慕尼黑新闻》的一个不得人心的编辑的。在一期"文坛巡视"里，这位编辑胆敢对出入于施台凡尼咖啡馆的艺术家们的天才表示怀疑。我们认为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把这个艺术的仇敌训斥一番。现在我们能够时常使一切俗物气得发昏，他们当中不管哪个，只要闯到施台凡尼咖啡馆里来，我们就把他痛骂一通，要是揍他一顿再来收场的话，那我们可就浑身舒畅了。我们觉得那个顽固的编辑正是这类俗物的化身。

这一支队伍由克莱比希率领，喧嚷着朝辛林格街开去，小犹太和我装腔作势地跟在后面一路奔去。沙克被指定为发言人，但是克莱比希说，大概没有许多话可谈的，必须提出"不容置辩的"论据。我们由门房带到报馆大楼的第二层，不费什么周折就被允许进入编辑室。

那个编辑，一个垂老、肥胖的矮子，带着亲切的微笑，站在他的写字台后面，向我们每一个人都伸过手来。

"我们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沙克开腔了，"还是开门见山吧。您胆敢这样议论我们，我们要您在最近几星期中发表相反的意见。表示态度！"

"可是各位先生，"那个编辑表示反对，"表示我自己的意见，

这总还是允许的吧……正是你们，各位先生……”

“不行，对于我们就不许有这种事情！”克莱比希挺身而出，“象您这样一钱不值的俗物只有闭嘴的份儿，要不，就接受我们的命令……您又在写字台上动什么坏念头……把它拿下来……丢人！”

“丢人！丢人！”我也跟着喊叫，就象我在家里学来的那样。我这一吼叫把家里全部的丢人事情都摆脱掉了。

克莱比希使劲一挥，把文件、墨水瓶和一只皮包全撂到地上去了。

“今天这算是给您一个警告，下次啊，你这贱坯，就要掴你耳光了，给我记住……向后转，走！”

“各位先生……”从写字台后面传出抑制着恼怒心情的声音，“你们不觉得，你们的举动不象艺术家，倒象喝醉了酒的学生会大学生吗?!……”

“什——么?”克莱比希已经把我们当中的一半带出门外，这时猛地狂怒起来。“他还想大胆顶撞哩，这矮鬼，这胖子！”克莱比希正想冲向那个编辑的时候，沙克抓住了他的胳膊。“随他去！随他去！”

“放十马克在桌上，立刻放上去……当做罚金……”

“各位先生，我真不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可不是当真的吧……这简直是敲诈！”

“小子，现在没有什么明白不明白！把皮夹子拿出来，拿钱来……”

“拿钱来！”我忍不住要露出头角来。我朝一张写字台喊叫，一张象父亲使用的写字台，在他那张上面，年复一年地，堆放着永世捆在一起的案卷。

“我实在不知道，各位先生，我身边有没有这么多钱……”这时他的声音已经在发抖了，他的手伸到胸前的口袋里去。

“‘匈奴人’他这样说，‘匈奴人’，”——我撞了小犹太一下，他摇摇头——“他压根儿就没有说过。”

“可是各位先生，各位先生……”他把钱数在一起。

克莱比希气势汹汹、蛮横粗暴地站在他的面前。

我们象经过了一场全胜的会战，开回施台凡尼咖啡馆。克莱比希受到特别的表扬，因为他这么有力地驳斥了那编辑。那十马克克莱比希自己留了起来，“以备特别的支出”。

我把小犹太拉向后面。

“他说过匈奴人，我听得清清楚楚：匈奴人。”

“你究竟怎么会想到他说匈奴人的呢？他压根儿就没有说过。”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我独自沉思，我们又结成一帮了。

沙克转身向着我们在等待。

我感到惊奇，他为什么也来参加。

“一个黑帮！”他独自在咒骂：“一个黑帮！”他震动一下，仿佛要把自己从我们身边推开似的：“赶快走开。这儿没有你的份。”

玛格达邀我上宫廷公园。我们到拱廊咖啡馆，坐在露天里。小亭子里，一个军乐队在演奏。我喷出香烟的烟雾时，恍如站在卡斯特门旁边的香烟店里，因为昨天在禁止旁听的情况下，开始了控诉抢劫杀人犯库尼克的案件的审理。

“跟您说呀，”玛格达用她的目光寻找我：“以前您做过几首好诗。有一首我甚至还背得出来哩！您自己听听看：

“有时候，在夜里，
你呼唤你自己：
‘赶快作好准备！’
时间正在消逝。

时间不断消逝。
时间毫不容情。
有一天，力量就会消失。
有一天，懊悔就会太迟。

决定的时刻越来越近，
失掉时机将会噬脐莫及。”

这是真正的……可您现在却在那儿写些什么东西……唉，全叫我讨厌，就不用提这个了……霍赫博士已经把我判了死刑了，由于无法排遣的变态心理……他巴不得我死呀！我决不会由着他把我送去做马路天使的……你们这些心理的解释者，你们这些人类的剖析者，你们！天长日久，这个谁也忍受不了！唉，再去爱一个人吧，就这么爱他……非常平凡地，花边的桌布，瓷质的小猪：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多好啊，是吗？……都是你们这样吵闹骚扰才把人家害到这个地步的……别做梦，以为你们有多大的危险性！你们一点力量也没有，变成了狂人的俗物……你们可骗不过我，因为我是从乡村来的，从霍尔斯坦因来的，我母亲是个洗衣妇……你们的鬼把戏对谁有用?!对你们自己最没有用处……非得发生某种事情不可，好叫你们明白过来……你们

当中只有沙克才有点用处。他只是跟着逢场作戏而已。他写到饥饿，写到穷人。而且写到改变……我干吗把一切刚好要告诉您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您这个可怜的傻瓜，您……

我又用手指在耳朵里乱挖。

"变成了狂人的俗物，"她这样说过。她朝军乐队看去，转过身子：

"该死……"

"您还在念中学吗？"然后她改变了声调，随便问道。

"毕业班。三天以后，就要举行毕业考试了。"

"真有意思。您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功课很难，是吗？"

"我们觉得不容易啊，我们高级中学的学生。"

"你感到难学吗？"

"象我这样的人学起来很困难，一个……"

"哦，我明白啦。我也必须含辛茹苦才能应付得了。因为我还得照顾一个孩子。"

"您在'黄蜂'歌舞场演唱吗？……"

"可是这不够啊。现在我主要做显灵异人。我叫阴魂显现出来。施伦克-诺钦教授聘请我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

"跟您说吧，您瞧。今天象我们这样的人，只有靠这种骗局才能赚得到钱。可您得答应我不讲出去，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把我的命根子给毁掉了……言归正传，用的是一块薄皮，可以叠得很小，舒舒服服地放在嘴巴里。教授先生瞪着眼睛，使我进入催眠状态。既然他高兴这样，付钱又很大方，我干吗不让他使

我进入催眠状态呢？接着，我就叫阴魂显现出来了。这时，我把那块薄皮伸到嘴巴外面，随后它就变得象脸孔那么大，阴魂的出现给拍摄下来了。这样表演一次可以赚到五十马克……我一个人在台上，和迷暗了的观众室分隔开来，所以一点也不拘束……在表演的时候，教授先生禁止任何一种干涉，因为这对异人会有生命危险……就是这样的生活……我被描画在一本又大又厚的科学书里。我叫做：异人夏娃。”

异人夏娃塞了一口鲜美的线面到嘴巴里去，表演时她就是从那里叫阴魂显现出来的。“味道很好，味道真好，请吧，您吃呀，尝尝看！”她一边在嚼，一边问道——一段线面从嘴巴里掉到盘子上——：

“您就要考试了，那么以后，您以后想做什么？”

做……以后……以后……做……

我觉得仿佛一个显现出来的阴魂在问我一样。

眼睛瞅着那段线面掉在上面的盘子，我回答道：

“那么以后？做？没有什么了……我不知道。”

第二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弗埃克跟我攀谈：

“我虽然没有权力监督你，可是我看你在进步。尽量放纵吧。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只是别跟‘那个人’再往来了，你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好啦，我祝贺你。就这样搞下去吧！”

他这么使劲地握着我的手，使得我不能把手抽出来。

47

一套谎言和托辞使我能够争得新的生活所必需的时间，能够尽可能长久地离开家里。父亲忙于著述一本书，不许别人打

扰他，我变成了一个暴动者和骚扰者，他却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母亲有几次对我新奇的服式和挑衅的举动感到奇怪，可是我能很容易叫她放心，我使他确信，我的行动举止现在非常时新："年少气盛的时代"我求她原谅我，她亲切地对我微笑："可别老说这个'胡说八道'——这个你又在哪儿学来的！"

如果晚上我及时回到家里，克莉丝狄纳又会到我房间里来，叫我想起以前的情景，那时她总要坐到我的床边，给我讲故事，给我唱歌。接着她问道："少爷，您有什么不舒服？"——"我有什么不舒服，克莉丝狄纳，我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什么。"

她不相信地晃动着她的头，她似乎回头远远地看到那个新年的夜里，那一夜我是在厨房里她的身边度过的。"别叫'少爷'，"我又请求道，"还是叫'匈奴人！'或'变成了狂人的俗物！'吧。"克莉丝狄纳独自低垂着目光，嘴唇在翕动，仿佛在念祈祷书似的，就跟当初我们去看卡尔舅舅的时候一样……

我正要喊克莉丝狄纳，她却在叩门了。

"进来！进来！"我很高兴，感激地接待她："告诉你，克莉丝狄纳，我留级了！"

"老爷、太太会说什么呢，我的天哪！"她低声说道。当我回答说"告诉你，克莉丝狄纳，这个我满不在乎"的时候，她一边说着："你得顾全你爸妈的面子才是！"一边急匆匆地走出我的房间。

毕业考试的成绩在大礼堂里隆重地宣布了……教务主任宣读了通过毕业考试的学生的姓名以后，同学中间起了一阵低语

声：没有弗埃克和我的姓名。"可是不及格的有……"教务主任提高了声音，里面混和着严厉和同情。弗埃克的姓名和我的一起报了出来。有几个学生切切私语道："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两个人。"

弗埃克在下面学校前面等候我。

"哼，你还有什么话说？这是你自己找的，你这背信弃义的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我们两个！我们喝酒去，好让我们再亲近起来！"

我觉得好象他刚才对我说："……我们本来就有他妈的维持秩序的职责，必要的时候，就用铁和血来维持。"——可是我却这样回答道：

"我感谢你。你已经使我确信了。完完全全地确信了。确信了相反的方面。"

我发觉，他听到我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又从无畏的巨人缩成从前那样矮脚的肮脏东西，可是我长大了，象"快乐酒友"旅馆主人那样魁梧——当时我和他一道长得比那个绞架还要高——，也象当初我在康士坦兹大礼拜堂里的石板上那样高大，于是我补充说道："我知道，我应该倒向哪一边。"

所以"那个人"的确没有把我看错：我已经一个人度过了这道关口……

在我能够告诉父亲，说弗埃克同样也留级了以后，他就怀疑考试委员会不公平，对它很不高兴。他威胁说，要向教育部提出申诉。

"跟这样的朋友往来，"他随即说道，"就是留级也没有关系。这并不是最糟的事情！"他嗤笑留级这件事，说："这一下你们可又合在一道了！"接着问道："你说，怎么样，你不想一道到茹尔米

许—巴登基尔辛去吗?"——"可他的朋友要来看他呀,"母亲替我回答。父亲心情愉快地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但是你们随后可以赶来。无论如何,诚恳地邀请你们……你的朋友和那位客人……你们三个……"

第二天,父母亲乘车往莆尔米许—巴登基尔辛去了。母亲跟克莉丝狄纳一直走到外面楼梯上,商量着一定要把我的饭菜弄好,在我屋子里的桌子上已经放着一笔数目可观的零用钱,同时还有一张母亲写的条子:"回家别太晚!"

看来仿佛沙克关于正在开始的生活的美梦倒在我的身上实现了。咖啡和面包,连同《慕尼黑新闻》晨刊,都给放在餐盘上,送到床前来。克莉丝狄纳报告她买来的东西,然后我在浴盆里面拍溅着水,直到兴尽方才住手,晚上我在厨房里克莉丝狄纳身边吃饭。

"克莉丝狄纳,来呀,那支歌给我再唱一遍……"

于是克莉丝狄纳又唱了:"我必须,我必须,到那座小城去,可是你,我的宝贝……"同时我把克莉丝狄纳的手荡来荡去,就象当初我们一道到异乡,到布克斯台胡德去的时候一样。

虽然我早就不相信上帝了,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空荡荡的寓所里,仿佛住着上帝似的。

在我逍遥自在地穿过所有房间散步的时候,我询问各个物件的来源,自从父母亲离开了寓所以后,这些东西似乎都恢复了自己的生命。我可以静静地站在每一个房间里,可以带着我的思

想待在那里面，却不会由于打开一扇房门而受到惊恐。

我把他摆脱了！我把他摆脱了！终于永远把他摆脱了！弗埃克吃了败仗，我打着鼓、吹着号，向前进军，开进了凯旋门。

我坐到那张外婆特别喜欢坐的椅子上去；从那里，我观赏着壁上的图片、外公的照相和拿着百合花的正在飞翔的安琪儿，她看起来象杜赛尔，因为她从桥上跳下去以后，也同样是掠过大地在飞翔着。外婆的慈爱温暖地把我围住。虽然客厅已经锁闭，我寻了好久才把钥匙找到，可是也没有人禁止我进去了。我坐到母亲的画像前面去，叫画像给我讲述一些事情，于是画像谈起一种徒然"反对"的生活。接着我对画像说道："将来我也要把一切都讲给母亲听，一切，一切。"

现在我从书架上伸手取到了布洛克豪斯的《小百科全书》第一卷：A-K，却不怕给父亲抓住了，看百科全书在我是禁止的，母亲曾经给我解释过，因为里面有些涉及隐秘的东西，这对一个孩子是不合适的。可是使我大惑不解的是：照我看来，我已经长大成人了的时候，那道禁令仍然没有撤销。为了用棘手的问题使父亲在母亲面前发窘，我虽打算精读整本辞书，可是看到"阿比茄埃尔"这一条就停住了。"阿比茄埃尔：犹太卡美尔的纳巴尔的妻子，后来是戴维斯的妻子，以她的聪敏闻名（撒母耳①第一章第二十五节）。""阿比尔加特（读作——高特）"——看到这个地方，我阅读的兴趣中断了。

我现在可以不断地问这本辞书："社会主义"、"未来的国家"、"倍倍尔"——夜里，把那几本厚书拖到床上，喝着冷可可，吃着奶油面包夹冻肉香肠，一直研读到清晨。

集邮簿我也可以欣赏了。那种剪了下来、曾经换来锡兵的

①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人名。

邮票数目相当多，所有赫尔戈兰①的邮票都没有了，那个集邮簿的骄傲，一张黑色的、一芬尼的巴伐利亚邮票也在那次可耻的交换中失掉了。当初父亲发现"邮票事件"的时候、那个星期天多么可怕啊。在父亲打开集邮簿，想充满自豪地把"他的青年时代的宝藏"指给我看以前，并没有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发生地震。虽然要把那本庞大的集邮簿从柜子上拿下来，使我感到困难，然而"青年时代的宝藏"早已被我偷偷地劫掠了。父亲逐页翻过这个不幸的宝藏，我只好忍受噼里啪啦的耳光，坐在那里。

集邮簿旁边放着那个棋盘，许多棋子都已没有头了。我在父亲写字台前面的弹簧矮椅上坐下来，拿起父亲那支粗大的软木笔杆，在一张纸上乱涂一通，直到笔尖裂开为止。"换个位置吧！各位先生，太太！"我高声喊叫，"我们更加了解情势！"我把两条腿伸到写字台上来，它战栗了，随后我把屁股——作为全身支柱的臀部放到上面去，把唾沫吐到地毯上去。"我总要把你收拾掉！"我高踞在父亲的写字台上，面朝屋子说道："我迟早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呵呵呵！"克沙佛威胁的笑声从我心里发出回响。

·

突然我心里静下来了，完全静下来了。我轻轻地从写字台上滑下来。我用两只胳膊捧着家庭纪事，把它放在写字台上，放在正当中。我翻到第一页，撕掉的那一页，我开始站着看这本纪事，好象看《圣经》一样："起初……"

"起初……"我提高我的声音。"起初有着改变的意志，过着坚定的生活。自此以后，世世代代都作过切实的努力，"我翻阅

① 德国北海中的岛屿。

着这本纪事,"来忘掉这种意志,来否定这种坚定的生活,代之以一种唯命是从的生活。到了今天,到了现在,他们果然把这种生活建立起来了。"

哈巴狗说得对:站着也可以祷告。

"您不就是……"我朝那位仅仅跟我一起还留在火车站上的先生走去。"很久没见面了,"哈巴狗说道,于是我也说"很久,很久没见面了"。

"哈哈哈,"哈巴狗一边继续走着,一边在笑,我也只好"嗨嗨嗨"地笑,象父亲的那个学生会会友一样。"你们的火车站的确宏伟,这点必须承认,"接着我才有机会回答说:"是呀,是呀,慕尼黑名胜古迹很多,值得一玩。"随后,我问道:"猎舍怎么样?"

"多谢你的探问,"哈巴狗回答道,他偶然在一次纽伦堡的教师会议上碰到孚尔契院长,直到他提起孚尔契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才觉得,真正的哈巴狗已经到了。我跟他打招呼,说,"你好!"就帮他提着箱子。

我们从火车站乘出租汽车到海斯街,这一段路虽然很短,却又使我们彼此在对方面前显得做作生硬了。我解释伦巴赫别墅、牌楼、会堂,我絮絮地说着现成的套语,宛如一个向导。

哈巴狗忙着解开行李,忽然抬头问道:"你还相信上帝吗?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相信了。"——"我呢,"我自负地回答道,"现在跟施台凡尼咖啡馆里的人往来。"——"好吧,这没有关系,你当初不是做过诗吗?"随后他装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谈起他所加

入的“法兰肯”大学生协会的饮酒晚会。“我在埃尔兰根研究的森林学是一门相当困难的科学——”——“可是我爸爸却属于一个大学生学生会，”我抓住了一句话就冲口说，“再说，我——象森林学这种东西，哼——我会研究好一些的东西。”

在我窄小的房间里，我们彼此远远地分开站着。我们别这样吧，我本来想这么说的，可是我却走在前头，说：“请吧，”就跟我看见过的接待访客时的态度一样。我揿铃叫克莉丝狄纳来，装出一副家长的模样。

非得发生某种事情不可。空荡荡的寓所在等待……

“先生、太太们都准时来吧？”克莉丝狄纳重复地问道，她下午就忙着布置晚会的餐桌了。

哈亭格尔准时来了。

我带着他走过所有的房间，在起居室里把平时父亲坐在上面的转椅推给他。

“怎么样？好吗？”

“我留级了……”

“可惜啊……那么，有没有别的事情……”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在他严肃地进来的时候，我在这些日子中经历过的一切似乎都已避开了他，可是今天晚上，除他以外，我也邀请了刚才在想象中逃走的那一批人。

“我有几次看见你在自大狂咖啡馆里，你跟勒文斯坦因……”

“唔，偶然去去，我们只是看看……”

他不是要来审问我，所以他接着说：

“是啊，那时我正忙着，要有时间我也会去看看。”

我朝那里看去，朝施台凡尼咖啡馆看去，好象隔了许多年似的。我只清楚地牢牢记得玛格达和沙克，我们彼此打着招呼，大家还是朋友。

“我已经考虑过了，”小犹太向我走过来。“我也已经考虑过了，”我回答道，我们非常明白对方的意思。小犹太接下去说道：

“那个编辑的事情还不只是一种胡闹。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卑鄙的。就跟当初对待瓦尔特褔格尔的手段一模一样。一种可怜的胆怯行为！我们这样做法，在规规矩矩的人们心里不会留下好印象的。相反地，完全相反地……整个施台凡尼咖啡馆都是这样……这是收场的时候了……”

“对！”我坚决地说道，“对！”

哈亭格尔装作没有在听；在这中间，沙克、霍赫博士、克莱比希和玛格达到了。我去喊哈巴狗，他本来想不过来，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的同道。我说服他，这时我们一下子又好象回到了猎舍里一样。我们挽着胳膊走过屋子。

玛格达坐在写字台上，沙克站在客厅里的画架前面，克莱比希在挑剔外公的图画，说：“拙劣的莱柏尔① 仿制品。”霍赫博士摊开在沙发上，还跟小犹太激烈地争辩着。克莉丝狄纳端上晚餐，晃动着头，喃喃地念着一句《圣经》的经文，我把窗帘拉拢来：“别让爸爸妈妈……”

“那个哈亭格尔，那个人……”我讥讽自己：那个哈亭格尔，那个人一直还坐在父亲的位置上，我骄傲地向四面旋动着他的转椅，“骑轮旋木马”，就跟我从前时常偷着玩儿的那样。就这样，

---

① 莱柏尔(1844—1900)：德国画家。

我兴致勃勃地从四面让惊恐不安的家具们看看他……

霍赫博士坚持这样的意见：人们可以不受外界事件的影响，在自己内心变成一个新人，关键只在于消除变态心理，不顾一切地尽量发泄遭到抑制的情感。对于小犹太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这一点，他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划分的本身就是由于形成严重的变态心理而产生的；正如一切解放和救世思想都发源于自卑心理一样，每一个改造世界的人必须首先分析自己，医治好自己，他也就会放弃改造世界的计划——"阶级！阶级！"霍赫博士叫骂道："请您记住，先生，精神的事情是没有阶级性的——可是您否认精神的事情，您尽管否认吧——"小犹太想证明，霍赫那些英勇的攻击的矛头根本没有指向社会主义的学说，只是指向某种漫画，这种漫画可能是为了便于反驳才自己设想出来的，这时小犹太的声音必须用力才能突破杂乱的谈话。他说社会主义的导师从来没有断言过：精神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世界只被物质利益主宰着。当然，精神的事情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不会想否认思想的影响的，可是……

可是克莱比希叫嚷道：

"您的工人阶级……一群蠢笨的人……"

"请想一下，"小犹太正要回答他，可是克莱比希惊跳起来。

"我不愿意。这个忙我可帮不了；我不高兴去想。这种胡闹的事情到结果就是自杀。"

哈巴狗插嘴反驳道，根本没有物质的东西，就本质来说，一切都是精神的……上帝……

这时沙克冒火了：

"上帝还不如五芬尼使我感到兴趣。"

霍赫博士还在反对小犹太，尖叫着把别人的声音压下去：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您说话尽管转弯抹角好了！您的变态心理可瞒不住我。先生！您这一类人要造反，只是因为看到梦想的实现受到了阻碍，就是这样的梦想：同样也做一个脑满肠肥的俗物。您和您这一类人，我的先生，只会把新的致命的变态心理传染给人类而已……先生，如果您告诉我您的一个梦，那么我就会使您对自己感到害怕……”

“碎嘴子！碎嘴子！”玛格达摆荡着两条腿，从写字台上下来。只有沙克想吃东西，在那里狼吞虎咽。

哈亭格尔、小犹太和我，我们坐在一道，我们三个。

“我仔细思考过不可理解的东西，”小犹太对我说道。“谁没有思考的勇气，谁就会躲进不可理解的世界，毁灭在麻木不仁之中。所有这种愚昧无知、优柔寡断、反复无常都是由来已久，是从我们历史里传下来的……完全停止思考，这种有意的蒙蔽还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只有轻视人类，才会赞扬不可理解的状态，兽类麻木不仁的状态……可是人类的特性却在于井井有条、简单纯朴，在于要从不懂达到了解，要使不可思议的变成能够了解的。”

我们确实明白这个道理。雾气，瀑布。可又忘掉了。

小犹太似乎指着哈亭格尔。他不用说什么话，象今天晚上这样。只要他在这里，这就好了。他能使人坚定不移。

“我也仔细想过，”我接下去说，可是直到今天晚上，在哈亭格尔的面前，我方才想过这件事情。

“庸人所肯定的，我就否定它，或者倒过来。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办法似乎完全行不通了，这样只能使我重新处于被动的地位，处于一种颠倒过来的被动地位。如果两个人讲同样一句话，指的却决不是同样一件事。一个‘是’和一个‘不’可以从完

全不同的角度出发，朝着完全不同的目标推论下去。庸人肯定和否定的事情，我们也加以肯定和否定，可是理由各有不同。我们必须寻求正确的事理，说出事实的真相，不管我们周围对于这事的看法怎样。"

在这一刹那，我觉得，仿佛我又会见了理查·戴默尔，我要倾听他，再也不拿无聊的俏皮话转移我的注意力了。他说了许多有用的话，至于他的警告，那我要听凭未来来处置了……

"好啦，各位同伴，现在结束吧！你们也吃饱了吗？现在走吧！"沙克站起来，霍赫博士在这中间已经走到阳台上去了。

哈巴狗厌烦地摆脱了克莱比希，他还在哈巴狗后面喊叫：

"我对您起誓，爱情跟精神的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起誓！我结过两次婚。第一个钞票很多，第二个屁股很大。"

"扯得够了吧？走！走！走！"沙克的声音威吓地催促着。

"啊，你们真可怕，真可怕，"哈巴狗躲到哈亨格尔的身边，"您认为上帝怎样？……"

"今天，人类已经大大地进步了——"小犹太正要回答下去，突然克莱比希狂笑起来：

"大大地进步了！大大地进步了……"

于是沙克结结巴巴地插嘴说：

"还不如瓦芬尼！还不如瓦芬尼！走！走！走！"

克莱比希走到屋子中央：

"请注意！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炸药。为了什么？这不是问题。我们憎恨任何理性！我们要燃起烈火——一团魔火！要恣情放纵！"

沙克拉扯着玛格达：

"我想给你莫大的光荣!"

玛格达从他手里挣脱开来:

"你不害臊……发疯了。神志不清了。"

"还有一个消息,"我把哈亭格尔扯开,"我已经把他摆脱掉了。我说的就是那个弗埃克。"

"你这头绝望的畜生,"小犹太在克莱比希面前啐了口唾沫。

"你看战争会发生吗?"我问哈亭格尔,可是接着我们两个同时都朝阳台外面看去。

翟赫博士在遛来遛去,步子迈得非常缓慢,就象我在沙克工作室里看见过的那样,同时他用两只胳膊打着轻松的拍子。他过分拖长地重读每一个音节,朗诵道:

> "我在等候朋友,夜以继日地准备着。
>
> 新的朋友们!来吧!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我们房间里的人都象大合唱似地朗诵起来: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接着大家默不作声地站着。

"谁一起去?"沉默中,传来玛格达的颤声。"十一点五十分——因为我还得到'黄蜂'歌舞场演出。"

"大家一起去!"克莱比希命令道。

"黄蜂"歌舞场里吵吵嚷嚷,挤满了人,我们费了好些力气才找到座位,彼此分开坐着。随后,有一张桌子空出来了,哈亭格尔、小犹太、哈巴狗和我就坐在一起。翟赫博士和克莱比希碰到

了熟人，坐得离我们远远地。沙克在侦察全场，一会儿坐到这边去，一会儿坐到那边去，有一回，他从我们桌旁擦过去，附着我的耳朵低声说道："我看和平靠不住，还不如瓦芬尼靠得住……"

玛格达的表演作为最后一个节目宣布了。

有人喊老板娘听电话的时候，玛格达在唱着《高个子弗朗兹》这支歌。

"……我和高个子弗朗兹跳舞，
我的全身感到一阵震颤，
从头顶一直到脚尖，
我差点心醉神迷……"

这时，电话听筒拖在长长的皮线上挂了下来，听音器在旋转，里面发出嘎啦声和沙沙声，仿佛一个重要的消息在激动地寻找一只耳朵似的。老板娘一边在裙子上擦着两只手，一边走到电话机面前，同时她朝衣帽间上面的钟看去：两点半……暴躁地拿起电话听筒。她把它一放到耳朵旁边，脸色马上变了，露出一种阴沉、愠怒的表情，仿佛在质问："这么晚还找我干什么？"她闭上了眼睛，想听清楚一些，她歪着头，好象要把尖锐的声音深深地听到耳腔里面去。随后，她挺起身子。那张长着双重下颔、两颊松软的肥脸似乎在接受一道命令。

"从头顶一直到脚尖，
我差点心醉神迷……"

观众也在唱。

"各位先生、太太!"老板娘站在歌舞场的中央,"我要通知大家一件事情。"她咽了一口唾沫,朝前面走了几步,想靠在一个椅背上。

"肃静!"有人厉声叫喊,"老板太太亲自讲话了!"

"我和高个子弗朗兹跳舞,
我的全身感到一阵震颤……"

钢琴演奏者怒气冲冲啪地一下放下盖子,玛格达留在台上,张着嘴巴,举着胳膊,好象僵硬了似的。

"简直卑鄙,"钢琴演奏者退下去。

"各位先生、太太,"老板娘发出咯咯的声响:"弗朗兹·菲迪南大公爵和他夫人——"

"这个小菲迪——"

"这个小菲迪·弗朗兹——"

"注意! 贵宾到……"一片乱哄哄的笑声。

"各位先生、太太,我真不明白, 请您们听我说呀,请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呀!"

"肃静!"

碰撞的杯子发出叮当的响声。

"……他们被刺了……"

"好极了!"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声音咕哝道。

"啊,您可别开玩笑呀!"又传来一个愉快的声音, 接着响起严厉的喊叫:

"我们决不允许说这种俏皮话! 谁在那儿喊'好极了'?!"角落里一张桌子旁边的人在狂喊: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站起来！流浪汉！”从那张桌子发出命令，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卫队长：

“各位先生、太太，由于奥国皇太子，弗朗兹·菲迪南大公爵和他的夫人被刺，所有旅馆跳舞场都必须立刻关门。”

老板娘把脸孔埋在手帕里啜泣着。

唱过“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克莱比希从桌旁站了起来，朝卫队长走去：“请您把喊‘好极了’的流氓查出来！”

所有的人都向歌舞场外面挤去了，只有玛格达还站在台上，头向前倾斜着，仿佛在使劲地谛听着飘忽无踪的信息。就这样，她消失在无声地一点一点拉拢的布幕后面。

“走！”哈亭格尔抓住我的胳膊。克莱比希在外面怂恿那卫队长，他重复说：“您到底怀疑谁呢？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地肯定某个人呀。”

霍赫博士和沙克挤过去了，他们挨着屋子溜下去，仿佛在潜逃似的。街角贴着《慕尼黑新闻》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着凶手的名字：普林契普。

“普林契普万岁！”我喊道。

有几个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吃惊地散开了。

哈巴狗从我身边走开几步：“你想做德国人吗？！呸！好不害臊……”

……约翰尼斯教养院。猎舍……当时他也老说：“呸！不害臊……”

我朝哈巴狗笑笑。

可是哈亭格尔又抓住我的胳膊：

“现在可别这样疯疯癫癫啦。走！”

48

我不耐烦地听着哈亭格尔的报告，他说，全世界的工人都在游行示威，反对战争。

“这次战争打我们身边过去了，”哈亭格尔自信地说道，我拿着拜德格游览指南，准备讨论一次美满的夏季旅行。这次我们想到加尔达湖去。哈亭格尔用手指画出那一段路程：因斯布鲁克，沿福拉尔贝格铁路一直到兰德克，欧兹塔尔，博岑，梅朗，里沃利——或者：因斯布鲁克，穿过布伦内罗，特里恩特。哈亭格尔的手指指着加尔达湖，我却读着附注的旅途说明：“湖水大都呈深蓝色。”

“你们知道吗？”哈巴狗从街上走过来嚷道，“土耳其街兵营前面站着一些穿灰色制服的兵士……”

“灰色制服？”哈亭格尔惊跳起来。

“灰色制服，哈，终于——”我脱口说出这句话。

“我要自愿去报名！……”哈巴狗又喊道，在下面等候。

“湖水大都呈深蓝色，”我让拜德格游览指南开在那里。

土耳其街兵营的宽阔的大门前，站了一些穿着灰色新制服的近卫步兵团的兵士。

“出了什么事？”哈亭格尔朝当中一个兵士走去。

“没有什么事。会有什么事？发生战争了，”那个人愉快地笑道，又跟他的同伴闲聊去了。

在兵营的操场上回响着命令的声音，岗哨举枪致敬，于是一

队兵由一个少尉率领着，拐进土耳其街去了。

这个正在行进的小队很快就被好奇的人们围住了，偶尔，一下有力的击鼓声打破了行进时的沉寂。

“现在他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了，”我后面一个胖子喘息着说道。

有几个人在报告新闻：“两个塞尔维亚的间谍扮作尼姑，在奥勃维森凡尔德给逮住了……他们想在井里放毒，这帮强盗，这帮卑鄙不堪的强盗……他们乘飞机越过纽伦堡……啊，哥萨克人已经到东普鲁士了，在那里屠杀妇女、小孩和老人……”

哈巴狗突然转向我们两个：

“现在实现了，大团结……现在我们大家是一个民族了……我自愿报名……”

一阵疾播的鼓声过去以后，那个少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有几个人犹豫地脱下帽子。当这一队兵开回到兵营里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停在原来的地方，仿佛被咒语牢牢地禁住似的。

音乐声中，布里纳街上布起岗哨。一声洪亮的“乌拉！”震响着传过广场那边去。乐队奏起《守望莱茵河》。哈巴狗把头一仰，就唱起来，不停地唱着。我推推他：“走！”他越过我的头顶看去：“我根本不跟你们说话了……在你们，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歌声使他远远地离开了我们，某种不可穿透的东西已经把哈巴狗罩住，使得他对我们所建议的一切都感觉不到了。“对，一切都完全变了……可是你听……”我想再说一次，哈巴狗却摔开我的胳膊：“别说啦！你瞧，这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大家不了解了……”

个别的大楼上已经飘扬着旗帜了。人们聚集在一起，喊着“万岁！”和“乌拉！”载着军官的汽车驶过去，人们挥手、摇动帽子

向他们招呼；一个年老的女人一瘸一拐地朝其中一个站在电车站上等候的军官走去，吻他的手。

许多迎着我们过来的人都走得很轻快。"有什么消息？"陌生人在街上互相攀谈起来，彼此用"你"来称呼。战争似乎使所有的人都亲近起来。

"现在发生战争了，战争！"一个理发师的助手狂喜地到二层楼上来；阳台上，一面黑白红①的旗帜舒展开来了。"哈，终于来了！"驶行的电车上也用小旗装饰起来。

"这种热情多么好啊，"我把握不定地对哈亭格尔说道。

"热情当然是好的，可是如果一个德国工人和一个法国工人互相残杀，只是为了用壮烈的牺牲使另外一种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这种热情我可怎么也看不出它好在哪儿了。有什么好呢！"

这是带着一种憎恨说出来的，我妒忌哈亭格尔有着这种憎恨。

"哈，你们这些战争的反对者，"老哈亭格尔兴高采烈地接待我们。桌上摊着灰色的布料，已经画上粉线，准备裁剪，两件灰色的新制服挂在衣架上。哈亭格尔的母亲坐在缝纫机旁边。"一大堆活儿，是吗？今天我就得去再找一个伙计来……怎么样？我们把这新军服穿穿看……"

我们的沉默并没有影响他，他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啊，我的上帝，现在既然发生了战争，那我们就得改变方针了……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现在就会冷静地参加进去。反正战争是无法阻止了。万一他们要我入伍，我也不反对，这样倒可以摆脱一下老调儿，见见世面去。从我那时漫游以来——都快二十年了——，我无时无刻不伏在这张桌子上——

① 标志德意志帝国(1871—1919)的国旗颜色。

是不是？我的老伴，到时候你也不反对吗？……”

“当然，要是你们两个都走了，你们男人，人家就不用象现在这么拼命干活了……”

“好啦，我们等着吧，看看领袖们说些什么，我看哪，这些人也是不会起来反对战争的。不然，他们的命运也准会象约雷①的一样：砰！啪！……”他说的时候还举起手来，仿佛他又开了一次手枪似的……

“我不是总这么说的吗？！……”

他吹着《守望莱茵河》，同时把剪刀剪得嘎嘎作响。

外面过道上已经暗了。哈亨格尔似乎在自己家里也辨不清方向了。我把手伸给他：“好啦，别发闷啦！”在黑暗里，我摸到了过道的门，把他牵到楼梯上。到了下面街上，他很快走开了。

我不由自主地换了步子，以便跟一个走在我前头的陌生人保持整齐的步伐。这个人又跟着前面那个齐步前进；就这样沿着整条街边开上去。许多人不再脱帽问候，而是行礼致敬了。要是有个军官走过，好些人就让到一边，毕恭毕敬地站着。

有时，一群人呼叫着分散开来：追捕一个间谍，或者似乎发现了一辆人所不齿的金条汽车②。

“终于来了！哈，终于来了！”战争的老演习者在行进。“终于

① 约雷(1859—1914)：法国政治家，和平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被谋杀。

② 金条汽车：可能指带着金条、细软逃往国外去的汽车。

来了！哈，终于来了！"刽子手和胆小鬼，游泳纪录创造者和感到无聊的傻瓜跟在他的后面。"终于来了！哈，终于来了！"绝望的野兽在耀武扬威，弗埃克从饰有旗帜的阳台上面探出身子，挥手示意，拍掌欢呼："哈，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哈，一切终于要改变了，"战争在闪闪发光。

"终于来了，哈，终于来了，"一个同志也说过，我也说过，那是我们呆在加尔达湖的时候——"湖水大都呈深蓝色……——终于来了，哈，终于来了。"

我想用另外一种步调走路。我放慢步子，就象我在霍赫博士的举动中看见过的那样，仿佛现在的情势取决于我的每一个步伐似的。

可是急湍的洪流奔向那里去了。

他们到底干吗要走得这样匆忙呢？他们到底急急忙忙地走向哪里去呢？

什么东西能使这千百万在地球上奔向那里去的人群又停顿下来，抬头看看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里正在飘动的浮云，问问自己："为了什么？奔向何处"呢？

在施台凡尼咖啡馆里，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用一种带着刺耳的腔调的声音，在朗读一个宣言，他在宣言中立誓保卫德意志，他的祖国。沙克感到厌恶，摇手阻止他。

玛格达跳进门来："你们谁给我搞几支好听的爱国的主题歌呢？"她在我旁边蹦过去："今天表演时，我要显现俾斯麦的阴魂。妙极了，是吗？"——"玛格达！"沙克在后面喊她，可是她已经在门外消失了，随后他又回过身来："战争会把整个骗局毁灭掉，乌

拉，战争爆发了！哈，终于来了！"霍赫博士绕着弹子台打转，他把弹子棒用劲地在空中挥舞着，证明向比利时进军的必要性。他把弹子棒扛在肩头："战争是解放人类心灵的最有力量的行动，是大举消除一切变态心理的最有功效的良药——""立正！举枪致敬！"克莱比希讥讽地命令道，于是在大家喝采声中，霍赫博士窘态毕露、惊恐不安、莫名其妙地拿着弹子棒执行命令。"枪放下！稍息！枪上肩！正步——走！"克莱比希叫霍赫博士分列从他旁边行进。咖啡馆老板穿着外套，朝霍赫博士走去："博士先生，我向您道喜！"堂倌向他打了一个躬就僵在那里了。"博士先生，姿势准确极了！"酒柜旁边的侍女在送秋波："好呀！妙呀！"克莱比希从这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喂，你们看怎么样，德国还不会胜利吗？连这么个臭蛋都……"沙克在啐唾沫："呸！呸！呸！"系红围巾的诗人坐到他的身边来："我自愿报名，这也是一种自杀的方式。"——"赶快走开！"沙克吼叫道，接着画家克莱比希炫示着臂膀上的肌肉，叉开两腿站在他的面前。"您，请您说说看，我的先生，你干吗要一个劲地啐唾沫?！到了时候，在光荣的战场上，我们流浪汉可一点也不含糊，说不定您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尽管说出来吧！"

克莱比希的脸孔似乎歪曲了，好象一个恶性的瘤肿。

"至于您，我的先生，"他怀着敌意打量我，"我有机会注意到，现在看来害走路不便的毛病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恢复健康的……"

"走吧！"我把沙克拉出咖啡馆，克莱比希厉声的吼叫跟在我们后面：

"叛徒！"

我一回到家里，克莉丝狄纳第一句话就是："有客！"她神秘

地指着客厅的房门："您想不到吧，雨果先生从爪哇来了！他把太太也带来了，一个——"克莉丝狄纳指着裙子上煤烟的污点——"还有两个……喏，他们在客厅里面等着，我起初根本就不想让他们进来……"

"啊，见到你啦，我的外甥，"客厅的房门开了，雨果舅舅握着我的双手。"这一下我们滚到战争里面去了，"他亲热地表示惋惜，他跟我一起走进客厅，把一个肥胖的黑人妇女介绍给我，说是我的舅母，她穿着一件玫瑰色的薄纱连衣裙，坐在母亲的画像旁边，端着长柄单眼镜打量我。两个黑人男孩从弹簧矮椅上滑下来。

雨果舅舅高高地伸到枝形灯架上；直到现在，这样魁梧的身材我只有在十月节的巨人画像上才见到过。起皱的格子上衣软垂垂地搭在他的周身，脸上也全是皱纹，雨果舅舅毫不在乎地把烟斗叼在嘴角，要是换成我，烟斗就会垂到胸前了。

画架上的母亲有一张敷粉的白脸，脸上又略施少许淡红的胭脂，显得容光焕发，她惊奇地从画像的金色框架里瞅着她这个黑色的邻人；这时雨果舅舅愉快地断言道："随它去吧，反正战争对我们损害不会太大，因为我是荷兰人，所以是中立的……我只想来看看老欧洲……我当然也乐意参加追捕金条汽车……"

我带他们看了寓所，报告了最为重要的家庭事件以后，雨果舅舅跟他的黑人太太告辞的时候，枝形灯架摇晃起来。

"我们很高兴，亲爱的外甥。我们住在散步广场旁边的'巴伐利亚旅馆'里。"

"叫我怎么办呢？"小犹太来了，"我妈说，要是我不自愿去报名，我就不用回家了。可是她又在她的夜壶箱上放着白尔塔·

苏特纳①的《放下武器!》……真伤脑筋……香肠头……"

我环视屋内，仿佛不久必须离开它似的，我在考虑该带走什么东西。在一只衣柜里，埋藏着安格斯坦因积木盒、蒸汽火车、要塞、大炮、锡兵、几套"德国青年"的年集和游泳比赛奖品。

"少爷，"克莉丝狄纳在叩门，"我忘了告诉您，您那朋友已经走了。他叫我多谢您。"

"我们的领袖们表示赞成战争了，"哈亭格尔也来了，"谁要是不参加，他们竟然就把他看做一个疯子。国外再也没有什么消息传来了。现在战争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似乎直到现在，直到这一刹那，战争方才发生。在"黄蜂"歌舞场中，电话发出尖锐的声音，——有多久了?!——嘎啦嘎啦地好象在梦里一样。我跟我的步调发生冲突，我穿过一座变了样子的城市，好象在梦里一样。施台凡尼咖啡馆好比一个梦，霍赫博士在里面用生硬的动作举起弹子棒在敬礼；梦里，玛格达在表演显现俾斯麦阴魂，我是一个看客。这不是梦里做的事情吗?——当哈亭格尔在自己家里辨不清方向的时候，我把他从过道的黑暗中带出来。

这一切都不仅是我梦中的幻景吧?……

可是现在我再也不会说："哈，终于来了!"

"你说得对，"哈亭格尔承认小犹太是对的，"我也曾经以为战争是不可能的了，在所有……在所有的工人组织都表示反对战争以后……至于我的父亲，你们想想看：一个老同志……讲述他从军时期中那些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就象一个军人协会的

① 白尔塔·苏特纳(1843—1941)：奥地利女作家，和平主义者。

会员……昨天晚上，那个年老的党费出纳员又来了。他们玩着纸牌，一直玩到深夜——虽然我父亲有许多订货——，而且兴致很浓：'啪，啪'，'嚓，嚓'。最后两个人唱了《守望莱茵河》。"

"怎么样？克莉丝狄纳……"

"好啦，好啦，就要发生战争了，战争发生了……我这双手完全擦干了……这一下少爷们大概不久都得上战场去了……波耐特上校已经来辞行过了，他也向少爷问好……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也已经把旗挂出来了，我们的旗我怎么也找不到，我找了一整天了，说不定放在顶楼上……好啦，好啦，我总是这么说的……"

"等我爸爸妈妈回来，还有一些时候。克莉丝狄纳，到那时我们仍然还可以把旗挂出去。"

"可是到处都已经挂上旗了……"

我们站在阳台上。我们三个。

我在想，总得有三个人在一道才行，三个人中往往会有一个是勇敢的人。两个人太少了，因为这一个可能引起另一个的恐惧，可是三个人——这就好比轮流值班一样，总有一个会有勇气的，在守卫的。

"现在可不要做诗了！"小犹太说，"inter arma silent musae①……现在我们大家要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为什么不要做诗？"哈亭格尔反驳道。"正是现在，我认为，诗非常重要。诗不是能使我们一再记起人类的特性吗？……为了或多或少能够安然无恙地消弭象战争那样的人类灾祸，我们

① 拉丁文：艺术在武器中沉默无言。

也需要诗。我在最近倒正好读了一些诗。”

于是刚才一听到做诗就摇头的小犹太也谈起诗来了。他说：一首好诗会使整个人类增添一份珍贵的财富；一首好诗能使人幸福、坚定；平凡的、我们已经熟习的事物在诗中会显得意外地新奇，在我们眼前复活过来，仿佛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似的；一首好诗即使揭示了人们极其深重的痛苦，仍然能使我们充满活力，提高我们的生活；一首好诗甚至意味着世界的一种变化和新生——一种改变——，小犹太最后说，正如一位伟人所讲的那样，艺术固然愿意伴随生活，然而并不懂得引导生活……就是为了这个……

我懂得这个“就是为了这个”。

我伸手给小犹太，哈亭格尔把手放在我的肩头，我们疑问地看向远处。

现在谁是勇敢的人呢？

小犹太是勇敢的人，他轻声吹出：

“起来！”

哈亭格尔和我也一道吹起来，因为这支歌使我们变得坚强有力。

哈亭格尔朝黑暗里问道：

“谁知道会怎么办呢？”

这时我成为勇敢的人，我说：

“我曾经看见一只兵舰……”

这只兵舰的名字我又忘掉了。

49

谁在拉手风琴？

我醒来时，有人在拉手风琴。

克沙佛坐在下面大非里屋前的长椅上。他穿着便服，身旁放着小箱子和硬纸盒。帽上插着一束花。

于是我从盒子里把提琴拿出来，一根弦线也没有断，可是全不合调了——这可不能责怪提琴。我把它们校准，仿效希太歇莱教师的指法，配合克沙佛的手风琴，奏起舒曼的《梦幻曲》。虽然这不是小犹太在英国公园里瀑布旁边唱给我们听的那种音调，可是我觉得，好象我在奏着改变的雅歌。

克沙佛的手风琴也奏出完全两样的调子，可是我们这不是在合奏吗？不是合奏同样一个曲子吗？

克莉丝狄纳在叩门："上校先生要骑马上战场去了。"

克沙佛从马棚里把马牵出来。在屋前长椅上放着克沙佛的手风琴。

克沙佛向上校立正，上校示意不必这样，上校没有理会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的乌拉声，就骑着马到街上去了。

克沙佛瞥见我倚在窗边。"咦，谁朝窗外在看呀？您干吗不下来！"

克沙佛在屋子里干活儿。

"尽管进来就是，甭客气啦！现在皇帝也不计较什么党派了，

所有的德国人彼此都一律平等了。这样能有多久，我们就要等着瞧了……唔，那么您，您什么时候入伍？”

“我可不急，他们几时要我去，我几时再去。”

“啊，您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个朋友，这下子我们可更加了解了！我也非常讨厌战争，我刚结过婚，说不定过些时候就会有个孩子，可他们来征兵了，这一下真叫我恼火透了，我没好气地顶了他们一下……可我又想了一下，战争不会拖很久，要是拖得太久，那——您也知道，叫战争来舔我的……”

“呸，克沙佛，你不害臊，拿指头指到哪儿去了！”当初我曾经大声地责备他，叫克沙佛拿那只指过的指头给我看，谢天谢地，它还很干净……

我靠着克沙佛的脚边坐到弹簧凳上去。凳子太矮了，跟我这双长腿很不相称。克沙佛去拿手风琴。

“噢，少爷，您的兴致多浓啊！好吧，我无所谓。既然皇帝自己也不计较什么党派了，要是我们这样的人奏奏音乐，上头那些人，现在也不会反对了。”

“爸爸妈妈……不在……这儿了……”我轻声地说道。

克沙佛把手风琴紧紧压在身上，偏着头，抚摸着它，逗得它奏出：

“我必须，我必须到那座小城里去……”

唱出声来会使人太痛苦，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哼，这时克莉丝狄纳站在上面阳台上，顺着大街看过去，也许她还在盼望着她的上士：

“……如果我回来，如果我回来，如果我再回来，我就宿在，

我的宝贝，你这里……”

克沙佛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我的目光也从他身上掉开：我们掩藏着我们的眼泪。

“不拉啦！”克沙佛说道，可是他仍然一个劲儿地奏着手风琴：

“好啦，现在要告别了。人们到处都在庆祝告别。全城好象在举行盛大的告别典礼，你到处都可以听到：‘别了！再见！别忘了我！’明天晚上我入伍，要乘车去赶上校先生，他又用我当勤务兵了，很好，是不是？……现在我们也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音乐会！好啦，上帝保佑，您可以放心再喊我‘你’了。”

外面院子里回响着叫喊声：

“喂！你到底在哪儿呀？”

“快回来，克沙佛！”我从克沙佛屋子里走出来。

……要是他知道，这个克沙佛，我在哪里看见过他，那就……！他站在那只兵舰上，站在那只兵舰上！……

院子里，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到处在找我。

“喂，你到底在哪儿呀？”弗埃克大声叫道。“上面那个老的说你在院子里。好相识，是不是？……跟一个小马夫相好！”

“什么好相识不好相识？”我摆出强硬的态度。“他们——小马夫如果替你们去打仗大概就是很好了，要不然也许你们自己去打你们的仗吧?!衣冠禽兽，你们?!”

“哎唷！这是什么话呀！这是战争，可不是革命，你好象把

它们搞混了，"弗埃克激动起来。富莱希拉克转入正题："我们来告诉你，如果自愿报名，可以参加紧急毕业考试。一起去吧，我们现在到奥勃维森凡尔德去。"

"他会自愿报名！那你就看错人了！还没有开始，他早就屁滚尿流了。这个胆小鬼！这个软骨头！……"弗埃克想拉长身子。

"弗埃克你这矮鬼，你这流氓，"我举起手来，"当心一点，不然就叫你吃拳头！你——你这匈奴人！"

"吃拳头，吃拳头，你听见没有？他在吓唬我们啦！而且他还骂皇帝！"弗埃克转向富莱希拉克。富莱希拉克只回答说，"我走，"就转过身子走了。

"那我就一个人跟这家伙算帐，"弗埃克挥舞着拳头。

可是他无法使自己变成一个高个子。他只能踮起脚尖，他再也不能象无畏的巨人一样挺立起来了。

"慷慨的小鬼！猪狗畜生！孬种！色鬼！"——可是他这种肮脏的诟骂使我觉得好笑，想打也没有力气了。为了杜赛尔，我本来想打他，为了芳妮也想打他。要打掉他的牙齿。

克沙佛出现在他屋子的窗口："你要不赶快走开，你这矮脚乌龟，你这脏东西，我就拿粪叉来赶你。"

"你这可怜的矮鬼听见过格列佛①没有？"我指着克沙佛。弗埃克把拳头插在裤袋里。他从园门里回头喊道：

"我们总要算帐的……你，你这刽子手。"

他这考虑周到的打击落空了。

我指向额角：

---

① 英国作家司威夫特(1667—1745)所作《格列佛游记》中的主角，曾到小人国；汉斯·卡斯特尔在这里把克沙佛比作格列佛，把弗埃克比作小人国的小人。

“你的脑子大概有毛病了吧！荒谬！荒谬！”同时咳清喉咙，想用唾沫把弗埃克赶走。

“算帐！算帐！”弗埃克的声音发哑了。

“我们总要算帐的！我们总要算帐的！”克沙佛和我齐声喊道。“呵呵呵，”我发出克沙佛的笑声。

弗埃克踮起脚尖，抓住园篱拉高身子：

“我还得向你转达亲切的问候——我昨天刚认识她——替你的——使女克莱欣……”

这下子我就去追他了。可是我已经赶不上他。

小犹太来了，带着一只箱子。

“老头本来倒可以跟他商量，可是妈妈，你说怎么样，自己的妈妈……她只重复着说：‘你要不马上自愿去报名，你就别到我面前来了！我们犹太人可不能让人家在背后说：我们不是好德国人’……这是妈妈说的，自己的妈妈……你当然更会碰到难以想象的事情了！……我收拾行李的时候，老头叫人来喊我：‘上柏林去念书吧，我按月寄钱给你。’他当时就给了我一个月的钱。”

“这么说，你的出路还不坏啊，祝贺你……”

小犹太朝着窗外说道：

“妈妈，自己的妈妈……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香肠头，香肠头……难道不能为了妈妈的缘故那样去做吗?”

从奏乐堂广场起，人们就已经挤得满坑满谷了。在司令部旁边，沿着石级上去，筑起了一道人墙。好几千人面对着暗夜，

满怀期待地沉默不语。最下面凯旋门旁边，闪烁着一点点数不清的火炬。

王府广场里面被封锁了，因为慕尼黑各团的代表在列队行进，当我们挤到广场的时候，从司令部传来洪亮的巴伐利亚进行曲。

王府二楼的窗子亮起来了。巴伐利亚的纹章散乱地垂挂在阳台的栏杆上，阳台的双扇门大开了。

和暖的柔风在吹拂。枝形灯架上的沥青火炬冒出熊熊的火光。

隆隆的军乐声，伴着喇叭和铜鼓，从王府街渐渐逼近。

开头的火炬行列转向左边前进。穿过嘹亮的喇叭声和咚咚的战鼓声，传出低沉、整齐的阅兵式步伐的声响，身穿灰色制服、头戴灰色兜罩的部队拐进了广场。

我觉得，仿佛思想被玎玎作响的步伐踩得粉碎，仿佛击鼓声又在我心中煽起那种跟大家保持整齐的步伐和采取一致的意见的念头。快步冲锋时给一颗子弹击中，死而为英雄，被人颂扬，这样就不会寂寞而又肮脏地死去了。现在有了这种机会，多少总能亲身体验这种无法改变的事情了，再也不必苟延残喘，因为这种生活实在毫无意义，这种生活庸俗而又无聊，倒象一种终年令人痛苦不堪的痼疾。

发布命令的声音。正在演奏的乐队，猛地煞住。寂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寂静得可以听见火炬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和从广场角落传来的一个小孩喧闹的啼哭声。

我屏住呼吸。大家都屏住呼吸。我跟大家一起屏住呼吸。在这寂静中，我几乎不敢把脸孔偏向旁边去。一阵寂静似乎接着又一阵寂静。我感到惊奇，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怎么能寂静得

这样毫无生气的呢！我不禁随着大家的目光朝那边看去：朝王府的二楼看上去。

阳台大开的房门里灯火辉煌，一团黑影闪了出来。国王走到阳台的栏杆旁边了。军乐队低沉地、压抑地奏起音乐，好象与在地下伴奏着《守望莱茵河》的歌声汇合而成的狂风暴雨。他们唱着，脸上露出异常激动的神情。许多人在啜泣。女人们跑着。我也脱下了帽子。象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给我把帽子扯了下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跟着在唱。我又屏住了呼吸，可是我听见自己也跟着在唱。我感到从哈亭格尔那里传来一阵战栗，他也跟我一样。在轮换地踏着脚步。要在这里坚持下去，他也感到困难。

国王讲话了。无法了解的声音从广场飘散过去。大家又可以戴帽了。广场上的喧闹已经停息。许多人在互相低语，国王已经结束了他的演说。

又起来一阵洪亮的吼叫声：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我还戴着帽子。"脱帽！"从四面传来威吓声。哈亭格尔踩我一下："把帽子脱下！你怎么搞的！"——"我什么都不管了！"——"胡说！"哈亭格尔从我头上把帽子拉下来。

我多么妒忌小犹太啊，他可以逍遥自在地登上火车；不管驶往哪里去，离得远远地——到不熟悉、不可知的世界里去——到改变的环境里去……布克斯台胡德……"虚伪的托辞，"我对自己咕哝道，"要想逃开，我可没有这么简单。"

火车已经开动了，忽然小犹太还递出一本书给我："我差点

把这个给忘了。拿去吧，拿着吧！看看荷尔德林①！"

"我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我们陪小犹太到火车站以后，哈亭格尔这样说道，于是我们又走着到学校去的老路——牌楼、伦巴赫别墅、路易浴场。

同样的道路，同样的道路。

路易学校里驻扎着兵士。我们放慢脚步。哈亭格尔抓住我的胳膊："以后请你把帽子脱下来。这种愚蠢的举动会使我们一事无成。"

"不能忍受了。这样会使我们一事无成，你说。那么怎样才能取得成就呢？"

"到时候你准会知道。现在必须冷静下来，别象疯子一样啦……随便什么事，你都急得不得了。我们要好好考虑！"

"你倒容易。你不必多想。对你来说，从开始起，一切都是清楚简单的。"

"你这可不是当真的吧。你对别人这么不了解吗？你总知道：你——你们，"哈亭格尔连忙改口道，"我也是得到别人的教导，然后才会思考的……从那时起我就会想了……谁不想，谁也就不能坚持下去。……在反社会主义法令时期，我爸爸这样对我说，有一天他问一位年纪较大、富有经验的同志——那时爸爸要自修，读得很多很杂——：'你说，同志，死亡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考虑这个问题，自己总想不通。'死亡是怎么回事？死亡是怎么回事？'那位富有经验的同志笑道，他简直忍不住笑，可是接着他非常严肃地回答道：'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不回答。为死亡的问题吗？我们决不是为这个问题而活着的。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个问题。'好啦，这个回答当然是不会满足我爸爸的，关于

①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古典民族文学中重要的诗人之一。

这事，他又想下去，我也在想，常常想，差不多天天想……你要知道，因为我们饿得要命——我不是说真的肚子饿——，我们想吞下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我们饿极了，仿佛从世界初创的时候起，我们就在挨饿似的……后来那位富有经验的同志被捕了。他们查出他在居留德国的同志和当时住在国外的同志中间建立了联系。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认得其他同样维持这种联系的同志的名字。这位富有经验的同志默不作声。起初，他还是被押待审。当他第二次被提审的时候，检察官就设法恐吓他。他拿无期徒刑、后来又拿枪毙来恐吓他。检察官详细地叙述国会通过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法律提案，这样，他的恐吓就显得很可信，这位富有经验的同志因而遭到突然的攻击，给吓倒了，经过延续许多个钟头的审讯，于是，供出了所有他认识的名字。这个叛徒，后来写了一封信给他妻子，信里写着：'原谅我！我面对着死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不能坚持下来。'思考就是这样的。至于我自己呢：当我爸爸，这个一直反对战争的人表示赞成战争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简直不知道怎样才好……一个人应付不了许多事情，这就需要同志。"

过了一会我说道：

"我没有同志。只有你。"

"你别老把我看成什么特殊的人物！象我这样的人可多着呢。所以你不会只有我的。"

"那么他们在哪儿呢？你说的那许多同志？他们干吗要藏起来呢？这样叫人家怎么能找得到他们呢？把他们指给我看吧！"

"他们自己也会出现的。"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如果你需要他们，如果到了时候！"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学习！思考！"

啊，闭起眼睛来多惬意啊！

"我不想……"——我想起克莱比希，把"思考"这两个字咽了下去，接着说道："我自己不会懂得什么东西的。"

"别这么贪图舒服啦，叫别人来替你思考！"

"'家里'把我毁了。"

我们站在台来赛街的药房前面。我时常在那里替母亲买头痛药粉。

……难道不能为了母亲的缘故那样去做吗？……要斗争就得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你当然更会碰到难以想象的事情……

哈亭格尔把手伸给我，停住步子：

"没有一件事情从开始起就是清楚、简单的……思考吧。至于'家里'你得独个儿去对付。"

可我还是忍不住说道：

"唉，你们当然很冷静！"

哈亭格尔放开我的手，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唉，但愿也能这样热情奔放地反对这个就好了！必须出现一个天才，一个社会主义的领袖，他来号召我们大家！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做英雄，愿意作出超人的牺牲。而他，这位伟人会向战争宣战，我们也会投身到战争中去，投身到神圣、正义的……他的声音使全世界各个民族都听到。几百万的人会听从他，会追随他。我们要看旗帜，舒展开来的旗帜，飘扬的旗帜，我们要听我们步伐的进行曲的节奏，它使坚强的人更加坚强，使动

摇的人变得坚定，使我们的敌人浑身发抖。唉，干吗这样拘谨呢？唉，干吗这样轻声呢？啊，许多事情、一切事情都要由我们去做。人类怀有伟大的抱负。他要跳出自我的圈子，我们要生活到未来。德国人要求有一个德国，一个自由、坚强、美好的德国，它使德国人自己获得自由、变得坚强、过得美好。法国人也要求有一个法国，俄国人也要求有一个俄国……一切使人们获得自由、变得坚强、过得美好的工作都要由我们去做。只有举起这样的旗帜，我们才能胜利！一个新的世界应该复活，同志！一种新的爱，一种新的友谊，一种新的真理，一种新的正义。一种新人应该复活，同志！一个英雄，一个征服饥饿和战争的英雄！一种新的学说，应该复活，同志，从生活中，从死亡中，从不朽中！你自己曾经怎么说的？'同志，大胆梦想吧！'"

"可是还有一个今天，"过了一会，哈亭格尔游移不定地回答说。

"有的，是有的，这个今天！谁没有胆量越出今天的要求，谁就必定会——我认为这样——落在日常需要的后面……可能我还得先学习许多许多东西，可能我今天就进行批评、提供建议是很不合适的。可是我知道，我所要求的东西将会要求我们去做。要求我们去做！今天是战争，可是我们需要热情：反对战争！让我们在悖谬的环境里放出理性的光芒吧！有史以来至高无上的事业在期待着，在期待着——我们去完成！"

哈亭格尔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你说得很有道理，同志。再见！让我想一想。"

施台凡尼咖啡馆里阒无一人。

旗帜在飘扬，许多旗帜还在飘扬。已经是中午了。

我靠窗坐下来。

堂倌拿来报纸："里斯特团马上就过来了。"

维德金特在一次慕尼黑室内音乐厅的集会上，发表过战争演说。无政府主义者的号召，连同编辑部表示好感的按语，都刊登在"皇帝一声召唤，大家群起响应"栏里。

战争，这是什么？我又感到不安了，我这样问道。为了消除这种犹疑不定的心理，我用哈亭格尔的话来回答自己：这是为了隆维①的矿区，各国人民竟然要为销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而流血牺牲。

"那么要是敌人侵入国土，我们不能自卫吗？"

"再读一下最近几年来皇帝的演说吧，回忆一下豹子跳跃②吧——谁是敌人：俄国人民，还是法国人民呢？要沉着！要坚定！你可不能受骗呀！"

这还不是一切。这不是战争的全部。这大概也属于这一方面，可是还缺少一些东西。人们必须研究战争。可是研究必须从和平开始。和平就已经是不对劲了……

"里斯特团过来了！"那个堂倌从门口朝里面喊叫。战鼓，一阵铜鼓声，乐队奏起了："我有一个同伴……"

所有在街上乱跑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了。窗子蓦地打开来，阳台上挤满了人，大家往外探着身子。从旁门里和大门口走出穿工作服的男人，穿裙子的女人。

我仿佛给扔出咖啡馆似的，发现自己已经到了街上。一阵

---

① 隆维：法国一个工业城市。

② 一九一一年德国派遣炮舰"豹子"号到阿加第（摩洛哥南部），作为对法国占领摩洛哥费斯城的挑衅性的回答，提出口号：豹子跃向阿加第。

正在歌唱的人海巨浪涌过来，把我卷了去。枪筒在中间伸出来，上面装饰着鲜花。

鼓槌急促、震颤地在挥来挥去，好象要使音乐继续演奏下去，就需要这样急促、震颤的动作。整齐的步伐踢开了所有反抗的念头。

“我们的志愿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哩，德国的青年！”我旁边一个白发的男人在咽唾沫，非难地打量我。“左！左！左！”他用鼻音说道，好让我保持整齐的步伐。直到第二个拐弯的地方，我才能停住步子。这时一个戴着花冠的队伍从台莱赛街拐进土耳其街，于是大家一齐唱起来：

“林子里的鸟儿，
唱得这样美妙动听，
到了故乡，到了故乡，
就能重新见面……”

忽然，旗帜灿然发光，每边都有一个人端着上好了的刺刀在护卫。

“光荣，光荣，
光荣，胜利，
为了祖国，
全心全意——”

我看见，他的脸孔在蓝白色的旗帜后面一闪。随后，只有旗帜在飘动了。

在这个团的前头举着旗帜的是哈巴狗。

我伸手到头上去摘帽子，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戴帽子，旗帜已经移到远处在飘动……他在那里走着……

我大声歌唱。在那边飘动的旗帜下，他应该能听见我也在唱。

“死神把他夺去，
就象我身体的一部分。”

又响起飘散的歌声：

“再也不能同你握手，
你长眠不醒，
我的好同伴……”

这时我也在挥手，可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我向着猎舍所在的地方，向着林子闪闪发光的地方，在哈巴狗背后挥手：“祝你平安归来！”

“五芬尼！您有五芬尼吗？行个好，”沙克从幽暗的沙发角落里向我招呼。

沙克从桌上拿走五芬尼，瞅着空无一物的大理石板。

“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是不是？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今天您应该碰到克莱比希才好！就象换了一个人，他请霍赫博士原谅他，他朝我走来：‘沙克，请原谅吧，我过去是个肮脏鬼！现在我要上战场去了，我要补偿一切过失。’自从我拒绝帮助玛格达搞

爱国的主题歌以来，她啊，您想不到吧，也不跟我打招呼了，火气可大哩……还有霍赫博士，他称颂战争，说这是伟大的经历，他已经宣布不再详梦了，因为详梦是对精神活动的一种粗暴的干涉，而他在原则上是反对任何粗暴的干涉的……这真是意外的事情。啊，你们这些幻梦分析者！变态心理解释者！……话语，思想：雪花飘扬时的呼喊。行动：白雪里面的脚迹……”

空无一物的大理石板上似乎出现了问题，问题组成的人像，他们瞅着他看，要逼他回答。一下子，问题太多了。他把双手放到大理石板上去，想掩住几个问题，随后又把双手移开，因为问题在手掌下面，顶撞得太凶了。他很快就不回答了，只把问题传给别人。

“我们还是浑浑噩噩地过下去。只有一星微弱的火花，还在闪烁发光，我们的意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怎样才能跟外界事物协调起来呢？……假定：有好事，也有坏事，有真理，也有谬误……那么人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他称自己为怎样的人和他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而事业是属于那个真实的人的……一个人把自己称为——同时也把自己看成——规矩的人。可他真是这样的人吗？——因为他替一种非常有害的事情服务，完全陷在危险万分的谬误当中——那么实际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绝对不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的人……这是另一个人，完全是另一个人……他和这另一个人一道生活，这另一个人就是他，可是自己也许却还没有认识到他……这种情况我们既知道，又不知道，甚至即使知道，或者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我们大家总是这样生活着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必须弄个水落石出……而且，一件好事可能使得人们的境况变得更坏，甚至能使人们变成乞丐，而一件坏事却能使得人们的境

况变得更好，能使人们成为英雄，这样，改善了境况的人们，由于境况的改善，会更好地替坏事服务，变得特别危险、特别卑劣的害群之马……有些情况非常离奇、十分复杂、极其矛盾。奸诈百出，诡计多端，就跟生活、现实一模一样……譬如最初人们做的是一件毫无害处的事情，是一种职业，某种看来无足轻重的职业，人们一生都从事于这种职业……可是事情的衍化层出不穷，这一件事情从另一件不再那么无害的事情演变出来，循此下去，非常严重、有害的事情就在最后出现了，支配了一切。人们通过所有其他的事情把一生献给了它……非常正直的人们就这样被引到他们的反面去了，被引到欺诈的深渊里去了，他们反对自己，变成自己的死敌，由于木然无知，因而软弱无力，自取灭亡……那么：我是谁呢？我所服务的是什么事情这一个谜不解开，我是无法了解的……我对自己的想法怎样，当然不是不重要，可是更加重要的却是：我是谁，在实际上……可能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这样或者那样，这种说法多半是自己的主张，因而使人觉得并不可靠……您这一辈子干些什么事情，有人问道……你瞧：他对自己毫不了解，这个毫不了解的人，这位可亲的朋友，他原来却是一个严重的罪犯。为了那个恰如其分、每月酬报给他的数目，他也参加了这些事情：折磨人，虐待人，使人消瘦，使人挨饿，压抑真理，使人愚昧，散布谎言，使人早衰，使人早死，摧残公理，压制人类自由，用言语和行动进行戕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诚实的公务员……而且还有！还有……有一个人一辈子跑来跑去，整整跑了一辈子，吹嘘说：我为自由而活着！他临死高呼：自由万岁！然而可能证实，他并不是为自由而死的，而是为了某种可怕的悖谬背理的事情，为了自由的反面……可是另外一个人看轻自由。你瞧：这个自由的轻视者，他却不

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替自由服务……有一个人，一个愤慨的嫌恶人类者，他想大声喊出所有他对人类的嫌恶，你瞧：他却在唱人类的雅歌。有一个人想颂扬寂寞，可是他却描述对寂寞的恐惧。有一个诗人想通过一个人物消灭他的敌人，可是敌人逃出了他的手心，变成了英雄形象……而且还有！还有！……”

他用双手在大理石板上擦过去，想把那些问题揩掉，他只留了一个问题，同时说道：

“就是这个问题。寻求美好事物的问题。”

“我曾经看见一只兵舰，”我开始说道，接着我从头把一切都讲出来。

我讲到过去的我，讲到另一个人。

新年的夜里，另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当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小撒谎者和秘密行动者，他三次发誓，说要改变。可是在这新世纪里，他到处都找不到转变的踪迹。于是他就变成一个恶棍和无能者，从外婆的老式小柜子里偷走一个金币，要他的朋友用嘴巴接住一个五芬尼。他加入一个黑帮，他们迫害贫穷的和挨饿的人们，他自己得到了刽子手的绰号。渐渐地，另一个人越来越凶恶了，他进了“卑鄙学校”，他的教育者已经决定了他的生活，在这所学校里，他学到这种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虽然在他心里感到有些不安，受到某种谴责，每当要他俯首听命的时候，他往往显得那么倔强，可是在这中间，他已变成了懦弱者和胆小鬼，经不起任何诱惑。因此他想避开自己，躲进遗忘一切的世界里去。然而遗忘是办不到的。游泳纪录创造者偏又记起了自己。为了保持原状，这个顽固的傻瓜，他什么都干！他宁愿从大海赛

罗桥跳进伊萨河里去，却不肯做个好人。坚定不移的生活派出了它的使者，他使另一个人不得安宁，他毫不放松地逼迫着他。唉，另一个人却百般抗拒，想尽办法，不肯放弃他那舒适的、俯首听命的生活！因此两人互相扭斗，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是俯首听命者占了上风，有时是坚定不移者，为了打倒对方，两个都施展出一切手段，互相扭缠在一起，往往弄得彼此无法分辨出来。他们两个都很坚强，都是可怕的敌手……

"现在请您，沙克，听听英国公园里的事情，在瀑布旁边……"

"在英国公园里瀑布旁边，对另一个人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沙克插嘴说，"那些话我以前虽然也听到过，可是现在这一切似乎特别正确……"

"起来，饥寒交迫的……"我做出小犹太唱给另一个人听的样子；在家里的厨房中，另一个人指挥过一个大乐队。

"这是出路，对啦，这才是出路啊！"沙克加重语气说，突然他问道：

"你挨过饿吗？"

"我总是吃得饱饱的。可是——有一次一个香肠头……"

接着讲起香肠头的事情，我把这事算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在叙述另一个人的生活时，并没有完全根据事实。重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在我讲到自己，讲到另一个人的同时，他不时脱帽，向我招呼，好象在告别似的。

使女克莱欣和另一个人一道坐在幸福阁亭里，她也是坚定不移的生活派出的一个使者。还有一个快乐的酒友也出现在另一个人的面前。不能细谈了，坚定不移的生活所遇到的另一个

人变幻无常到怎样的程度，我现在不能细谈了。

……她叫芳妮……

"她叫那个富斯，"另一个人的父亲对另一个人说。"'小姐'这两个字你好给我省掉。"而且克莉丝狄纳的名字根本不是克莉丝狄纳，只不过这样叫她就是了。

一张画像放在客厅里画架上面，外婆死后和另一个人谈话。

有个哈亨格尔引导他，引导这另一个人，但他有时却放开另一个人的胳膊，叫他学着独个儿走正确的道路。

他现在终于摆脱了俯首听命者。象他这样的人真难啊……

"他是谁呀？"沙克抬起目光。

"另一个人。另一个人。"

"是呀，另一个人，"沙克附和说。

改变故事的收尾是：另一个人举着一面蓝白色的旗帜。这面旗帜是用白色、飘动的浮云做成的，是用蓝色、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做成的，它飘扬在战场的上空。

于是另一个人又变成我自己，沉默不语了……

沙克把五芬尼放在桌子中央。他用手指斜指着，把身子探到桌子中央，就象要变一套戏法似的。

"现在您听我说！您看我这一辈子会摆脱这……这五芬尼吗？霍赫博士就为这个把我判了死刑……那么：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说话了！"

他往后靠到沙发上去；平时他往往蜷缩着蹲在那里，仅着身子，显出保留的态度，缩起脑袋，把双臂交叠在胸前——可是

现在却把两只胳膊笔直地摊到靠背的后面去，挺起胸脯在呼吸，昂着头，摆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姿势，仿佛要把深藏心底的思想说出来。他也不会说一句顿一下了，口吃已经好了，他毫不费力，前后连贯地说下去。

"虽然他一再冒出头来，可是您已经在心里把他压下去了。您别看轻人类的惯性定律！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意味着一种斗争。啊，提高是可能的……另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我们的道路互相交叉在一起。刚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碰上了。让我把这个解释给您听吧。我是坚定不移的，一直到——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说，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您这位幸福的人，您可以说：'有一次，一个香肠头'，我这个倒霉的人，我却必须自供：'可是——曾经有一个饿鬼！'在家里是个饿鬼，后来也是个饿鬼，总是饿鬼……我一直挨饿，后来饿得什么东西都保不住了。我在梦里吞掉了所有面包店和香肠店，为了吞饱，我张罗了一打嘴巴。人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瞅着他们的嘴巴，想用目光把他们吃着的东西挖出来。我的目光透进他们的肚皮和肠子，看看他们怎样消化。要是有人不咀嚼，我也不相信他嘴里没有东西：张开你的嘴巴，让我看看，你这张空嘴里面有什么东西！……我研读过各个时代的烹饪指南，我能给你开一张菜单，老朋友，我懂得久已失传的烹调方法……我这样饿了二十年……二十……！我绕着各式饭馆的厨房转游，吸进它们的气味。我站在'巴伐利亚旅馆'、'市政厅酒店'和'四季'饭馆的前面。我向着进去的人们，向着已经酒醉饭饱的人们喊道：'把我带去吧！让我饱饱地吃一顿吧！'他们给我五芬尼……我在外面等候他们，一直等到他们再走出来——祝你们吃得好！说不定我能在他们身上看饱。他们朝我打嗝儿，那些大腹便便的人们朝我放出臭气——胡子上的油

赋总该擦掉吧，难道里面没有餐巾吗？他们饱到了喉头，仿佛吞下了整个菜单似的，而我——我朝他们鞠个躬，拉开通到他们车子的那扇门，可是这些大腹便便的人们，把我认出来了：'这个人刚才已经要了一些钱去。'我的胃在吼叫，在流血，在扭绞，好象要我把它一片一片地吐在这些先生大人的面前：'可怜可怜吧！让人家吃饱吧！'……我仍然挨饿，我没有一回吃饱的……这五芬尼在桌子中央说道：'把我变成几十万倍、几百万倍吧，这样你就不会挨饿了！'可是我得挨饿，挨饿度日，整整一辈子，饥饿这样可怕。终身的饥饿。我会经常在身边带着一只胀鼓鼓的皮夹，装满了钞票，然而我又会拦住每个我碰到的人：'你有五芬尼吧，行个好。'我象一个剪径者袭击所有的人，从他们的钱包里抢过五芬尼：'救命，我饿死了！'……没有一种卑鄙的事情我不会干的。我会安慰我的良心：'救命，我饿死了！'我会隐瞒我的出身，我会改变我的看法，我会习惯于高雅的风度，变成一个十足道地的风流人物。我会在最好的裁缝那里定制衣服，慕尼黑库夫斯坦因广场旁边的三个房间的寓所变成柏林库尔菲尔斯滕大道旁边的十二个房间的寓所，一定会变成动物园里的一座宫殿：'救命，我饿死了！'我写什么？赚钱的东西。我需要印几百万版。我一定要赚钱。在一宗巨额的财产下，埋掉对五芬尼的记忆。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挨饿，就是这个不行！再也不要挨饿?!再也不愿挨饿了！……到那时，如果有个克莱比希叫一个霍赫博士操练，我就再也不啐唾沫了。到那时，战争就让它发生吧。人们互相残杀不关我的事。要是别人挨饿，饿死——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必须为自己果腹疗饥，吞掉一切。剥夺所有的粮秣袋，我支配着一切的食物！……我跟最高雅的人们结交，跟大学教授、商务顾问、部长一起参加宴会，每天都会大吃大喝，可是仍然有着那一种疯

狂的恐惧。我会做饿死的恶梦……要是我在汽车里瞥见您穿着破衣、打着赤脚，我叫人把车停住，示意您过来：'您有五芬尼吗？行个好吧？救命，我饿死了。'……于是，有一天！您听着！有一天，我将会赌博。恐惧的赌博。我一定会下最大的赌注。我一定会输掉巨额的款项。然后，我进行核算的时刻到了：不多也不少，我身边只留下五芬尼！这五芬尼！……这，这就是正在威胁我的另一个人。我的另一个人！"

沙克从桌上撂掉这五芬尼。

"你瞧，我有钱了。我今天拿到了钱……我也必须摆脱一个另一个人。"

接着，他叫了两杯咖啡、每人两只放在杯里的鸡蛋。随后他又给人喊了两客奶油。堂倌一边用安心的目光看着我，一边接过定菜单。我们吃光了以后，沙克说道：

"您所讲的另一个人的事情简直是一本小说。一本传奇小说。您把它写出来吧！您会把它写出来的，总有一天，说不定在许多、许多年以后才写出来。在那本书里，不只是您向自己告别，这样的人还不少，所有的人都会写到，象您这样的人，也要写到……这本小说应该叫做《告别》——《告别》。一幕德国的悲剧……您会写您自己，可是这个'我'不是常见的自传，这是一个人物形象，跟每个其他形象一样，经历着种种实际事件，这些也许只是偶尔通过无关紧要的细节联系起来。可是因为你从一个形象引出所有其他形象，又因为一个形象从所有其他形象中发展开来，所以在悲剧的上部里，形象的发展必然由于整个结构的自白性质而受到阻碍，到了下部，自我描写逐渐减少，其他形象方才获得充分的自由……您会替坚定不移的生活竖立一座纪念碑。坚定不移的人们会在他们的行动中永生不朽。万一坚定不移的人

们不能开口了，您会替他们说话……浓雾中的点点灯火。雪花飘扬时的路标……您会描述凶恶的丑相的种种变形……您把它加深吧！您把它提高吧！……您创作吧！……我敢说出那个常被滥用、今天几乎已经无法理解的字眼：诗……人类的关系，用诗的情趣来体察。塑造出具有诗意的人物形象……对那些在动荡的时代中想躲回到过去的人们，您会喊道：'不能走回头路！别相信过去时代的田园诗歌！真可怕！'……您将要生活……一大段生活的道路，一整座生活的高山……同时您会忘掉您是一个诗人。可是不会永远忘记。有一天，经历过的一切会出现在您的眼前，连同所有的形象朝您走来。而您的生命就在创作中延续下去……您还得记住：乏味、无聊的人是没有的。乏味、无聊的人全是乏味、无聊的作家虚构出来的，而他们作为人也并不乏味、无聊，只是由于他们低能庸碌，所以看来好象这样而已……每一个人，就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人都是一个人类的奇迹，一个复杂的人类生物……无边的原野，尚未开发的国家……有划分得十分细致的土地，奇异而神秘，横贯着低地、疏林、山脉……幸福的斜坡，遭到了风雨的蹂躏，恐惧的路途……疯狂的荒野，知识的洪流，干旱和肥沃……有着地下的隧道和时常出人意外的空旷的远景……而我们诗人是：宝藏的发掘者，一种新的人类学说的宣传者，人类的发现者，世界的征服者……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些话……这是我的建议。那么……"

我碰到了一位指出伟大事业的诗人。

"走！走！走！"沙克用茶匙在杯子上敲出玎玎的声响，在这空荡荡的咖啡馆里，朝四面看看："只有死人还守在这儿。我们不应该再在这儿呆下去了……付帐！"他充满胜利的信心转向酒柜："我付帐！"

50

"哈，你在这儿，我们的志愿军！"父亲在过道上张开胳膊，朝我走来，吻我的额角，马上把我牵进起居室里去。母亲正在那里打开行李。母亲也吻我，随后她又翻寻衣物去了。她偶尔斜着眼睛打量我，仿佛在我身上能发现什么似的。

为了无话找话，我问道：

"你们休息得很好吧……我也过得很好，回家也不太晚。"

父亲擦擦双手，摸摸胡子。胡子也似乎快活得发出了亮光，替父亲在高兴。

"哈，终于来了！哈，终于来了！"父亲舒舒服服地伸着懒腰，"没想到，这样的事情……"

眼睛在夹鼻眼镜后面亲切地闪动着，活象陈列橱窗里好看的东西一样。他象当初在霍亨希万高时那样用双手拍着大腿；他坐在转椅上打转。

"我们能碰到这件事，应该永远感谢上帝。每天我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惊奇，这都是上帝恩宠深厚，使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一切伟大的事件，我们只有感谢他，只有感谢上帝……唉，我们这些信仰不坚定的人哪！战争创造了奇迹！它已揭示出，衰落的现象并没有腐蚀我们的灵魂，倒象一个面具，到了紧要关头，我们可以十分嫌恶地扔掉它……上帝啊，你把情况改变了，变得如此不同，完全不同了，我们感谢你……"

父亲把双手交叠在胸前，抬起目光看着天花板，母亲不闻不问、悉悉索索地在箱子里翻寻。

家具！家具！但愿他们闭住嘴吧，我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屋

子，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准备泄漏在父母亲的寓所里集会的秘密。我特别不放心地看住转椅，它的神情好象发了疯一样，在父亲说话的时候，把他抛来抛去。

“你怎么啦？”父亲恼火地把转椅停住，紧接着又对乱七八糟的写字台生气了。“谁拿我的钢笔乱涂乱划？”父亲中断了他的演说，“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别碰这张写字台。”地毯在奸笑。但愿阳台不吱声就好了，我朝阳台外面看去，我们曾经站在上面，我们三个，它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好象舰长的指挥台一样——我不能一直看到那只幸福的兵舰曾经靠岸的地方……似乎从阳台那边传来了改变的歌声。

“谁会料到这样！不能，这不是人类的思想所能及到的。所以也不能怪我认识不清——”父亲站了起来，打开通向客厅的房门，他需要更多的空间，以便迈开步子。

“向他们致敬！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们把德国工人引回到我们这边来了。就是俾斯麦也料不到会这样。我专诚请求你，在最近几天内，把哈亭格尔——那位年轻的哈亭格尔先生，你的朋友邀来。我要弥补看错‘这个人’的缺陷，公开承认错误，我并不觉得惭愧。是啊，我们今天可以由于他们而感到自豪，我们的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响应了我们皇帝的号召，直到最后一个人——”

父亲捏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母亲那里，仿佛替我介绍似的：

“你瞧，孩子他妈，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心爱的，心爱的儿子。这几年他长得多大了！他个子多高，身体多棒！是啊，这是靠游泳和登山练出来的……可是言归正传……现在，当他走上战场的时候，我觉得，好象第一次看见他一样！现在，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感觉到，我有一个儿子……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把它忘掉吧，别计较了……是啊，儿子的责任就在于实现父母的梦想……或者，我该怎么说呢……完成他们的事业……或者说清楚一些：父母没有做到的事情——好吧，他已经明白我的意思……儿子的责任就在这儿，儿子的天职就在这儿……”

父亲紧挨着站在我的前面。他把双手搭在我的肩头，又一次吻我的额角，大声地冲着我说话，使我感觉到他的呼吸：

“对于一个象你这样的年轻人，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啊——再说，现在又给你们志愿军安排了紧急毕业考试——”我朝母亲偏转身子，她刚巧从箱子里拿出一双父亲的短袜，向父亲问道：

“要不要我马上给你从衣柜里拿一双新袜出来？”

“别打扰我们啦，孩子他妈，现在别拿袜子来麻烦我们啦，这几天里，你儿子就要上战场了，可你还拿什么袜子来跟我们噜苏……要紧的是……”

“还有，不然又忘了，”母亲接下去说道，“我们明天就得考虑克莉丝狄纳的事情了。佣人总也是人呀。都快五十年了。我已经打听过。如果佣人在同一户人家干了五十年的活，要是主人向市长提出申请，他们就能得到金质的佣人奖章。到那时，如果克莉丝狄纳不能干活了，还能在教会女执事住所里要半个位置。至于另外一半——她不是还有个存折吗？我们也可以补助一点。你看怎么样？”

“别说啦！”父亲不高兴地抖动着手脚，“别跟我们扯你的家务事啦。现在我们可没有心思去理会这个了。唉，你们妇道人家真是平凡无聊的东西！”

母亲从桌上拿了一支铅笔，“对不起，拿一支铅笔，马上就放回去，”她在一张纸片上计算什么东西。

“你们有没有痛痛快快地登过山呢？——”可是父亲再也不

让我把他从演说中引开来。

“对于一个象你这样的年轻人，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啊——战争使得人们更加伟大，在战争中，大家都各得其所，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为了祖国，就是英勇地死在绝地里，都比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贡献全力、作出牺牲还要好些，甚至我们不妨这样说：这样简直无聊，无聊得要命，老是那一条路：到办公室里去，从办公室里回来；现在是显示才能、受人重视的时候了，你也……至迟三个星期后，我们就在巴黎了，去彼得堡好比散一回步。我们会囊括半个世界……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我们会象匈奴人一样所向披靡……哈哈，我们泛德意志协会会员！”

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边在喘气，一边似乎在消灭德意志的敌人。前些日子里我无法摆脱的那种“多么好的热情”已经消退。“匈奴人！匈奴人！”传来深沉的声音；用旗帜装饰起来、被激情改变了样子的城市打扮成一片黑色，在接待着死人。屋子在呼号，沙克用茶匙敲着杯子发出叮当的声响，一阵铃声响了，仿佛全世界的电铃都在发着尖锐的警报声。从阿玛丽街一直到火车站的路上，曾经走过戴着花冠的队伍，现在却躺着死人，四个一排；玛克西米伦广场上也躺着死人，成堆地叠在那里——战争结束了，他们大家都回来了。蓝白色的旗帜插在这样一个遍体弹孔的尸堆里，只有一只手伸出来：“……再也不能同你握手，”——我挥动着一条血淋淋的断臂，往前走去……也有活着回来的人，可是内心深处已经饮弹死去。他们仍在放射密集的榴弹，发起突然的攻击，随时都在突进，作好射击的准备或者端着弯曲的枪托。他们当中，也有视死如归、无比英勇的人，值得作为英雄而受到颂扬，可惜他们如此可敬地奋斗着的目标却

不是有益和正义的事业……要有怎样的和平，才能使他们放弃战争?!……而我们，我们大家也都希望发动这次战争，这次永无休止的战争：我们希望发生某种事情，某种事情……哈，终于来了……可是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却高高地坐在马上，骑过凯旋门，把哈亭格尔、克沙佛和我这些俘虏拖在后面……于是响起一片击鼓声：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几年以后，也有一些人散坐在坟头玩着纸牌：嚓，嚓，嚓……

在兴味正浓的当儿，父亲禁不住要把金器银器都换成武器：那套银质餐具、一枚金质胸针，母亲的手镯和项链、所有的戒指——除了两只结婚戒以外，连那个镀金的枝形灯架也不吝惜——都应当交给祖国来处理。"这样一件珍贵的首饰！一件家宝!"每拿一样东西，母亲都要反对。"这套银质餐具，不行，绝对不行!"可是父亲却似乎乐于献出一切，现在他又最愿意把整个寓所都搬空了。在他这样把所有的金器银器都变成武器以后，过了一会，他又索回每一件东西："你说得对，这套银质餐具我们可以留下来，还有这枚金质胸针；手镯和项链都是私人的纪念品；这些戒指和枝形灯架无论如何总不值得……他们应该先交出来，那些有沉甸甸的金表、甚至——多么阔绰啊！——纯金的袖扣的人们。我们可不能跟他们一起交，我们还早着哩，我们这样的人……"

可是父亲似乎还不安心，独自问道："也许枝形灯架还是可以交出吧?"然后他克制了自己："这一切我还得好好地考虑一下。还有时间嘛。"

母亲把铅笔放回桌上以后，看看那张纸片说道：

"我刚才算过。我们根本用不着补助了。克莉丝狄纳的存折已经够了。她总不会活到一百岁吧。"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父亲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随后，他问道："唔，你在哪个团报名？你们什么时候开走？好让我们来送行，叫母亲给你收拾行装。"

母亲也问，她胆怯地在我背后问我。

你们不知道，我心里抖动得多厉害啊！由于这个缘故，我显出了寻衅、莽撞的态度，只有母亲似乎有点觉察到了。

"雨果舅舅到这儿来过！"我回答道。

"什么?!"父亲在喘着气。

"……他把全家都带来。他太太是个黑人，还有两个黑孩子。"

"什么?!"父亲还在喘气。打开了的空箱和张着嘴的父亲相对喘着气。

"那么他住在哪儿呢？这个罪犯？"

"他住在'巴伐利亚旅馆'。"

"花我们的钱，准是花我们的钱！"

父亲可怜地喘着气，我真替他难过：

"不是，他带来一大笔钱，而且他是中立的，因为在这中间他已经变成荷兰人了。他多高大，父亲，多高大，你是想象不到的，他走进我们的房门都得深深地弯下身子。这个枝形灯架他要从上面看下来……哈哈，怪物出没，鬼魅现形。"

"别胡扯！……他不是我的亲戚，"父亲加重语气朝着出现在箱子后面的母亲说道。

"我看，恐怕我们两个谁也不能埋怨谁吧，"母亲令人不解地回答道。

"这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妻子是黑人，孩子是黑人，又是荷兰人，又是中立——正在战争的时候，竟然这样轻率。家族的荣

誉危险了……我的亲戚都是体面人物。”

“嘿，嘿，”听见母亲这样说道。她的声音沉着，又带点讥诮。

“世世代代都作过切实的努力——”紧接着，父亲显出保留的态度，似乎对我起了疑心，第二次问我：

“说呀，你在哪个团报名，你们什么时候开走？”

“你们休息得真是很好吗？”父亲粗暴地回答道：“现在休息是次要的事情。以后再谈……我们这儿到底为什么还不把旗挂出去？”

“克莉丝狄纳在找了，克莉丝狄纳在找了，”母亲和我争着说道。

“马上把旗挂出来！”父亲命令道，“丢人！真糟糕……”他摆出立正的姿势，我也打起精神，两只手滑到裤缝上去，挺起胸膛！

胸前口袋里，没有什么宝贝要保护了；也没有小胡子可以拉拉扯扯了。那么叫这两只手干什么呢？口袋里再也不能搁了，我在里面翻寻得已经太过分了。所以我的双手又愿意“遵命！”伸到裤缝上去，这也并不奇怪。总不能不停地掠头发，或者擦额角，或者叫它们去整领带吧；它们已经不愿意扭弄钮扣了，它们怎么也不愿意交叉起来。总得让人家吃支香烟才好，这样又能使嘴巴也有个着落。在胸前交叠两只胳膊，或者把它们贴在屁股上，当然还能给双手一个安放的地方，可是眼前这种姿势不合适，完全不合适……我的双手变成了我的负担，使我遭到意外的困难。那么把它们放到哪里去呢？这双该死的手！……我费劲地把它们从裤缝上夺开，让胳膊垂放下来，捏着两个拳头……终于摆脱了！

“别这么做作了，你这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我催逼自己，“前进，你这冒险者！你这危险的征服者！”

母亲已经站到可以看见我正面的地方了。

“那么，你什么时候上战场？”父亲第三次问道，“快回答！”

“开始吧！”我壮起胆子，吹起进攻的号角。

“你们两个大概要作弄我吧，你们……”他盯住母亲朝她走去。“你们两个，”——使我鼓起了勇气，现在我必须帮母亲说话了。我先撮尖嘴巴，好象在吹“起来”一样，为了壮起胆子，我预先把拳头插在裤袋里——猛地父亲叫了起来，仿佛我瞒住可怕的秘密似的：“讲！”

“我不参加战争，不，我不参加你们的战争，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几句话是迸出来的，带着憎恨说出来的，带着我时常妒忌哈亭格尔所具有的那种憎恨说出来的。

我叉开两腿站在那里，好象辛林格教堂上那幅图画里的柯赫尔铁匠。伟大的事业是存在的。要为伟大的事业而斗争。虽然我现在站在布赫纳园艺场里的哈亭格尔的地位，可是我会赶上你的。尽管啐唾沫吧，尽管拿荨麻枝条来打我吧。我会坚持下来。

可是父亲并没有拿蚂蚁堆来恫吓，他扑通一声倒在弹簧矮椅上，痉挛地紧紧抓住它，仿佛给旋得团团打转似的。

“怎么——我听清楚没有？——不参加你们的战争——你有胆量再说一遍。”

我又站得很稳，就跟当初站在康士坦兹大礼拜堂里的大石板上一样，我觉得自己象魁梧的雨果舅舅那样高大，我缩起头，免得碰到天花板。

我庄严地重复说：

"我不参加战争。我不参加你们的战争。我不愿意打仗，不参加非正义的害人的战争……"

"混蛋！"父亲脱口说出，接着又说了一次"混蛋！"就转向母亲："过来，我受不了！"母亲把手放在他的额角上，给我做了一个手势："现在走开吧！快点！快点！"

"别走，叫他留在这儿，'那个人'。现在我们要清算了！"

父亲又镇静下来，从额上挪开母亲的手。

"我敢打赌，又是女人在背后捣鬼。对啦，孩子他妈，你想一想那个使女，好个克莱欣，可在这中间，你听着，孩子他妈，我一直都瞒着你，他跟一个婊子发生了关系，跟一个烂货……"

拿出拳头来！

"你呀！"——我精神一振。

"她帮助过我。她保全了你的寓所……为了这套银质餐具、这块地毯送掉了她的命……你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

于是又苦又甜的味道又渗透我的全身：越桔……

"没有错，我还要说：跟一个烂货，一个臭货！"

"你呀！"我举起拳头："再说一句……该死的匈奴流氓！"

"你呀！"父亲也举着拳头站在那里："你呀！再说一句，就……"

你跟"你"在斗——"混蛋！无赖！畜生！"这个"你"在心里咕哝着。

"他举起手来要打他爸爸啊。"

母亲把父亲按到弹簧矮椅上，把我推回去：

"你们疯了！……火气这么大……"

母亲感到仓皇失措，说道：

"你们真是粗鲁……算了吧，亨利希！"

“粗鲁?!你把这个叫做粗鲁?!嘿，对不起!”父亲冒火了。“亨利希!我可不是好欺侮的亨利希……你们倒巴不得我这样……”

“他又不知上下了。他总学不会说话要好声好气……汉斯，听你妈的话，你的行为太无礼了。”

母亲把空箱叠起来，好象需要活动一下，才能镇静下来似的。

父亲把声调放缓和了：

“……他跟一个罪犯往来，跟国王现在已经赦免的杀人盗窃犯库尼克往来。可不是，好个儿子，弄得孚尔契教授也毫无办法，真叫人妒忌安息了的外婆……”

“别提外婆啦!”母亲温和地说道。

“你，你怀疑你自己的妈妈!至于我的亲戚，世世代代都作过切实的努力……这家伙——简直不象是我儿子……”

“这可是有凭有据的，”说着母亲朝柜子走去。

母亲从柜子上拿下家庭纪事，递给父亲：

“打开吧!缺了一页哩!……”

“你们这是造反啦!”父亲顶回去，“我不老是说，偷外婆的东西，考试的成绩很差……他在家里一夜也别想再住了…… 他用我的姓，这家伙……”

“缺掉的那一页会重新写过补上去的，”我用深沉的低音说道，这是从内心迸出来的，仿佛这时我学会了腹话术一样。

“汉斯!汉斯!汉斯!”母亲恳求道，可是突然很奇怪，她又严厉地补充说：“不能这么粗野无礼!真叫人受不了!简直可怕!”接着一片沉默，似乎整个房间都在等待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跟走在玛克西米伦广场上小夜曲声中一样，我轮换地踏着脚步，我想把脸孔掉向母亲那边跟她说话，可是内心命令道：别吱声!别吱声!

这种沉默似乎使我周围的一切摇摇欲坠，象要跌进无底深渊里去，可是我挽住了这种颓势，好象念咒一样自言自语道：

“我要让浮云在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飘动。我要让灯火在浓雾里闪耀。我要让林子闪闪发光。我要让兵舰驶近，整只兵舰，我要让全队唱起改变之歌。”

这时，父亲仿佛已经跟放在桌上的案卷商量过了，坐在弹簧矮椅上朝我转过来，他又气得发抖，宣判道：

“离开德国！离开！我们两个当中的一个！不是你，就是我！”

母亲掩住耳朵，躲到客厅里画架上的画像前面……

“你瞧，他笑得多蠢啊！‘你们的战争，’——真的只有疯子才会这样说……你呀，你没有听见？！你在哪儿？你？堕落的东西，你！你这逃避责任的家伙！”父亲抓住我的手腕一拉，“我们大家全死了，他还会高兴得笑出来呢，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哪。”

“爸爸！”我柔和地说道，因为我记起了：每个新年的早晨，父亲都心急火燎地等着登有勋章名单的报纸。

“爸爸，你这是在说违心的话呀！不然你会朝我走来，把手递给我说：你走吧！逃命去！我们的事情坏了。我们这样的人处境难了？！”

“爸爸！我不是你的爸爸——”父亲用双手拒绝。

“妈妈！”我带着询问的目光斜向母亲那边，她正从客厅里走出来，跟画架上的画像很象。

“跟他说呀！要了解他！”母亲又把父亲厌烦地推开的那只手搁在他身上。

“说？了解？叫他自找生路，叫他尝尝挨饿的滋味。他已经

失去了理智。他该进疯人院，‘你们的战争，’他说，‘你们的战争，’——孩子他妈，你记住……非改变不可，彻底改变，战争才开了个头……不要宽恕……”

这时我竭力分散注意力，重复说道：

“蛋卷汤和白甘蔗肉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巧克力冰塔让爸爸截下来，放在我嘴巴里融化掉了……这个老佣奴人，这……纽伦堡辣味糕饼，再见……”

有人敲门。

“那面旗找到了，那面旗。”

可是没有人喊：“进来！”

那面旗塞进门缝里，挤到屋子里面来。然后它被急速地挥动起来，仿佛要抖掉上面的尘土，闪动着黑白红三种颜色来向我们招呼。

因为屋子里没有人喊“进来！”，所以克莉丝狄纳就急匆匆地凑着门缝说道：

“老爷、太太，老爷、太——你们听到了没有？……天哪，我还能碰上这件事，唉，多可惜呀，真是可惜极了，我那过世的上士先生不能——现在，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会改变了——我就要上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先生那儿去，说不定他还不知道哩，啊，对啦，上校先生不早就走了吗！我差点还跑到下面去呢……”

这时门大开了，可是克莉丝狄纳跟那面旗都不见了。

“关门！”父亲原想发布命令，可是听来好象请求一样。

“关门！关门！”他又请求道。

可是谁也不能把门关上。

我缓缓地退向开着的房门，数着最后的每一个脚步，朝四面略微打着躬。这是我学来的。上流社会中，告别的时候，大家都倒退走出房门——这就可以避免把背脊朝向每一个在座的人，——同时聊表心意地向四面鞠躬。

母亲似乎陪我走了几步。随后，她犹豫不决地在屋子中央站住了。

她朝父亲蹲在上面的弹簧矮椅说道："我反对！"

"闭嘴！你不知道说些什么！"父亲接口道，可是口气也不严厉了，他似乎变得很老了，而且疲倦，非常疲倦了。

"这是收场。一切都结束了。完了。"他摘下夹鼻眼镜，用双手掩住眼睛。他那没有夹鼻眼镜的眼睛里的目光再一次射到我身上。

"我总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上帝就是我的证人。"

他的手伸到写字台上，朝我探过来，仿佛他在沉思中寻找着他那失掉了的儿子。

"我闭嘴，由于你的缘故，我一直闭着嘴巴。可是我反对，"母亲也严肃地说道。

父亲没有再回答了。

所有的房门都开着，就象被一阵神秘的风吹开了似的。过道上的门也是这样。克莉丝狄纳让所有的房门开着。她现在从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那里下来，她打我旁边跑过，身后飘着那面旗子。"克莉丝狄纳！"她没有听见。

我收拾我的行装，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只小箱子里。

寓所里一片寂静，仿佛空无一人。告别的音乐传进空荡荡、静悄悄的屋子。是手风琴的声音吧？克沙佛已经走了。是谁在为我奏这支告别的小曲呢？

“就象我身体的一部分……”

“好伙伴”的歌声在远处回荡。

“收拾好。别忘掉许多好东西，”——我提醒自己，同时也劝告自己：“要小心，仔细想想该带些什么。伟大的告别时刻已经到了……”

我朝屋子里四面看看，有没有忘掉什么。锡兵和游泳锦标从衣柜里走出来，《腹话术》从抽屉里溜出来。我得向提琴告别：弦线校准了，琴弓松开了，又擦上了松香，调音叉和弱音器都放好了。

桌上放着加尔达游览指南：“湖水大都呈深蓝色……”

我虽然嘲讽自己迷信，可是仍然扣上那根“海勾勒斯”大力带，这是我从前买来的，因为《奥格斯堡晚报》的广告里说，系上这种带子，就有超人的力量。我把印有褪了颜色的蓝星的游泳裤和印着“活泼”、“虔诚”、“快乐”、“自由”八个字的紧身运动衣塞回到柜子里去。

我在地上发现一张母亲写的纸条：“回家别太晚。”

我把这张纸条塞进口袋里。

我的四周都在摆荡，宛如秋千一样……大海赛罗桥？有一

座跨越深渊的桥梁。浓雾中闪耀的灯光。闪闪发光的林子。欢唱的兵舰……对啦，这才是出路，改变……

"我总吃得饱饱的，"随后我自言自语，同时我练习道："您有没有五芬尼？行个好！"

寓所里，房门开着，风象幽灵似的到处在吹动，我觉得这里就跟人迹罕到的地方一样，大家都想赶快离开。在那只带来幸福的兵舰靠岸以后，我恍如回到了遥远的时代，指着这个地方给自己看，说道："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那时候啊！那时候……"

"另一个人"也必须留下来，他打着躬说道："我们很难相处，很难，是呀……好吧，再见啦！"

过道里黑沉沉的。在黑暗里，我感到茫然。"小汉斯……"现在这支无聊的歌有什么用呢！这时我透过开着的房门，看见客厅里画架上母亲的画像。母亲仿佛从画像里朝我走过来，在我手里塞了一枚金币："从外婆那只老式的柜子里拿来的。"

随后，她的手一直把我牵到楼梯口——就象我当时牵着哈亭格尔那样——："好啦，别发闷啦！"

"她叫什么名字？"母亲接着又问道。

"芳妮。她的名字叫芳妮。"

"芳妮……芳妮……"母亲重复说道，一边朝她点头，一边念着她的名字。

"那么另外一个呢？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曾经送过一束美丽的杜鹃花给她吧？……"

"使女克莱欣。"

"使女克莱欣——"母亲朝着人影已经消失的地方微笑。

轻轻地，很轻地，她在我后面关上了过道的门。

"别了，爸爸！"我对外面的信箱说道，仿佛这句话，这张辞行的便条会留在这里面似的。"如果我有什么对你不利的地方，爸爸，我可决不是存心对付你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你的过错。而你要是有什么对我不利的地方，爸爸，这跟我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对付我的。"

"别了，爸爸！"我对镌着姓名的黄铜牌子说道，同时用手帕把它擦亮，让姓名又闪闪地发出光来。

……对啦，父亲也在游戏。大人也会游戏吗？他一边游戏，一边离开了我，越来越远。他扮作他本来想做的农民。当他在起居室里踱来踱去的时候，微笑地瞅着地毯：美丽的黑色土壤，葱绿的葡萄园子在壁布上现出来了……"只想出风头，这家伙，"现在父亲的声音从远处传到了我心里。随后，响起发窘的喘息声："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了——啊，这雨果！"——"你看这样子！"这时母亲心不在焉地说道。"亏你说得出来，"父亲朝她背后用伐木工人的声调咕哝道。"好心人啊，"母亲呆在克莉丝狄纳那里，求她原谅什么事情。他们在我心里谈话。"出风头，"我倾听着……

刹那间，恍如父亲在喊我回去：我感到有些发晕，我不禁紧紧抓住楼梯的栏杆，就跟当初父亲在登山时拉住铁索一样。可是母亲并没有说："我不是你的妈妈。"她远远地站在人迹罕到的地方，她站在光辉里，站在我这一边。

"立——正！"俯首听命者命令道，打量着他那些沿着楼梯站在两边的部下："我们要恰如其分地给他送行，使他一辈子都记

得我们！稍息！”于是大家稍息了，各有各的姿势。我在想，有没有别的路通到屋外去，可我们的寓所是没有后门的，要是从屋顶上逃走……顶楼又锁着，克莉丝狄纳保管着顶楼的钥匙，她只有得到老爷的许可才能把它交给我。要不愿意恢复过去的生活，逃跑是不可能的。俯首听命者指着门铃，想引我走上老路，同时他露出一脸诱人的微笑，他最后一次对我微笑。楼梯想吓唬人，嘎嘎作响道："我警告你！别在我这儿走！我把你带到深渊里去！"你别瞎吹——我要走到你的尽头，你也不过通到地下室里去而已。我记起来，从前，我跳几步就下楼了，因为我们住在二层楼，只有一个楼梯转接的地方；现在这样自高自大的整个楼梯也不过五十级罢了。于是我就穿过排在楼梯上的行列走下去。戈尔教师站在最上面，他想惩罚我一下，举起了棍子。到底我已经长大，不能再拿棍子打我了，他就用棍子朝下面做了个暗号："揍他，揍他！狠狠地揍他，这个忘恩负义的学生！"这时，邮政总局局长诺伊拜特嘴里非常难闻的气味朝我喷来，我嫌恶地掉转脸孔，可又把头伸到了孚尔契院长的前面，他马上——"嘿嘿"地——要在我身上施行屡试不爽的扯头发的方法。我抓住他那把浓密的胡子，乱扯乱拔，使得那只残废的手乞怜讨饶，躲到这位教育家的背后去。虽然胆小鬼和懦弱者现在出来，竭力想使我变得胆小懦弱，可是我仍然还有力量。"嗨嗨，"迎面传来笑声，父亲那个学生会会友的声音这样尖锐，使我吃了一惊，往上面倒退一级。他们雄赳赳地站在那里。预审官从下面行列里跳出来，喊着"年轻人！年轻人！"急匆匆地奔上楼来，拿着刚刚削尖的铅笔朝我刺来，挺起他的肚子撞我，搭着表带的肚子喝道："请您提供有用的情况吧！关于您那些清白的同志先生，令尊大人已把值得企望的一切告诉我了！"他们从四面朝我打来。游泳协会主席

希太盖先生和教练希太伦先生也来殴打，因为我玷污了协会的荣誉，参加的还有军事演习者，因为我不演习战争了，还有叛徒，因为我不背叛了，悲惨的英雄和年轻的自杀者一看见我，就气得忘掉了可悲的英雄气概和自杀的打算，挥拳打我。我竭力抵抗着。楼梯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了。我还没有往下面突进一级，上面那批人就把我扯回去，或者下面那批人又把我从每一个夺到的梯级推上去。我始终不能到达出口，特别是因为俯首听命者派了弗埃克、富莱希拉克、克莱比希、剑子手和士官生排在下面出口的大门旁边，他们根本没有稍息。而且我只空出一只手，因为另外一只提着小箱子。拳师库尼克，被那个穿粗呢大衣的男人推着，朝我走近了，他的袖管高高卷起，那个本来就很有力的拳头，由于带着锯齿形的护指铁环变得更加厉害了……全是凶暴的敌人，他们反对我改变，竭力企图阻挡我走向坚定不移的生活……嚓，嚓，嚓——霰弹噼哩啪啦地响着，象下雹似的，响声渐渐近了；有一个声音叫道："他总是——"，"——吃得饱饱的，吃得饱饱的！"大家齐声应对，接着那个声音又叫道："您有——"，"——五芬尼吗？行个好吧！五芬尼，行个好吧！"所有的声音都模仿我的声音，尖厉地传进我的耳朵。这时，我不禁大声地喊着救命——虽然我不知道怎样就喊了出来——，因为下面出口的大门旁边喧声大作，同时顶楼的房门也砰的一声开了，可以听见有人从楼梯上冲下来的脚步声。呼喊在回响："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看见一块木牌钉在那里，很象当初登山时在少林克峰下面看见的那一块，只是这里的路标却指向楼下："通向户外的道路——幸福的道路"。路程和时间都没有标明……紧接着，我听见那个由于不断发问而穿透了许多谎言大山的追根究底者跟撒谎者激烈地争吵着，随后使得这个用弥天

大谎来蒙蔽我的撒谎者哑口无言了。傻瓜受命拿他种种恳蠢的想法来欺骗我，跟我开着笨拙的玩笑："有前面楼梯和后面楼梯，有回转楼梯和活动楼梯，可是这儿的楼梯，您这个泼天大胆的下楼者现在也有机会亲自尝到它的味道了，它是一种特别的楼梯，一个很不平常、躁狂、盛怒的楼梯，它根本没有通到屋外的出口，只会给你沉重的拳头。跟这楼梯开玩笑可不是闹着玩的吧？是吗？"可是秘密的读者和乐队指挥却把傻瓜逮住了……地狱巡礼者打开了道路，走到我的身边，站在面前保护我，牵着我的手。许多可怕的形象没有什么可怕了，我觉得，它们似乎是从蜡人馆里来的。霍赫博士由于无法排遣的变态心理本来要判我死刑，可是追根究底者在继续发问，他向霍赫提出令人迷乱的问题，使得这个吸鼻烟者连忙用古柯碱按摩他的脑子，不再宣判死刑了。大胆的真情的陈述者，对这无政府主义者说明了真实的情况，使他羞惭地退去，甚至表示歉意，说他不知道在这里跟什么人搞在一起。"库尼克！"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拳师吃惊地掉转身子，踉踉跄跄地走下楼去。"库尼克，你这下流坯，"芳妮喊他。他说，他不想再跟我斗了，而且我又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我系着出名的"海勾勒斯"大力带，他在自己身上曾经证实过这种带子的力量……卡尔舅舅，那个疯子发作起来了，朝自己人乱打，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带走，趁这机会我夺取了几级，一拳都没有挨到。他当初发出凄厉的呼喊声，使得整个堡垒都号叫起来，可是现在我却敢穿过全城号叫的屋子，唱着那支使人壮胆的歌曲抵挡他们。这时铃声大作，虽然听来刺耳，可是我仍然从这当中走了过去……希太歇莱教师和瓦尔特福格尔教授替我对另外两个舅舅说情：涅斯卡舅舅——挥霍者——和雨果舅舅——巨人。这两个舅舅本来就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很容易被说服，不去参

加他们并不了解的行动。瓦尔特福格尔教授还走到我的身边鼓励我："亲爱的学生，在这楼梯会战中，请您回忆我们古代的赛诺封①吧：塔拉塔！塔拉塔！海洋啊！自由啊！"沉思的写信者也陪我走了几级。玛格达被邀到这里，他们想叫她用爱国的主题歌鼓励我的敌人，叫她显现阴魂来恐吓我，可是使女克莱欣跟她谈起了幸福的园亭和弗埃克这个"无赖汉"散布出来的卑鄙的谣言——他根本不认得使女克莱欣，却到处夸耀，说认识她——，于是她就坚决地回身走了……猎舍里来的西格尔先生把老哈亭格尔扯到一边，说：象他这样一位老同志怎么能跟这批俯首听命者合伙呢！……外婆认出了替她作过葬仪演说的牧师，结结实实地责骂他，说这里用不着他，斩钉截铁地问他，到底有没有感到惭愧。好宝宝跌跌撞撞地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一个道道地地的动摇者；无能者和恶棍挥拳打他，说他不是他们那样的人，地狱巡礼者也推他一下，使他从楼梯上跌下去，这时动摇者显出愤慨的样子，说要控诉所有的人。乖孩子，那个管家的儿子这时已经变成卑鄙的伪善者和可怜的诽谤者，在战斗处于相持状态的时候，他向双方都表示愿意效劳，可是幸福的追求者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说，要想走运，就得去找俯首听命者，幸福的追求者把他压在墙壁上，他苦苦地哀求，说他过去的一切诽谤都是不对的。这一定是当初出去想描画"优美的世界"的年轻人，因为外婆一看见他，就变了样，不再喘息了，她边蹦边唱，那个这时已经成为宗教委员的牧师吃惊地朝出口挨过去，说：出了怪事，这里有鬼——可是年轻人却把他的图画指给我看，我看到所有

---

① 赛诺封(公元前约430—前约354)：雅典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曾叙述希腊雇佣兵于公元前四〇一年从小亚细亚回来的情形；下文"塔拉塔"是他们看见海洋时的欢呼声。

他没有再画下去的图画，楼梯间的墙壁似乎全给画满了，五斗橱上那张照片，外公的人像从遥远的起坐室里射出闪闪的亮光，照片的四周从来没有映射着这样温煦的光辉。这时，他的人像说道："我只活了一部分。我只有一部分活着。可我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呀！说不定你也做不到：完美的人。可你会朝这方面努力！"啊，老劳登萨克小姐也来了，她感谢我跟她一起死过，她对我微笑，说要帮助我搬出去……这时袭来一阵恶臭……"你们都来了？"有人喊道，"是呀，"俯首听命者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道，因为他们的帮手来得太晚了。可是紧跟着迟疑的"是呀"，从四面八方传来怒吼的"是"。这下可能是"美洲驼"，他已经朝我嘘尽了口臭，他的咯咯声从上面寓所里传出来，他用开给他的"没药酊"漱口，随后练习大提琴。现在我记起来了——晃动着粪桶朝我而来的原来是一个老相识。我怎么能把他给忘了，这么长久！难道他这一阵全在暗中捣鬼，我没有觉察到他的恶作剧吗？……一转眼我听见他甜言蜜语地来诱骗我了："你干吗要急急忙忙地跑呢？你一定有办法的。干吗花力气急匆匆地跑下楼去呢？袖手旁观吧！说：别打扰我啦，我要安静。这样听之任之，谁叫种种俯首听命的生活都变得乱七八糟……"——"我们大家总算认识了，"我费劲地回答道，"这跟把什么东西都乱七八糟地扔在箱子里完全一样。根本不能改变。"——"观星者！你这观星者，你！"他对我喝道，"你没有看见运河和火星居民吗？一半象天使，一半象龙吧？星星中间写着什么呀？念吧……"可是他再也不会成功了。他来迟了。最后，我理直气壮地把粪桶晃动着数说了一番，他端着粪桶退走了，这一次……我从俯首听命者眼前消失了，于是他们乱成一团，他用喑哑的声音朝骚嚷的人堆里喊着我的名字，可是为了使这批人完全陷于混乱，我的无数朋友都同时

回答道："在这儿！"杜赛尔和兔耳朵飘过来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战斗的喧哗中喊叫，宛如嘹亮的喇叭声："我看见一只兵舰。"克沙佛、哈亨格尔和沙克面对着弗埃克、富莱希拉克、克莱比希、刽子手和士官生，站在下面楼梯的出口旁边。在人数和力量上，坚定不移者都远远地不如俯首听命者。可是哈巴狗出人意料地站到了坚定不移者这一边，这时我也到了，小犹太也赶来协助我们，他提醒我火车开行时他送给我的、我藏在上衣口袋里的那本书。我把小箱子放下来，把书打开看一下，随后又放进口袋。我找到了使我变得不可征服的诗句，我高声地念出来："因为正义者具有魔术家那样的打击力量。"波耐特上校这时已经转向快乐的酒友，正在和他进行严肃的交谈，可以听见旅店主人说道："有一次，一根香肠头……"弗埃克拉拉克莱比希的袖管："让他们去吧，现在再斗下去没有意思了。他们的力量比我们的强。"富莱希拉克已经走了。刽子手也闷闷不乐地退了。士官生、弗埃克和克莱比希都还留在那里，但是他们不敢动了。克莱比希代表他们说道："下次当心！等着瞧吧！"接着我还听见哈亨格尔惋惜地对我低语道："克莉丝狄纳没有办法了……"这样看来，在一个不大宽阔、不到五十级的楼梯上都会进行一场这样混乱的会战的，因为这楼梯从俯首听命的生活通到坚定不移的生活里去。

现在我已经到下面大街上来了。

飘动的浮云。高远、一望无际的天空。

既然象我这样的人都……那么你们就用不着灰心丧气了……

“万岁！列日①攻下来了！乌拉！”从阳台那里传来嘶哑的声音。克莉丝狄纳站在阳台上，挥舞着那面黑白红三色旗。

① 列日是比利时的一座城市。

译后记

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德国慕尼黑。父亲是高等法院审判长，他千方百计地不使自己的儿子受到“有害的”影响。但是在同女佣、仆役这些“下人”的接触中，约翰内斯早就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有所了解。在小学里，他同工人子弟交往，进入完全中学以后，曾一度与出身豪门者为伍，但内心深处依然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抱有好感。为了“改造”他，百般防范的父亲将他送进一所教养院。中学毕业以后，他在柏林、慕尼黑、耶那的大学里攻读哲学与医学。这时他已开始文学创作，受到当时流行的表现主义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没有卷入民族主义狂热的少数德国人之一，拒绝志愿服役，终至与家庭决裂。他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使他逐渐扬弃了表现主义。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贝歇尔一生决定性的转捩点。他认识到这场革命对世界的进步具有决定的意义。一九一七年贝歇尔写了一首诗歌颂苏联的诞生，题为《德国诗人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致敬》。但他说过：“直到一九二三年，我才开始比较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六年，贝歇尔发表长篇小说《毒瓦斯或唯一正义的战

争》，谴责垄断资本家为了攫取巨额利润，试验大规模杀人武器——毒气的罪行。此书出版以后，作品被禁，作者被捕，在莱比锡德国法庭被控叛国罪。各国进步作家纷纷提出抗议，高尔基也发出呼吁，声援贝歇尔。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魏玛当局撤销了控诉案，贝歇尔终于获释。经过这一事件，这位反战作家的斗志变得更加坚强。

一九三三年，德国法西斯取得政权。贝歇尔被迫离开祖国，流亡到奥地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在这中间，希特勒集团剥夺了他的公民权。

一九三五年，贝歇尔和亨利希·曼一起作为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代表在巴黎出席了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他一直居留苏联，担任《国际文学》（德文版）主编。在苏联友人的支持下，他还编了文学月刊《发言》。

在莫斯科的年月里，共产主义教育对他的诗歌创作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曾写过表现主义的作品，虽然具有革命的内容，但是词句晦涩松散，难以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到了苏联以后，贝歇尔方才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一九三八年，他发表诗集《幸福追求者和七个负担》，描写德国人民怎样憧憬幸福和忍受压迫。这时他不再用难懂的词句，而是用明朗、整齐的诗行（譬如运用象十四行诗这样经过锤炼的形式）来表达思想了。《幸福追求者和七个负担》这一诗集里就有两首十四行诗《一九三七年哀祖国》，属于德国文学里最美的作品。贝歇尔对祖国的沉沦深感痛苦，对祖国的解放满怀信心，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这些都在他的诗歌里得到了反映。

一九四五年，贝歇尔作为首批返国者之一回到柏林，立即

投入文化建设工作，同年七月当选为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盟主席，后又被选为德国艺术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德国作家协会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他为德国的统一，为和平，为民主而不倦地工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贝歇尔创作了国歌。他的新十四行诗如《人民所有》、《新土地之歌》等等，反映了战后的民主建设。一九四九年，贝歇尔因艺术创作和文化政治工作方面的贡献而获得国家奖金一等奖。由于他对和平事业的劳绩，向他颁发了一九五二年列宁国际和平奖金。一九五四年，他被任命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贝歇尔病逝于柏林。

贝歇尔的主要作品是诗歌，但他也创作了小说和剧本，写了许多政论和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在这些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长篇小说《告别》取材于贝歇尔自己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经历。小说开始于即将进入二十世纪的除夕之夜，大人们希望新世纪的到来成为新时代肇始的吉兆，沉醉于幻想之中，兴致勃勃。八岁的汉斯敏感而富于想象，也为大家的高涨情绪所感染，觉得迄今为止的生活不正常，一切都将"改变"，于是打定主意，要做一个"好人"。但是新年过后，学校、父母、自己，人与事，一切都依然如故。汉斯也把从此不再违拗父亲严命的决心置诸脑后，偷走了外婆的一枚金币。汉斯的父亲是检察官(后升任首席检察官)，得知儿子偷钱以后，为了掩饰家丑，委过于汉斯的同学，裁缝儿子小弗朗兹·哈亭格尔。汉斯慑于父亲淫威，背弃了哈亭格尔，转而同弗埃克和富莱希拉克交好，这两个人的父亲都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检察官认为儿子同这样的人来往才能与自

己的身份相称。但新交的朋友向汉斯灌输的是反动的沙文主义思想，他们企图把他引上邪路。汉斯进入完全中学以后，父亲把祖辈有许多达官显宦的家世告诉他，希望他从此不再玷辱门楣。可是汉斯对此不感兴趣，倒是农民战争期间上辈当中有人作为叛逆而被处决的命运引起了他的注意。

汉斯要寻求为人的楷模，努力探索周围人事的实质，可是到处都碰到禁忌，他跟他父亲狭隘、庸俗、机械的思想方法越来越格格不入。他又一次偷钱，这一回是为了他的朋友弗埃克。于是父亲把"顽劣的"儿子送进教养院，那里用一套野蛮的办法来"开导"人们。卑鄙、虚伪、残忍充斥着教养院里的生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母亲虽然常同父亲意见相左，但由于出身与习俗的限制，最终还是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外婆对极端的僵化的资产阶级观念不满，只有她才体会得到外孙要从臣仆思想、奴才意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渴望。

汉斯想弄明白父亲对人处事采取这样的态度缘由何在，自己反抗的目的和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但无法得到使他满意的答案。他抛开了内心的矛盾和苦恼，忘情于体育活动——游泳。经过一番苦练，取得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又回来思索那些令人困扰的问题。保守、顽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并未奏效。相反地，汉斯却从犹太血统的银行家儿子勒文斯坦因那里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在寻找将它付诸实践的道路上，他又回到旧友哈亨格尔那里。哈亨格尔向他们介绍了斗争的经验。有了共同的世界观作为基础，汉斯跨越了种族的和阶级的鸿沟，同犹太人和无产者结合在一起，抛弃了弗埃克的观点。

弗埃克说过："天下的地盘是属于我们的……不错，阶级是存在的。虽然有人由于要达到某种目的，否认这个既成事实，我

却不那么傻，我不会反驳这个事实。可是我们统治阶级——什么正义不正义全是一派胡言——本来就有他妈的维持秩序的职责，必要的时候，就用铁和血来维持。……"

帝国主义者使用武力了，在蛊惑人心的口号下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爱国主义"的狂热使老哈亭格尔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员也"参与"其事了。面对这样的处境，汉斯他们却表达了自己的"改变"的意志和决心。勒文斯坦因去上大学。哈亭格尔坚持反对战争。而首席检察官的儿子则拒绝志愿入伍，终于告别了他的家庭，从而也告别了他的阶级。

贝歇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但在《告别》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中，他把战后得以提高的某些关于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认识挪到战前数年，着力加以描述，绘就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具有特色的时代画卷。这有助于做到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更加集中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德国年青一代逐步趋于觉醒的曲折过程。

在威廉时代，在德帝国主义叫嚷要争得"生存空间"的年月里，人们都不满意于现实生活，要求"改变"。"改变"的思想也贯串在贝歇尔这部小说中。在作品里，尽管绝大多数下层人物对"改变"的认识非常混乱、模糊，但是他们都感觉到，他们的要求与想法和上层人物的大相径庭。事实也是如此，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于"改变"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里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改变"意味着强化威廉德国的反动政权；另一种"改变"则是为了寻求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道路。出身"微贱"，但已跻身官场的汉斯父亲属于前一阵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多属于后一阵营。两种"改变"要求的区别和对立作为众多事

件的基础与背景是潜在的，也是现实的，在冲突尖锐的时刻与场合它们都明显地呈现出来。各种内在与外在的纠葛交织在一起，纷繁而杂乱，但集中到一点：是赞成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社会矛盾，在贝歇尔笔下渗进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它的深化与激化在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上引起了反响，得到了反映，也处处影响着正在成长的汉斯。

父亲的面命、教师的训诫、权门子弟的熏染纠结在一起，压抑他从善上进的要求，"褒扬"他懦怯卑劣的行为，以使"挽救"他，防止他逾越规矩，离经叛道。但在汉斯这样的年龄却有强烈的好奇求新之心，不愿安于既定的生活轨道，人们无法完全将他同下层人物隔离开来。在周围这一部分人身上，也必然反衬出资产阶级的伪善、傲慢与偏见，使他接触到，意识到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来自相反方向的两种力量的激荡，决定了主角汉斯在发展道路上的曲折和起伏，在这中间有动摇，有反复，但既非向后倒退，亦非停滞不前，而是象螺旋一样盘绕而上，终于达到这样的高度，使他能够认识到一种"伟大的力量"，它被赋予创造新世界的使命，在那里将有"新的爱，新的友谊，新的真理"。

贝歇尔大约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〇年的流亡期间写成《告别》，一九四一年这部小说在苏联出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最初、最值得注意的作品之一。它是德国双重悲剧的序幕，多数德国青年曾于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三年两度误入歧途，在法西斯政权崩溃以后的德国，这部小说有助于发人深省，吸取教训，也展示了整个民族的积极因素和潜在力量。从汉斯的逐步成长，人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与反动，它最终必将遭到觉醒的人们的唾弃。

章鹏高